



大眾閱藏經典彙編 5.4 版・第一輯

短篇佛經彙編（第四冊）

第一輯汇编說明

佛教經典分經律論三藏，佛陀一生言教就保存在經藏中，閱讀佛經仿佛得預法會，親聆聖音，是後人學習佛法最直接的途徑，更是末法時代樹立正知正見、防止誤入相似佛法的最可靠的依止方法，自然功德無量。能遍閱佛經或三藏，把一代聖教盡數熏入八識田中，直至成佛永為道種，是古今眾多佛弟子的畢生心願和夢想。

但提到閱藏，人們往往聯想到文藝作品中棲身藏經樓，足不出戶多年方得功成圓滿的閱藏者形象，好像閱藏是一項高不可攀的工程，非大精進心、堅韌心、長遠心不能完成，對於普通佛弟子來說只能望洋興嘆。

其實，閱藏沒有傳說中那麼難！《大正藏》收入從印度傳來的經律論三藏 1692 部，其中有居士不能閱讀的聲聞律藏 72 部、未受灌頂者不能閱讀的密教經 620 部，又有很多佛經有重複翻譯。把不能閱讀和重複翻譯的暫時擱置，則只有經藏 338 部，居士可讀律藏 83 部，雜藏 40 部，論藏 133 部。

大眾閱藏經典彙編 5.4 版•第一輯汇编收入 20 紙（約一萬一千字）以內的短篇佛經有 218 部，占經藏的 64%，合計 68 萬字，三號字體，分為 4 冊，最快 7 天可閱完，便能得大藏佛經之概貌！其餘經藏和律藏，經合理規劃，地地勝進，亦可一年內閱完，達到通閱經律二藏的目標。

本汇编採用台灣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2018 電子版《大正新修大藏經》（電子《大正藏》）為底本。CBETA 為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的簡稱，成立於 1998 年，免費提供電子佛典數據庫供各界作非營利性使用，其發布的電子佛典數據庫可以在網絡上下載。本輯編輯過程中我們在難字後面加漢語拼音，並做校勘，如果有修改處在頁底加校勘記說明。

大眾閱藏網，是由正信佛子為倡導大眾閱藏而設立的公益性文化傳播平台，祈願三寶加持護念，使讀經閱藏普及到廣大信眾中去。

宗旨：本佛宗經，聞思正見

理念：閱藏很重要，大眾能做到，活動無中心，引導有僧寶。

目標：圓滿聞思修，共入福慧海！

大眾閱藏郵箱：yuezang@vip.163.com。

大眾閱藏官網網址：<http://www.yuezang.org>；

佛經安置須知

- 一、經典應恭敬放在清淨高處以及其他書籍的上面，不可隨意扔放床上、座椅上等不淨處。
- 二、凡經書等法寶閱畢，可輾轉流通，贈送其他道友，不可任意燒毀或丟棄。
- 三、如手捧或裝于口袋攜帶時，不得低於腰部，不可挾腋下。
- 四、不得口吹經上灰塵，應以專用淨布拭去。
- 五、不可在經典所在的地方，有種種污穢行為。

讀誦佛經須知

- 一、經典乃三世諸佛之師，如來法身舍利，亦當作真佛看，不可作紙墨等看。禮誦持念，種種修持，皆當以誠敬為主。
- 二、不可躺著看經書，以口水沾指翻經頁，不可以汙手觸經。
- 三、經書上不可塗寫。不得一邊散心雜話，一邊看經書。
- 四、中斷不看時，應夾放紙條、書籤做記號。不可折頁、折角，或經書面朝下作“人”字形擱置。

保甯勇禪師示看經警策文

夫看經之法後學須知：當淨三業。若三業無虧，則百福俱集。三業者，身、口、意業也。

（一）端身正坐，如對聖容，則身業淨也。

（二）口無雜言，斷諸嬉笑，則口業淨也。

（三）意不散亂，屏息萬緣，則意業淨也。

內心既寂，外境俱捐。方契悟於真源，庶研窮于法理，可謂水澄珠瑩，雲散月明。義海湧于胸襟，智岳凝於耳目。輒莫容易，實非小緣。心法雙忘，自他俱利。若能如是，真報佛恩。

閱藏儀軌

零、閱藏準備：

- 一、關閉手機，淨手等
- 二、準備經本、法器等
- 三、焚香後，靜坐 5 分鐘清淨身口意三業準備閱藏

壹、前行：

一、頂禮三寶（三拜/三問訊）

二、淨三業真言

唵，娑嚩，娑嚩秣馱，娑嚩達摩娑嚩，娑嚩秣度憾。（三遍）

三、發願（三遍）

稽首禮諸佛 及法比丘僧 我今為自利 亦利諸有情
與諸善同修 正聞大藏經 傳承三聖學 令正法久住

四、稱佛號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三稱）

五、開經偈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貳、正行：深入經藏 慎勿放逸

叁、結行：

一、補闕真言 南謨喝啰怛那，哆啰夜耶。佉啰佉啰。俱住俱住。摩啰摩啰。虎啰，吽。賀賀，蘇怛拏，吽。潑抹拏，娑婆訶。（三遍）

二、七佛滅罪真言 離婆離婆帝。求訶求訶帝。陀羅尼帝。尼訶囉帝。毗黎你帝。摩訶伽帝。真陵乾帝。娑婆訶。（三遍）

三、回向 閱藏功德殊勝行 無邊勝福皆回向 普願沉溺諸眾生 速往無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薩摩訶薩 摩訶般若波羅蜜

祈願 佛日增輝 法輪常轉 僧寶紹隆 國道遐昌

祈願 一切善業 三寶加被 順緣具足 廣度群生

四、三皈依 自皈依佛 當願眾生 體解大道 發無上心

自皈依法 當願眾生 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

自皈依僧 當願眾生 統理大眾 一切無礙 和南聖眾

五、禮謝三寶（三拜/三問訊）

（注：此閱藏儀軌可以根據需要增加香贊、別回向等）

目 录

三) 二时教菩萨道 (详说贤位兼及地上) (30 部)

1、二时教的菩萨道次第 (1 部)

0532 私呵昧經(1 卷)〔吳支謙譯〕(12 紙餘)..... 1

2、般若部类 (17 部)

(1) 般若经 (4 部)

0248 佛說五十頌聖般若波羅蜜經(1 卷)〔宋施護譯〕(2 紙欠)..... 15

0247 佛說了義般若波羅蜜多經(1 卷)〔宋施護譯〕(2 紙半欠)..... 17

0235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1 卷)〔姚秦鳩摩羅什譯〕(11 紙欠)(楊選)..... 20

0236a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1 卷)〔元魏菩提流支譯〕(12 紙欠)

0236b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1 卷)〔元魏菩提流支譯〕(11 紙餘)

023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1 卷)〔陳真諦譯〕(11 紙餘)

0238 金剛能斷般若波羅蜜經(1 卷)〔隋苻多譯〕(14 紙)

0239 佛說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1卷)〔唐義淨譯〕(11紙餘)

0234 佛說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2 卷)〔宋翔公譯〕(14 紙欠)..... 32

(2) 勘入般若部类 (11 部)

1195 大聖文殊師利菩薩讚佛法身禮(1 卷)〔唐不空譯〕(4 紙餘) 59

0830 大乘遍照光明藏無字法門經(1 卷)〔唐地婆訶羅再譯〕(6 紙欠)(津選)

..... 63

0828 無字寶篋經(1 卷)〔元魏菩提流支譯〕(5 紙餘)

0829 大乘離文字普光明藏經(1 卷)〔唐地婆訶羅譯〕(4 紙餘)勘同0828

0814 佛說象腋經(1 卷)〔劉宋曇摩蜜多譯〕(17 紙欠)(津選)..... 68

0813 佛說無希望經(1 卷)〔西晉竺法護譯〕(20 紙)勘同 0814

0484 不思議光菩薩所說經(1 卷)〔後秦鳩摩羅什譯〕(13 紙餘)..... 85

1494 佛說淨業障經 (1 卷)〔失譯〕(15 紙欠) 99

0832 佛語經(1 卷)〔元魏菩提流支譯〕(3 紙)..... 114

0580 佛說長者女菴提遮師子吼了義經(1 卷)〔失譯〕(6 紙半欠)..... 117

0472 佛說大乘善見變化文殊師利問法經(1 卷)〔宋天息災譯〕(5 紙半餘)	124
0471 佛說文殊尸利行經(1 卷)〔隋豆那掘多譯〕(7 紙半餘)(津選).....	130
0470 佛說文殊師利巡行經(1 卷)〔元魏菩提流支譯〕(6 紙)勘同 0471	
0591 商主天子所問經(1 卷)〔隋闍那崛多譯〕(16 紙餘)	137
0488 寶授菩薩菩提行經(1 卷)〔宋法賢譯〕(12 紙欠)	154

(3) 分別甚深菩薩行經 (2 部)

0460 佛說文殊師利淨律經 (1 卷)〔西晉竺法護譯〕(12 紙半)	166
1489 清淨毘尼方廣經 (1 卷)〔後秦鳩摩羅什譯〕(16 紙餘)	
1490 寂調音所問經 (1 卷)〔宋法海譯〕(17 紙餘)	
0589 佛說魔逆經(1 卷)〔西晉竺法護譯〕(17 紙半)	179

3、方廣部類 (廣說菩薩行) (12 部)

(1) 發菩提心經 (7 部)

1) 發菩提心 (4 部)

0574 佛說堅固女經(1 卷)〔隋那連提耶舍譯〕(5 紙餘)	199
0846 外道問聖大乘法無我義經(1 卷)〔宋法天譯〕(3 紙欠).....	204
0834 大威燈光仙人問疑經(1 卷)〔隋闍那崛多等譯〕(14 紙餘)(津選).....	207
0833 第一義法勝經(1 卷)〔元魏瞿曇般若流支譯〕(14 紙欠)	
0458 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1 卷)〔後漢支婁迦讖譯〕(19 紙).....	220

2) 證不退轉 (柔順法忍) (2 部)

0571 佛說婦人遇辜經(1 卷)〔乞伏秦沙門聖堅譯〕(1 紙半欠).....	238
0583 佛說黑氏梵志經(1 卷)〔吳支謙譯〕(3 紙)	240

3) 證悟如幻 (1 部)

0372 佛說如幻三摩地無量印法門經(3 卷)〔宋施護等譯〕(19 紙半)	244
0371 觀世音菩薩授記經(1 卷)〔宋曇無竭譯〕(13 紙半)	

(2) 證無生法忍經 (4 部)

1) 多聞總持 (3 部)

0275 大乘方廣總持經(1 卷)〔隋毘尼多流支譯〕(13 紙欠)(津選)	263
0274 佛說濟諸方等學經(1 卷)〔西晉竺法護譯〕(13 紙半)	
0811 佛說決定總持經(1 卷 8 紙半)〔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楊選)....	275
0831 謗佛經(1 卷 7 紙欠)〔元魏天竺三藏菩提流支譯〕	
1342 佛說無崖際總持法門經(1 卷 14 紙余)〔西秦沙門聖堅譯〕(楊選)	
.....	283
1343 尊勝菩薩所問一切諸法入無量門陀羅尼經〔北齊居士萬天懿譯〕	
(1 卷 18 紙半餘)	
2) 证无生法忍(1 部)	
0533 菩薩生地經(1 卷)〔吳支謙譯〕(3 紙欠).....	295
(3) 入不思議境界經(1 部)	
1) 证诸三昧經(1 部)	
0648 寂照神變三摩地經(1 卷)〔唐玄奘譯〕(12 紙半)	298
2) 不可思議境界經	
(4) 菩薩道經集	
 (四) 第三時教(詳講地上兼及地前)(18 部)	
一) 三時教道次第(1 部)	
0308 佛說大方廣菩薩十地經(1 卷)〔元魏吉迦夜譯〕(7 紙欠).....	308
二) 三時教義理(深密部類, 唯識經)(10 部)	
1、緣生經(7 部)	
0758 佛說諸行有為經(1 卷)〔宋法天譯〕(1 紙半餘)	314
0530 佛說須摩提長者經(1 卷)〔吳支謙譯〕(8 紙半欠)	316
0516 佛說勝軍王所問經(1 卷)〔宋施護譯〕(5 紙欠)(津選)	324
0514 佛說諫王經(1 卷)〔劉宋沮渠京聲譯〕(3 紙半欠)勘同 0516	
0515 如來示教勝軍王經(1 卷)〔唐玄奘譯〕(7 紙欠)勘同 0516	
0593 佛為勝光天子說王法經(1 卷)〔唐義淨譯〕(6 紙欠)勘同 0516	
0796 佛說見正經(1 卷)〔東晉竺曇無蘭譯〕(7 紙欠)	330

0577	佛說大乘流轉諸有經(1 卷)〔唐義淨譯〕(2 紙餘)(津選)勘同	575.... 337
0575	佛說大方等修多羅王經(1 卷)〔後魏菩提流支譯〕(2 紙欠)	
0576	佛說轉有經(1 卷)〔元魏佛陀扇多譯〕(2 紙欠)勘同	575
0711	大乘舍黎娑擔摩經(1 卷)〔宋施護譯〕(6 紙餘)(津選).....	340
0708	了本生死經(1 卷)〔吳支謙譯〕(4 紙餘)勘同	0711
0709	佛說稻芊經(1 卷)〔失譯〕(6 紙餘)勘同	0711
0710	慈氏菩薩所說大乘緣生稻 _耨 喻經(1 卷)〔唐不空譯〕(7 紙餘)勘同	0711
0712	佛說大乘稻芊經(1 卷)〔失譯〕(8 紙餘)勘同	0711
0568	有德女所問大乘經(1 卷)〔唐菩提流志譯〕(3 紙半餘)(津選)勘同	0567.... 346
0567	佛說梵志女首意經(1 卷)〔西晉竺法護譯〕(4 紙半)	

2、法相经 (2 部)

0559	佛說老女人經(1 卷)〔吳支謙譯〕(2 紙欠)(津選).....	350
0560	佛說老母女六英經(1 卷)〔劉宋求那跋陀羅譯〕(1 紙)勘同	559
0561	佛說老母經(1 卷)〔失譯〕(2 紙欠)勘同	559
0654	佛說入無分別法門經(1 卷)〔宋施護譯〕(4 紙餘).....	352

3、深密经 (1 部)

0680	佛說佛地經(1 卷)〔唐玄奘譯〕(9 紙欠).....	356
------	-----------------------------	-----

三) 三时教菩萨行经 (2 部)

0464	文殊師利問菩提經(1 卷)〔姚秦鳩摩羅什譯〕(6 紙半)(津選).....	364
0465	伽耶山頂經(1 卷)〔元魏菩提流支譯〕(9 紙半)勘同	0464
0466	佛說象頭精舍經(1 卷)〔隋毘尼多流支譯〕(8 紙半)勘同	0464
0467	大乘伽耶山頂經(1 卷)〔唐菩提流志譯〕(8 紙欠)勘同	0464
0644	佛說金剛三昧本性清淨不壞不滅經(1 卷)〔失譯〕(7 紙欠).....	371

四) 华严部类 (5 部)

1、佛境界经 (3 部)

0547	大花嚴長者問佛那羅延力經(1 卷)〔唐般若共利言譯〕(1 紙).....	377
0807	佛說內藏百寶經(1 卷)〔後漢支婁迦讖譯〕(7 紙半欠).....	379

0836 大方廣師子吼經(1 卷)〔唐地婆訶羅譯〕(4 紙半欠)(津選)	387
0835 如來師子吼經(1 卷)〔元魏佛陀扇多譯〕(5 紙餘)勘同 0836	

2、華嚴部類經 (2 部)

0298 大方廣普賢所說經(1 卷)〔唐實叉難陀譯〕(4 紙欠).....	391
0304 大方廣入如來智德不思議經(1 卷)〔唐實叉難陀譯〕(13 紙欠)(津選)	395
0302 度諸佛境界智光嚴經(1 卷)〔失譯〕(16 紙欠)勘同0304	
0303 佛華嚴入如來德智不思議境界經(2 卷)〔隋闍那崛多譯〕(20 紙 餘)勘同0304	

(五) 法華涅槃時教 (圓教、佛乘) (6 部)

一) 法性如來藏經 (4 部)

1、法性經 (2 部)

0668 佛說不增不減經(1 卷)〔元魏菩提流支譯〕(6 紙欠).....	407
0355 入法界體性經(1 卷)〔隋闍那崛多譯〕(9 紙欠)(津選)勘同 0356	412
0356 佛說寶積三昧文殊師利菩薩問法身經(1 卷)〔後漢安世高譯〕(5 紙半)	

2、如來藏經 (2 部)

0413 百千頌大集經地藏菩薩請問法身讚(1 卷)〔唐不空譯〕(9 紙欠).....	422
0667 大方廣如來藏經(1 卷)〔唐不空譯〕(16 紙半)(楊選).....	432
0666 大方等如來藏經(1 卷)〔東晉佛陀跋陀羅譯〕(10 紙半餘)勘同 0667	

二) 法華經類 (2 部)

0276 無量義經(1 卷)〔蕭齊曇摩伽陀耶舍譯〕(18 紙餘)	448
0269 佛說法華三昧經(1 卷)〔宋涼州沙門智嚴譯〕(13 紙餘).....	463

三) 涅槃經類

四) 佛乘總要

(5.4 版第一輯 4: 短篇佛經彙編第四冊完)

私呵昧經

(一名菩薩道樹)

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

聞如是：

一時佛在王舍國竹園中，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

爾時有誓心長者子，名私呵昧，與五百弟子俱出王舍大國，欲到竹園中。未至，遙見佛經行，身色光明無央數變biàn，非世俗所可聞見。

五百弟子自相與語讚歎言：“佛端正無比，威神乃爾。以何因緣於世有是？作何等行，積何功德，能得是身？當往問之。”五百弟子皆以恭敬意，戰慄lì肅然，衣毛起豎，前為佛作禮，却住一面。

私呵昧便前白佛言：“佛身乃爾，非世所見。何因致是？本行何等，積jī何功德？”

佛問私呵昧言：“若見何等，言‘佛身乃爾，非世所見’？”

私呵昧便於佛前而說偈言：

“持想視不可見，	人中尊經行時，
足上下蓮花現，	形端正無可不。
空身慧能現法，	一切地皆震動，
丘墟xū者悉為平，	地高者則為卑。
若舉足經行時，	已經行於地時，
其身住地右轉，	其地轉無能知。
若下足蹈地時，	於經行便不見，
其跡處若如畫huà，	一切相皆悉見，

其相輪無有色，然於地悉為現。
今所見非世有，以是故知甚尊，
無有能見其頂，亦不左亦不右，
亦不前亦不後，一切處不可得。
當何因知其意？當何緣了其智？
用是故心所怪，願為我分別說。
是慧身何從得？其根本云何致？
所施行何等法？當何作成其實？
願為我斷所疑，解吾等所可疑。
其佛慧云何得？令吾等初發意，
願次第分別說，菩薩等所當行，
可自致成衍yǎn事，得神足到十方。”

佛言：“善哉！善哉！私呵昧！所問甚深！甚深！多所憂念，多所安隱wěn諸天及人。愍傷十方，欲使度脫，起諸菩薩大士意，皆令精進。”

佛告私呵昧言：“我為汝說之。諦聽！諦受！”

私呵昧即言：“受教。”

佛言：“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當行六事，未起菩薩意便起求。何等六？一者依佛住；二者入正道不復還；三者內意自曉了；四者得善知識因自依；五者常有大願；六者無怯弱心，不厭智慧。是為六。”佛爾時說偈言：

“若有人依佛法，入正道諦不還，
常依附善知識，便從是得大願。
其內意以曉了，如是不怯弱，
於智慧悉備bèi足，如是者能受法。”

私呵昧白佛言：“以起意者，為有幾jǐ意喜？”

佛言：“以起菩薩意者，有六意喜。何等為六？一者以得喜意不離佛；二者受決語入正道；三者作醫王主，治人生、老、病、死；四者我作將，從生死脫人於五道；五者我作海中大船師主，度脫海流人；六者我在冥中作大明主，破壞愚癡。是為六意喜。”

佛爾時說偈言：

“以得意不離佛，	受決語入正道，
作醫王愈一切，	如是行得可意。
我於世為尊將，	欲度脫眾厄難，
諸生死及老病，	一切人諸所著。
我所見勤苦人，	展轉墮五道中，
吾當作大船師，	至度脫海中人，
於冥中作大明，	有盲者悉與眼，
諸諛諂及愚癡，	一切人與智慧。”

私呵昧白佛言：“以何喜意，為有幾jǐ功德休息？”

佛言：“以起菩薩意者，有六事身意得休息。何等為六？一者以得從地獄、禽獸、餓鬼勤苦脫出，身意得休息；二者以得脫於八難處；三者以得脫諦，不復入九十六種道；四者以得度應儀、各佛法；五者以得在第一法器，不復轉；六者以住佛嚴教，不斷佛道。是為六功德休息。”

佛爾時便說偈言：

“以度脫諸惡道，	身遠離八難處，
諸外道不受名，	如是輩悉遠離。
於應儀及各佛，	一切人諸著者，
悉過度起尊意，	一切法過其上。

我今為諸法器， 一切佛及與法，
亦不斷佛嚴教， 以是故得可意。
虛空體常可盡， 於影響亦可見，
不如是勇猛者， 行無邊不可盡。”

私呵昧白佛言：“起菩薩意者，當復行何等法所可作者？”

佛言：“起菩薩意者，當向行六事。何等為六？一者當行布施，二者當持戒，三者當忍辱，四者當精進，五者當一心，六者當行智慧。是為六事行。”

佛爾時便說偈言：

“布施者大施與， 若作行當護戒，
忍辱者及精進， 以過禪、智慧上，
即於前受慧語， 於人中為當雄，
是功德其獨尊， 諸菩薩所當行。
如是者於一切， 行特異無有雙，
所在處為尊雄， 見持過無數供。”

私呵昧白佛言：“菩薩欲得無所從生法忍，當何以致之？”

佛言：“菩薩有六事行，疾得無wú所從生法忍。何等為六？一者不計有身，二者不計有人，三者不計有壽，四者不計有形，五者不計無有，六者不計常有。是為六事行。菩薩從是疾得無所從生法忍。”佛爾時便說偈言：

“吾我、人及與壽， 亦不計有是形，
心不念有與無， 智慧者當遠離。
口所說因緣法， 其因緣無所有，
一切法無所起， 以是故得法忍。”

私呵昧白佛言：“菩薩大士已得無所從生法忍，用幾jǐ事得一切智？”

佛言：“菩薩大士已得無所從生法忍，有六事得一切智。何等為六？一者得身力，二者得口力，三者得意力，四者得神足力，五者得道力，六者得慧力。”

私呵昧白佛言：“何等為身力？”

佛言：“身力者，牢強如金剛，無瑕xiá穢huì，火不能燒，刀不能斷，一切人無能動搖者。是為身力。”

“何等口力？”

佛言：“口力者，有六種聲，如來口所說聲，能遍三千大千日月。是為口力。”

“何等意力？”

佛言：“意力者，悉使百千億魔來，不能動搖佛一毛。是為意力。”

“何等為神足力？”

佛言：“神足力者，持一足指，能震動三千大千日月，其中人民無有驚怖者。是為神足力。”

“何等為道力？”

佛言：“道力者，十方諸佛為一切人說經法，中無空缺，各得其所。是為道力。”

“何等為慧力？”

佛言：“慧力者，一切人意所知、行所知、念可知、念脫知，以一時悉合會，彈指頃持智慧，所可知、所可見、所可學，皆悉知、見、覺。是為慧力。已得無所從生法忍菩薩大士，以是六事得一切智。”

佛爾時便說偈言：

“身勇猛不可計， 無有能破壞者，
若以火及與刀， 終不能害是身。
一切人及與力， 若以杖亦罵詈lì，
欲危身不能傾， 亦不能動其毛。
大音聲聞梵天， 常住止無所畏，
所說法開三千， 無能有過è是言。
意尊貴難可當， 諸菩薩性自然，
魔一億欲嬈rǎo亂， 終不能動其意。
其神足悉以備bèi， 便能動是天地，
已成是神足者， 便能覺得為尊。
若以得成道覺， 即能覺致尊雄，
佛與皆悉具足， 便從是轉法輪。”

私呵昧白佛言：“已成一切智，如來、無所著zhuó、正真覺用幾法住？”

佛言：“成一切智，童孺rú！如來用六法住。何等為六？一者佛十種力，二者四無所畏，三者佛十八法不共，四者有大哀，五者一切無能見佛頂者，六者有三十二大人之相。是為六法住。”

佛爾時便說偈言：

“十種力是佛力， 四無畏悉已過，
一切度諸法上， 以是故人中將。
以得成無蓋哀， 無有能見佛頂，
亦非天及與龍、 一切人不能見。
如是者勇猛相， 以遍布三十二，
是一切皆以成， 便得為人中上。”

私呵昧白佛言：“已得一切智，如來、無所著、正真覺，用幾法滅度？”

佛言：“已得一切智，童孺！如來用六法滅度。何等為六滅度？

“時，童孺！如來便留五分滅度。何等為五？一者戒身，二者定身，三者智慧身，四者度脫身，五者度脫示現身。是為留五分不滅。愍傷一切人故。

“滅度時，童孺！如來以無央數事，讚歎、稱譽比丘僧功德，令人布施，哀愍一切人故。

“滅度時，童孺！如來因散身骨令如芥子，哀傷一切人故。

“滅度時，童孺！如來為諸菩薩說我所以索無上正真道者，但用愍傷一切人故。

“滅度時，童孺！如來用十方人故，因說十二部經，令一切人各得其所。何等十二？一者聞經，二者說經，三者聽tīng經，四者分別經，五者現經，六者譬喻經，七者所說經，八者生經，九者方等經，十者無比法經，十一者章句經，十二者行經。是為十二部經。

“哀護hù一切人故，滅度時，如來因廣說四自歸。何等為四？一者但取要不取識shí；二者但取法不取識；三者但取慧不取形；四者但取正不取說。是為四自歸。已得一切智，童孺！如來以是六法滅度。”

佛爾時便說偈言：

“佛爾時將滅度，	為一切現安隱wǎn，
為十方留五分，	悉愍傷人、非人。
住舍利於世間，	為一切破碎骨，
如芥子深粟分，	其得者莫不尊。

其於是供養者，	人非人快無極，
於天上及人中，	所生處無勤苦。
如見我供養時，	滅度後及舍利，
其有意清淨者，	是二事無差特。
佛囑累比丘僧，	於尊貴無有上，
在其中大施與，	受福德天與人。
留經戒十二部，	佛住此於十方，
諸菩薩所當行，	今數習起好心，
十道地三篋qiè經，	及普明度無極，
哀一切人非人，	於後世作示現。
便廣說四自歸，	一切無持諸法，
哀世俗說是經，	佛爾時便滅訖。”

爾時私呵昧童孺便於佛前說偈言：

“我亦當復取佛，	善哉快無上慧，
何所人聞是法，	不起生菩薩意？
今五百諸弟子，	皆以來在是間，
吾當令悉起意，	故勸勉菩薩行。
譬如種樹者，	從潤澤得生芽，
以潤澤得長大，	便與莖及與節，
次得枝及與葉，	從枝葉故得花，
以有華便有實，	然其後便復生。
菩薩意亦如是，	從六法便得生，
因是意便能信，	以能作是法生。
是義諦現是經，	一切佛所可說，
次得枝及與葉，	然其後便復生。
如是樹得長者，	菩薩樹無有上，
若欲得倚是樹，	為一切作安隱。

如是法為大樹， 以是故為是佛，
悉愍傷一切人， 所當行菩薩行。”

私呵昧白佛言：“如來滅度後，有幾jǐ功德非應儀yí、各佛所能及？”

佛言：“童孺！如來滅度後，有六功德非應儀、各佛所及也。何等為六？一者如來滅訖後，舍利得供養，諸天、龍、鬼神、質zhì諒神、執樂神、金鳥神、似人形神、胸臆行神、人、非人，皆來供養舍利，為作禮，無有極；二者如來滅訖後，人皆從三界得出——欲界、色界、無色界；三者如來滅訖後，四輩弟子行福供養比丘僧；四者如來滅訖後，十二部經悉遍布閻浮提內；五者如來滅訖後，若邊地及諸大國不解經法，無義理處，及諸外道法於其中當興xīng盛；六者如來滅訖後，若有人聞佛所行、佛神足、佛變化、佛智慧，多起愛清淨，恭敬起意，從是因緣，得生天上人中受福。是六功德，非應儀、各佛所能及。”

佛爾時便說偈言：

“以供養舍利者， 得為天及與人，
若供養比丘僧， 常擁護諸比丘。
住於法行法者， 以過度於三界，
若聞是法要者， 如其時便當作。
若邊地及諸國， 人聞是無上法，
若人聞佛功德， 便即起菩薩意。”

私呵昧白佛言：“云何無上正真道為諦？”

佛言：“有六法為諦。何等為六？一者眼離色是為諦；耳、鼻、口、身、意離色是為諦。”

佛爾時便說偈言：

“六非耳聲與眼，	於其中了無色，
不相視是為諦，	其欲學當如是。
耳與鼻不相連，	是身、口及與意，
莫令心起是事，	無所念是為諦。
無所想是為諦，	諸色著當遠離，
諸所有不相連，	是所謂為正諦。”

爾時私呵昧便於佛前說偈言：

“快善哉無念法，	何人聞不願樂？
諸恐懼皆度脫，	於愛欲無所著。”

佛爾時便為私呵昧童孺說偈言：

“若無禮於諸佛，	亦無敬於正法，
不親近於眾僧，	聞是教便不喜。
若有人無有信，	亦於戒甚狹劣，
以怯弱無精進，	於是法便不可。
多瞋怒蔽卒暴，	志迷亂不感分，
性輕易無智慮，	是曹輩便不樂。
若魔子與魔使，	及邪見外道人，
堅住疑在羅網，	聞是言不信受。”

私呵昧白佛言：“是曹輩非法器人，我當為作法器。唯願佛授吾決！”便於佛前說偈言：

“譬若壞器之人，	於大法不能持，
當用是過人故，	我為其作法器。
唯願佛授我決，	今至意從內發，
當親近善知識，	求菩薩與同志。
其貧者我令富，	不信者教令信，

弊惡者令持戒， 為人故皆擁護。
常為說忍清淨， 開導之使悔過，
及普明度無極， 蠕動類皆度脫。
以空法教導人， 令一切脫生死，
授菩薩發快心， 於法中所當行。
分舍利皆悉遍， 令眾生得安隱，
留經戒於十方， 令一切常習行。”

佛告私呵昧童孺言：“過去諸佛皆授若決已，我今亦當復授若決。今現在無央數國土諸佛轉法輪者，是諸佛皆復授若決已。”

私呵昧童孺從佛聞所授決，便大歡喜，即住虛空去地百四十丈，從上下來，以頭面著佛足，為佛作禮。

時五百弟子見大變化，便於佛前說偈言：

“儻加教哀吾等， 唯願佛授我決，
後五濁弊惡世， 吾等輩當持法。
若數諫及罵詈lì， 弊惡人加捶杖，
爾時世有是人， 我當教自悔責。
爾時世我曹等， 諸苦惱皆當忍，
為一切人非人， 授吾等以要決。
吾等輩悉朽身， 不貪惜於壽命，
但願樂在空閑， 於供養無所慕。”

佛爾時便為五百弟子說偈言：

“是五百諸弟子， 今悉來在此間，
當爾時於後世， 皆當發菩薩心。
猶當更小勤苦， 於壽命當短少，
當是時所在處， 見供養無央數。
我初發菩薩時， 亦世世忍勤苦，

若曹學當如是，	便自致人中王。
法本空無吾我，	哀一切數說是，
我爾時於彼世，	為若等現形像。
諸菩薩皆歡喜，	讚歎言佛常在，
為一切作安隱，	示現人佛形像。
一切刹與十方，	今現在諸法王，
佛為諸菩薩故，	皆悉放大光明。
無勝慈弘大士，	今現在第四天，
數勸樂諸菩薩，	亦勸勉示深法。
爾時世作行者，	多有人皆發意，
如宿命有餘殃，	若意亂應畢罪。
志所索無厭極，	亦不能自飽滿，
他餘事不樂作，	常求佛菩薩行。
諸弟子莫愁憂，	雖勤苦不能久，
於是世壽終後，	便生上兜術天。
當願生安隱國，	壽無極法王前，
妙藥王國土中，	無怒佛教授處。
常當願到彼生，	於是世壽終後，
便於彼得神足，	悉供養諸佛前。
行六法得自成，	今佛時悉授決，
皆度脫三惡道，	以遠離八難處。
諸邪道及大綱，	以裂壞得脫去，
無所著緣一覺，	於其中悉過上。”

爾時五百弟子聞佛授與決，皆大歡喜，即住虛空中去地二十丈，從上來下，為佛作禮，白佛言：“我等、私呵昧云何得封拜？”

佛爾時便笑，無央數色色各異，從佛口出，光照無央數佛國，還繞身三匝，於頂上便不見。

爾時阿難從坐起，正衣服，右膝著地，叉手，頭面著佛足，白佛言：“佛何因緣笑？既笑，當有意。”

佛爾時便為阿難說偈言：

“私呵昧在上頭，	弟子中師第一，
皆當共同一劫，	於人中為尊雄。
當於是賢善劫，	後五濁弊惡世，
悉於中畢其罪，	便從是得神足。
然其後神足具，	便飛到億剎土，
供養已便得佛，	其佛號蓮花上。”

爾時五百弟子於佛前讚歎佛說偈言：

“今佛說吾等輩，	得封拜當為佛，
教一切作功德，	無央數不起念。
我爾時時法王，	當住於閻浮提，
菩薩者道樹經，	為一切廣說法。
若有人聞經問，	便即起菩薩意，
吾等輩皆勸佛，	願尊雄授與決。
今佛者一切父，	常愍傷人非人，
用子故加慈哀，	大尊將分別說。
當爾時於是經，	然於後起恭敬，
便即起菩薩意，	為人故問其義。
大尊雄為具說，	菩薩意有何德，
若黠xiá人聞是法，	便發起菩薩意。”

佛爾時為五百弟子說偈言：

“若有聞便信者， 菩薩樹無上尊，
我一切授與決， 皆當得人中王。
意所願勇猛大， 發菩薩便直前，
其志意甚清淨， 便得生清淨實。
於色欲出三界， 便即起菩薩意，
持是意作功德， 疾得度三界去。
一切人所作行， 皆著於三界中，
若其意無所著， 菩薩者無有上。
若菩薩起經意， 為一切說道樹，
有功德便教導， 持是經能示現。
菩薩事以具說， 所當教悉以遍，
其餘法不可數， 其法微不可說。
無量慧悉具足， 用是故得為佛，
哀愍傷一切人， 常修習菩薩行。”

爾時阿難白佛言：“是經名為何等？當云何奉行之？”

佛語阿難：“是經名《菩薩道樹經》，若當諷誦持之！”

阿難白佛言：“何因名為《菩薩道樹經》？”

佛語阿難：“譬如種樹，稍稍生芽，後生莖、節、枝、葉、花、實。如是阿難！於是經初發意菩薩便得喜，從喜身意得休息，具足六度無極行變謀明德，便得無所從生法忍，具足一切智慧，轉於法輪乃至滅度，便分布舍利住後後法用。是故阿難！是名《菩薩道樹經》。”

佛說已，私呵昧童孺及五百弟子、諸比丘僧及天人、龍鬼、質諒神聞經，皆大歡喜，前以頭面著地，為佛作禮而去。

私呵昧經

佛說五十頌聖般若波羅蜜經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傳法大師臣施護奉 詔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王舍城鷲jiù峯fēng山中，與大苾芻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皆得阿羅漢，諸漏已盡，無復煩惱；心善解脫，通達智慧；如大龍王，斷諸有結，去除重擔；所作已辦，逮得己利，心得自在。

爾時，佛告尊者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及諸聲聞、緣覺愛樂修學無上菩提者，汝等之人，於此般若波羅蜜經聽受、讀誦、分別演說，速獲正覺。

“須菩提！此般若波羅蜜經具足方便，通達一切諸佛菩薩甚深法藏，應如是學、如是修行。

“須菩提！若有菩薩摩訶薩於此般若波羅蜜經隨喜、聽聞、受持、讀誦，應如是學、如是修行。何以故？此經廣說一切諸佛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甚深法藏。

“須菩提！又此般若波羅蜜經，所有聲聞法、緣覺法、菩薩法、菩提分法及一切諸佛、一切般若波羅蜜法，聚集攝受，平等如一。”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所有聲聞法、緣覺法、菩薩法、菩提分法及一切諸佛、一切般若波羅蜜法，聚集攝受，平等如一？”

佛告須菩提：“所有布施波羅蜜、持戒波羅蜜、忍辱波羅蜜、精進波羅蜜、禪定波羅蜜、智慧波羅蜜，內空、外空、內外空、大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無變異空、無相空、自相空、有際空、無際空、性空、本性空、無性空、自性空、無性自性空、

一切法空，四念處、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聖道，四聖諦，四無色、八解脫、九分法，空解脫門、無相解脫門、無願解脫門，一切三摩地總持門，四智、五通，一切如來十力、四無所畏、大慈、大悲、十八不共法，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緣覺果、菩薩一切道智，如是一切善法，一切般若波羅蜜，悉皆聚集，平等攝受，如一無異。”

爾時，須菩提聞佛所說，白世尊言：“今此經典，聚集攝受一切善法，一切般若波羅蜜多，平等如一，甚深微妙，意趣深遠，難解難知。”

佛言：“須菩提！如是如是！如汝所說。須菩提！若有不種善根、諸惡朋友、鈍根懈怠dài、無智愚癡、少解少聞、初學淺識、及樂小乘智慧狹劣者，於此般若波羅蜜經難解難入，而不信受。汝等當知。

“復次，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於此般若波羅蜜經隨喜、聽受、讀誦、演說，如持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不久速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說是經已，尊者須菩提及諸菩薩、天、人、阿修羅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佛說五十頌聖般若波羅蜜經

佛說了義般若波羅蜜多經

西天譯經三藏朝奉大夫試鴻臚卿傳法大師臣施護奉 詔譯

爾時，世尊告尊者舍利子言：“汝今當知，諸有菩薩摩訶薩樂欲修習般若波羅蜜多相應行者，當於諸法如實了知，諸有所作離一切相。”

是時，尊者舍利子合掌恭敬前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言，諸有菩薩摩訶薩樂欲修習般若波羅蜜多相應行者，云何了知諸法自性？於諸所作云何離相？”

佛言：“舍利子！若諸菩薩摩訶薩樂欲圓滿相應勝行，及於諸法離所作相者，當了諸法住無所住，即能圓滿相應勝行。

“復次，舍利子！若諸菩薩摩訶薩於諸法中行施行者，無能施、無所施、施無所得，若如是者，即能圓滿施波羅蜜。

“又復，修習諸戒法者，無能持、無所持、無起作，若如是者，即能圓滿戒波羅蜜。

“又復，修習忍辱法者，於諸法中無所動轉、離諸起作，若如是者，即能圓滿忍波羅蜜。

“又復，當於相應行中精進修習，若身若心無有懈怠、無起作相，若如是者，即能圓滿精進波羅蜜。

“又復，於諸法中無有散亂，離所得相，若如是者，即能圓滿定波羅蜜。

“舍利子！若諸菩薩摩訶薩樂欲安住般若波羅蜜多相應者，應當圓滿四念處，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正道法。

“又復，觀想空三摩地、無相三摩地、無願三摩地，四禪定法，四無量法，四無色定法，八解脫法，九先行法，九想法。何

名九想？所謂內法想、尾布野迦想、離赤想、離青想、尾佉qū禰mí多想、無住想、離散想、無熱rè惱想、離飲食想。如是名為九想法。

“又復，念佛想、念法想、念僧想，念戒、施、天等想，離煩惱想，念生滅想，念無常、苦、無我等想，念諸世間不究竟想，念苦智想、集智想、滅智想、道智想，盡智想，無生智想，法智想，無我智想，和合智想，如實智想，語言分別想、離語言分別想，未知當知根想、已知根想、具知根想，不淨想、清淨想，奢摩他、毘鉢舍那想，三想想，四了知想，四無畏想，五神通想，六波羅蜜想，七種住心想，八大人法想，九眾生住想，如來十力想，十八不共法想，大慈想、大悲想，乃至一切智智想，於如是等法當作如是想。

“又復，諸菩薩摩訶薩樂欲圓滿一切智、一切種智者，當於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觀想。

“又復，若欲圓滿道相智、一切相智，了達一切眾生心行相等，斷除一切眾生諸雜染者，應當修習般若波羅蜜多相應勝行。

“舍利子！如我上說諸法想門，菩薩摩訶薩當如是學。”

爾時，尊者舍利子復白佛言：“世尊！諸菩薩摩訶薩修般若波羅蜜多者，當斷何法？”

佛言：“舍利子！修般若波羅蜜多者，應當斷除十種疑惑。何等為十？所謂有性疑、無性疑、諸法差別疑、毀謗疑、一法疑、多法疑、同異疑、上品疑、如名疑、如名義疑。此等十疑應當除斷，若如是者，即菩薩摩訶薩於一切相悉無所觀。以相無所觀故，名亦無所觀；般若波羅蜜多亦無所觀，諸行無所觀，色無所觀，受、想、行、識皆無所觀。何以故？色自性空，空離性故。色體

即空，離色無別空，空體即色，離空無別色。是義云何？名分別故。

“舍利子！當知色法自性，不生不滅、非染非淨。彼名自性，亦非緣法，離諸疑惑，無所從來亦無所住，如實所生，離三際故。色法如是，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是故，菩薩摩訶薩於諸名相皆無所觀，以無所觀故而無所入，無所入者，即能圓滿般若波羅蜜多相應勝行。”

佛說了義般若波羅蜜多經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姚秦天竺三藏鳩摩羅什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

時，長老須菩提在大眾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

佛言：“善哉，善哉！須菩提！如汝所說：‘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汝今諦聽，當為汝說。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

“唯然。世尊！願樂欲聞。”

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眾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

“復次，須菩提！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須菩提！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何以故？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

“須菩提！於意云何？東方虛空可思量不？”

“不也，世尊！”

“須菩提！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

“不也，世尊！”

“須菩提！菩薩無住相布施，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須菩提！菩薩但應如所教住。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身相見如來不？”

“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所說身相，即非身相。”

佛告須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眾生得聞如是言說章句，生實信不？”

佛告須菩提：“莫作是說。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實，當知是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聞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須菩提！如來悉知悉見，是諸眾生得如是無量福德。何以故？是諸眾生無復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無法相，亦無非法相。何以故？是諸眾生若心取相，則為著我、人、眾生、壽者。若取法相，即著我、人、眾生、壽者。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眾生、壽者。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以是義故，如來常說：‘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如來有所說法耶？”

須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說義，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何以故？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

不可說、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寧為多不？”

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來說福德多。”

“若復有人於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勝彼。何以故？須菩提！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須菩提！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

“須菩提！於意云何？須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須陀洹果’不？”

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須陀洹名為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洹。”

“須菩提！於意云何？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陀含果’不？”

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是名斯陀含。”

“須菩提！於意云何？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不？”

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阿那含名為不來，而實無來¹，是故名阿那含。”

“須菩提！於意云何？阿羅漢能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不？”

¹大正藏本的“而實無來”：在《永乐南藏》、《径山藏》、《清藏》中，此处为“而實無不來”。

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實無有法名阿羅漢。世尊！若阿羅漢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即為著我、人、眾生、壽者。世尊！佛說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為第一，是第一離欲阿羅漢。我不作是念：‘我是離欲阿羅漢。’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世尊則不說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以須菩提實無所行，而名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

佛告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昔在然燈佛所，於法有所得不？”

“世尊！如來在然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

“須菩提！於意云何？菩薩莊嚴佛土不？”

“不也，世尊！何以故？莊嚴佛土者，則非莊嚴，是名莊嚴。”

“是故，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須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須彌山王，於意云何？是身為大不？”

須菩提言：“甚大，世尊！何以故？佛說非身，是名大身。”

“須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數，如是沙等恒河，於意云何？是諸恒河沙寧為多不？”

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但諸恒河尚多無數，何況其沙！”

“須菩提！我今實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寶滿爾所恒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不？”

須菩提言：“甚多，世尊！”

佛告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而此福德勝前福德。

“復次，須菩提！隨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等，當知此處，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皆應供養，如佛塔廟，何況有人盡能受持

讀誦！須菩提！當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則為有佛，若尊重弟子。”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經？我等云何奉持？”

佛告須菩提：“是經名為《金剛般若波羅蜜》。以是名字，汝當奉持。所以者何？須菩提！佛說般若波羅蜜，則非般若波羅蜜。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所說法不？”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來無所說。”

“須菩提！於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是為多不？”

須菩提言：“甚多，世尊！”

“須菩提！諸微塵，如來說非微塵，是名微塵。如來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

“不也，世尊！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說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若復有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甚多。”

爾時，須菩提聞說是經，深解義趣，涕淚悲泣，而白佛言：“希有世尊！佛說如是甚深經典，我從昔來所得慧眼，未曾得聞如是之經。世尊！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信心清淨，則生實相，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世尊！是實相者，則是非相，是故如來說名實相。世尊！我今得聞如是經典，信解、受持不足為難，若當來世後五百歲，其有眾生得聞是經，信解、受持，是人則為第一希有。何以故？此人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所以

者何？我相即是非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離一切諸相，則名諸佛。”

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不驚、不怖、不畏，當知是人甚為希有。何以故？須菩提！如來說第一波羅蜜，非第一波羅蜜，是名第一波羅蜜。須菩提！忍辱波羅蜜，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何以故？須菩提！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我於爾時，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何以故？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若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應生瞋恨。須菩提！又念過去於五百世作忍辱仙人，於爾所世，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

“是故，須菩提！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所住心。若心有住，則為非住。是故，佛說菩薩心不應住色布施。須菩提！菩薩為利益一切眾生，應如是布施。如來說：‘一切諸相，即是非相。’又說：‘一切眾生，則非眾生。’

“須菩提！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

“須菩提！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須菩提！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闇，則無所見；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

“須菩提！當來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於此經受持、讀誦，則為如來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復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後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

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布施；若復有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其福勝彼，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為人解說！

“須菩提！以要言之，是經有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如來為發大乘者說，為發最上乘者說。若有人能受持、讀誦、廣為人說，如來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如是人等，則為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須菩提！若樂小法者，著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則於此經，不能聽受、讀誦、為人解說。

“須菩提！在在處處若有此經，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所應供養；當知此處則為是塔，皆應恭敬、作禮、圍繞，以諸華香而散其處。

“復次，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若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為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須菩提！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於然燈佛前，得值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悉皆供養承事，無空過者；若復有人於後末世能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於我所供養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後末世有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我若具說者，或有人聞，心則狂亂，狐疑不信。須菩提！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

佛告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當生如是心：‘我應滅度一切眾生。滅度一切眾生已，而無有一

眾生實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則非菩薩。所以者何？須菩提！實無有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於然燈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

“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佛於然燈佛所，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然燈佛則不與我受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然燈佛與我受記作是言：‘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何以故？如來者，即諸法如義。

“若有人言‘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實無有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是中無實無虛，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須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

“須菩提！譬如人身長、大。”

須菩提言：“世尊！如來說人身長、大，則為非大身，是名大身。”

“須菩提！菩薩亦如是，若作是言‘我當滅度無量眾生’，則不名菩薩。何以故？須菩提！實無有法名為菩薩。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

“須菩提！若菩薩作是言‘我當莊嚴佛土’，是不名菩薩。何以故？如來說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

“須菩提！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真是菩薩。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肉眼不？”

“如是，世尊！如來有肉眼。”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天眼不？”

“如是，世尊！如來有天眼。”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慧眼不？”

“如是，世尊！如來有慧眼。”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法眼不？”

“如是，世尊！如來有法眼。”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佛眼不？”

“如是，世尊！如來有佛眼。”

“須菩提！於意云何？恒河中所有沙，佛說是沙不？”

“如是，世尊！如來說是沙。”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一恒河中所有沙，有如是等恒河，是諸恒河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為多不？”

“甚多，世尊！”

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眾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是名為心。所以者何？須菩提！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以是因緣得福多不？”

“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緣得福甚多。”

“須菩提！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說得福德多；以福德無故，如來說得福德多。

“須菩提！於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

“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色身見。何以故？如來說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可以具足諸相見不？”

“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何以故？如來說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諸相具足。”

“須菩提！汝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有所說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佛，不能解我所說故。須菩提！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

爾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眾生於未來世，聞說是法生信心不？”

佛言：“須菩提！彼非眾生，非不眾生。何以故？須菩提！眾生、眾生者，如來說非眾生，是名眾生。”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無所得耶？”

“如是，如是！須菩提！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復次，須菩提！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則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所言善法者，如來說非善法，是名善法。

“須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諸須彌山王，如是等七寶聚，有人持用布施；若人以此般若波羅蜜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他人說，於前福德百分不及一，百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須菩提！於意云何？汝等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度眾生。’須菩提！莫作是念。何以故？實無有眾生如來度者，若有眾生如來度者，如來則有我、人、眾生、壽者。須菩提！如來說有我者，

則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為有我。須菩提！凡夫者，如來說則非凡夫。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不？”

須菩提言：“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

佛言：“須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轉輪聖王則是如來。”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若以色見我， 以音聲求我，
是人行邪道， 不能見如來。

“須菩提！汝若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莫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須菩提！汝若作是念‘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說諸法斷滅相²’，莫作是念。何以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

“須菩提！若菩薩以滿恒河沙等世界七寶布施；若復有人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此菩薩勝前菩薩所得功德。須菩提！以諸菩薩不受福德故。”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不受福德？”

“須菩提！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是故說不受福德。

“須菩提！若有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臥’，是人不解我所說義。何以故？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

²大正藏本的“斷滅相”：在《資福藏》、《影宋磧砂藏》、《永樂南藏》、《徑山藏》、《清藏》中，此處無“相”字。

“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為微塵，於意云何？是微塵眾寧為多不？”

“甚多，世尊！何以故？若是微塵眾實有者，佛則不說是微塵眾。所以者何？佛說微塵眾，則非微塵眾，是名微塵眾。世尊！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界，則非世界，是名世界。何以故？若世界實有者，則是一合相。如來說一合相，則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

“須菩提！一合相者，則是不可說，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

“須菩提！若人言‘佛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須菩提！於意云何？是人解我所說義不？”

“世尊！是不解如來所說義。何以故？世尊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即非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是名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

“須菩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一切法，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須菩提！所言法相者，如來說即非法相，是名法相。

“須菩提！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薩心者，持於此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人演說，其福勝彼。云何為人演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何以故？

“一切有為法， 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 應作如是觀。”

佛說是經已，長老須菩提及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佛說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 wèi 經卷上

宋沙門翔公於南海郡譯

一名《決了諸法如幻化三昧經》

聞如是：

一時，世尊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五百人俱。舍利弗、摩訶目犍連、摩訶迦葉、須菩提、阿難提等，率自耆qí年，素行修行——皆棄瑕xiá疵cī，垢除清淨，宿樹眾德，所作已辦；了厭身弊解識因緣，覩dǔ彼五道受有苦器，漏膿nǎo諸患種種之穢，無樂三界，常欲捨離。見諸流轉縮心畏惡，斷滅求空志畢泥洹；處往無還永彼靜安，悉斷生死，結網索盡；都無諸漏，已離重擔，獲四神足，致六通行；能住身命存亡從志，度於彼岸坦然為樂。

又與菩薩千人俱——悉尊菩薩摩訶薩皆一生補處，被大德鎧，顯有佛稱，降現菩薩，班宣道化布諸佛藏；神智異達dá已通聖慧，等住大乘，志如虛空；以立廣法過度無極，具足普智明曉權要，總持所覽lǎn統攝無限，積眾辯才不可測量；隨俗順導為大橋梁，無上道德而無罣guà礙，散演深邃suì無極微妙，悉降魔怨都伏外道，獨步十方周流往還，遊於五道而無去來；如日月殿，若夢、幻、化、影、響xiǎng、野馬，等無進止，感動一切，濟度生死；三寶之化使永不斷，道普興顯xiǎn德皆具足。其諸菩薩悉皆各有名曰濡首童真菩薩、龍首菩薩、妙首菩薩、大首菩薩、普首菩薩、慧首菩薩、明首菩薩、甘首菩薩、英首菩薩、寶首菩薩，是等菩薩，千人俱也。

是時坐中英首菩薩，承佛神旨而從坐起，嚴yán齊qí法服肅恭已禮，偏袒其肩右膝著地，而跪白佛：“唯然，世尊！濡首童真者，古今諸佛、無數如來及眾仙聖、有道神通所共稱讚，去、來、

現在諸成大業菩薩之等，導進無由，為一切師。了深觀遠，道度淵yuān懿yì，明踰yú日月，智過江海，達dá越虛空，慧辯無極，德顯xiǎn無上四等普育，慈悲利安仁泰寬濟，弘雅汪洋德無崖邊，如無底泓愴dàn怕bó曠定，如無像體居于靜寂。儀yí容無量，於十方土現佛廣化，為諸菩薩所見戴奉，一切釋梵及四天王咸率禮敬委仰尊重，諸天、龍神、阿須倫眾、迦留羅輩，真陀羅、摩睺勒等，莫不供事，觀世帝王所共奉遵。聖相滿具，光好湛zhàn然。吾瞻濡首，眾德具備bèi，諸善若斯，為難思議yì。願常歌詠顯讚無極，謠嗟歎美流著十方，於百千劫永無懈也。”

其時濡首謂英首曰：“云何，族姓子！法身有煩乎？”

曰：“其法身無處無像；又法身者都無煩勞。”

曰：“云何，英首！仁了法身乎？”

曰：“法身者，豈有處所、言聲、迹耶？又法身者，無了不了，若響xiǎng如影，寧所了乎？”

曰：“知法身如幻化影，無了不了，亦無言說。而仁云何舉聲說耶？”

曰：“向所言如響之聲，為諸文說著行者耳。”

曰：“如仁言，則其法身，為有內外，有其彼此處于中間。為有數觀，已在二數則有處所。”

又曰：“英首！於法身者，都無響應亦無影像，無心無意，無念無識，無言無說，無異無同。無二之趣亦無一歸，於一無一亦無所處。是者，英首！本無法身，微妙印說，極世所歸，無上無比道要之藏。”

於時佛歎tàn濡首曰：“善哉，善哉！如濡首所言，乃應清淨法身說也。”

時座中五百比丘、五百比丘尼聞濡首所說，皆逮無所從生法樂忍。又舍衛國清信士女二千人，本不發心於大乘行，聞此要說，即自堅固於無上正真道意。萬二千天子意亘gèn踊躍yuè發菩薩心，各在虛空而歌濡首，積德過劫功成無量。

是時濡首童真菩薩，以其平坦欲入城分衛wèi。整聖無上清淨道服，執zhí御應器，持法錫杖，粗順如佛。機jī檢jiǎn典制，度量儼yǎn然，庠行安步，進止端嚴，迴旋顧gù眄miǎn，光色無量，諸根靜寂常應道定，威儀述敘禮法肅齊，眾德悉備bèi靡不雅然。如猛師子，如大龍王，景福之祚zuò，燿huò出樹園，威相無量德好卓異，暉顏煒wěi曄yè，光曜炳然。濡首童真方出祇門，即自念言：“今入舍衛，必有十方諸土菩薩普來之眾，應承聖旨所感動者，便當如佛。”尋以其像不移所住，己身一一毛孔之相，出化菩薩。其諸化者，覩於十方，悉現其化，一一國土化所化者，各稱言曰：“濡首菩薩稽首世尊，恭問遊居！佛祚zuò康彊qiáng，景福無量乎？”

又諸如來所侍弟子，悅目遑huáng憲xǐ，各問其佛：“斯從何方乃來現此？”

諸土世尊各告侍曰：“有土名忍，佛號hào能仁如來、至真、等正覺。彼有菩薩，名曰濡首，道慧難測，權辯無量，悉於諸國博現佛事。今於彼土興顯大道，故身毛相而現其化，唱此感動，進諸疑惑。”

普土菩薩及諸眾生見所變biàn化，各聞佛語，億姪gāi菩薩悉得無所從生法樂忍。萬億之眾在生死流，聞濡首名又覩化應，皆發無上正真道意。十方菩薩莫不樂喜，願見濡首，聽稟bǐng清異，上聞之說，微妙法像，得覩其佛及彼菩薩。諸士尋隨無數菩薩，各啟世尊：“欲之忍界覩能仁佛，禮事供養。又見濡首觀聽變說。”

諸佛默然，即應受教。各承聖力遷qiān飛彼土，忽升忍界到濡首所。諸來菩薩咸懷huái敬仰，或持天華，或擎明寶，或執垂珠，或直叉手，或作天樂，或列虛空散華末香、吹噉jiào鳴珂kē，或復歌頌濡首童真道顯xiǎn普祐無上之德，或欲賓bīn導dǎo侍衛濡首，肅恭而行，瞻覩dǔ無厭。

是時釋梵及四鎮王、日月天子，諸龍、鬼神各與所輔，亦尋忽至。釋與四王俱同有念：“今濡首童真與無數菩薩、諸尊天人，當入舍衛顯大感動，宜應盡化向舍衛城道，令其坦平而無高下。狹jiā道兩邊列七寶樹，一樹之間有七玉女，各現半身而作倡伎。女容委靡姿媚，面照華色，目若明珠，端正妙異，清聲美辭以歌濡首大吉祥福、清純道品菩薩眾德。步置熏爐燒天蜜香，處有雜華以為供養。登于爾時，道之左側含毒螫shì蟲、蟒蝮、蛇shé蜃wán、蜂蝎xiē眾類，應時咸然消縮毒氣，吉獸瑞鳥，進集嬉翔。”

彼時濡首，為無數百千菩薩眾及諸天人而所圍衛，特獨堂堂光色無量。譬日始出高山之嶽yuè，若月盛滿在眾星中，又若須彌異於眾山。如猛師子出于深林，暉顏灼zhuó然遂而進焉。適側城門，尋足躡niè闔kǔn，盡境震動。登爾之時莫不驚愕è，所在伎器率自鼓鳴，咸曰：“此何吉祥大變瑞應之異，乃未曾有！將佛入城所感然乎？”

舉國大小靡mǐ不驚喜，心豫忻xīn忻，肅恭無量，或上樓閣，或攀垣yuán牆，或窺kuī窗chuāng牖yǒu，或出門戶，競有悅懌yì，向佛冀覩神異。

時王波斯匿與宮正后、美妃、嫔女八千人俱，諸子群臣、眷屬萬人圍衛從行，各懷忻悅惶huáng憲xǐ出迎。斯須之頃濡首忽至，為諸菩薩及尊眾天而所衛從，大人相具，眾好普備bèi，金顏聖容見皆喜悅，莫不前禮。諸來之眾中有散華，或燒妙香，或散衣寶。

檢心恭向，瞻覩無量。於是濡首遂前入城，諸尊菩薩、有勢天神，僉qiān然恭肅追隨所旋，觀見神變又欲稟bǐng受道誨故也。

爾時，於是龍首菩薩，見其濡首童真菩薩為無數眾而所圍繞，堂堂祥儀yí，並共入城。曰：“族姓子！為所之耶？”

濡首菩薩答龍首曰：“吾適此城欲行分衛，多所愍念廣其慧利，為拯世眾一切天人，度義故現行分衛耳。普為諸眾成大導故。”

龍首問曰：“云何，濡首！仁尊于今分衛wèi想未斷耶？”

曰：“族姓子！吾斷矣。於有見分衛想行者，至於無見無斷不斷，斯謂菩薩清淨分衛wèi。所以者何？若此，龍首！一切諸法無斷不斷，譬如虛空無斷不斷。以是言之，為不可斷。普悉是世、盡魔梵界，一切眾寂及諸梵志、王與庶民，亦無能斷也。何則？龍首！以其諸法若如虛空，本無所有，無起無動，無持無獲，空本無獲，亦無所持，亦不可得。以要言之，一切眾類及世餘法、外邪雜術，悉無所有，無持無得亦無能獲。諸法如此，皆不可得，亦不可持，以本空故，故不可斷。”

“云何，濡首！菩薩摩訶薩當與諸魔為敵dí耶？”

答曰：“龍首！法本無諍，不見菩薩當與諸魔而有戰zhàn者。若其菩薩與魔為敵，起見法想而有所諍，是菩薩便為恐怯。何則然者？以彼菩薩自興xīng恐弱也。譬如，龍首！幻師現化，而幻所化，了無恐怯。如是，龍首！此菩薩解本空法、無著之行則無恐怖。若有菩薩有恐怖者，是菩薩便不為極世福田也。是菩薩不了空法故，自起恐怯之心耳。”

于時龍首問濡首曰：“菩薩為可得道乎？”

答曰：“菩薩可得道也。”

龍首又問：“云何，濡首！其誰可得至于道耶？”

曰：“其無名無性，亦無號字，亦無處所，永無所為，亦無得者，斯可至道。”

曰：“云何菩薩當得道乎？”

答曰：“龍首！若有菩薩欲得道者，當以無發心，亦無念道，不想道場，不念人界，心亦無處、無念、無得，亦無識著，以無見心，是行菩薩，可得至道。”

曰：“仁以何心而發道意？”

答曰：“龍首！吾無數心，亦無當發；又無甫fǔ發，無發不發。又吾亦復不至道矣，不念道場不坐佛樹，亦不得道不轉法輪，亦不化過生死之類lèi。所以者何？若此，龍首！以諸法無所有故，無動無搖，無出無入，亦無所持。以本空故，吾以斯法可得至道。”

曰：“濡首！是為正要、無上、無比之至說也。其諸於斯解如是法，彼則長脫一切塵chén勞；其已脫于塵勞數者，乃至應永脫於魔波旬。”

曰：“非可脫於魔波旬也。何則然者？以其諸魔亦道之數。所以者何？魔及魔天皆悉本無，無取無得，無想無念，以故言之，魔亦道也。”

曰：“何謂為道？”

濡首答曰：“道乎——龍首！——在乎一切，一切亦道。道像虛空，道體廣蕩，亘gèn然恢廓kuò，普大含容，靡不周至亦無限礙。如是，龍首！道至一切，一切亦道，斯謂無上真本無道也。”

曰：“仁，龍首！欲得道乎？”

曰：“吾欲得不可獲huò道。”

曰：“欲得道，寧非戲行耶？所以者何？如龍首言：‘欲得不可獲道。’道何可得乎？若道可得，道為有處。譬如有人興念此言：‘吾使幻化坐於道樹，然致正覺。’如是言者，豈非響聲

耶？其幻化人，亦不可得，亦不與諸法有合有離¹¹，亦無所著，以本空故。若，龍首！一切諸法如幻如化，而起有想，念欲得道耶？又如來說諸法本無，無念無想無所著。其解是者，斯乃得道。諸法無所入亦無能毀，法不與法有合有離，況法與法當有毀乎？法無附合亦不離散。所以者何？若此，龍首！諸法無合，以其本無都亦無我。又若虛空亦無所有，無像無念，無動無搖，亦無戲行。諸法本無，寂寞如空，如幻如夢，無喻無比。諸法若此，都無等倫，亦無像也。”

諸來之眾聽濡首所說微妙，踊躍欣喜，各懷無倦，渴仰悚恭專^{zhuān}心思受。

說是如化深妙法時，八萬菩薩逮得無退轉，無量天人發無上意。

是時龍首答濡首曰：“善哉，善哉！童真菩薩快說是像深邃妙法，為未曾有。如吾從仁逮聞此要，始今日明，為已得道。”

曰：“族姓子！法無言說，亦無見聞，吾不說深又無淺說；仁亦不得，道無得不得。何則然者？如卿，龍首！念欲得道，為想戲^{xì}行處乎？受者墮有望見，使其云有深淺法耳。吾無所說，法無言說，亦無宣暢亦無所行，亦無能說諸法本者。又，龍首！譬如有人而言曰：‘吾為幻化。’廣說識法。其化無識，言當說識耶？彼則緣此起勞諍想。何則然者？以化無識，不可為所說。如是，龍首！諸法本無，無所有，亦無處所。是族姓子，當了如此解，謂具足法行者也。”

爾時，於是妙心菩薩神徹視聽，覩^{dǔ}聞濡首在異別處講^{jiǎng}上要菩薩之談，忽到其所，見大會場，憇^{xī}而歎曰：“善哉善哉！諸上正士大士之等普眾會此，為何談講乎？”

濡首答曰：“族姓子！於諸如來深要法中，獲huò無正士大士之名。又菩薩者，不自名言：‘我是菩薩正士大士。’其有想著，住戲行眾，自稱菩薩，復言大士，又云：‘吾為法之大講jiǎng。’又復，妙心！其響xiǎng者寧有言‘聲出’不？響復有耳識所著不？於響法為有所受持不乎？”

龍首答曰：“都無也。”

“如是，龍首！諸法若響，無名無像。其取著者則有戲行，緣戲行故便有流轉。長不解諸法如本無響也，則於生死而行諍想，已起諍行便墮躁動，已在躁動即無生死流於五道。便由不解其無故也。”

於是濡首謂龍首曰：“又，族姓子！如世尊告諸比丘曰：‘是比丘！汝等無著戲樂想行，為汝輩說寂寞之行。’念釋師子說法如是，專心一意聽受隨法，入要行忍當無所著。若此族姓子其菩薩解順是說，曉本空淨，於本寂寞明了如是，此乃長脫五道之趣。”

時龍首曰：“誰於生死而有脫者？”

濡首答曰：“族姓子！何謂如來所化生死為脫者乎？寧復有去、來、今耶？若是，龍首！聖師十力，以此要言化度生死。”

曰：“如世尊常所說教諸法如化，又仁亦說諸法無所有。以是言之，一切眾生為當皆成無上覺道耶？”

答曰：“龍首！若一切解如是者，此乃至道要行之言。故吾不說法，法無說念，無受無持，無得無失，無言無語。何則然者？以諸法為無所持，亦無所有、無念、無識，以無處所故。又若一切，解諸法如幻、如化、無所有者，則眾生類皆至覺道。譬如——龍首！——幻師所化，然幻者自了化之本末，為化化耳。於諸法亦無所化，亦無住置。普悉是世天、龍、鬼神、魔及梵天、沙門、梵志，至於極jí世，無能令幻者於其所化有堅固想。何則然者？

以彼幻士自達所化化本自耳，無幻無化，都無所有。而幻者明知一切為化所惑，於無所有而起有想，無常想常，無我想我，著有想念，求無想法，望念無色，住無所有，由不解本、不了無故，續xù流生死。若有明曉諸法本者，彼眾一切則於佛法即無還轉而成正覺。所以者何？若此，龍首！以彼眾生皆在覺道法之數故，故諸一切於佛法而無罣guà礙，是故眾生悉住佛法也。然眾生等，心亦不寤本空清法，無名無識亦無所住，無戲行，無倚yǐ無著，寂如虛空。亦不巢窟無上寂定，亦無所生，又無身法。其有忍於深空法者，此則不離lí於佛法矣。所以者何？若此，龍首！諸佛之法終不可以想行而至，其有想著，有言有說，有宣有廣，殊不可以得佛道法也。”

於是，龍首謂濡首曰：“善哉，善哉！仁乃快說無思議法。誰當信此一切眾生不離佛法？”

濡首答曰：“族姓子！其世尊子堅住信法，八等之地及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菩薩阿惟越致無動轉者，斯諸菩薩已住清淨行空法者，是等當信耳。所以者何？此，龍首！其諸菩薩行如是者，便自誓願：‘必紹大業！吾升佛樹，結跏趺坐，終不動轉，至于得成無上平等覺。必將來一切諸天龍鬼神極世之前，成其大導，當師子吼。’所以者何？若是，龍首！菩薩了空無想行法，住如門闥kǔn、堅喻須彌，無能動者。如是，龍首！其菩薩住空、無想、願法，一切眾生無能動者。又，是菩薩處于佛樹乃至道場，無能動搖。”

問曰：“濡首！何謂佛樹道場之處？”

濡首答曰：“何謂——龍首！——如來化處、化所依坐？何謂如來化之覺法及現神變化度說法？誰為如來？其誰化者？”

龍首答曰：“吾尚不見如來之化及法身像處，何況所化復現威神，又所說法及所變化乎？一切如化，本無亦化，其化亦化，亦如化耳。”

濡首曰：“善哉，善哉！龍首菩薩！為吾發遣應慎之法，為如彼諸深妙無著法忍說者，是為無上無比之說也。”

彼時龍首謂濡首曰：“於斯妙像要法之說，亦無起行又無入忍者。所以者何？若此，濡首！以諸法本淨，其相本空，亦無處所，亦無巢窟，無色無像，諸法悉等如虛空。若此，濡首！其有法當起法忍者，則如來化亦逮法忍，影、響xiǎng、夢、幻、野馬、泡沫、芭蕉之屬，亦悉當復成其法忍。所以者何？以其忍處悉空如空，都無起法忍之者。又忍者亦無其起，亦不已起，又無當起，亦無甫fǔ起。又其忍者，亦無是處，亦非彼處，亦無中處。此乃無上無比要忍，若此菩薩於是慧心，不恐不怖亦無畏懼，是則菩薩摩訶薩便應無上法忍之行。”

十方諸來神通菩薩，其聞濡首所說深妙，咸悉踊躍皆逮此定。

是時濡首謂龍首曰：“云何——族姓子！——其菩薩者，以無著行得入法忍乎？”

答曰：“濡首！若有菩薩想念所向，則為著行，言吾解深，云：‘我深忍明達曉了，吾已至道。’其語此言，皆亦著行。”

濡首又問：“菩薩何行，修應得道？”

答曰：“於諸法都無所入，不念諸法，了諸法無。其諸法者，依著因緣，於本為空，獲無所有。是行菩薩，便應道忍。設如此行，為無所行，譬人寢qǐn寐mèi於夢所行。”

龍首又曰：“然其夢者，不行方隅yú，亦無所行，亦無去來，無住無坐。其寐mèi寤wù已，則達dá而信：所夢空身，無持無捨，都無執持，無像無相，亦無處所，亦無所有，其若虛空。如是，

濡首！菩薩之行，當無所著亦無所入，如空本無亦無戲行。此則極世無上福田，斯乃應受一切供養，為無量導，是最福地，為應最上法忍之行。”

普來眾會率懷喜敬，各所齎jī華寶以散濡首，瞻覩欣踊悅豫無量。

於是龍首謂濡首曰：“宜可俱進入城分衛wèi。”

曰：“仁去矣！行分衛時，無念舉足下足踏chú步，無念動搖，亦當無處、無住、無遊，無屈無申，無心無念，無所發行，行無所想，亦無城想，遊無路想，又無城郭、縣xiàn邑、丘聚想，亦無里巷、無家居想，無門戶念，無想男女，無想幼弱，都無心想，行當無念——所以者何？以其法行當如是故——亦無所著，無色無像，無起無滅miè，都無諸想。如此行者，乃應菩薩無上分衛，清淨寂寞要道行也。”

爾時龍首菩薩摩訶薩，忽然於處以如海定三昧正受。其定之德，譬如大海湛然無移，憺dàn怕bó清澄更無異味，其底深邃不可測度，琦珍英寶普無不有。而海汪洋包羅弘廣，含受萬物淵懿yì博泰，無邊無崖大水澹dàn滿，諸德神龍而皆居之，眾生巨體所依長育。若此，龍首！其諸菩薩以如海定正受之處，所住要旨無能動搖者。如是龍首，其斯菩薩以法身海，含容一切道寶智慧三十七品，十方依之莫不長育，應無上微妙之法，為無動搖、無言說要行。當知是應如是者，得無退轉定行之地也。

爾時於是妙心菩薩，欲動龍首大士所坐如海慧定正受之處，盡jìn其神力永不能動。時此三千大千世界，普悉六反乃大震動，而龍首身及所坐處都不動搖。何則然者？以其龍首住無動搖，住無處所，住無所有，住無想念，住無戲行，住無勞靜，住無言辭，住無所住。斯謂道住。

時，龍首菩薩摩訶薩尋從定寤wù，敬向如來、無所著、平等正覺雨拘文華，趣散世尊而歎讚曰：“自歸於佛天中之天，乃使一切諸會菩薩、十方來眾、諸大士等，眾尊大天及龍鬼神，咸悉逮聞如是之法，無上要旨深妙慧說，為無倚著無巢cháo窟說，為應本空寂寞故也。”

是時妙心謂龍首曰：“仁為覺地六反震動dòng乎？”

曰：“族姓子！其有動dòng者當覺地動，地復為之上下四震，唯由其覺動不動故耳。又如十方諸佛世尊、普大菩薩不退轉等，極世都動，豈能動搖此上尊處。觀諸聲聞、緣覺之眾，彼雖離動，未曉本空，在動之地，自謂無動。了本無者，於此諸法永無動搖，無念無著。如是，妙心！其菩薩以空、無想、不願之行清淨法要，逮無動搖，彼乃永靜安無動搖。”

又曰：“龍首！可行分衛。”

答曰：“濡首！吾今已解無上最要分衛之慧。何則然者？緣其逮致如海大定正受之處，始乃自明，為以得無上平等正真覺道，以於生死興xīng顯佛事，為轉法輪以度眾生，為濟因緣離垢根本。唯然，濡首！如吾遇仁，乃為逮值無上善友，遭蒙矜jīn念，心懷悅豫，成立大德喜自光慰。濡首！於吾為覆載首，大無量過度之首，無垢廣普微妙吉首，亦應最上不可議首，願布五體稽首恭禮無上仙聖甘露之首。”

濡首答曰：“善哉，善哉！如仁龍首！已為果達dá野馬、夢、幻、影、響xiǎng之行，無名無像無所有法。仁今乃應無上大道不可思議yì來法之祠，以得如海定正受行，共應如此。當知是輩在一生補處，斯者乃為菩薩辯慧，其致是像深妙定法如海定等則離諸想也。”

曰：“仁可行，從分衛。”

龍首答曰：“思齊qí其德，當與仁行。二聖龍遊不亦宜乎！”

濡首曰：“吾無所行，亦無去來，又無進jìn止，亦無侶遊，不住不坐，亦復不行，行無所至，來無所由，住無所處，坐無所據jù，行無所趣。譬若——龍首！——如來現化，寧有去來、坐起、行遊、臥寢、寐寤不耶？”

曰：“化者都無去來坐寢之處矣。”

“吾於諸法亦復如是，無住不住，無起不起，亦無已起，又無中起，亦無當起，亦無甫fǔ起。”

龍首答曰：“如仁所言，此為極世難信之說。誰當信仁此盡要慧耶？”

答曰：“龍首！仁者且聽tīng，豈為無目設舉錠dìng燭zhú乎？夫然炬燎唯為明目耳。如此是像深妙之法，正為向達dá徹遠yuǎn菩薩摩訶薩乃能信受是道要耳。其了如此至要之慧，斯則曉解本無行者，此等菩薩為應清淨無上、久修梵行之徒。是曹正士深住於法，信法受法，持法說法之輩也。為在鹿聚已轉法輪，為應賢聖，亦大導dǎo師施惠明眼，為應無量雄猛之者，此則無上最妙法者。”

濡首童真發說是時，普大眾中八萬菩薩悉得無所從生法樂忍也。

於是正士妙心菩薩居大眾前，廣然踊躍，掬滿手寶，以恭肅心向散世尊，又散濡首童真菩薩。散訖，忻xīn喜重歎詠曰：

“自歸諸佛，為慧聖達，擿tī霧wù寤寐，碎散癡本，解眾顛倒，釋疑除網wǎng，順入道明致無上覺者。

“自歸於法，法之最法，法治多濟，療liáo撈lāo霧龍，援yuán雪生死，葑hāo蒔chú眾穢，盪dàng除心垢，通導迷惑，法為無上修蒙永度。

“其諸菩薩，久履梵行無上清淨，仙聖明類大神通等，弘顯德者，無上之徒。於此乃逮信向是像深妙法眾，今普自歸之。”

濡首答曰：“若此，妙心！其無脫者，斯當果致無上等覺。”

曰：“云何，濡首！其誰無脫耶？”

曰：“其有執持，斯當求脫。如是，妙心！法無執持亦無繫著。又，族姓子！法都無脫亦無執持，當誰有脫？無縛無脫諸法，無持無取無捨。譬如人語幻者言：‘善男子！為深入人解之脫之所可執持。’幻答人曰：‘吾亦非男亦非凡人，吾無所持，當何所脫？’是者，妙心！道無執脫，當觀其無，無本空淨矣。”

佛說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卷上

佛說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卷下

宋沙門翔公於南海郡譯

時龍首菩薩謂濡首曰：“去矣，族姓子！東行分衛。”

答曰：“龍首！其幻化、野馬寧有東、西、南、北方乎？”

曰：“吾於仁前尚不能言，況敢所說。何則然者？以其諸辯從尊所問。仁即應順如法發遣，一一解散而無罣guà礙，故吾無辭莫知所對duì。”

曰：“夫達者都無言取，況共乃復有所說乎？是者諸法之無由矣。”

曰：“何謂為諸法之無？”

答曰：“龍首！無所無者，斯諸法無，是諸法要。以此之慧，乃能通彼眾音聲耳。無所宣布乃為要義，是豈qǐ非至要義說哉。”

曰：“此續在想行者也。”

曰：“何所行應離諸想？”

答曰：“龍首！菩薩不於色、痛、想、行、識界有想，又於法本亦無所行，其本無者亦無所行，以是之行得離諸想。”

說是深邃微妙法時，五千菩薩逮致此慧，二千天人發菩薩心。

時龍首曰：“吾將退矣！以童真非我侶故。”

濡首報曰：“吾無去來，亦非有侶，亦無所俱。何則然者？以道無侶故，亦不想念與諸法侶，又亦不與欲行為侶。於本無法，亦不見而有其侶，復與所俱。又本無者，都不言有吾我性，有人、壽命及身養育法。人物言說，識覺所倚著，及其所作行趣之事。諸法之本，本無如此，當與其誰而為侶俱耶？其有侶者，是欲侶俱也。譬如——龍首！——有明達人而念言曰：‘如來所化、幻

士所化，如是此化，等一無異化。而斯人化，各各言曰：“吾與汝侶，汝與我俱。”’於仁——龍首！——意云何？其此人化為有侶無？”

答濡首曰：“化無侶也。所以者何？用化本無，無所有，無形像，不可得故。”

曰：“如是，龍首！於其生死都亦無侶，亦無所俱。其有侶俱，斯則有別。若起侶想，是便與欲俱。明達dà菩薩當解侶想。何則然者？以其諸法，如幻如化，無侶不侶。欺哉諸法慌忽無信，若夢、影、響，所有如空。想識無安，無處無持無意，無念無所有。已離諸念，於念無念，應本無念。”

曰：“濡首！仁為曾與幻士化人對duì共語言、行來坐起，又共談會有所思惟不？”

濡首答曰：“不見也。”

龍首曰：“幻士何像貌？”

曰：“其幻者似人像類lèi，幻之化像亦復若此，合同像耳。所以者何？如其幻化，亦不彼脫，亦不此脫。幻化亦不與人而異，人亦不與幻化有異，人便幻化。如幻化者，以幻化法而問幻事，諸法亦爾。”

又問：“濡首！仁為自曾與幻化復共坐起，有所言談交遊講會、相對住不？”

曰：“云何，龍首！幻士及化與欲有異耶？至於吾我及人、壽命、養育之法有異乎？吾以此幻化之說，欲試問仁，知大士於斯有異辯才，當敷fū何法也？”

曰：“仁如所試，為欲試虛空之幻化法耳。仁便念幻化為有想也。幻者本無，無想無念，亦無形像，亦無所有，已離眾念。”

濡首曰：“若此，龍首！法亦如幻，幻化本空，其空無像亦不可見。”

曰：“濡首！諸法無像，不可見乎？如仁所言，一切菩薩摩訶薩等當云何受其封拜得成無上正真道意？為誰知度受封拜者？”

濡首答曰：“云何，龍首！曾行山中為聞響聲，於山中為有響聲出不乎？其聲為有所住處不？以何耳識聞其聲耶？彼聲為有所說不？寧有受持響聲者耶？又復誰共誰聞響聲者？”

龍首菩薩答曰：“無也。”

濡首曰：“如此若菩薩解諸法若如響空者，則一切諸音聲如響，離彼眾聲。其諸菩薩以此封拜於無上正真之道，於斯亦無受封蒞bié者。”

十方諸來大菩薩眾，咸聞濡首童真所說，莫不喜踊歎歌無量。

爾時龍首謂濡首曰：“宜時侶行，入城分衛wèi。念其日時，得無過耶？”

答曰：“龍首！諸法無過亦不有時。其處于想行之者，彼則有時不時之想耳。明達dá菩薩於本了無，解空法者，豈qǐ其有時不時言哉？凡諸餘法有時不時，無時非時，乃應無上如佛法律矣。其在算數計時節者，斯則有過、時之想。如諸世尊、賢聖弟子，常自飽足以道智慧，慧無想識，於想無想，行無諸作，亦無想念，無念不念。以此智慧而常飽足，世尊聖眾都無食念，亦不復想有食之事。其如此食而為食者，是謂賢聖應無雜食，若永服食如此食者，是則長演甘露法食者。彼以此食用之為力，能住身命至於一劫復過一劫。

“所以者何？其如此者，彼已覺了諸法之行故，都無wú想念，解空清淨，曉了如此，是不復有求食之識，如其凡夫未達者也。

又諸如來無上正覺及普世賢聖之等，有大慈、悲、喜、護之心，惠施仁愛愍念眾生，使興xīng於世耳。唯欲濟jì度五道勤苦故，現入郡國、縣邑、聚落行受分衛，而彼眾聖已離諸食，不食於食，唯以慧解、諸定正受為常充足。其於雜zá食而續xù食者，斯受流轉便數shuò生死。用是之故，諸佛世尊以於諸食而悉明了，都無復雜食之想。慷慨喟kuì然，安和住身，能如恒沙復過是數。從始發意，永常無復諸飢渴雜想念也。至在佛樹明星出時，從始所可受食者，彼因此食，其於正士及大丈夫、英雄、龍猛，又至師子、諸調儒夫及眾華孚fú、正士、秀異、種種蓮華、男子、無上丈夫、法御、天人師，應所當得，應所明了，應所覺達，悉已了而具足，等於一像，合會智慧，得成無上正真道意也。

“以是，龍首！一切菩薩普諸如來及賢聖等，唯以此食升致無上正真覺道，便能住壽如恒沙劫，又能踰此復倍無數，而諸如來永無其勞。所以者何？以其應於無想食故。無念不念，無合不合，亦不想合賢聖之行，恒便隨順，出諸香氣，自然清淨，無想無念，無諸巢窟，亦無戲行，本空自淨。如是，龍首！菩薩摩訶薩當作此食，乃應法食。”

龍首答曰：“善哉善哉！濡首所說法之微妙，吾已飽足於是上食。但聞此法食之要說，便為已甚具足矣，況其長食無雜食者，豈qǐ當復食思欲食哉？”

“云何——龍首！——虛空之體tǐ，寧當有雜食之食，又言飽足乎？”

對曰：“濡首！空無所有也。”

又曰：“龍首！為能飽足幻士所化不？”

答曰：“不也。”

“云何，龍首！寧可以食飽足中現像耶？”

答曰：“不也。”

又曰：“龍首！夫大海者寧復飽足於眾流乎？”

答曰：“不也。”

濡首復曰：“如是，龍首！諸法無厭，若如虛空。而仁向言有飽想乎？諸法如空，無想無願，無起無行，亦無所作、無所造，永然無欲，以定以脫，無色無像，無堅無固，了如虛空，都無所持。諸法如此，云何而起有飽想耶？”

龍首又曰：“若是，濡首！有此行者，一切不復食於食乎？而仁說食本空耶？”

濡首曰：“若此，龍首！則一切眾生而無食也。譬如——龍首！——世尊化作恒邊biān沙人，以食食諸化人。云何，族姓子！彼諸化人以何為食？寧復有食者不乎？”

答曰：“化者無想不識，無所有，亦復無食。何況言當有食者耶？”

“若此，龍首！一切諸法有見無見，如幻化也。普諸眾生而不解此，以其不解便即流轉受生死矣。於中觀之，亦無所有，亦無所得，亦無流轉。解生死無如本無者，則一切無受，亦無生死。不曉本空，便有生死。其生死者亦無生死，於其生死亦無所受，亦無所得，何生死法者乎？”

答曰：“濡首！斯言甚善。宜知其時，可共行矣。還於祇樹給孤獨園，吾諸飢渴永為已斷。”

答曰：“龍首！譬如幻士所可化人，而化人言‘吾飢渴’，斯寧為飢？野馬法耶！如是，龍首！一切若此。其諸法者，皆如野馬，解此乃解。而族姓子言：‘吾飢渴以為斷。’乎？當食斯食，如諸法食，不斷無壞亦無飢渴，一切諸法本已飽足。以故，彼諸凡夫下士不了其本，則作此言‘吾飢我渴’，又言飽足。如

諸賢聖解諸法本，彼無飢渴亦無想足，解諸飢渴亦無生死，亦無戲行，亦無想念，彼已無動亦無倚著。諸法已脫，本無著故。”

龍首又曰：“如仁，濡首！諸所可說彼之要言，但說法界也。”

濡首復謂龍首曰：“其法界者，亦無說不說，亦無言趣，無屈無申。所以者何？如是，龍首！法界無所有，言者無說，亦不所說，亦無戲行，無所著，無合偶。彼無想念，亦不有念，亦無所起，亦無滅行。譬如——龍首！——虛空之界，無想無念，無起無滅；諸法亦爾，同如虛空，其本相空，本不可得，亦不可知，其相如是，亦不可得。有能得其相，彼諸如來般泥洹者，亦當可得。

“若此，龍首！一切諸法都無處所，無色無像亦不可見。以是之故，恒邊沙諸如來般泥洹者，其於法中亦復無般泥洹者，亦無地、水、火、風界而般泥洹，亦無空界，亦無識界般泥洹者。泥洹如是，於泥洹中亦無泥洹；若諸法有泥洹想者，則虛空界有泥洹想耶！所以者何？以其諸法本定而空，諸法靜寂，而復寂於此。凡夫下士之類起有泥洹想念者，因便有吾，言我有受、有吾我受、有壽命受、有人物受。有想識共來解真無法者，即起是想，想念泥洹，以此故而不得脫，便生老病死。

“取要言之，十二因緣至於大苦眾患集會，為彼之故，言有泥洹。為諸有二想行者，以其不解諸法本無，已不曉了，不覺悟故。與諸如來諸佛世尊、明解深入權行菩薩——宿樹眾善立不退轉，積累功德有大威神，為極唱導無上大師——與如是等菩薩摩訶薩行而違反，起有諍想；又與聲聞、緣覺之眾，與其相違而起忿諍。與彼諍故當受大罪，以其諍故長流生死，當歸guī不淨極臭處矣！一切眾聖永所不歎，諸上明達所可遠離。譬如——族姓

子！——有城郭若復聚落，去其不遠積眾臭穢，於其彼處，人眾趣往晝夜不息，遂增污穢不淨臭處不潔之物也。諸愚凡夫處於五道，起滅不竟眾想無斷，廣其生死，如彼增臭也。以其不明又不曉了，不解其元，不達本無，霧籠lǒng茂fá盛，癡冥積故，廣受流轉，增長生死五道之趣，或生地獄，或即餓鬼，復歸畜生，或天或人，神變無常，五道勤苦，災患顛倒，痛痒創楚，眾惱之元，諸苦所由，遂增臭穢，流不淨氣。使彼明達賢聖之眾，乃以為滅，所共貪疾。又諸慧士所可遠離，用是雜垢長不解脫，復使斯類是趣其生，是歸有老、生、老苦極，憂惱萬端，是致病死。殃福追之，善則榮樂，罪則禍隨。以要言之，患變biàn猛集，至其痛熱眾苦合會，而彼以故不脫生死。但由未了其本無故，長受生死如其增臭也。”

龍首復謂濡首曰：“云何——濡首！——得了其本？”

曰：“以無心想，以寂寞行，以起靜定，向入清淨。其住是者，則曉其本。”

曰：“云何，濡首！何謂為幻之寂寞？”

曰：“其解了如幻者，此則幻之寂寞、清淨也。”

爾時，耆qí年須菩提至濡首所，覩其大眾，即而問曰：“諸正士等普來會此，為何講乎？”

答曰：“賢者！吾於諸言都無所說。又，賢者！寧聞諸幻人有所說不？山中之響、夢、影、野馬，為有言談耶？復聞有其說者不乎？又，賢者！如來所化寧有耳聲？其復有聞者不？為有識，若受持語言名字句說者不？”

答曰：“不也。”

時須菩提燿huò然於所坐，恍惚之間寂而滅定。

時舍利弗詣濡首所，觀其普眾大會之場率多菩薩，咸聽濡首所講之說，見須菩提在于彼坐寂而滅定，問濡首曰：“此賢者為何志故，居斯便滅定？”

曰：“舍利弗！是須菩提離滅定不與法而有其諍。如是，賢者！此以無諍行，無住無著無巢無處，過諸窟法而三摩越。”

時須菩提作是滅定，從定寤起而向世尊，即偏袒右肩叉手跪，作是言：“自歸諸佛無上覺者，其有顯xiǎn演如是深邃微妙法像難見之文，不可議說，已斷所著，等離諸想，已得寂安。其不退轉大士等及諸初發意菩薩，逮聞如此勸發之說，豈不快哉！”

濡首又謂須菩提曰：“不於此法有說有勸有彼所向也。何則然者？以諸法無勸無說、無談無識。又此要義，無言無語，無住無動，無去無來，無坐無臥，無倚無處，亦無所有。所以者何？是諸法本空無所有，其本不可得故。”

曰：“何謂——濡首！——其本行法？”

曰：“唯，賢者！諸法無行是行之要，當作是行，曉行是行乃為至行也。若此，可共都行求食。”

曰：“濡首！吾不復入於聚落分衛。所以者何？逮聞是要，已離聚落，亦離城想，亦離色想。以要言之，亦離聲、香、味、細滑、法想，都離諸想而無想念。”

曰：“唯，須菩提！如此離其想行者，所是云何而進止乎？”

“云何，濡首！何謂如來所化色、痛、想、行、識？以何識法，如來所現化？化以何想而有進止，有所瞻視，復有屈申乎？”

曰：“善哉，善哉！須菩提！如世尊所歎，仁為最曉空閑行者。”

濡首又曰：“唯，須菩提！可共詣佛禮事供養。”

濡首重曰：“唯，賢者！吾以清淨食而請於仁。”

時舍利弗謂濡首曰：“於何所與吾等食？為當施設何等之食？”

曰：“唯，賢者！其所食者，亦不有食，亦不吞食。又所吞食，亦不色、聲，亦不香、味，亦不細、滑。其所食處，不在欲界，又不色界，亦不無色，不處三界亦不離其中，是則諸佛世尊食處。”

時舍利弗謂濡首曰：“善哉，善哉！如仁所說，吾已飽足。於時是無上食歎之名，況其已食如此食者？”

曰：“唯，賢者！其食不以肉內外眼見，亦不天眼、亦不慧眼處有所見。其食如此，乃應等食也。”

爾時，耆年須菩提及舍利弗并諸眾生，聞是歎食之說，即於其處寂而滅定。時妙心謂濡首菩薩曰：“當以何食食須菩提、舍利弗等？為以何食而三摩越？”

曰：“以無漏食，行無倚yǐ著食，行無眾食，以此行而行。其作此食者，不復於三界食於食也。”

爾時，賢者須菩提、舍利弗從滅定寤wù，各行分衛。時，須菩提入大長者家分衛，其長者婦為優婆夷，見須菩提默然而住，即謂：“賢者！為何之乎？”

答曰：“姊zǐ！來求分衛。”

曰：“賢者！仁續分衛想未止了耶？”

曰：“姊！吾從本際已了分衛想。”

曰：“須菩提！其本際寧有了未了？言從本際已了分衛想乎？”

曰：“姊！如本際空，末際亦空，悉如本空。”

優婆夷曰：“若此，賢者！已悉空者，奚xī為復說了不了乎？仁便伸手，當施卿分衛。”

須菩提即自伸手。

曰：“賢者！是為羅漢不了其本，反取滅證者手非？”

須菩提曰：“姊！羅漢手無形，不可見亦無屈伸。譬如幻士為幻化人作此言：‘何所是幻者手乎？’復言：‘可伸幻者手耶。’”曰：“姊！幻手為可見不？又可伸乎？”

答曰：“不也。”

須菩提曰：“若此，姊！世尊說一切諸法如幻本空。”

“若是，賢者！世尊說一切空，何為賢者續求食？”

時優婆夷未尋與須菩提分衛，重曰：“賢者！可前鉢。”

適shì當前鉢，鉢忽然不現。時優婆夷以手索鉢，鉢而無處，手亦不近於須菩提。優婆夷曰：“善哉，善哉！此則無著清淨之身，應佛所歎tàn空閑行者。”優婆夷適作是言，鉢即自出。

時須菩提便前授鉢，優婆夷取鉢盛滿飯授須菩提，便謂之言：“賢者！是為釋迦文佛所稱歎，處閑居第一者鉢非？”

曰：“姊！如佛所說，空閑行者非有鉢矣。”

曰：“如賢者！空閑行者非有鉢耶？”

曰：“姊！無也。”

曰：“又，賢者！閑居尚無鉢，豈當復有受食緣乎？”

曰：“賢者！已記閑居，亦當無羅漢取滅證耶。又，賢者！食此飯已，當了知食者如幻、所食如化，又如化人食於幻者，亦當如以野馬飲於渴者。其食所食當了如此。明解是者，乃應如來，達dá三世本，無分衛之行也。若，賢者！其起施念，有想受者，便造有眾分數也。已受數者則有二見，以有二見，便與凡夫流轉五道生死同歸也。”

時優婆夷復謂須菩提：“又如，賢者！諸佛要法，不但受食及與施者，當應了如幻如化，為本無，為無有；至於生死與泥洹法，亦當曉了如夢、幻、化、野馬、影、響，亦如本無。於諸法亦悉當爾，諸法清淨都無所有，無施無受，無戒無犯，無忍無諍，無進無懈，無定無亂，無慧無愚。於一切法都無所有，是行乃應世尊如法受食。弟子行法其如此解分衛行者，則於三界無雜食之想，亦復不處泥洹之樂也。”

須菩提聞優婆夷所說，即惛漠不知所言。

曰：“賢者！泥洹為寂耶？豈無言而不對乎？”

曰：“姊！斯何言乃如此？”

須菩提曰：“姊！了幻法耶？”

答曰：“賢者！吾了諸法悉如幻化，幻者及化亦皆本無、無所有。”

時須菩提便於所處忽而滅定，欲知優婆夷志求何乘以為其證，勇辯乃爾，敢師子吼，明解幻法，所說自恣zì而無罣礙ài。盡力觀察處，優婆夷為阿那含。曰“姊！已得阿那含乎？”

優婆夷曰：“云何，賢者！如來法本寧有阿那含行法乎？又，賢者！法無形色，亦復無來想像之跡，無彼此識shí，無中間行，亦無所想，無取無證，亦無處所，乃為明了道之行耳。向賢者云：‘何處阿那含畢，樂羅漢證法乎？’又，賢者！法無去來，其有去來有所趣向，有所有趣，有起有滅miè有念有想，皆墮凡夫流轉未解數也。”

是時優婆夷忽於所處，於須菩提前，化于高廣大人交露之座，普現感動光明相像，顯轉無上阿惟越致法輪，令普舍衛境界之內及十方土，莫不聞見此之所興感變也。

爾時空中萬二千天，聞彼所說悉逮一生補處。舍衛國內志菩薩行者二萬八千人，承宿眾德皆得不退轉。十方之眾諸來大士，其聞是說，百億菩薩本得無所從生法忍，復聞是上要說即皆逮一生補處。

於是濡首、龍首菩薩，并諸土普來之眾，及舍利弗、須菩提等，俱從舍衛國甫fǔ出城門，燿huò然輕舉忽升虛空。濡首菩薩尋揚身光，威神煒煒wěi，照耀暉wēi曄yè，明影玢dì璿lì，踰於日月，普蔽餘光，暈gǎo然晃昱yù，乃徹窈yǎo冥，如金翅王飛而行焉，一切眾生莫不見者。其所經由彼眾天人，皆聞諸法如夢、幻、化、野馬、影、響、泡沫、芭蕉之要言，深邃suì像說，各懷歡喜慈心相向。一切天人但聞夢幻聲，而化幻法於見無見亦不可得。諸逮聞是像微妙說者，合百千眾得不退轉。

時所經遊，於其中間，有長者子其名善意，宿立德本，亦聞濡首無上幻化之要說言，并復覩見神景變化，即發無上正真道意，尋自誓願：“吾於來世，得為如來無上平等最正覺道時，所現感動亦當如是。”

濡首見彼族姓子有決得妙、岐嶷nì之質，欲紹佛種乃發大志，心在菩薩口詠誓願，聲暢一切如師子吼，即請善意而告之曰：“族姓子！汝解諸法如幻化者，必離勞乘聲聞、緣覺之地也，便當成致無上正真道意，又當曉了諸法夢幻之妙法說，悉為無所有。”

時長者子跪而對曰：“蒙解說諸法如幻如化。”

濡首重以諸法要言勸發長者子，長者子忻樂之心遂而踊躍。時彼大姓心巨曠解，逮致法忍，八千天人發無上正真道意。

時五千天子在於虛空，聞濡首勸進之說，燿huò然心解，逮得無從生法樂之忍。咸悉肅然恭敬之至，已禮濡首，忽昇虛空各還本土。

是時濡首、龍首菩薩，舍利弗、須菩提等，還於祇樹給孤獨園，俱詣世尊，稽首佛足却坐一面。龍首菩薩便從坐起，向佛叉手已，濡首童真諸所講談法要之說，具啟世尊。

時佛讚曰：“善哉，善哉！濡首童真！善說諸法無上微妙，如夢、如幻，如化、野馬、影、響xiǎng之聲，則是諸慧深奧之至，是諸佛要。斯乃應如無形無像本無幻說。”

時佛顧告賢者阿難：“受是濡首諸法要文。”

阿難敬前長跪白佛：“唯然，世尊！如教受之。當何名此經？云何奉持？”

時佛重復敷fū演濡首、妙心菩薩等所說慧要，及舍衛國長者優婆夷為須菩提所現感動，乃至轉一生補處之輪。

佛復告阿難：“當受是上要之慧。又是，賢者！此名《濡首無上清淨分衛經》，亦名《決了諸法如幻如化三昧》。懃念受持，當廣宣傳普布演說。又是，阿難！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聞斯要，專zhuān心信向。是者，阿難！則應面見諸佛世尊；又為濡首童真菩薩必所感，致無上正真之道，會成至佛。況其受持、誦習、諷讀奉行應者，德極無上。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為逮諸佛之慧藏，為得諸佛最上要鎮，又為諸佛之所擁護，普為十方諸現在佛所授封蒞bié。諸佛為手授其決，當成無上正真道慧。”

佛說是已，濡首童真、龍首、妙心及諸菩薩，舍利弗、須菩提等及眾比丘，一切會者諸天、龍神、阿須倫、人與非人，聞佛所說莫不歡喜，前為佛作禮而退。

佛說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卷下

大聖文殊師利菩薩讚佛法身禮

此禮出大乘一切境界智光明莊嚴經

開府儀同三司特進試鴻臚卿肅國公食邑三千戶賜紫贈司空諡大鑑

正號大廣智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奉 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鷲峯山中。與大比丘眾二萬五千人俱。皆是阿羅漢。與大菩薩摩訶薩七十二那庾多俱胝。文殊師利菩薩而為上首。

爾時文殊師利菩薩。從座而起整理衣服。偏袒右肩頂禮佛足。合掌恭敬稱揚如來說伽他曰。

無色無形相	無根無住處
不生不滅故	敬禮無所觀
不去亦不住	不取亦不捨
遠離六入故	敬禮無所觀
不住於諸法	離有離無故
行於平等故	敬禮無所觀
出過於三界	等同於虛空
諸欲不染故	敬禮無所觀
於諸威儀中	去來及睡寤
常在寂靜故	敬禮無所觀
去來悉平等	已住於平等
不壞平等故	敬禮無所觀
入諸無相定	見諸法寂靜
常在三昧故	敬禮無所觀
無住無所觀	於法得自在
慧用常定故	敬禮無所觀

不住於六根	不著於六境
常在一相故	敬禮無所觀
入於無相中	能斷於諸染
遠離名色故	敬禮無所觀
不住於有相	亦離於諸相
入相於無中	敬禮無所觀
無分別思惟	心住無所住
諸念不起故	敬禮無所觀
無藏識如空	無染無戲論
遠離三世故	敬禮無所觀
虛空無中邊	諸佛心亦然
心同虛空故	敬禮無所觀
諸佛虛空相	虛空亦無相
離諸因果故	敬禮無所觀
不著於諸法	如水月無取
遠離於我相	敬禮無所觀
不住於諸蘊	不著於處界
遠離顛倒故	敬禮無所觀
常等於法界	我見悉皆斷
遠離二邊故	敬禮無所觀
不住於諸色	非取亦非捨
遠離非法故	敬禮無所觀
證無障礙法	通達於諸法
遠離魔法故	敬禮無所觀
非有亦非無	有無不可得
離諸言說故	敬禮無所觀

摧折我慢懂	非一亦非二
遠離一二故	敬禮無所觀
身口意無失	三業常寂靜
遠離譬喻故	敬禮無所觀
一切智常住	應現無功用
遠離諸過故	敬禮無所觀
微妙無漏念	無限無分別
等情非情故	敬禮無所觀
以心無礙故	悉知一切心
不住自他故	敬禮無所觀
無礙無所觀	常住無礙法
遠離諸心故	敬禮無所觀
心常無所緣	自性不可得
平等難量故	敬禮無所觀
以無所依心	悉見諸刹土
知諸有情故	敬禮無所觀
諸法薩婆若	畢竟無所有
佛心難測故	敬禮無所觀
諸法由如幻	如幻不可得
離諸幻法故	敬禮無所觀
佛常在世間	而不染世法
不染世間故	敬禮無所觀
一切智常住	空性空境界
言說亦空故	敬禮無所觀
證無分別定	得如幻三昧
遊戲神通故	敬禮無所觀

非一亦非異	非近亦非遠
於法不動故	敬禮無所觀
一念金剛定	剎那成等覺
證無影像故	敬禮無所觀
於諸三世法	成就諸方便
不動涅槃故	敬禮無所觀
涅槃常不動	無此岸彼岸
通達方便故	敬禮無所觀
無相無所有	無患無戲論
不住有無故	敬禮無所觀
智處悉平等	寂靜無分別
自他一相故	敬禮無所觀
一切平等禮	無禮無不禮
一禮遍含識	同歸實相體

爾時，世尊讚文殊師利菩薩言：“善哉善哉。汝今善說如來功德，一切諸法本來清淨。文殊師利，假使有人教化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成辟支佛，不如有人聞此功德一念信解，即超過彼百千萬倍，如是展轉，無能稱讚譬喻校jiào量。具如本經所說。”

大聖文殊師利菩薩讚佛法身禮

大乘遍照光明藏無字法門經

大唐天竺三藏地婆訶羅luó再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與大菩薩及比丘僧無量百千億那由他眾俱。其諸菩薩，一切皆得大智善權quán，悉能通達無字法藏，具樂說辯不違真俗，勇猛精進永離蓋gài纏，調伏諸根無所執著，憐愍眾生如視一子，愛重實智如大寶洲，慚愧為身定慧為首，以大慈悲而為體性，知善不善、實不實法，照了二空住勝妙地，得大名稱永安隱wǎn眠，決定修行最上之法，永離胎藏下劣之身，示現受生守護hù國土，諸所施為普遍賢善，離於三界能救三界，其行清淨善達自他，皆得具足如是功德。其名曰：勝思惟菩薩，勝趣行菩薩，妙音菩薩，美音菩薩，辯具菩薩，辯聚菩薩，珠髻菩薩，千輻菩薩，法輞wǎng菩薩，法響菩薩，蓮花面菩薩，蓮華眼菩薩，持地菩薩，持世菩薩，聲遍大地菩薩。如是等菩薩摩訶薩，一切皆是童子像類，於此眾中而為上首，各各與己眷屬等俱。

爾時，觀世音菩薩，與無量無數灌頂受職zhí諸菩薩眾之所圍繞；

得大勢菩薩，與無量億大梵天眾之所圍繞；

勝思惟菩薩，與無量菩薩及天主帝釋之所圍繞；

虛空藏菩薩，與無量四天王眾之所圍繞；

眾所知識菩薩，與無量婁女之所圍繞；

普賢菩薩、離疑菩薩、不空見菩薩、止諸蓋菩薩、無量善巧藥王菩薩、藥上菩薩等，各與無量菩薩大眾之所圍繞；

長老舍利弗、摩訶目乾連、摩訶迦葉等，各與一切大阿羅漢之所圍繞；

乃至十方恒河沙等一切世界所有日月諸天子等，各以威光來至佛所，以佛神力，彼彼威光不能照曜yào，猶如聚墨比閻浮金；

又有無量那羅延天，及以水天德叉迦龍王、阿那婆達多龍王等，亦與眷屬之所圍繞；

美音乾闥tā婆王，亦與無量乾闥婆眾之所圍繞；

無濁迦婁lóu羅王，與七億迦婁羅王眷屬圍繞；

乃至十方恒沙世界一切菩薩，各請已佛，與眷屬俱，來至此間娑婆世界，持諸上妙出世供具，供養於佛及菩薩已，各禮佛足却住一面，坐蓮華座瞻仰世尊。

爾時，勝思惟菩薩摩訶薩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我為四眾，欲問如來二字之義，惟願如來為我解說，令我等輩咸得利益。”

爾時世尊告勝思惟菩薩言：“善男子！如來豈qǐ為一眾生故出現於世？乃為利益無量眾生出現於世。善男子！汝今乃能為四眾故，請問於我二字之義。隨汝所問，當為汝說。”

於是勝思惟菩薩蒙佛聽許，白佛言：“世尊！有何等法，菩薩摩訶薩應當除滅miè及以守護？復有何法，如來克證及以覺知？如是二義惟願為說。”

爾時，佛讚勝思惟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已成就無量福慧，復為如來加威神力，乃能問我如是之義。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解說。

“善男子！有一種法，菩薩摩訶薩應當除滅。何等一法？所謂欲貪。如是一法，菩薩摩訶薩應當除滅。

“善男子！復有一法，菩薩摩訶薩應當除滅。何等一法？所謂瞋恚。如是一法，菩薩摩訶薩應當除滅。

“善男子！復有一法，菩薩摩訶薩應當除滅。何等一法？所謂愚癡。如是一法，菩薩摩訶薩應當除滅。

“善男子！復有一法，菩薩摩訶薩應當除滅。何等一法？所謂我執zhí。如是一法，菩薩摩訶薩應當除滅。

“善男子！復有一法，菩薩摩訶薩應當除滅。何等一法？所謂懈怠dài。如是一法，菩薩摩訶薩應當除滅。

“善男子！復有一法，菩薩摩訶薩應當除滅。何等一法？所謂睡眠。如是一法，菩薩摩訶薩應當除滅。

“善男子！復有一法，菩薩摩訶薩應當除滅。何等一法？所謂染愛。如是一法，菩薩摩訶薩應當除滅。

“善男子！復有一法，菩薩摩訶薩應當除滅。何等一法？所謂疑惑。如是一法，菩薩摩訶薩應當除滅。

“善男子！復有一法，菩薩摩訶薩應當除滅。何等一法？所謂無明。如是一法，菩薩摩訶薩應當除滅。

“善男子！如上所說如是等法，菩薩摩訶薩應當除滅。

“善男子！汝問於我，復有何法菩薩摩訶薩應守護者，今為汝說。善男子！有一種法，菩薩摩訶薩常當守護。何等一法？所謂己所不欲，勿勸quàn他人。如是一法，菩薩摩訶薩常應守護。何以故？若菩薩摩訶薩守護此法，即是守護諸佛如來一切戒藏。如諸菩薩，自愛命者則不應殺shā，自愛財者則不應盜，自愛妻者不應侵他，自愛實shí語不應誑kuáng彼，自愛和合不應間jiàn他，自愛正直不應邪綺qǐ，自愛柔軟不應惡罵mà，自愛止足終不於他而生貪欲，自愛仁恕終不於他而生瞋恚，自愛正見終不教他令生邪見。

“善男子！如是菩薩發意說言，‘我今敬順如來正教，應當勤心守護此法’，是名菩薩摩訶薩守護一法。善男子！我見如是諸菩薩等，欲求無上大菩提者，悉為樂故而求菩提，無有為苦求之者也。善男子！是故我說己所不欲，勿勸他人。如是等法，菩薩摩訶薩應當守護。”

爾時勝思惟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何等之法，如來克證zhèng及以覺知？惟願為我開演其義。”

佛言：“善男子！無有一法而是如來所覺所證zhèng。何以故？於諸法中無覺無證，此是如來所證所覺。善男子！一切諸法本無有法，如來覺證；一切諸法本無有滅，如來覺證；一切諸法性離二邊，如來覺證；一切諸法本無有實，如來覺證。

“復次善男子！一切諸法，皆從自業yè因緣力故而得生起；而是因緣，念念不住猶如電diàn光，如是業緣，如來覺證。是故我說以因緣故而諸法生，以因緣故而諸法滅，若離因緣則無業報。如是等事，如來覺知。

“善男子！如是所覺一切法性，是名遍照光明之藏。善男子！何故法性名之為藏？以諸眾生世出世智，皆依此藏而得生故。如以實智觀彼法性，智依彼生，故名為藏。

“復次善男子！我亦復說一切諸法如幻如焰，如水中月，如是等事，如來覺證；又善男子！諸法性相，一味解脫，如是等事，如來覺證。善男子！如是解脫一味法性，是名遍照光明之藏。

“復次善男子！又有一法如來覺證。何等一法？所謂諸法不生不滅、不增不減、不來不去、不取不捨、非因非緣。如是等法，如來覺證。

“復次善男子！如來了知一切諸法無有自性，不可為喻，無有文字之所辯說。如是之法，如來覺證。善男子！如上所說如是之法，悉是如來所覺所證。”

當佛說此遍照光明藏無字法時，有微塵數諸菩薩等得住十地；又有無量諸菩薩等住於諸地；又有無量諸菩薩等證得百千諸大三昧；又有無量塵數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又有無量無邊眾生得阿羅漢果；又有無量無邊眾生得脫地獄、餓鬼、畜生種種諸苦，生人天中受勝妙樂；諸在會眾悉不唐捐無有一人而空過者。

爾時佛告羅睺羅言：“善男子！我此法要，汝當受持。”

時彼會中有九十億菩薩摩訶薩聞是語已，承佛神力，白佛言：“世尊！我等誓於娑婆世界後時後分，見有堪能為法器者，我當為彼宣說是經，惟願世尊不以為慮lù。”

爾時四天王復白佛言：“世尊！若當來世有善男子及善女人，能有受持此經典者，我當擁護，諸有願求皆令滿足。何以故？此善男子及善女人，能持此經，是法器故。”

爾時世尊見九十億諸菩薩等，及四天王如是請已，便作是言：“善男子！我此所說遍照光明藏無字法門，我得佛來未曾演說，今為汝等而演說之。善男子！彼未來世諸眾生等，若得聞此希有法門，當知是人久已成就無量福慧；當知是人則為承事供養於我；當知是人則為荷擔dān佛大菩提；當知是人決定當得成就辯才；當知是人決定當得清淨佛土；當知是人臨命終時定當得見阿彌陀佛，菩薩大眾之所圍繞；當知是人常見我身在靈鷲山及見此等諸菩薩眾；當知是人則為已得無盡法藏；當知是人得宿命智；當知是人

不墮惡道。

“復次善男子！今我說是未曾有法，若當來世有善男子及善女人，設有已作五逆等罪，聞此法門，若能書、持、讀誦、解說，或勸他人書、持、讀誦及以解說，我見是不墮惡道，其人所有諸煩惱障、業障、報障皆得清淨，其人來世具得五眼，其人則為一切諸佛所共灌頂，其人則為諸佛世尊及諸菩薩之所護念，其人來世在在所生，具足諸根無有缺減。”

佛說是經已，勝思惟菩薩摩訶薩等，及諸比丘，天龍八部，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大乘遍照光明藏無字法門經

佛說象腋經

宋罽賓三藏曇摩蜜多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菩薩六萬——眾所知識，得陀羅尼，樂說無礙_{ài}，說法無二，成就不可思議神通——其名曰：無減進意菩薩、過名聲威德藏菩薩、寶月花菩薩、大雲雷燈菩薩、無量觀出一切世菩薩、山勇菩薩、樂喜生菩薩、淨臂無礙光明菩薩、解度眾生心菩薩、金剛得堅菩薩、解一切眾生語離菩薩、梵音勇威德菩薩、名稱面威無礙覺菩薩、一切善根寶聚菩薩。文殊師利童子與如是上首六萬菩薩俱。

爾時，大德舍利弗於日晡_{bū}時從禪定起，來詣佛所。爾時世尊坐異樹下，入寂靜三昧。爾時大德舍利弗遙見世尊威儀寂靜，疾疾取草，敷以為座，加趺而坐，正身坐頃。爾時大德舍利弗，即於坐處生是思惟：“未曾有也！如來如是寂靜之行，安樂之本，安樂眾生，亦知一切法性三昧。”

爾時世尊從於三昧安詳而起，發聲_{qǐng}歎_{kài}聲。爾時舍利弗聞於如來聲_{qǐng}歎_{kài}之聲，受歡喜樂亦得悲心，即往佛所。到已，住立佛前，敬禮佛已，而說偈言：

“若有眾生無分別，	乃至於法不憶想，
入於三昧常行世，	常忍樂於如是法。
不見眾生有差別，	同於幻性解脫者，
分別諸法虛空體，	彼無我想受安樂。
於和合中無想著，	無有愚癡物所想，
亦非有起非不起，	彼不見命受安樂。
於諸眾生無憶想，	是諸眾生非眾生，
於諸眾生相無聲，	無我見者彼安樂。
智不分別於眾生，	是得無諍之法界，

分別丈夫一切想，	無異覺者彼安樂。
當善住於施持戒，	常行覺了無慳垢，
住於無染污法中，	無高下見彼安樂。
彼忍得者甚勇猛，	無有憎愛二見者，
不得精進及懈怠，	無思想者彼安樂。
修行禪定住堅固，	亦不思惟是散亂，
是善知於禪定法，	無禪想者彼安樂。
無有憶想無智慧，	亦非無智得自在，
亦非聰慧非愚癡，	無異想者彼安樂。
若在空中聚亦然，	彼一切處平等行，
於村聚中無厭惡，	空處無憍彼安樂。
於乞食事悉具足，	亦終無有乞食想，
亦未曾想我乞食，	無乞想者彼安樂。
若有棄之糞掃衣，	收取聚集以覆身，
亦無受畜弊衣想，	不輕慢他彼安樂。
善逝所讚佛聽許，	善受持用三法衣，
無有憶想我正行，	無異想者是安樂。
若說法者勝美妙，	亦無有我及眾生，
亦無有心我說法，	不著不實者安樂。
於諸善根無實想，	非有物想無愛想，
不思分別諸結使，	無二行者彼安樂。
於生起中無起想，	見所住處過患想，
晝夜常勤行精進，	無戲論者彼安樂。
亦無妄想住非處，	亦不分別增上智，
如來外道無差別，	無貢高妙彼安樂。
無量無數無有限，	亦不捨離等虛空，
我及眾生無異想，	無增減見彼安樂。

若有得於或夢行， 得於辯才化愚癡，
行於世間如水月， 無進行者一切樂。
種種方便第一義， 不著生死堅牢想，
覺於微細寂靜法， 無想行者彼安樂。”

爾時，世尊讚舍利弗：“善哉，善哉！汝深慧行，能轉法輪。汝舍利弗！是祇闍崛山所有比丘、諸菩薩等、入禪定者，勅chì令集會！”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何以故？如是等者皆是威德大龍。”

爾時，世尊即放身光，所放光明遍照無量無邊諸佛世界，諸菩薩悉皆來詣祇闍崛山。到已，皆住於虛空中。此諸比丘及諸菩薩從禪定起，來詣佛所。王舍城中無量千眾來詣佛所。

爾時，世尊知於一切眾會已集，觀文殊師利童子面已，即便微笑。爾時文殊師利即從座起，正於衣服，偏袒右臂，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佛言：“世尊！何因何緣而微笑耶？諸佛、如來、應供、正遍知非無緣笑。”

佛告文殊師利：“過去於此祇闍崛山中，有十千佛說《象腋經》。”

爾時大德阿難聞佛所說，疾從座起，正於衣服，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佛言：“善哉，世尊！善哉，善逝！今當演說此《象腋經》，是經難聞。若如來說者，令無有疑。此深妙典，有深光明。世尊！何故觀文殊面已而微笑也？”

爾時世尊讚阿難言：“善哉，善哉！阿難！善慧分別。汝今阿難！諦聽，諦聽，善思念之！我今當說。”

阿難從佛受教勅chì已，佛告阿難：“若有眾生解此經者，如大象力、如大龍力，是諸眾生解此經者，亦復如是。阿難！諸眾生等解此經者，如師子遊步，進趣勝道。阿難！此經典者，當來

菩薩能愛樂之。阿難！此經能令菩薩勇猛，我去世後，當來菩薩手得此經，手書此經。此經床座非旃陀羅菩薩手所執持，亦非戲論菩薩手得，亦非假名菩薩手得。”

爾時世尊現如文殊師利之像。作是像已，文殊師利亦如是解：“我今當請問於世尊甚深之法，非是聲聞、緣覺之地，是菩薩地。”爾時文殊師利童子即白佛言：“世尊！我今欲少問於如來、應供、正遍知，若佛聽許乃敢諮_{zī}請！”

文殊師利如是請已，佛告文殊師利：“恣汝所問，隨意所喜，一切眾集。”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白佛言：“世尊！何謂菩薩善能安住諸功德法，示現一切諸菩薩行，教化無量阿僧祇眾生，現諸佛形如水月影？”

文殊師利如是問已，佛即讚言：“善哉，善哉！文殊師利！能總_{zǒng}略問如來是義，我今當為廣分別說。文殊師利！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今當說！”

文殊師利白言：“如是受教而聽！”

佛告文殊師利：“菩薩成就六法者，得具安住諸功德法。何等為六？文殊師利！是菩薩施，能一切捨，不見自己離慳垢行；安住於戒，不見我能離破戒業；成就忍辱，不見我能離瞋恚行；有於精進，非身心進；知入一切禪定、解脫、三昧、方便，亦不自念成就一心；有慧行，明了自見解脫一切諸道。文殊師利！菩薩成就如是六法，善能安住一切功德。

“復次文殊師利！復有六法，善能安止一切功德。何等為六？文殊師利！是菩薩住於地獄中，攝取眾生受於天樂；生畜生身，攝取畜生受人妙樂；生卑賤家，受轉輪王樂；現入諸道，受勝道

樂；善知往返一切佛刹，如水月影；出一切語，無所言說，各不親近。文殊師利！菩薩成就此六法者，能安止一切功德。”

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住地獄中，受於天樂？”

作是問已，佛告文殊師利：“若是菩薩入於三昧，名大蓮華，住地獄中，攝取眾生，受於天樂。見諸眾生受種種苦，各現其形而為說法，令無量眾生悉得解脫。文殊師利！菩薩如是住地獄中，受於天樂。”

文殊師利復白佛言：“云何菩薩生畜生中，攝取畜生，受人天妙樂？”

佛言：“文殊師利！而是菩薩入於三昧，名曰寂靜，現生畜生而不失心，受人天妙樂，各隨其形而為說法。菩薩安止無量千眾，令住於法。文殊師利！菩薩如是受畜生身，受人妙樂。”

文殊師利復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生卑賤家，受轉輪王樂？”

佛言：“文殊師利！而是菩薩入於三昧，名曰靜過。是三昧力故生卑賤家，受轉輪王樂。文殊師利！菩薩如是生卑賤家，受轉輪王樂。”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現入諸道，受勝道樂？”

佛言：“文殊師利！而是菩薩入於三昧，名見一切行無作光明。菩薩住是三昧，示入諸道，受勝道樂。文殊師利！菩薩如是現入諸道，受勝道樂。”

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善知往返一切佛刹，不動本處亦無去來，現諸佛刹，如水月影？”

佛言：“文殊師利！而是菩薩入於三昧，名曰過於一切言說。是菩薩住此三昧時，東西南北、四維上下、一切十方世界之中，示現其身，不動本處亦無去來；住是三昧，得見諸佛亦聞說法。

文殊師利！菩薩如是善知往返一切佛刹，不動本處，亦無去來，現諸佛刹，如水月影。”

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出一切語，無所言說，各不親近？”

佛言：“文殊師利！而是菩薩得陀羅尼，名曰無量。得是持已，入無量心，知無量語。是菩薩得旋陀羅尼力故，出一切語，各不親近。文殊師利！菩薩如是出一切語，無所言說，各不親近。”

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是菩薩方便甚難。世尊！若有菩薩入此經時，入何等法？”

佛言：“文殊師利！若有菩薩欲入此經，如解虛空。”

文殊師利言：“虛空何也？”

佛言：“文殊師利！是虛空者，不染於欲，不瞋不癡。文殊師利！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染、瞋、癡。

“文殊師利！是虛空者，非施成就、非戒成就、非忍成就、非進成就、非禪成就、非慧成就。如是，文殊師利！一切諸法亦復如是，非施成就，非戒、忍、進、禪、慧成就。

“文殊師利！猶如虛空非智、非斷。文殊師利！一切諸法亦復如是，非智、非斷。

“文殊師利！猶如虛空非修、非證。文殊師利！一切諸法亦復如是，非修、非證。

“文殊師利！猶如虛空非闇、非明。文殊師利！一切諸法亦復如是，非闇、非明。

“文殊師利！猶如虛空遍一切處而不可捉。文殊師利！一切諸法亦復如是，遍一切處而不可捉。

“文殊師利！猶如虛空非進正道、非進邪道。文殊師利！一切諸法亦復如是，非進正道、非進邪道。

“文殊師利！猶如虛空非聲聞乘、非緣覺乘、亦非佛乘。文殊師利！一切諸法亦復如是，非聲聞乘、非緣覺乘、亦非佛乘。

“文殊師利！猶如虛空非思、非智。文殊師利！一切諸法亦復如是，非思、非智。

“文殊師利！猶如虛空非動非發、非不動發。文殊師利！一切諸法亦復如是，非動發、非不動發。

“文殊師利！猶如虛空非動發、非不動發。文殊師利！菩薩亦爾，於一切法非動發、非不動發。

“文殊師利！猶如虛空無有眾生能污染者。文殊師利！一切諸法亦復如是，是涅槃分，究竟無染，非寂靜、非不寂靜。

“文殊師利！猶如虛空住無住處，不動不搖，不住處故。文殊師利！諸菩薩等亦復如是，見諸眾生住無住處，得實不動、不搖、不住。

“文殊師利！是實相法，欲見如來是名邪見；如是邪見即是正行；若是正行，是中布施無有大果，亦無大報；若其施中無大果報，是世福田；若世福田，是中所施無有果報；若施無果報，是則滿足不實之智；若其滿足不實之智，是等疾得無生法忍。”

爾時眾中六十比丘增上慢者，聞如是法，作是思惟：“是道闇昧，如如來說，同外道說。是外道等富蘭那迦葉、末伽梨憍舍耶、阿耆多翅舍、欽婆羅珊闍耶、毘羅胝子、波復多迦旃延、尼犍陀若提子等所說如是，佛亦如是。”

爾時世尊知是六十增上慢比丘心之所念，即告文殊師利童子曰：“文殊師利！如是，如是！我如來說法同於外道，然是外道不解佛說法。”

爾時六十增上慢比丘，聞是說已，增益受苦，憂惱不悅，其心不樂，不知如是所說法故，從座而去。

爾時大德舍利弗，問諸比丘：“大德！汝等今欲何去？當解如來如是說法何因何緣故，如來爾時說？大德且住！我問如來，以何因緣如是說也？”

爾時諸比丘聞於大德舍利弗語，即還各各，復於本座。

爾時大德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如來何緣說如是事，願當演說斷比丘疑？”

佛告舍利弗：“於意云何，若有比丘諸漏已盡，心得解脫，是比丘等聞此言說生驚jīng畏不？”

舍利弗言：“不也，世尊！若有比丘見聖諦者，聞一切聲不驚怖畏，何況諸漏已盡心得解脫者？”

佛告舍利弗：“或有癡人妄想分別，於不實法得虛空行。”

舍利弗言：“願世尊說是法句義，令斷眾疑！”

佛告舍利弗：“若見如來如夢、如幻是名正見；若正見者，於如來所不作實想、不作堅想、不作物想、不作名想、不作聚想；若於如來不作實想、不作堅想、不作物想、不作名想、不作聚想如是等行，一切諸行悉是妄見；若一切行悉是妄見，是知一切諸法是邪見；若知一切諸法是邪見，佛說是等滿足邪見；又知一切諸見是邪，是亦邪見。如是，舍利弗！以是緣故，欲見如來名為邪見。舍利弗！是等不見如來密身，是取分別，於如來身為舍利如來之想。舍利弗！若有如是見於如來，名為邪知。”

爾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云何邪見名為正行？”

佛言：“舍利弗！一切凡夫正起覺觀，妄想分別，起依止動發、不動發，起我見、眾生見、命見、人見，著我勝、我所勝。知是諸事，小凡夫等動搖總zǒng務wù，生於戲論，知如是等悉皆不實shí。舍利弗！無者，名為不實。舍利弗！不實者，名妄語。舍利弗！妄語者，名曰為邪。舍利弗！如是等事攝取不實，是等邪見名為正行。舍利弗！以是緣故，所謂邪見名為正行。”

爾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頗有正行，所有布施無小果、大果也？”

佛言：“舍利弗！若如是等正行成就，有所施與趣向涅槃，受於涅槃，齊qí分涅槃。舍利弗！而是涅槃無小果、大果，非小功德。何以故？是涅槃者，離一切果，無有齊分，不可齊分。”

舍利弗言：“世尊！若其涅槃無齊分者，云何如來說增益無量無邊功德！”

佛告舍利弗：“諸凡夫具煩惱行——我論、眾生論、命論、丈夫論——為如是等諸眾生故，說言涅槃無有分齊qí，涅槃增益無量功德，乃至令生於欲樂心。舍利弗！假聖福田，非入涅槃。又舍利弗！離欲聖人名見福田。舍利弗！譬如農夫種下穀gǔ種，因生稗bài莠yǒu亦生餘草。舍利弗！於汝意云何，而是農夫所得稗草是果報不？”

“不也，世尊！”

佛言：“舍利弗！譬如農夫依因穀種，生稗bài餘草，生相似穀。如是，舍利弗！施聖福田，自然大報，後斷諸漏、乾焦愛果。舍利弗！而是農夫本期為穀，見餘稗草心不生喜，非果故、非所利故。如是，舍利弗！非有為田，安於上施聖得大果報。舍利弗！以是因緣施正行者，無大果、大報。”

舍利弗言：“世尊！若其布施無大果、大報，云何名為世福田也？”

佛言：“舍利弗！非小果想，非大果想，是施不生。若施不生，是能受於世間天、人、阿修羅供。舍利弗！於無盡田不取果報，不與果報。是故舍利弗！非大報、非小果是世福田。”

舍利弗言：“世尊！云何是世福田不得果報？”

佛言舍利弗：“汝意云何，若為涅槃有果報不？”

舍利弗言：“無也，世尊！若施為涅槃，得果報者，一切聖人不名無為。”

佛即讚言：“善哉，善哉！舍利弗！以是事故，施世福田無有果報。”

爾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若施無果報，云何具足於妄想智？”

佛言：“舍利弗！於意云何，若知於一切法性是實不也？”
舍利弗言：“世尊！知一切法猶如幻性。世尊！若知幻性是不實知。何以故？如來演說一切諸法猶如幻性。如幻性者，即是不實。世尊！若知一切法性如此，是不實智。所以者何？無有一法而是實者。”

爾時佛復讚舍利弗：“善哉，善哉！舍利弗！如是，如是！舍利弗！若法有實、有物、有真，則無眾生入於涅槃。舍利弗！一切諸法亦非是實，非物、非真。是故舍利弗！恒沙眾生入於涅槃，永不復生，亦不知盡，眾生不實故。舍利弗！若一切眾生無有實想，是名具足於不實智。是故舍利弗！施無果報，能得具足滿於不實智。”

爾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云何智滿於不實智，而疾獲得無生法忍？”

佛言：“舍利弗！若知不實而亦不證。舍利弗！何等是不實者？我見、眾生見、命見、人見、斷見、常見。有不實者，佛想、法想、僧想、涅槃想。舍利弗！若心動搖，戲論總務皆是不實。舍利弗！如是執不實中而得解脫。舍利弗！以是事故具不實智，而疾得於無生法忍。”

說是法時，四萬二千人得無生法忍，六萬優婆塞發於無上正真道心，三萬六千天子得向智證。是六十增上慢比丘，斷於諸漏，心得解脫。心解脫已，俱共同聲說如是言：“世尊！我今始於六

師出家。從今日往，佛非我尊，亦非念法，又非念僧。世尊！我從今日說於無作、說無因緣、說無有業yè、說無調伏。”

爾時眾中若干眾生各作是言：“是諸比丘！或捨佛戒，受外道服，所說顛倒。”

爾時大德舍利弗覺知眾心，語諸比丘言：“大德！何緣說如是語耶‘我今始於六師出家’？”

諸比丘言：“大德舍利弗！從今已往，六師諸師等同一相，無增無減。大德舍利弗！我等今知諸師不異，於出家中無所分別，故言出家。”

舍利弗言：“大德！何緣說言‘從今佛非我尊’？”

諸比丘言：“大德舍利弗！我從今往，自然明了，熾然明熾，不假餘明；我自歸依，非餘歸依，自歸自尊，是故說言‘佛非我尊’。何以故？我不離佛，佛不離我。”

舍利弗言：“大德！何緣說如是言‘不念於法，不念於僧’？”

諸比丘言：“大德舍利弗！我從今日，無法可得若念、若攝，是故我言‘從今日往不念於僧’。”

舍利弗言：“大德！何言‘我從今往說於無作’？”

諸比丘言：“大德舍利弗！我從今往，知於一切諸法無作，是中非作、非不作，以是故言‘我從今日說於無作’。”

舍利弗言：“大德！何緣說言‘從今說無因緣’？”

諸比丘言：“大德舍利弗！我從今日，一切有道生因緣盡，是中無因，是故說言‘我從今說無因無緣’。”

舍利弗言：“大德！何故說言‘我從今往說無有業yè’？”

諸比丘言：“大德舍利弗！我從今往，知一切法究竟涅槃，是中無有調伏、無非調伏，以是故言‘我說無業’。”

是增上慢諸比丘等說是法時，有三千六百比丘悉斷諸漏，心得解脫。

爾時世尊讚諸比丘：“善哉，善哉！是實希望中無法可得。”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白佛言：“世尊！所言得者，何法名得？”

佛言：“文殊師利！得者，名曰無生法忍。”

文殊師利言：“世尊！菩薩欲得無生法忍，當云何學？云何行？云何住？云何修集？”

爾時，世尊答於文殊師利童子所問無生法忍義故，即說偈言：

“若有求佛智、	一切諸智上，
無有法可取，	亦無法可捨。
無有法可得。	若生是有者，
無有和合法，	凡夫欲和合。
若可知可斷，	說法為眾生，
凡夫生諸行，	不信無生法。
捨離於魔法，	菩提道最上，
凡夫著二法，	不知無二法。
種種幻無實，	凡夫人見異，
是中無有異，	一切同一相。
若有凡夫說：	‘無二無二作，
同幻化平等。’	凡夫人或說：
‘我不時盡欲，	斷瞋及愚癡，
我當善思惟。’	非物生物想，
計斷為涅槃，	壞貪欲瞋癡，
說示於空法。	無盡亦無生，
是說名涅槃，	精進者進生，
是去我法遠。	

布施持戒想，	樂於菩提想，
是不入菩提，	是等行想行。
凡夫虛妄覆，	不知於空法，
諸法等一相，	當各各異說。
若解知此法，	其體性無異，
如五指名手，	得菩提不難。
無遠菩提者，	無近菩提者，
別無分別者，	是去菩提遠。
凡夫各異行，	各各相是非，
此持戒成就，	此是破戒惡。
諸法猶如夢，	諸有為無實，
慧不取牢固，	知之如幻化。
是中戒不實，	破戒亦不實，
諸法因緣生，	是中無有我。
於千億劫中，	布施與受者，
護持無上戒，	諸佛不記我。
我時離於想，	布施想無餘，
離一切顛倒，	爾時我得記。
說施得大富，	持淨戒生天，
是中無所得，	是無上菩提。
凡夫依止有，	愚癡妄憶想，
我等得於忍，	無為無有生。
是無生法中，	不思惟生者，
於千億劫中，	是得忍不難。
假名為說法，	法無有作者，
無根本住處，	悉如空閑相。

多億數諸佛，	斷貪瞋癡故，
演說無上法，	是法不可盡。
實法無虛妄，	速疾歸於盡，
如是不實法，	是實際叵pǒ得。
姪欲瞋無邊，	愚癡亦無邊，
若不得實者，	亦復不得中。
種子中無芽，	何處有果葉？
若其不得葉，	花亦不可得。
無生法如是，	眾生當生子，
不生亦不出，	此見於如實。
猶之如石女，	是終無有子，
以其無子故，	亦無有子憂。
慧如是分別，	一切法無生，
是無有恐怖，	受於生死苦。
憂妄覆凡夫，	不知法如幻，
重荷擔虛空，	非智慧者癡。
若知於此法，	無實無有邊，
無量阿僧祇，	於此無有癡。
如所言本際，	我說是無際，
後際亦復爾，	眾生際叵思，
無際憶想際，	空無有邊際，
以知此義故，	其智無有二。
如虛空際相，	眾生際叵思，
本際如鏡像，	是智無所知。
是分別行者，	其心如是思：
‘我何時盡惡？	我何時成佛？’
諸佛無有生，	是中無和合，
法無和合者，	凡夫欲和合。

無能空造合，	亦無止住處，
虛空無住故，	無礙無有物。
如是說虛空，	如是知菩提；
如是知菩提，	知眾生亦爾。
菩提虛空界，	眾生界同等，
若知如是等，	得菩提不難。
若人不進慈，	不思惟作善，
於法無所來，	得菩提不難。
是菩提難求，	斷於一切求，
無有心能得，	覺無上菩提。
思惟布施者，	布施得菩提，
終不得菩提，	不得成菩提。
思惟著戒者，	憶想精進實，
非佛法妙進，	如是憶想著。
一切法顛倒，	我非不顛倒，
未始有動發，	是善無有上。
若有憶想者，	此法是無漏，
此法是有漏，	此人心不善。
不思惟法者，	是同如虛空，
無縛亦無解，	是慧無有上。
想此是持戒，	想此破戒惡，
說二俱破戒，	無上戒無二。
諸法無有異，	戒無增減相，
是見於性者，	是護持佛法。
若心無著者，	猶如空中鳥，
如是知具足，	是實沙門法。
若無思憶想，	不思惟一切，
無心無我命，	得菩提不難。

欲出貪欲者， 不為欲所牽，
亦不捨婬欲， 是菩提不難。
不厭往想著， 於無怖畏際，
生死無驚怖， 得菩提不難。”

爾時，世尊說是偈已，告文殊師利童子言：“文殊師利！若有菩薩信解此經，無有疑惑，受持讀誦，令通利已，為他廣說，是人得於二十功德。何等二十？諸天愛護；諸龍當護；夜叉守護；常無亂心；命終生處自識shí宿命；命終生處得於五通；命終生處見彌勒菩薩；念此經法其心不亂，唯除眠時夢中；見佛亦見菩薩；信解此經者，得於順忍；念此經者，現世斷瞋；持此經者，處毒蛇中得無所畏；念此經者，得降惡象；念此經者，得遍照三昧；學此經者，得盡一切諸惡業障；說此經時，得於無量百千法門，是得不失菩提之心，是得無量旋陀羅luó尼；念此經者，一切魔事未曾得起；亦得生於現在佛前，得具一切善吉諸願；念此經者，無足、二足、三足、四足諸毒蟲chóng中，皆得愛護hù；念此經者，無非人怖bù，王瞋得護。文殊師利！此是說法比丘二十功德。以持此經心無疑惑，讀誦通利，為他廣說故。”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白佛言：“世尊！喻諸藥樹，除一切病。世尊！此經亦爾，斷一切病。”

佛言：“如是，如是！文殊師利！善說此語。此經能斷於一切病。何以故？文殊師利！本過去世阿僧祇劫，復過阿僧祇劫，爾時有佛，號師子遊步如來、應供、正遍知，出現于世，於無量百千大眾之前，演說此經。文殊師利！爾時眾中有一菩薩，名金剛幢。從是師子遊步如來、應供、正遍知聞此經法，心無疑惑，受持於是妙功德經，通利解入得勢力故，在於村落、城邑、王宮而自唱言：‘我是良醫。’時有無量百千眾生種種病逼，悉來詣

是金剛幢菩薩所。是時金剛幢菩薩慈心善解，以此經法陀羅尼章句，攝取護持諸眾生等。文殊師利！何等是陀羅尼章句？

“阿蘭(一) 波嚩chā羅(二) 毘尼那(三) 修怛𡵈tuō(四) 修復多(五) 阿菟nóu嚩(六) 毘畔那醯xī(七) 𡵈伽留他(八) 摩移宿伽(九) 阿菟那折陀(十) 那賴陀(十一) 蜜囉修蜜囉(十二) 素囉醯陀(十三) 薩婆多羅(十四) 𡵈伽𡵈伽(十五) 喝yē𡵈yě猶呵(十六) 摩仇摩伊呵(十七)

“以是陀羅尼章句，守護、攝取彼諸眾生，除種種病，若毒蛇螫shì、若癩病、若風病。文殊師利！是金剛幢菩薩以此經法，安止眾生除去諸病。文殊師利！汝謂爾時金剛幢菩薩豈異人乎？莫作異觀！何以故？我是爾時金剛幢菩薩也，我解此經多利眾生。”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白佛言：“世尊！菩薩受持此陀羅尼章句，讀誦通利，當行何宜何法則也？”

佛言：“文殊師利！若有菩薩欲通達此陀羅尼章句，當好淨行，不食於肉，不油塗足，不往多眾，常於眾生起於慈心，莫作非法不淨之人而讀此經，亦莫在於不淨處讀。”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白佛言：“世尊！若有菩薩讀此經時不惜身命。”佛言：“如是，如是！文殊師利！如汝所說。”

爾時佛告阿難：“阿難！汝受持此經，此經當來多利眾生。”

阿難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我已受持。”

爾時世尊讚阿難言：“善哉，善哉！阿難！汝於來世為眾尊導。彼時眾生讀說此經，如從我受。”

爾時大德阿難、大德舍利弗、文殊師利童子，及諸天、人、阿修羅、乾闥婆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

佛說象腋經

不思議光菩薩所說經一卷

後秦龜茲國三藏鳩摩羅什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陀林中給孤窮qióng精舍，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菩薩摩訶薩五百人，眾所知識。

爾時世尊依舍衛大城，時王、大臣、婆羅門、居士及諸眷屬，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多諸供養衣服、飲食、臥具、醫藥。是如來、應供、正遍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生處成就、種性成就，三昧具足、智慧具足、解脫具足、解脫知見具足，具足十力、四無所畏、佛十八不共法，演說正法初中後善文義美妙，具足清白梵行鮮淨，五眼具足——所謂肉眼、天眼、慧眼、佛眼、法眼——善知此世、他世所住。

于時世尊善降外道尼乾陀若提子等，佛法熾chì盛人天宗敬。世尊時到著衣持鉢，及比丘僧眷屬圍遶，趣入舍衛wèi大城乞食。去來進止威儀庠xiáng序，視瞻容豫屈伸俯仰，執持衣鉢皆悉庠序，金色妙身光明照曜yào，猶猛火聚、寶珠、日月照曜闇àn夜，三十二相莊嚴其身，以金色足蹈門闥kǔn上。當於是時，舍衛大城示現種種未曾有事，如偈所說：

人仙來入時，	釋師子蹈闥kǔn，
現多希有事，	淨心聽我說。
盲者得目視，	聾者得聞聽，
裸者得衣服，	狂亂得正意，
皆歡喜合掌，	觀佛無厭足。
眾鼓自然鳴，	簫笛自出聲，
鴈鵠qú鳩鴛鴦，	俱出妙軟音，

失財得寶藏， 眾寶物出聲，
時地六種動， 不信得淨心。
勝覺下轉足， 淨蓮花承接，
觸眾生安樂， 命終得生天，
女人妊rèn娠shēn苦，安樂生妙子，
無貪瞋chēn癡惱，父母子俱爾。
階jiē陞bì妙莊嚴，多億天雨花，
眾生無病患， 脫一切眾苦。
善逝入城時， 一切受安樂，
各謂我奉食， 各謂佛看我。
人仙福德力， 非我說能盡。

爾時世尊，於舍衛大城次第乞食，至於中路，有一空處捐棄qì嬰兒——容貌端嚴yán，極jí為鮮白，自唎shuò右指——而此空處多狐狼狗，見是嬰兒，舐shì已而去無能逼惱。此嬰兒者是福德人久種善根。多人住觀生希有心，往來觀看空處棄兒，端嚴可愛，歡喜樂見於是嬰兒。

爾時，世尊見多人眾往來空處，知而故問，告阿難言：“汝可往彼，看是諸人往來空處，何所作為？”

阿難白言：“如是。世尊！”大德阿難即往空處，見是嬰兒容貌端嚴自唎shuò右指，諦視眾人其目不瞬shùn。阿難見已便還佛所，如見而說：“世尊！此空閑處有棄嬰兒，容貌端嚴甚可敬愛猶如寶像；觀視諸人其目不瞬。”

于時，世尊於彼嬰兒起悲愍心，觀本善根知己成熟，堪能知我所說法義，又知眾生善根成熟，即往嬰兒所。到已於一面住，向此嬰兒而說偈言：

“本所造惡業， 今此報應現，
棄捐此空處， 嬰兒苦如是。”

爾時嬰兒承佛神力、自本善力，以偈報佛：

“瞿曇猶故有， 見棄空處想，
尊在道場時， 不知是想耶？”

爾時世尊復以偈答：

“我已知於想， 而我永無想；
以憐愍汝故， 來至此空處。”

爾時嬰兒復說偈言：

“若不得眾生， 畢竟不可得；
尊憐愍於誰？ 誰所轉悲心？”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眾生不知是， 無我空寂滅；
為覺悟彼故， 我行村城邑。”

爾時嬰兒復說偈言：

“達解空寂滅， 覺了空寂滅；
猶有眾生想， 如來不斷耶？”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佛悲力如是， 覺了空寂已，
教化眾生故， 導師演說法。”

爾時嬰兒復說偈言：

“猶故有顛倒， 如來未斷耶？
無眾生生想， 如是生悲耶？”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佛之所護持， 菩薩生精進，
為不達眾生， 人尊發莊嚴。”

爾時嬰兒復說偈言：

“此是癡莊嚴； 若不得於物，
若法非是物， 何由起莊嚴？”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此大悲神力，	調御世如是，
猶不著於物，	為眾生說法。”

爾時嬰兒復說偈言：

“法無有文字，	云何可演說？
世間大敗失，	非法作法說。”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我不敗壞世，	我不非法說，
眾生自倒惑，	我解脫彼結。”

爾時嬰兒復說偈言：

“結使無根本，	亦無有方所，
又不在內外，	於何脫彼結？”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從於妄想生，	與顛倒共俱；
為斷彼妄想，	嬰兒！我說法。”

爾時嬰兒復說偈言：

“心性自常淨，	彼中無垢結，
正使多妄想，	性淨不生垢。”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如是如汝說，	心性自常淨，
客煩惱塵結，	無慧者生染。”

爾時嬰兒復說偈言：

“結無有方所，	亦非方所得，
云何名為生？	願為我演說。”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猶如空中雲，	可觀無真實；
結使生如是，	雖見無有實。”

爾時嬰兒復說偈言：

“法同等如如， 其生性即如；
 法若是真實， 非如不可得。”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一切非如法， 等住於如中，
 覺了是如已， 無過無功德。”

爾時嬰兒復說偈言：

“若不得眾生， 瞿曇！和合誰？
 先觀察法本， 從誰有煩惱？”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過去及未來， 及與現在世，
 佛知覺了了， 為眾生說法。”

爾時嬰兒復說偈言：

“所演說三世， 及說我能知，
 便為是大慢， 則為自稱譽yù。”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我不自稱譽， 亦不輕慢他；
 如如等顯xiǎn現，是故名如來。”

爾時嬰兒復說偈言：

“如無有可得， 非言說相應；
 非言以言說， 是則非是如。”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凡夫隨於想， 如中生妄想；
 為斷除我想， 如來出於世。”

爾時嬰兒復說偈言：

“正覺無出世， 善修無生故；
 於無生法中， 佛出不相應。”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無生現有生， 佛出世顯現；
此是世諦說， 非是第一義。”

爾時嬰兒復說偈言：

“猶故有二想， 世諦、第一義，
於一乘道中， 瞿曇相違wéi說。”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我不道相違， 我住不相違，
為相違眾生； 嬰兒！如是知。”

爾時嬰兒復說偈言：

“悔過於正覺， 我上所言說；
是佛力持故， 我能如是說。”

爾時，世尊從於衣裏lǐ出金色臂，起彼嬰兒。爾時嬰兒執zhí佛手指從地而起。爾時世尊從彼空處，將是嬰兒趣向正陌。是時大眾得未曾有，於世尊所倍生敬禮，歎tàn言：“希有！如來世尊得成如是勝妙之法，乃能令此極苦厄è者安住是法。”

爾時世尊告嬰兒言：“汝業行盡jìn，汝可憶念本造善根——令此大眾生希有心——現大神力。”

爾時嬰兒上昇虛空過七多羅樹，身放光明，此光遍照三千大千佛之世界。以此光故，釋梵護世及餘百千天、龍、夜叉、乾闥tà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見斯光已來詣佛所。到已頂禮佛足，以諸天華散供於佛。供養佛已，向佛世尊作如是言：“菩薩光明不可思議，身出光明普遍照此佛之世界，令諸無量眾生得於不思議利。當名此兒不思議光。”

爾時釋迦牟尼世尊即可是名：“此兒當名不思議光。”

爾時嬰兒不思議光，從空而下住於地已，以佛神力、自善根力，其形猶如八歲suì童子。

爾時釋提桓因即以天衣施與嬰兒，便語之言：“嬰兒！汝今愍我等故受此天衣，勿裸形住。”

爾時不思議光菩薩嬰兒語釋提桓因：“憍jiāo尸迦！菩薩不以衣服為妙，當被法服以為嚴飾。憍尸迦！菩薩所服，汝今善聽。憍尸迦！

“菩提之心是菩薩服，乃至道場成滿具足一切佛法。

“有慚有愧是菩薩服，調伏成就一切眾生置無過中。

“堅誓莊嚴是菩薩服，辦諸事故。

“質zhì直無偽是菩薩服，成就斷除幻惑偽故。

“勤加精進是菩薩服，成滿具足諸善根故。

“志欲喜樂是菩薩服，成滿一切諸佛法故。

“除捨憍jiāo慢是菩薩服，成滿一切諸禪定故。

“欲法聞法是菩薩服，成滿般若波羅蜜故。

“不起智慢是菩薩服，成滿具足無著智故。

“作於利益是菩薩服，悲諸眾生具覺知故。

“捨一切物是菩薩服，成滿具足諸相好故。

“護持淨戒是菩薩服，成滿願故。

“調和忍辱是菩薩服，究竟成滿梵音聲故。

“牢強精進無懈怠心是菩薩服，成滿出過一切事故。

“得諸禪定解脫三昧是菩薩服，成就滿足大通智故。

“不壞huài智慧是菩薩服，成就斷除一切結使諸見障故。

“大方便智是菩薩服，成就教化諸眾生故。

“大慈是菩薩服，成就救濟諸眾生故。

“大悲是菩薩服，成就生死中無疲厭故。

“大喜是菩薩服，成就具足於法喜故。

“大捨是菩薩服，成就捨離愛瞋chēn心故。

“於諸眾生無惱害心是菩薩服，成就不惱於自他故。

“敷演說法是菩薩服，成就不自譽毀他人故。

“如說修行是菩薩服，成就斷除諸結使故。

“憍尸迦！應如是知菩薩法服，以法莊嚴生不裸形。”

爾時，釋提桓因於嬰兒所增加恭敬愛念尊重，白言世尊：“愍我等故，令是嬰兒受取此衣。”

爾時世尊告不思議光菩薩嬰兒：“受帝釋衣。”

于時世尊右手取衣授與嬰兒。爾時嬰兒右膝著地，以其右手受取是衣，受已便著。

爾時世尊將不思議光菩薩嬰兒，於舍衛大城次第乞食。是時大眾——男女大小、長者居士、刹利、婆羅門、王及輔臣——見不思議光菩薩嬰兒，生希有心，亦為見佛禮敬供養，悉皆來集。

爾時，世尊次第乞食，到不思議光菩薩嬰兒所生母舍。

爾時不思議光菩薩即入其舍，前至母所，向所生母而說偈言：

“母無有過咎jiù， 應當自喜慶，
是我本惡業， 今生在母腹。
母是我福田， 哀愍所生恩，
母勿生羞恥chǐ， 速往如來所。
母今得大利， 腹懷妊rèn我故，
如是之功德， 往問於導師。”

爾時不思議光菩薩語釋提桓因：“憍尸迦！與我香華衣服所須，欲奉上母，母當以是供養於佛，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爾時，釋提桓因以天曼陀羅華及以天香天諸衣服，與彼菩薩。

爾時不思議光菩薩復向其母而說偈言：

“受此適意華， 天妙曼陀羅、
妙香及衣服， 奉上供釋仙。
非飲食及寶， 能報父母恩，
引導向正法， 便為供二親。
供二足尊已， 發淨上道心，
我長夜常勸， 常數數時勤。”
其母生喜心， 畢竟不生恥，
往詣人仙所， 禮已在前住。
華散如來上， 奉華及衣服，
佛所種善根， 即發菩提心。
堅住菩提心， 問於釋師子：
“懷妊淨眾生， 願說是福報。”
“汝以此善業， 不生諸難趣，
供多億佛已， 當得成為佛。”

爾時世尊於舍衛大城次第乞食已，與不思議光菩薩及諸大眾，出王舍大城，向祇陀林給孤窮精舍。世尊食已，淨自澡漱³shù而起就座，演說正法。

爾時憍薩羅國波斯匿王，聞不思議光菩薩嬰兒有大不可思議神通，聞已莊嚴四種兵眾，向祇陀林給孤窮精舍，詣世尊所。到已頂禮佛足，却坐一面。波斯匿王白世尊言：“大德世尊！不思議光菩薩嬰兒為在何處？聞有如是不可思議神通之力。”時佛即示波斯匿王不思議光菩薩嬰兒。

³校勘記：“漱”，大正藏底本為“嗽”字，根據【宋】【元】【明】【宮】版本的“漱”及文義改為“漱”。漱 shù：含水蕩洗口腔：漱口。洗漱。

時王見是不思議光菩薩嬰兒，形色端嚴殊特於天，無所畏懼，具戒、定、慧以自莊嚴。如是見已便作是念：“種何善根、修集何福有是妙身？”

爾時不思議光嬰兒承佛神力，知憍薩羅國王心之所念，向是大王而說偈言：

“ 常修慈心淨眾生， 無毘cū穢惡修正念，
攝身口意淨梵行， 彼有如是淨妙身。
遠離惡者不自造， 增長修集無量善，
捨離一切惡諍訟， 彼有如是淨妙身。
恭敬佛法及聖僧， 常恒奉施眾妙供，
不毀罵mà他不逼惱， 彼有如是淨妙身。
調弄呵罵及毀訾zǐ， 於他人所不生是，
歎美讚善不說惡， 彼有如是淨妙身。
慳貪嫉妬及憍慢， 諦觀己行不毀他，
彼有如是淨妙身。”

爾時波斯匿王白世尊言：“是不思議光菩薩嬰兒，成就如是勝妙大法；有何業yè障而生於是姪女腹中，捐棄空處？”

佛告大王：“乃往過去九十一劫，爾時有佛，號毘婆尸，出現於世——如來、應供、正遍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大王當知，爾時毘婆尸如來法中有二菩薩：一名賢天，二名饒ráo財。

“賢天菩薩於無上道得不退轉，得陀羅尼及無礙辯，獲無生忍，有福德威勢，少欲少事常樂獨處，逮得神通。

“彼時饒財菩薩習學頭陀，為賢天菩薩而作給使。彼人恒往聚落城邑，多諸事務wù。是賢天菩薩呵嘖教誨：‘何故多造是諸事務而不斷除？’數數教呵，彼便生瞋chēn，忿心不喜。以忿恚

故毀敗身心，敗身心已瞋恚罵mà言：‘輕賤姪女兒私通所生，從他人得。不識shí其父又不識母，況汝當有戒、聞、定、慧？’彼瞋罵已，復不悔過又不捨離lí，結使所纏，恒有忿心瞋賢天菩薩。時賢天菩薩即便捨棄。既捨棄已，倍生瞋恚罵詈lì揚惡，以此不善業行因緣，身壞命終生姪女胎——為彼賢天菩薩所護，不生地獄——姪女生已恒常棄之，為狐狼狗之所噉dàn食。

“大王！以是緣故，九十一劫常如是死，生生常棄，為多人眾之所罵言：‘是姪女子。’被棄空處，狐狼狗食。大王莫疑。何以故？彼時饒財瞋罵菩薩，即是今此不思議光菩薩是也。惡業行盡，以善業力，淨於結心悅可佛意，是人惡道悉皆永盡。大王！此不思議光菩薩，已曾值遇六十四億佛，恭敬供養尊重讚歎，是諸佛所常修梵行勤進求法。此本善力，得如是事及神通力。大王！如是黑白之業終不敗亡，是故智者善護身口及以意業，寧捨身命不造惡業。”

爾時波斯匿王白言：“世尊！彼賢天菩薩，為已得成於一切智？為故修集菩薩行耶？”

佛言：“大王！彼賢天菩薩，今者在彼阿閼chù佛土修菩薩行，名曰德藏。”

爾時波斯匿王白言：“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常應當親於善知識、近善知識。何以故？世尊！近善知識，恭敬圍繞聽聞善法，聞善法已得於善心，已有善心則修善行，造作善業yè趣向善處，得善知識；得善友故，不作諸惡，修習諸善；習諸善已，自無逼熱不逼熱他。若有菩薩自護護他，能得菩提；若已住道，有大勢力能有所利。”

佛言：“善哉，大王！快說此言。大王！菩薩親近於善知識，具滿一切功德善法。”

爾時，不思議光菩薩白言：“世尊！菩薩成就幾jǐ法，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獲huò淨法忍？”

佛言：“嬰兒！菩薩成就四法，疾得無上正真之道及淨法忍。何等四？解因緣忍，遠離lǐ斷、常，解無我、人、眾生、壽命，解了空寂修行於空。是為四。

“復有四法。何等四？過去寂滅，未來無來知，現在不住，三世平等。是為四。

“復有四法，所謂自淨，淨諸眾生，淨法，淨禪定；是為四。

“復有四法，謂寂身，寂心，寂道，寂法；是為四。

“復有四法，謂以法觀佛不以色，以離觀法不以我，以無為觀僧不以眾，淨於慧眼；是為四。

“復有四法，所謂滿足諸波羅蜜，不捨四攝法，善知方便，說無眾生而行大悲；是為四。

“嬰兒！是為菩薩成就四法，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及深法忍。”

說是法時，不思議光菩薩得無生法忍，歡喜踊躍，上昇虛空高七多羅樹。時此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大光普照，天雨眾華，百千伎樂不鼓自鳴。

爾時世尊知不思議光菩薩心已，即便微笑。佛之常法，若微笑時，種種若干百千色光從面門出，青、黃、赤、白、紅頗梨色。是光普照，遍於無量無邊世界，隱蔽魔宮及日月光，斷除地獄、餓鬼苦已，上至梵世，還遶佛三匝從頂相入。

爾時大德阿難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說偈問曰：

“色相甚微妙， 雜好莊嚴身，
圓光善答問， 以何因緣笑？
上戒行無畏， 勝定慧莊嚴，
示堅解脫果， 以何因緣笑？
忍力及十力， 忍勇進難動，
樂見示四諦， 以何因緣笑？
金剛身堅固， 那羅延力盡，
梵音聲悅意， 願演說笑義。
梵身天在上， 不見如來頂，
次第合掌敬， 以何因緣笑？
樹王下降魔， 得無垢淨道，
知諸眾生行， 願顯何緣笑。
轉無上法輪， 說無常動地，
調人天龍等， 大德何故笑？
照明除闇àn冥， 無垢遍淨眼，
功德如虛空， 以何因緣笑？”

爾時世尊告阿難言：“汝今見是不思議光菩薩去地七多羅樹住虛空不？”

阿難白言：“已見。世尊！”

“阿難！是不思議光菩薩，過百千阿僧祇劫當得作佛，亦號不思議光——出現於世——如來、應、正遍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國名淨潔jié，劫名無咎jiù。阿難！是淨潔佛土甚為清淨，如此他化自在諸天宮殿。彼佛壽命二十中劫，大聲聞眾其數八萬，諸菩薩僧三萬二千。阿難！以何因緣故劫名無咎？阿難！彼時多有百千劫中無佛出世，

是不思議光佛於彼劫中最初成佛，淨居諸天歡喜讚歎：‘此劫無咎，此劫無咎。以有如來出現於世故，是故當名此劫無咎。’”

說是不思議光菩薩時，三萬二千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六萬菩薩得無生法忍；五百比丘斷諸結漏心得自在成阿羅漢。

爾時佛告阿難：“汝受此經，持、讀誦、說，於大眾中廣敷演之，令我正法久住在世，亦多利益未來菩薩。”

大德阿難白言：“世尊！我已受持。世尊！此經何名？云何受持？”

佛言：“阿難！此經名為《除淨業障》，亦名為《神力所持不思議光菩薩所說》，如是受持。阿難！若善男子、善女人盡其壽命奉諸如來，供養恭敬尊重讚歎，以雜色花緘^{gē}如須彌，燒香、末香、塗香、幢幡、寶蓋^{gài}皆亦如是，以用供養。復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於此不思議光所說經法，讀誦通利，在大眾中廣為人說，如說修行，是福多彼。阿難！若欲法供供養如來，欲作大智慧光明者，應當受持讀誦此經。”

佛說是經已，不思議光菩薩，大德阿難，一切大眾，人、天、龍、鬼、乾闥婆、阿修羅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

不思議光菩薩所說經

佛說淨業障經

失譯人名今附秦錄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毘舍離菴ān羅樹園，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菩薩摩訶薩三萬二千，其名曰壞魔菩薩、神通遊戲光焰菩薩、蓮花身菩薩、放光王菩薩、常調身菩薩、滿眾願菩薩、寶莊嚴堅意菩薩、雜華眼菩薩、淨音聲王菩薩、光照明菩薩、妙真金菩薩、降伏一切諸根境界菩薩、大雷音菩薩、如意光積jī菩薩、文殊師利法王子，如是等三萬二千菩薩而為上首。

爾時，有一比丘名無垢光，入毘舍離城次第乞食，以不知故入婬女家。時無垢光入其家已，是時婬女於無垢光起染污心，作是思惟：“我今必當與此比丘共行欲法。若不從我，我將殞yǔn命。”作是念已即便閉門，語比丘言：“願與尊者共行欲事。若不從我，我當必死。”

時無垢光語婬女言：“且止。大姊zǐ！我今不應犯如此事。所以者何？佛所制戒我應奉行，寧捨身命不毀此戒。”

爾時婬女復更思惟：“我今當以呪術藥草令此比丘共為欲事。”語比丘言：“我今不能令汝退轉毀犯禁戒，但當受我所施之食。”而入舍內，便呪其食投比丘鉢。呪術力故，令此比丘便失正念，起於欲心展轉增盛。爾時婬女見此比丘顏色變異，即前牽手共為欲事。

是時比丘與彼婬女共相愛樂行婬欲已，持所乞食還詣精舍。到精舍已，生大憂yōu悔舉體煩熱：“咄哉！何為破大戒身？我今不應受他信施，我今則是破戒之人當墮地獄。”

時，無垢光向諸比丘同梵行者說如是言：“我今破戒，非是沙門，必趣地獄。”

時諸比丘問無垢光：“有何因緣而破此戒？”時無垢光具說上事。

時諸同學語無垢光：“仁者當知，此有菩薩摩訶薩名文殊師利，得無生法忍，善能除滅破戒之罪，亦令眾生離諸蓋gài纏chán。我今與汝共詣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所，除汝憂悔。”

時，無垢光猶故未食，與諸比丘詣文殊師利法王子所。到已問訊供養恭敬，即以上事具白文殊師利。文殊師利語無垢光：“汝今且食。食已當共詣如來所問如此事。如佛所說，當共受持。”

比丘食已，與文殊師利共詣佛所。到已頂禮佛足却坐一面。爾時無垢光比丘心懷huái恐懼jù不敢問佛。於是文殊師利即從坐起整衣服，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即以上事具白世尊。

爾時世尊告無垢光：“汝實爾不？”答言：“實爾。”

佛告比丘：“汝本有心欲犯姪不？”答言：“不也。”

佛告比丘：“汝本無心，云何而犯？”

比丘答言：“我於後時乃生欲心。”

“如是比丘！心犯欲耶？”答言：“如是。”

佛告比丘：“我常不言心垢故眾生垢，心淨故眾生淨耶？”答言：“如是。”

佛告比丘：“於意云何？汝曾夢中受欲之時，心覺知不？”答言：“覺知。”

佛告比丘：“汝向犯欲，豈qǐ非由心而覺知耶？”答言：“如是。”

“若如是者，比丘！寤wù、夢犯欲有何差別？”比丘答言：“寤、夢犯欲無差別也。”

佛言：“於意云何？我先不言一切諸法皆如夢耶？”答言：“如是。”

佛言：“於意云何？如夢諸法是真實耶？”答言：“不也。”

佛告比丘：“於意云何？寤、夢二心俱真實耶？”“不也。世尊！”

佛告比丘：“若非真實，是有法不？”“不也。世尊！”

佛告比丘：“於意云何？無所有法，為有生不？”“不也。世尊！”

佛告比丘：“若法無生，有滅、有縛、有解脫耶？”“不也。世尊。”

佛告比丘：“於意云何？無生之法，當墮阿鼻地獄、餓鬼、畜生中耶？”答言：“世尊！無生之法尚無所有，而當有墮三惡道耶？”

佛告比丘：“一切諸法本性清淨。然諸凡夫愚小無智，於無有法不知如故妄生分別，以分別故墮三惡道。”

復告比丘：“諸法無實而現種種所應作事，為著貪欲、瞋恚、愚癡凡夫等故分別諸法。不如如故，非是真實。”

復告比丘：“諸法虛誑，如野馬故。

“諸法如夢，本性自然逮清淨故。

“諸法究竟，如水中月、泡沫等故。

“諸法寂靜，無生老病死諸過患故。

“諸法無取，非是色法，不可見故。

“諸法無聚，如虛空故。諸法無性，過諸性故。

“諸法甚深，過虛空故。諸法廣大，無處所故。

“法無所作，究竟寂故。法無所依，境界空故。

“法無根本，畢竟空故。法離蓋纏，煩惱結使不可得故。

“法離熾然，性不生故。法無障礙，本性淨故。

“諸法無報，猶如影故。諸法如幻，不如如故。

“法無所依，妄分別故。諸法流轉，而諸眾生著諸邊故。

“諸法不起，諸緣各各性相違wéi故。

“法無染愛，無所屬故。

“法無穢huì污，一切結使不可得故。

“諸法無垢，淨過空故。

“法無微相，相寂靜故。

“諸法調柔，性不生故。

“諸法如如，初中後際無差別故。

“諸法解脫，不相屬故。

“諸法無聞，如瓦礫lì故。

“諸法非色，同虛空故。

“諸法平等，無積聚故。

“法不可持，猶如虛空不可執故。

“諸法無得，智者推求不可得故。

“法無擾動，三世淨故。法無扼è縛，破闇àn冥故。

“法無荊棘，離諸纏故。諸法安隱，如涅槃故。

“法無怖畏，過諸畏故。法無彼岸，無此岸故。

“諸法無量，過算數故。諸法無相，其相空故。

“諸法無作，斷諸願故。諸法無行，行虛誑故。

“法無戲論，滅覺觀故。法無窟宅，離住處故。

“法無有濁，常清淨故。法同涅槃生不可得，空無有故。

“比丘當知，諸法如是不可宣說，是故我昔坐於道場得無所得，無有一法有出有沒、有縛有解，亦無有法有障有纏、有憂有悔。所以者何？諸法清淨，無雜zá穢故。”

爾時無垢光聞說是法，心懷踊躍yuè悲喜交集，即時雨淚lèi叉手合掌一心觀佛，即說偈言：

“快哉世尊大功德，	諸天世人所歸仰，
善覺一切妙勝行，	稽首能斷諸苦行。
無所依者為作依，	無有導者為獎jiǎng導，

安住實道常清淨，	稽首世尊大威德。
為世闇冥作燈明，	諸無目者為作目，
深著虛妄能度脫，	稽首勇猛大精進。
已離染污無瞋恚，	於諸縛著得解脫，
等於怨親能解縛，	稽首真實功德聚。
乾竭渴愛及愚癡，	破壞諸有除眾苦，
生死輪轉久已斷，	稽首大力無上乘。
於諸分別無所著，	解脫妙智難思議，
三界最勝離諸垢，	稽首清淨無垢人。
我今悉求如是道，	當脫無依眾生苦，
願令我得如是乘，	終不小乘盡諸漏。
億那由他無量劫，	常受眾苦不捨道，
如月盛滿顯眾星，	我觀如來亦如是。
譬如有人入大海，	其意下劣求水精，
雖遇無量珍寶聚，	捨之而取下賤者。
如人聞佛無量力，	而不生念我當得，
大乘廣博所作事，	放捨菩提證聲聞。
譬如有人見大王，	與諸群臣相圍繞，
不求王位憚xī臣佐，	當知是意非黠xiá慧。
如人聞佛大功德，	妙勝智慧所作事，
而於小乘生喜樂，	是則下劣懈怠心。
眾生不應貪小乘，	以如闇夜螢火明，
當憚日光普大照，	能破一切諸黑闇。
佛有無量大名聞，	聲徹人天諸惡趣，
佛光微妙為最上，	能照世間諸闇冥。
譬如師子處野干，	其心好樂野干眾，
放捨師子所應作，	而更隨逐野干法。

如有大人在聲聞，其猶師子在野干，
貪樂小法以為足，當知是輩行貧道。
若人欲求大乘道，當應常發如是心，
利益世間斷眾苦，不應同彼諸聲聞。”

爾時，眾會聞無垢光所說偈已，四萬二千天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即散摩訶曼陀羅華拘茂陀等供養世尊、文殊師利，讚無垢光作如是言：“善哉善哉！無垢！能報佛恩，於菩提道多所饒益。”

爾時世尊即時微笑。諸佛常法，若微笑時有五色光從口而出，所謂青、黃、赤、白、紅頗梨色，遍照無量無邊世界上至梵世，蔽於日月所有光明，還至佛所繞佛三匝從頂上沒。爾時阿難即從坐起整衣服，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而白佛言：“世尊！有何因緣而現微笑？諸佛世尊不以無緣而現微笑。”

佛告阿難：“此無垢光比丘有大深慧，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今當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佛告阿難：“此無垢光比丘，於未來世彌勒佛所逮無生忍，亦當供養見賢劫千佛。過是之後復經十劫，供養二十億諸佛已，得成為佛，號名功德蓮華最勝shèng妙行師子雷音如來。”

復告阿難：“功德蓮華最勝妙行師子雷音如來、應、正遍知，彼佛世界名無量音，七寶所成，無有緣覺聲聞弟子，純諸菩薩。彼佛世界常轉平等不退法輪。阿難！此無垢光速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以者何？所乘妙勝淨佛土故。”

爾時世尊復告阿難：“譬如日光所至之處破眾闇àn冥。如是，阿難！若有眾生得聞此經，當知是處有大照明，能令眾生於一切法得無障礙ài。”

爾時阿難前白佛言：“世尊！云何眾生於一切法得無障礙？”

佛言：“且止。阿難！何用問此如是事為？如來若說障與無障，諸天世人皆當驚jīng疑。”

爾時文殊師利法王子白佛言：“世尊！願說障礙不障礙法。諸菩薩聞，能於後時五濁惡世，於諸世法不生染著。”

佛告文殊師利：“夫障礙者，貪欲是障礙、瞋恚是障礙、愚癡是障礙。布施是障礙、持戒是障礙、忍辱是障礙、精進是障礙、禪定是障礙、智慧是障礙。佛想是障礙、法想是障礙、僧想是障礙。空想是障礙、無相想是障礙、無作想是障礙。無行想是障礙、不生想是障礙。文殊師利！取要言之，若於諸法有縛有解，當知如是皆是障礙。”

爾時文殊師利法王子白佛言：“世尊！云何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是障礙法？”

佛告文殊師利法王子：“一切諸法性無障礙，而諸凡夫愚小無智自生分別，於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而作障礙。所以者何？文殊師利！凡愚之人行布施時，於慳眾生不生恭敬，以不恭敬便生瞋心，以瞋心故墮大地獄。

“身自持戒，見犯戒者而生輕慢，說其過惡令他聞之生不恭敬，以不恭敬故墮於惡趣。

“自修忍辱，以忍辱故而生高心：‘我是忍辱，餘人麁cū惡。’以是忍故而生放逸，當知即是眾罪之本。

“自行精進，於懈怠者生如是念：‘如此愚人，不應食他信施供養，乃至不應受一飲水。’常於己身而起貢高、卑bēi下他人，當知是輩愚小無智。

“自行禪定，見亂想者發如是念：‘我常修定，其餘比丘多諸亂心說於邪論。如此之人去道尚遠，何能得佛？’作是念時，隨所起念，一念一劫還受生死，受生死已甫fǔ當更修菩提之道。

“自恃多聞，於無名法以不真智妄生分別，見有所得起大憍慢：‘我說是輩是大愚癡無智之人，諸覺所覆非是大人。’

“雖復志求大乘之道，作如是言：‘我當於世為最為勝。’而於聲聞小乘之人不生恭敬，輕慢惡賤，說其過罪，以其惡心說麁語故，而墮惡趣。”

爾時，文殊師利法王子白佛言：“世尊！菩薩不應於佛法中妄宣人惡。”

佛言：“如是如是。文殊師利！於意云何？菩薩豈不於諸眾生常起慈心憐愍愛念，不以惡眼而視之耶？”

文殊師利言：“如是。世尊。”

“復次文殊師利！於意云何？菩薩豈當於一眾生不以聲聞、緣覺、大乘而度脫耶？”

“不也。世尊。菩薩未曾捨一眾生而不度脫，常於一切起平等心。”

佛告文殊師利：“譬如良醫等療眾病，國王大臣長者居士及諸貧民，常作是念：‘云何能令眾生免苦得離諸病？’文殊師利！菩薩亦爾，常於眾生起大悲心發平等意：‘云何當令一切眾生受行佛法使不斷絕？’

“又如良醫所有醫方經書呪術不斷絕時，心生歡喜踊躍無量。文殊師利！菩薩亦爾，諸佛種性不斷絕時，心生歡喜亦復如是。

“文殊師利！一切眾生不盡如醫能治眾病，設有能者是亦難得。文殊師利！菩薩亦爾，不盡如佛起菩提心而自莊嚴，設有能者是亦難得。

“又如良醫於諸醫方經書祕mì術，不應懈怠以修醫法。文殊師利！菩薩亦爾，不應懈怠如羸léi病人發菩提心。

“文殊師利！自然無師是為難得，不從他知是亦難得，妙勝之心是亦難得，修行佛法是亦難得。”

爾時，文殊師利法王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於一切法心無障礙àì逮得清淨？”

佛告文殊師利法王子言：“若有菩薩觀於貪欲是一切法、瞋恚、愚癡是一切法，是則名為淨諸業障。

“復次，文殊師利！若有菩薩於諸五欲不生愛樂亦不放捨，觀欲實性即是佛法，是則名為淨諸業障。

“復次，文殊師利！若有菩薩而於五蓋以求菩提，如是觀時不得五蓋及與菩提，是則名為淨諸業障。

“復次，文殊師利！若有菩薩觀九惱法即是慈心，思惟觀察九惱法時不得他人及與己身，名最上慈，以於諸法無所得故。菩薩觀忍亦復如是，是則名為淨諸業障。

“復次，文殊師利！若有菩薩觀於犯戒即是不犯、觀非毘尼即是毘尼、觀於繫xì縛即是解脫、觀於生死即涅槃界，是則名為淨諸業障。

“復次，文殊師利！若有菩薩觀貪欲界即涅槃界，瞋恚、愚癡亦復如是，是則名為淨諸業障。

“復次，文殊師利！若有菩薩觀一切法即是佛法，是則名為淨諸業障。

“復次，文殊師利！若有菩薩觀一切法無有體相亦無根本，是則名為淨諸業障。

“復次，文殊師利！若有菩薩觀慳及施不作二想、持戒毀戒不作二想、瞋恚忍辱不作二想、懈怠精進不作二想、亂心禪定不作二想、愚癡智慧不作二想，是則名為淨諸業障。

“復次，文殊師利！若有菩薩觀諸煩惱即是佛法，是則名為淨諸業障。”

爾時文殊師利法王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觀諸煩惱即是佛法？”

佛告文殊師利：“於意云何？汝頗見法能還與法作繫縛不？”
答言：“不也。世尊！”

“文殊師利！於意云何！頗見有法能為諸法作解脫不？”“不也。世尊！”

“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無生忍？”

文殊師利言：“一切煩惱即無生忍。所以者何？一切煩惱同虛空性。以是義故，我觀諸法無智無斷、無證無修，而諸凡夫障礙所蔽無有佛法，見有斷結修佛法故。”

爾時，世尊讚文殊師利法王子言：“善哉善哉！文殊師利！善能解說無盡之法。文殊師利！過去久遠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爾時有佛號曰無垢光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出現於世。文殊師利！日無垢光如來壽九十劫，國名眾香。彼佛世界多諸眾生好樂小法，少能修習無上大乘。彼佛世尊般涅槃後，法住千歲分布舍利，如我滅後等無差別。

“時，有比丘名曰勇施，慚愧樂學善修戒身，多聞智慧顏貌端正，成就第一清淨妙色。爾時勇施著衣持鉢入難勝城，次行乞食到長者舍，其家有女容貌端正未適shì夫主。時長者女見勇施已生愛染心，作如是念：‘我若不得勇施比丘以為夫者，當自殞yǔn命。’初不向人說如此念，欲心內結遂以成病。

“爾時勇施乞食得已還詣精舍。而於後時女父命終，爾時其母而問女言：‘汝何因緣而致斯病？’女時默然遂不飲食。爾時女母密遣餘女，先來親善同苦樂者，而往問言：‘以何因緣而致斯病？’時女答言：‘我於先時見一比丘顏貌端正，便生欲心以致斯病。若得從意我病則愈，若不得者便當殞yǔn命。’是時餘女聞此事已，還向其母具說上事。其母聞已作是思惟：‘今我此女

病患如是，若使不得勇施比丘，當作何計？’復作是念：‘我今當請勇施比丘數至我家，當使此女從受經法。’

“爾時，勇施而於異時入城乞食，復至其家。見長者女身體羸léi瘦，而問之言：‘此女何緣而有此病？’時母答言：‘而我此女好聽經法。我常固遮不遂其意，以致斯病。’爾時勇施語其母言：‘莫遮此女使不聽法。’母還報言：‘尊者！若能教授此女經法，我當聽之。’爾時勇施即便許可。其母語言：‘從今已往常至我家。’答言：‘可。’爾時長者女聞是語已心大歡喜：‘我今當作種種方便，令此比丘於我生著。’時長者女語勇施言：‘唯願尊者！哀愍我故常至我舍。’爾時勇施默然許可，即受其食還詣精舍。

“爾時其母語其女言：‘從今已往好自莊嚴，以好栴檀種種雜香以塗其身，更著新好上妙衣服。如是莊嚴可得從意。’其後勇施數到其家轉相親厚，數相見故便失正念而生欲心，即與彼女共行姪法，心遂耽dān著往來頻數。時彼女夫見此比丘往來頻數，心生疑患，即設方便欲斷其命。勇施比丘聞是事已，即作是念：‘當以毒藥持與彼女令斷夫命。’

“爾時勇施即以毒藥持與彼女，而語之言：‘若必念我，可持此藥以殺汝夫。’時長者女即以毒藥和著食中，勅chì其婢bì使：‘持此飯食以飯我夫。’夫食飯已即便命終。爾時勇施聞彼命終，心生大悔作是思惟：‘今我所作是大重惡。何名比丘，受行姪法又斷人命？我今如是當何所歸？’生大憂惱：‘我若命終當墮惡道。誰能免我如是之苦？’以是事故，從一精舍至一精舍，惶怖馳走衣服落地，作如是言：‘咄哉怪哉！我今即是地獄眾生。’

“時有精舍名曰醯xī無，中有菩薩名曰鼻揉多羅，勇施比丘即入其房舉身投地。時彼菩薩問勇施言：‘何為以身自投於地？’答言：‘大德！我今即是地獄眾生。’又復問言：‘誰乃令汝為

地獄人？’勇施答言：‘我作大罪，犯於姪戒又斷人命。’時彼菩薩語勇施言：‘比丘莫怖。我今力能施汝無畏。’

“爾時勇施聞彼菩薩施無畏聲，心生歡喜踊躍無量。爾時鼻揉多羅菩薩即時從地接起勇施牽其右手，將至異處坐林樹中。時鼻揉多羅菩薩湧身虛空高一多羅樹，語勇施言：‘今汝於我生深信不？’勇施即時叉手合掌而答之言：‘我見仁者，如遇大師亦如世尊。’

“爾時鼻揉多羅菩薩即時入於諸佛境界大乘妙門如來寶印三昧。入三昧已，即於身上出無量佛身，皆金色三十二相遍林樹間。爾時諸佛即時同聲說是偈言：

“ ‘諸法同鏡像，	亦如水中月，
凡夫愚惑心，	分別癡悲愛。
法無作無處，	如虛空清淨，
亦無有覺知，	虛誑不牢固，
於內求悲愛，	未嘗有得者。
凡夫生染愛，	實無有染著，
如於眠夢中，	染著於諸色，
亦如刀割物，	而刀無所知。
凡夫亦如是，	愚惑妄分別，
於愛生染著，	於悲增諍訟。
世間猶如夢，	空無不牢固，
如焰空中雲，	癡愛寂無相。
諸法如草木，	心不在內外，
愛非壽命人，	自性無所有。
凡夫見諸法，	計從因緣生，
無作不可取，	性離常寂靜。

諸法猶如幻，	凡夫生取著，
幻性無堅固，	貪瞋癡亦然。
諸法常無相，	寂靜無根本，
無邊不可取，	欲性亦如是。
眾生如鏡像，	計著於我所，
離如妄分別，	無堅固可取。
諸法如影響，	欲患無處所，
如幻夢水月，	實無染患者。
境界不真實，	空無不可取，
分別法無主，	根本常寂靜。
譬如幻化人，	無有貪患癡，
幻夢等諸法，	其邊不可得，
如月現於水，	而不在水中。
凡夫染癡患，	癡愛患無性，
貪瞋患愚癡；	諸緣常空無，
無眾生壽命。	虛無常寂靜，
無眼亦無耳，	鼻舌亦復然；
凡夫癡無智，	虛妄生牢固。
如虛空無邊，	無盡無去來，
諸法亦如是，	如手摸虛空。
種種分別法，	實無分別者，
凡愚計諸陰，	而實無有生。
我觀一切法，	性相無所有，
無生亦無滅，	未曾有聚散。
諸法性解脫，	寂靜無處所，
無能憊取者，	解此名為智。’

“爾時，林中萬二千天子，詣鼻揉多羅菩薩來聽法者，聞說是偈即時皆得無生法忍。勇施比丘見諸化佛神通變現，於諸法中思惟選xuǎn擇，離諸蓋gài纏得無生忍。

“文殊師利！汝莫生疑。爾時鼻揉多羅菩薩豈qǐ異yì人乎？今彌勒菩薩是也。勇施比丘豈異人乎？寶月如來是也。”

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勇施比丘已成佛耶？”

佛告文殊師利：“今已成佛，在於西方去此佛土恒河沙數諸佛世界，有國名常光，寶月如來於彼成佛。文殊師利！汝觀是法能令眾生離諸業障，受行姪法斷人命根能令現身得無生忍。所以者何？能觀三界如影響xiǎng故。猶如幻師觀於幻人無有障礙ài。文殊師利！諸凡夫人於無有法妄生分別，墮諸惡趣受於無量百千萬苦。”

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若有菩薩得聞是經，受持讀誦書寫供養尊重讚歎，而於現世得何等利？”

佛告文殊師利：“於意云何？如日光明照閻浮提，於諸眾生有幾jǐ所利？”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如日光明照閻浮提，於諸眾生而作利益，無量無邊不可思議。”

“文殊師利！當知是經亦復如是，能令菩薩破諸結縛，能生無量智慧光明，亦於諸法得無障礙，速疾能生無礙智辯，若說法時不為眾魔及外道之所破壞、斷其樂說。

“文殊師利！譬如大火焚燒草木無有遺餘，當知是經燒一切結亦復如是。

“文殊師利！如雪山王，諸餘黑山不能障翳yì。若有菩薩得聞是經亦復如是，諸餘外道不能如法而毀壞者。

“文殊師利！如轉輪王，諸小國王無敢拒逆。若有菩薩得聞是經亦復如是，一切雜論嚴飾章句，如是之人不能抑制。

“文殊師利！譬如比丘善能持律，能除他人破戒疑悔。當知此經亦復如是，能令眾生離諸憂悔。

“文殊師利！如日天子所至之處能破眾冥。若有菩薩得聞是經亦復如是，能破一切無明黑闇，能生一切智慧光耀。所以者何？以因是經善修慧故。”

爾時惡魔來至佛所白佛言：“世尊！如來大悲憐愍一切常施安樂。唯願世尊莫說此經。所以者何？若說此經，諸魔宮殿皆悉震動，諸憂惱箭入我身中。以此經典行閻浮提故，世尊！我今當令如是經典，無有受持讀誦書寫供養之者，當使此經似如邪道，令諸眾生起於邪見，讀誦方廣大乘比丘心生疑悔誹謗此經。”

爾時釋提桓因以佛神力，即於佛前頭面禮足，以天曼陀羅華而散佛上白佛言：“世尊！惡魔波旬設諸方便欲為此經而作留難。世尊！我當受持讀誦書寫供養恭敬。如來滅後，我與阿難當令此經行閻浮提，普令周遍。我與四王諸鬼神等，常當擁護說是經者。若有受持讀誦書寫供養恭敬是經典者，於諸擁護我為宗主。”

爾時世尊告阿難言：“汝當受持讀誦書寫供養恭敬如是經典，亦為他人流布顯現。所以者何？阿難！此經則是諸法之鏡。”

阿難言：“如世尊教，我當受持。當何名斯經？云何奉行？”

佛告阿難：“此經名為《淨諸業障》，亦復名為《入於諸法無障礙慧》。”

說是經時，六十比丘不受諸法漏盡意解，八十菩薩得無生法忍。爾時尊者阿難，文殊師利法王子，及諸天、世人、乾闥婆、阿修羅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佛說淨業障經

佛語經

元魏天竺三藏菩提流支譯

如是我聞：一時婆伽婆住毘耶離大林樓閣上，與大比丘眾八千人俱，八萬四千諸大菩薩，復有學、無學無量人眾圍繞說法。

爾時會中有一菩薩名龍威德上王，從坐而起，整服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言：“世尊！如來先說佛語修多羅諸經，復有說非佛語。世尊！此有何義？云何受持？”

爾時，佛告龍威德上王菩薩言：“善男子！如汝所問，於諸經中而說佛語、非佛語者——善男子！——如是非語即是佛語。善男子！善思念之！我於今者善為汝說。”

時龍威德上王菩薩而白佛言：“善哉，世尊！願樂欲聞。”

佛言：“善男子！言非語者即是佛語；善男子！言佛語者，是則名為最重身業。我之所說，皆悉無有不利身業、口業、意業，彼亦無語、無能說者，亦無言者。善男子！諸有色語皆非佛語。若，龍威德上王！色非語非佛語者，受、想、行、識非語亦非佛語；善男子！若無色語，無受、想、行、識語者，是名佛語。

“善男子！若有身、口、意業語者，不名佛語；

“善男子！若無身、口、意業語者，是名佛語。

“善男子！若有地、水、火、風、空界如是等語，不名佛語；

“善男子！若有不說地、水、火、風、空界等者，是名佛語。

“善男子！若有貪、瞋、癡語，不名佛語；

“善男子！若無貪、瞋、癡語，是名佛語。

“善男子！若有漏語及無漏語，不名佛語；

“善男子！若非漏語、非無漏語，是名佛語。

“善男子！若有所悌，如是語者不名佛語，以彼佛語不悌求故。

“善男子！若無高下，如是語者是名佛語。

“善男子！若有事語、非事語者，不名佛語；

“善男子！若有非事、非非事語，是名佛語。

“善男子！若於自性清淨法上言得證者，彼非佛語；

“善男子！若非自性、非他性語，是名佛語。

“善男子！若有實語、非實語者，不名佛語；

“善男子！若無實語、無不實語，是名佛語。

“善男子！若有‘此語是凡夫人之所說語、此是聖人之所說語’，不名佛語；

“善男子！若無凡語、無聖人語，是名佛語。

“善男子！若有內語及有外語、內外語者，不名佛語；

“善男子！若無內語及無外語、內外語者，是名佛語。

“善男子！若於諸法，有色所依，受、想、行、識所依語者，不名佛語；

“善男子！若於諸法，無色可依，亦無受、想、行、識可依，如是語者是名佛語。

“善男子！若有處語，是魔王語、是魔民語，不名佛語；

“善男子！若無一切諸處語者，是名佛語。

“善男子！若有色覺分別而語，受、想、行、識覺分別語，不名佛語；

“善男子！若無色覺分別而語，受、想、行、識覺分別語，是名佛語。

“以此義故，魔及魔民不得其便。

“復次善男子！言菩薩者，若色無我，亦不分別非是我所，如是受、想、行、識無我，亦不分別非我所者，名為菩薩。”

時龍威德上王菩薩而白佛言：“世尊！以何義故而有言說？何者言說？”

佛言：“善男子！魔波卑bēi掾yuàn ……復次，善男子！若菩薩色不作念我當如是，受、想、行、識shí亦不作念我當如是，如是菩薩於一切處皆無有語。龍威德上王！諸善男子有上勝者，斷一切語、斷一切障、滅miè諸我慢、斷一切網、離lí諸二見、離一切想，以無語故，云何有言？亦無可語。是故非語名為佛語。善男子！以此義故，當如是知此是佛語。

“善男子！若無身無身行、無口無口行、無意無意行、非行非非行、非謗非不謗、不生不起、無想無處、無住無沒、非寂非行、諦語不動，復非不動而亦不住，自然不緣亦非不緣，善男子！此是佛語。以彼無有可能語故，是名佛語。

“善男子！菩薩能作如是學已，是則名為學上上智光明佛語、清涼佛語，遍悅一切諸眾生身、開發一切諸眾生意，趣向佛智受持法義；遍悅一切諸菩薩眾，覺諸睡者善入法界，是善決定向於法輪；轉於法輪、擊jī大法鼓，降諸魔眾、降伏異怨、降伏一切諸外道眾，是能救護hù向惡道者、是能莊嚴諸佛世界、是一切佛之所稱歎，必坐道場。如是菩薩已坐道場，如是菩薩已得菩薩諸陀羅尼。”

說此佛語法門之時，聖龍威德上王菩薩菩提分法皆悉滿足，即時獲得無生法忍；二萬六千諸菩薩等，得陀羅尼及諸三昧；八千比丘得無漏法。復有八萬四千眾生，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即以神力雨種種花，供養世尊。

如來說是法門之時，聖龍威德上王菩薩，及諸大眾天、人、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一切大眾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佛語經

佛說長者女菴ān 提遮師子吼了義經

失譯人名今附梁錄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無量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菩薩摩訶薩眾俱。

爾時，去舍衛城西二十餘里，有一村名曰長提。有一婆羅門，名婆私膩nì迦，在其中住，其人學問廣博，深信內典敬承佛教。

時婆羅門欲設大會，至祇洹所請佛及僧，佛則受其請，婆羅門還家。

又尅其時，佛與大眾往詣彼村，至婆羅門舍。爾時長者見佛，歡喜踊躍yuè，不能自勝shèng，即率諸眷屬來至佛所，各各禮佛，恭敬而住。其婆羅門有一長女，名菴ān提遮，先適shì與人，暫來還家侍省父母。其女容貌端正，其度高遠，用心柔下，其懷豁然，能和夫妻，侍養親族，事夫如禁，其儀無比，出於群類。

父母眷屬皆出見佛，唯有此女獨dú在室內。其女自以生來，父母莫測其所由，故名之菴提遮。爾時如來，即知長者有一女，在室內未出，知其不出所由。若其出者，利益無量大眾及諸天人。

佛即告長者言：“汝之眷屬出來盡耶？”

其婆羅門束手長跪佛前，以此女不出之狀，將之為恥chǐ，默然未答。

佛則知其意，仍告之言：“中時向至，可設供耶！”

時婆羅門即承佛教起設供養，大眾及其長者、眷屬中食已訖，唯有此女，未及得食。時如來鉢中故留殘食，遣一化女將此餘食，與彼室內女菴提遮。時化女人以偈告曰：

“此是如來餘， 無上勝尊賜cì，
我當承佛教， 願仁清淨受。”

其女菴提遮，即以偈歎曰：

“嗚呼！大慈悲， 知我在室已，
 今賜一味食， 尋仰覩聖旨。”

復以偈答彼化女曰：

“我常念所思， 大聖之所行，
 未曾與汝異， 何事不清淨？”

其化女聞菴提遮說偈已，即沒不現。其女菴提遮，以心念誦偈言：

“我夫今何在？ 願出見勝尊，
 願知我心淨， 速來得同聞。”

爾時，菴提遮淨心力故，其夫隨念即至其所。是女菴提遮見其夫已，心生歡喜，以偈歎曰：

“嗚呼！大勝尊， 今隨濟我願，
 不辭破小戒， 恐當不同聞。”

其夫見菴提遮說偈言已，即還以偈責曰：

“嗚呼！汝大癡， 不知善自宜，
 勞聖賜餘食， 守戒竟何為？”

時女菴提遮即隨其夫往詣佛所，各自禮佛及諸大眾，恭敬而立。時女菴提遮，以偈歎曰：

“我念大慈悲， 救護十方尊，
 欲設祕mì密藏， 賜我淨餘食。
 大聖甚難會， 世心有所疑，
 誰可問法者， 發眾菩提基？”

爾時，舍利弗即白佛言：“世尊！此是何女人？忽爾來至此，復說如是法偈，言得餘食。”

佛告舍利弗言：“此是長者女。”

復問曰：“從何而來？何因至此？”

佛告舍利弗：“此女人不從遠yuǎn來，只在此室。雖有父母眷屬，其夫不在，以自誠敬順夫因緣故，不從父母輕爾出遊現於大眾。”

時舍利弗白佛言：“是女以何善因故，生此長者家，其容若此？復以何因緣故，得如是士夫，禁約若此，不能自由見佛及僧？”

佛即告舍利弗：“汝自問之。”

時舍利弗問其女曰：“汝以何因緣，生此長者家？復以何因緣，得如是人為夫，禁戒若此，不能自由見佛及僧？”

其女菴提遮，以偈答曰：

“我以不惡生，	生此長者家，
又不執女相，	得是清淨夫。
我在內室中，	以為自在竟，
是分未曾越，	聖知賜我餘。
嗚呼！今大德，	不知真實由，
絲毫不負越，	故名大自在。
我雖內室中，	尊如目前現，
仁稱阿羅漢，	常隨不能見。
大聖非是色，	亦不離色身，
聲聞見波旬，	謂是大力人。
嗚呼！今大德，	隨聖少方便，
不知本元由，	於我生倒見。”

爾時，舍利弗默然而止，私自念言：“此是何女人？其辯若此，我所不及。”

佛即知其意，而告之曰：“勿退於問答，生於異心。是女人已經值無量諸佛，所說是法藥，勿疑之也。”

爾時，文殊師利問菴提遮曰：“汝今知生死義耶？”

答曰：“以佛力故知。”

又問曰：“若知者生以何為義？”

答曰：“生以不生生為義。”

又問曰：“云何不生生為義耶？”

答曰：“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畢竟未曾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隨其所宜有所說者，以為生義。”

又問曰：“若知地、水、火、風，畢竟不自得有所和合為生義者，即應無有生相，將何為義？”

答曰：“雖在生處而無生者，是為正生，故說有義。”

文殊又問曰：“死以何為義耶？”

答曰：“死以不死死為義。”

又問曰：“云何以不死死為死義耶？”

答曰：“若能明知地、水、火、風畢竟不自得有所散，而能隨其所宜有所說者，是為死義。”

又問曰：“若知地、水、火、風，畢竟不自得散者，即無死相，將何為義？”

答曰：“雖在死處其心不亡者，是為正死，故說有義。”

文殊師利又問曰：“常以何為義？”

答曰：“若能明知諸法畢竟生滅變易、無定如幻相，而能隨其所宜，有所說者，是為常義。”

又問：“若知諸法畢竟生滅無定如幻相者，即是無常義，云何將為常義耶？”

答曰：“諸法生而不自得生，滅而不自得滅，乃至變易亦復如是，以不自得故，說為常義。”

又問曰：“無常以何為義？”

答曰：“若知諸法畢竟不生不滅，隨如是相，而能隨其所宜有所說者，是為無常義。”

又問曰：“若知諸法畢竟不生不滅者，即是常義，云何說為無常義耶？”

答曰：“但以諸法自在變易無定相，不自得隨，如是知者，故說有無常義耶！”

又問曰：“空以何為義？”

答曰：“若能知諸法相，未曾自空，不壞今有，而能不空空、不有有者，故說有空義。”

又問曰：“若不空空、不有有者，即無有事，將何為空義耶？”

其女菴提遮，則以偈答曰：

“嗚呼！真大德， 不知真空義，
色無有自相， 豈非如空也？
空若自有空， 則不能容色，
空不自空故， 眾色從是生。”

爾時，文殊師利又問曰：“頗有明知生而不生相，為生所留者不？”

答曰：“有，雖自明見，其力未充，而為生所留者是也。”

又問：“頗有無知不識生性，而畢竟不為生所留者不？”

答曰：“無！所以者何？若不見生性，雖因調伏少得安處，其不安之相常為對治。若能見生性者，雖在不安處，而吉相常為現前。若不如是知者，雖有種種勝辯談說甚深典籍，而即是生滅心。說彼實相密要之言，如盲辯色，因他語故，說得青黃赤白黑，而不能自見色之正相；今不能見諸法者，亦復如是。但今為生，所生為死，所死者於其人，即無生死之義耶！若為常、無常所繫者，亦復如是。當知，大德！空者亦不自得空，故說有空義耶！”

爾時，佛告文殊師利：“如是，如是！如菴提遮所說，真實無異。日可令冷，月可令熱，是菴提遮所說，不可移易。”

時舍利弗復問其女曰：“汝之智慧辯才若此，佛所稱歎tàn，我等聲聞之所不及，云何不能離是女身色相？”

其女答曰：“我欲問大德，即隨意答我。大德！今現是男不？”

舍利弗言：“我雖色是男，而心非男也。”

其女言：“大德！我亦如是，如大德所言，雖在女相，其心即非女也。”

舍利弗言：“汝今現為夫所拘執zhí，何能如此？”

其女答曰：“大德！能自信己之所言不？”

舍利弗言：“我之自言，云何不自信？”

其女答曰：“若自信者，大德前言說‘我色是男，而心非男’者，即心與色有所二用也。若大德自信此言者，於我所不生有夫之惡見。大德自男，故生我女相，以我女色故，壞大德心也；而自男見彼女者，則不能於法生實信也。”

舍利弗言：“我於汝所不敢生於惡見。”

其女答曰：“但以對世尊故，不敢是實言也。若實不生惡見者，云何說我言：‘汝今現為夫所拘執耶？’是言從何而來？”

舍利弗言：“我以久離習故，有此之言非實心也。”

其女問曰：“大德！我今問者隨意答我。大德既言久離男女相者，大德色久離？心久離？”

時舍利弗，默然不答。

爾時，菴提遮以偈頌曰：

“若心得久離， 畢竟不生見，
誰為作女人， 於色起不淨？
若論色久離， 法本不自有，
畢竟不曾污， 將何為作惡？
嗚呼！今大德， 徒學不能知，
自男生我女， 豈非妄想非。
悔過於大眾， 於法勿生疑，
我上所言說， 是佛神力持。”

時，菴提遮說是偈已，其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及人一千餘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有五千眾，於中得無生法忍者、得法眼者、又得心解脫者，其無量聲聞眾，而於佛法自生慙cán恥chǐ者無量。

爾時，佛告舍利弗：“是女人非是凡也，已值無量諸佛，常能說如是師子吼了義經，利益無量眾生。我亦自與是女人同事無量諸佛已，是女人不久當成正覺。是諸眾中，於是女人所說法要即能生實信者，皆已久聞是女人所說法故，今則能生正信。是故，應當諦受是《師子吼了義經》勿疑。”

佛告阿難言：“汝當受持此長者女菴提遮以師子吼了義問答經章句次第，付囑於汝，汝當諦受。”

阿難白佛言：“唯然，世尊！今悉受已。”

爾時，大眾聞女菴提遮說法已，心大歡喜，踊悅無量，各自如說修行。

佛說長者女菴提遮師子吼了義經

佛說大乘善見變化文殊師利問法經

西天中印度惹爛駄囉國密林寺三藏明教大師

賜紫沙門 臣天息災奉 詔譯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在王舍城鷲峯山中，與大比丘眾，并大菩薩文殊師利等大眾圍遶。

爾時，佛告文殊師利童子言：“佛子！我今為諸眾生於四聖諦心生顛倒，恒處輪迴不能免離，說此真實四聖諦法。”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如來、應、正等覺！云何因緣而諸眾生不能遠離如是虛妄輪迴之中，不覺不知？”

佛言：“文殊師利！我見眾生受如是虛妄輪迴，何以故？善男子！皆因無始已來妄生計執，分別彼我。文殊師利！以是因緣，受此愚癡業報，虛妄輪迴。何以故？是諸愚癡眾生，不聞、不知最上一切寂靜法故，不自思惟警悟三業，恣身、口、意造眾煩惱——我貪、我瞋、我癡等。我今於彼如來法中，得此出家，受清淨戒，修持淨行，遠離輪迴，得涅槃道，解脫苦輪。

“復自思惟此煩惱性即善法故，即有漏法故，即無漏法故，即輪迴法故，即世間、即出世間，即智、即蘊juān除法，即決定法，即觀法圓滿智，即觀苦、集、滅決定道，乃至決定法界故。

“又復思惟，一切行虛假故，一切行苦惱故，一切行即無相故。我若得此，即能遠離一切虛假，得隨意生。若觀我見，不離道諦，即得彼法，所作隨意。復於彼法，憶念無惑，於一切法，心無差別，能如是知，即得遠離不信、疑惑、毀謗，讚歎得此，解脫一切我苦。我於是時，無有少分而難作者。若阿羅漢能知此我，彼臨命終時，自見所生棄捨本心，得佛菩提，隨意所樂自在而往，即得至於無為界，故彼得此苦智、法智。若了知我集一切

法，生不信心，疑惑、誹謗、種種怖畏。若不信此法，盡此集故，彼作是思惟，決定滅諦。

“彼復思惟，此法應如是作，得滅諦故。是法若作，此決定滅，作是決定。彼意心生疑惑，命終之後墮大地獄中。云何名如實思惟？生一切法故。”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白佛言：“世尊！云何見四聖諦心？”

佛告文殊師利：“若見一切法即不生故，即見苦諦；若見出生一切法消除故，即是集諦；若見最上涅槃一切寂靜法相，即是滅諦；若見究竟一切法性即是道諦。

“文殊師利！若彼見此四聖諦非實、非虛，是善法、是不善法，是有漏、是無漏，是世間、是出世間，是有為智、是無為智，是無變異法，是觀苦、集了別智法，即決定滅諦，乃至決定法界道諦，不可改變。何故一切愚迷眾生耽^{dān}著欲樂，於此實相法中而生迷惑？彼諸眾生，於寂滅法，不諦思惟，乃至一切法寂靜自性，不得現前。不知此法非取、非捨、非離取捨，在彼貪界，顯^{xiǎn}現涅槃，瞋界、癡界乃至輪迴界，悉能現彼涅槃寂靜界故。若於一切法，能現如是自性平等，當得一切法中自在無礙，云何不知彼真實法？若於不生、不滅法，心同虛空，即佛平等不可得故，法平等不可得故，僧平等不可得故，乃至涅槃寂靜平等亦不可得故。如是於一切未曾有法，不生疑惑，即得離疑。不生、不出，至一切最勝涅槃寂靜界故。

“文殊師利！如是真諦一切法不可見，是故須菩提而不往詣禮如來足。如須菩提尚得無我，況復如來云何而見？勿作是解。文殊師利！如是一切不生法中有所見故，即非見四聖諦。”

爾時文殊師利法王子白佛言：“世尊！云何見四念處？”

佛告文殊師利：“彼須菩提，當得觀身不淨，見身念處；觀受是苦，見受念處；觀心無常，見心念處；觀法無我，見法念處。”

文殊師利復白佛言：“世尊！如是實相云何而說？復云何見真實四念處？”

佛告文殊師利：“止，此真實諦如來所說，難解難知。”

文殊師利言：“唯願說之，廣演分別彼真實四念處故。”

佛言：“文殊師利！汝若見等虛空身，即見此身中身念處。

“又，文殊師利！若於受中內、外、中間有所得故，即⁴見受念處。

“又，文殊師利！若見此心智有方圓、大小，即⁵見此心中心念處。

“又，文殊師利！若於善、不善，有漏、無漏，乃至煩惱世出世間法中有所得故，即非見此法中法念處。

“文殊師利！此真實四念處應如是解。”

文殊師利白世尊言：“云何見四正勤？”

佛告文殊師利：“若觀十二緣生，究竟空寂乃至無性，一切法彼不可得，當起精進心，稱法滅除所生不善一切業故；為未生不善法，令不起故；未生善法，起精進心令出生故；所生善法，令得久住，不廢忘故，當起圓滿精進心故。如一切法離取、離捨、非離取捨，若得如是正憶念故，彼不復起心，即得此三摩地行。彼云何思惟？得神足故。云何住平等一切法？文殊師利！應當如是見四正勤。”

文殊師利又復白言：“世尊！云何見五根？”

佛言：“文殊師利！若見究竟一切法不生，即解信根。何以故？文殊師利！此究竟不生信根，於一切法中，心不可得故，本離此名。

⁴即：根据上下文及《諸法無行經》卷上、《大般涅槃經後分》卷上和《佛說大乘不思議神通境界經》卷下等经中观真实四念处义理，“即”后疑落“非”字。

⁵即：根据上下文及《諸法無行經》卷上、《大般涅槃經後分》卷上和《佛說大乘不思議神通境界經》卷下等经中观真实四念处义理，“即”后疑落“非”字。

“又，文殊師利！若於一切法離憶念故，無有趣求，不住方所，是為精進根。

“文殊師利！若於一切法，離現前明了故，遠離差別，心不起故，是為念根。

“又，文殊師利！若於諸法，能離生滅、能覺所覺、性空性非空性故，是為定根。

“文殊師利！若性孰有孰無，一切法中不可得故，是為慧根。

“文殊師利！應如是解，了知五根故。”

文殊師利言：“世尊！云何見五力？”

佛言：“文殊師利！若能見此離性、離相一切廣大心法，是為信力。

“文殊師利！若於菩提進求功德，能離取捨，非離取捨，是為進力。

“文殊師利！若於一切法離諸憶念，無有計執，是為念力。

“文殊師利！若至一切法無相故，是為定力。

“文殊師利！若能遠離一切所見，乃至涅槃，是為慧力。

“文殊師利！應如是解，了知五力故。”

文殊師利言：“世尊！云何見七覺分？”

佛言：“文殊師利！若見一切無自性法，不憶念故，是為念覺分。

“文殊師利！若於一切法，心不可測度，說善、不善及得受記，是為擇法覺分。

“文殊師利！若於一切法，能離取捨、非離取捨，又於諸法捨離思慮，是為精進覺分。

“文殊師利！若於一切法，不生愛著，解一切法即無生故，是為喜覺分。

“文殊師利！若於一切法，心生信樂，解一切法不可得故，是為輕安覺分。

“文殊師利！若於一切法，心無掉舉，是為定覺分。

“文殊師利！若於一切法無住、無著、不可覺知，於一切法不生貪著，若得此捨，是為捨覺分。

“文殊師利！七菩提分，應如是解而能了知。”

文殊師利言：“世尊！云何見八正道？”

佛告文殊師利：“若不見正，乃至不見一切無性，法無二相，心無罣礙，是為正見。

“文殊師利！若見一切法，離諸罣礙、非離罣礙，心無所著，是為正思惟。

“文殊師利！若見一切法，無有邊際，稱無邊際，平等善說，是為正語。

“文殊師利！若見一切法，無有動作，離悲慙mǐn心，本不生故，是為正業。

“文殊師利！若於一切法無喜無瞋，諸法不生，是為正命。

“文殊師利！若於一切法，無有起滅、無有力用，是為正精進。

“文殊師利！若於一切法，念念不生、無有知覺，離諸思惟，是為正念。

“文殊師利！若於一切法，自性、非性而能遠離，無有所著，是為正定。

“文殊師利！此八正道，應如是解即能了知。

“文殊師利！若有見如是四聖諦心，即得見於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真實心故，是求彼岸，至實際地，得大安樂，悉捨重擔，遠塵離垢，觀身無相至無生忍。阿羅漢、沙門、婆羅門，至淨彼岸名曰多聞，是真佛

子，是能仁子；能敵dí冤家，棄qì擲zhì煩惱，得大堅固，無老、無怖，無有疑惑亦無戲論，無彼無此，名此比丘為聖法幢。文殊師利！若得如是法忍，得大善利，應得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而為供養。文殊師利！是故得一切國土無空過者，悉受清淨飲食供養，為離輪迴、得涅槃岸，脫諸苦輪，乃至一切正遍知正等菩提，起此心法所求皆得。”

爾時世尊說是法時，三萬二千天子皆得此法，彼諸天眾於如來、世尊、應、正等覺，并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散曼陀羅花、摩訶曼陀羅花而以供養，作如是言：“彼等於如來佛法中，當得出家受清淨戒。若說此法，一心聽受，得菩提道。”

復有八千一百比丘眾，心得漏盡無生解脫；復有四萬二千菩薩，得無生法忍。于時三千大千世界，一切魔王宮殿、山林曠野、大地，六種振動，於虛空中雨眾天花，讚言：“善哉，善哉！善說此法，甚為希有！”出是音聲，十方普聞。

佛說此經已，文殊師利法王子及大菩薩、諸比丘眾，一切世間諸天、人民、阿修羅、乾達婆等，聞佛所說，各各歡喜，禮佛而退。

佛說文殊師利問法經

佛說文殊尸利行經

隋天竺三藏豆那掘多譯

我豆那掘多，歸命大智海毘盧遮那如來。

如是我聞：

一時婆伽婆，住王舍城祇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皆是大阿羅漢，諸漏已盡無復煩惱，三明六通具八解脫，慧心無礙具足清淨——如是等五百比丘，各於自房結加趺坐，身心寂靜三昧正受。

爾時文殊尸利童真菩薩，為欲發起自身行法，令眾聞知獲大利故，最於先起，一一次第遍觀諸房，即見尊者舍利弗，獨處一房折伏其身，結加趺坐入於三昧。爾時文殊尸利童真菩薩，見如是已，亦不發覺，更詣諸處，觀察餘房，如是展轉乃至晨朝日初出時。當於是時，舍利弗等五百比丘皆已出定，是諸比丘及餘比丘諸方來者，一切大眾皆悉雲集。

爾時世尊，即於此時從坐而起，平身正直從容徐步，安諦而行如師子王，出於自房敷坐。一切大眾左右圍遶，敬念世尊不敢當前。爾時世尊處大眾中為無上首，光顏巍巍猶若金山，乘大悲雲雨諸法雨。

爾時，文殊童真菩薩，於大眾中問尊者舍利弗，作如是言：“我於向者遍觀諸房，我時見汝獨處一房，結加趺坐折伏其身，汝時為當坐禪耶、不耶？”

尊者舍利弗即答文殊尸利菩薩言：“我於是時實坐禪耳。”

爾時文殊菩薩即復問於舍利弗言：“汝意云何？為當欲令有未斷者，為除故坐禪耶？欲令有已斷者，更除斷故坐禪耶？為依過、現、未來三世法故，坐禪耶？為依色、受、想、行、識等五

陰法故，坐禪耶？為依眼、耳、鼻、舌、身、意等諸根、識故，坐禪耶？為依色、聲、香、味、觸、法等六塵法故，坐禪耶？為依欲、色、無色界等三有法故，坐禪耶？為依若內、若外、內外差別法故，坐禪耶？為依若身、若心、若身心名色法故，坐禪耶？如是等法，我已問汝，汝應速答，依何而坐禪乎？”

爾時，尊者舍利弗即答文殊尸利言：“仁者！我今現見諸法樂行，念不忘故而坐禪也。”

文殊尸利菩薩復更問於舍利弗言：“舍利弗！實有諸法可得現見，樂行者念不忘不？”

舍利弗言：“仁者文殊！如是樂行之法，我實不見。仁者文殊！如是樂行之法我雖不見，而佛、世尊曾為聲聞一切諸眾說寂定法，如是法者，我依行之。”

文殊尸利菩薩復問尊者舍利弗言：“何等諸法，如來曾為諸聲聞眾說是寂定，汝依行也？”

舍利弗言：“仁者文殊！有一比丘，依於過去、未來、現在諸法而行，略說乃至依心、意等諸法如行。如彼行法，是佛、世尊為聲聞一切諸眾說是寂定，我依行也。”

文殊尸利童真菩薩復問尊者舍利弗：“汝言‘如來曾為聲聞一切諸眾說彼三世乃至心、意，我依行’者，是事不然。何以故？即彼過去現無如來，彼未來世現無如來，現在世無彼如來。若如是者，一切諸法求如來身，皆不可得。汝今云何作如是言‘我依過去、未來、現在諸法而行’？唯舍利弗！過去際，未來、現在際，彼不為此、此不為彼，各各別異yì，不相為作，無有處所，亦無依住、無所住者，無有依處而可得也。

“復次，舍利弗！若有人言過去、未來、現在於實際中，說有依處、說無依處者，當知彼輩誹謗如來，獲大重罪。所以者何？彼真實際無憶無念，亦無墮落；無有形色，無有相狀而可得者。

唯舍利弗！真實中，過去、未來、現在諸法實不可得，略說乃至心、意等法亦不可得；離於實際外，無一法而可得者。是故，說言名之為空，空故無法，無可顯說。”

爾時尊者舍利弗，即問文殊尸利童真菩薩言：“如來可不住於實際而說法耶？”

文殊尸利菩薩即答尊者舍利弗言：“舍利弗！真實中何處所，而使如來住於實際說諸法乎？舍利弗！法本自無，云何如來住實際已說於諸法？非但無法，如來亦無。既無，云何而言如來住於真實已說諸法耶？所以者何？一切諸法皆不可得；如來亦爾，實不可得；所說法體亦復如是，時中不可得、非時中不可得、時非時中亦不可得。如來復非在說時中、不說時中，可得顯現。所以者何？舍利弗，如來一切言語道斷，無為、無作、無所安置。”

爾時尊者舍利弗復問文殊尸利菩薩言：“文殊尸利！如仁者所說，誰於此處堪為法器？”

文殊尸利菩薩即答尊者舍利弗言：“舍利弗！若有人能破壞 huài 世諦，亦復不當入於涅槃，彼人於此堪為法器。若復能於過去諸法不證、不說，未來諸法不證、不說，現在諸法不證、不說，彼人於此堪為法器。無煩惱見及清淨見，無有有為、無為見者，彼於此說堪為法器。若無有我、亦無無我，於作行中不取、不捨，彼於此說，堪為法器。如是人者，雖能聽受，亦不於是所說法中，取為決定了義說也。”

爾時，尊者舍利弗復問文殊尸利菩薩言：“若如仁者所說，於是義中云何修行？云何教住？”

文殊尸利菩薩即語尊者舍利弗言：“舍利弗！若是義中可有言說，可得問言云何教住？於是義中既無言說、斷諸心行，云何問言？云何教住？”

爾時，尊者舍利弗即白文殊尸利菩薩言：“仁者文殊！此義甚深，於是義中，少有證知者，少有受持者。何以故？一切學人諸阿羅漢等，於是地中，猶尚迷沒，況諸凡夫，豈能於是甚深義中能知能了？”

文殊尸利言：“舍利弗！諸阿羅漢於是義中，無有地分，所以阿羅漢無有地分可得住者。以無住故名阿羅漢，無得故名阿羅漢，言語道斷故名阿羅漢。以言語道斷故，所有阿羅漢地分行者，無有證處。以無有證處故，所有阿羅漢地分行者，以無為法得名，以不發故則名無為，無有作者亦無住處。云何名阿羅漢有所得地？諸阿羅漢者，不以名故，名為阿羅漢；不以色故，名為阿羅漢。唯諸凡夫，於名、色中，妄作分別，如是名、色實無分別。諸阿羅漢皆如是，知不生分別，是故諸阿羅漢，不以名不以色，名為阿羅漢。無有凡夫、無有凡夫法，無有阿羅漢，亦無阿羅漢法而可得者。是故阿羅漢不作分別，以無作行故，無有行處，無有作者，即是寂定。不作為有者，不作為無者，不作為非有非無者。若無作、無為是中不可得，彼得遠離一切有，無心、無行可得，說言決定正住沙門果中。”

爾時，文殊尸利童真菩薩如是說時，於大眾中有五百比丘從坐而起，於世尊前高聲唱言：“從今已去更不須見文殊身，亦復不須聞其名字，如是方處速應捨離，所有文殊一切住處更莫趣向。所以者何？云何文殊煩惱、解脫一相說耶？”

五百比丘一時高聲唱是言已，皆各背面出眾而去。復作是念：“我等云何於佛、世尊自說法中，歡喜樂學修行梵行已，云何今日忽聞如是弊惡法乎？”

爾時尊者舍利弗見是事已，即告文殊尸利童真菩薩言：“文殊尸利！汝說是法，不欲令諸眾生輩決定了知如是法耶？”

文殊尸利菩薩言：“如是，如是。”

尊者舍利弗言：“文殊尸利！汝若如是者，何故此五百比丘從坐而起，毀訾zǐ、誹謗仁者所說，現於佛前高聲唱言‘不須見文殊尸利，亦不須聞文殊尸利名，是方亦須捨，所有文殊一切住處皆不須往’，唱是言已，出眾而去？”

爾時文殊尸利童真菩薩，即歎尊者舍利弗言：“善哉善哉！汝舍利弗，快能善說彼諸比丘唱告之言。何以故？實無文殊而可得故。若實無文殊不得者，彼亦不可見、不可得聞，如是彼方亦須捨離。所以者何？所有文殊一切住處，是處及文殊皆無所有；無所有者，尚不可親近，亦可須捨。”

爾時，文殊尸利菩薩如是說時，五百比丘還來入眾，白文殊尸利言：“如仁者所說，非為我等，云何能知仁者所說？”

爾時文殊尸利菩薩即歎諸比丘言：“善哉善哉，如是如是！如來世尊、諸聲聞眾，於是法中，應如是作，莫須知之；諸比丘於是法中，亦須如是作，莫須知之，亦非不須知。所以者何？如是法者，即是常住，亦名法界。若常住、法界者，無憶、無念，無憶、無念者，一切無證、無不證，無不證者，亦非不證、不憶、不念。若如是知者，即名如來真實聲聞弟子，名為最上，得言應供者。”

爾時，文殊尸利童真菩薩說是語時，於彼五百比丘眾中，四百比丘於無漏法中心得解脫；一百比丘更增毀訾zǐ，起誹謗心，於現身中，生陷入於大地獄中。

爾時，尊者舍利弗即白文殊尸利童真菩薩言：“文殊尸利！仁者何故不順眾生而說法也？令是一百比丘退失墮落。”

爾時，世尊即告尊者舍利弗言：“汝舍利弗莫作是言。所以者何？舍利弗！是一百比丘，若不聞是甚深法本者，當知彼輩必定墮大地獄中一劫受苦；從地獄出已，然後方得人身、人道。以彼諸比丘輩聞是法本甚深義故——所有惡業重罪，應墮大地獄中

一劫受苦——今日入於大叫喚地獄之中一觸受已，即得上生兜率天中受諸天樂。汝舍利弗當知，是諸比丘，聞此法故，速除多罪，暫少輕受。汝舍利弗當知，是一百比丘，於彌勒菩薩下生成道，初會說法聲聞眾中，得阿羅漢果，盡諸有漏，無復煩惱，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身心煩惱二餘俱盡。

“是故，舍利弗，寧於是法本修多羅中疑心聽受，不用成就四禪定心及四無量心，亦復不用具足成就四無色定心。何以故？雖復成就如是法者，若不聞是甚深法本，於煩惱中不得解脫生、老、病、死、憂悲苦惱，我愍此輩說是法本。”

爾時，尊者舍利弗即白文殊尸利菩薩言：“希有，希有！文殊尸利乃能善說如是法本，為欲教化諸眾生故。”

文殊尸利菩薩言：“舍利弗！真實者不增不減，法界不增不減，眾生界者亦無增減。所以者何？如是等法，但有言說無可得者，彼不為此、此不為彼，即自無自，有何依處。是故舍利弗，菩提者即是解脫也。何以故？所有法智無異處故，非作、非不作。若如是知，名為已入涅槃者。”

爾時，世尊即告尊者舍利弗言：“舍利弗！如是如是，如文殊尸利菩薩所說。真實中無增無減，法界眾生界亦無增減，不受煩惱、不受解脫。”

爾時世尊說是語已，為欲重明真實義故，復以妙偈而說頌曰：

“過現未來法，	唯語無真實，
彼若於實處，	一相無差別。
若無相分別，	是即有真相，
無相無分別，	分別亦無相。
若不作分別，	不了別涅槃，
是二皆魔事，	智者應當知。

陰、界、諸入中，我雖名字說，
無生名字者， 彼二還一相。
起心正分別， 彼即成邪念，
妙智無分別， 以有空行故。
分別有思量， 無分別無思，
了別即是相， 不了得涅槃。
若能如是知， 名為大智者，
是故盡智者， 得智無分別。
智能說於智， 智說還自空，
是中能忍者， 是名為大智。
假使滿三千， 七寶持用施，
忍信是法者， 其福為最上。
假使億劫中， 施、戒、忍、精進，
通、辯成就福， 不比持是經。
若持是經者， 至真等即說，
是經功德力， 彼悉當成佛。”

爾時，世尊說是法本修多羅偈時，一萬雜類眾生遠塵離垢，得清淨法眼；五百比丘於無漏法中心得解脫；八萬欲界天子未發心者，皆得發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世尊爾時即授彼記：“皆於星宿劫中，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同一號名曰法開華如來、至真、等正覺。”

佛說是經已，文殊尸利童子、尊者舍利弗等，五百比丘、天龍八部、諸鬼神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文殊尸利經

商主天子所問經

隋北印度三藏闍那崛多譯

爾時，婆伽婆住王舍大城耆闍崛山，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復有大菩薩眾，所謂彌勒菩薩、文殊師利法王子菩薩摩訶薩諸眾首等，出過數量種種諸方及與非方諸佛刹土俱來集會。

爾時，商主天子與無量諸天百千大眾前後圍繞，來詣佛所。到佛所已，頂禮佛足，右繞三匝，以種種供具供養如來。為聽法故，在佛世尊、文殊師利童真菩薩法王子前。

爾時商主天子向佛合掌，而白佛言：“唯願世尊請文殊師利童真菩薩法王之子，令說法要！今此眾中有諸天子，文殊師利童真菩薩法王之子久成熟者，是等若聽文殊師利童真菩薩智辯才已，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發是心已，於佛法中得不退轉。”

佛告文殊師利：“善男子！汝為商主天子及餘諸天辯說法要。”

爾時文殊師利法王之子受佛教已，告商主天子言：“汝當一心諦聽，諦受，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解說！如諸菩薩摩訶薩入一切智智，於一切法達到彼岸，速疾滿足六波羅蜜，於一切智當得修行。

“天子！凡諸菩薩摩訶薩智者，所謂知苦智、荷擔無為智、習智、修集善根智、滅智、出生智、道智、非道智、因智、不失智、果智、攝證諸事緣智、聚集斷智、實shí智、佛智、自在智、因緣生智、阿波陀那示現智、陰智、除欲染智、界智、破法界智、入智、觀guān空聚智、施智、時不過智、戒智、成熟破戒眾生智、忍智、精進智、善作諸事業智、禪智、迴轉禪智、智慧智、見智、方便智、成熟眾生智、慈智、眾生乘智、悲智、不疲倦智、欣智、樂法愛歡欣智、捨智、成就諸佛法智、度眾生智、觀察智、

常承事智、非處令住智、正勤智、正覺智、神足智、不造作諸行觀察智、信根力智、超越一切智智、精進根力智、一切諸煩惱不被逼迫智、念根力智、不忘失一切諸法智、三昧根力智、一切法平等智智、根力智、諸根勝智、菩提分智、證道智、過諸非道智、攀緣智、盡智、諸善根無盡智、無生智、得諸法無生忍智、念佛智、自身成就智、念法智、轉法智、念僧智、入阿毘跋bá僧平等智、念施智、不捨諸眾生智、念尸羅智、具足諸願智、念無智、不造諸惡智、不念法智、諸慈覺智、滿足智、具足諸事不厭智、諸眾生藥智、如法承事方便智、處非處智、非處不作智、十力智、順諸聲聞緣覺乘智、無畏智、作障礙無障礙諸法覺智、過去身不著智、無住識智、未來身無著智、諸法不行智、現在身不著智、不定不住智、身為最上智、諸眾生智、令度智、口為先智、諸眾生音分別智、意為先智、知諸眾生心行所發fā智、不錯謬miù智、覺諸眾生錯謬智、樂不樂智、滅鬪dòu爭智、正念不忘失智、亂心眾生令安住智、攝三摩提智、攝懈怠眾生不共諸佛法智、所化眾生覺時智、方便智、般若智。天子！此是諸菩薩摩訶薩智，以如是等智故，當得諸佛無礙大智。”

爾時商主天子語文殊師利菩薩言：“希有，希有！文殊師利！諸菩薩摩訶薩智於諸三界最為殊特，不可以小莊嚴而得成就！文殊師利！若能如是生智慧者，是大神通。唯然，文殊師利！云何菩薩能具莊嚴？”

答言：“若諸眾生涅槃本性，聞已不怖。”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以何因緣名為菩薩？”

答言：“天子！於菩提分住持入故，故名菩薩。”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以何因緣名為摩訶薩？”

答言：“天子！入大乘故，滿大智故，故名摩訶薩。”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以何因緣名為最勝薩埵duǒ？”

答言：“天子！不可求法智得入故，故名最勝薩埵。”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以何義名淨薩埵？”

答言：“天子！不與煩惱共住，為諸眾生滅煩惱故，發精進故，故名淨薩埵。”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以何義故名極淨薩埵？”

答言：“天子！令諸眾生行淨道故，以是義故，名極淨薩埵。”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以何義故名為導師？”

答言：“天子！住是道已，能令無量阿僧祇眾生得成熟故，故名導師。”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復以何義名調伏師？”

答言：“天子！調伏眾生畢竟無諍故，名調伏大師。”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成就勇健？”

答言：“天子！調伏眾魔、怨敵等難，然後受有成熟眾生故，名菩薩成就勇健。”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令他歡欣？”

答言：“天子！於先發誓得滿足已，不依聲聞、緣覺等乘，如是菩薩令他歡欣。”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為最上？”

答言：“天子！當以聖智方便、善巧成熟眾生，現了攝受於正法中，如是菩薩得為最上。”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為轉法？”

答言：“天子！依佛攝言一切眾生而不能轉，如是菩薩得為轉法。”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當轉調伏？”

答言：“天子！菩薩持戒住戒，滅諸眾生所有疑網，如是菩薩名轉調伏。”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當得轉義？”

答言：“天子！如所聞行，真實與他，如是菩薩名為轉義。”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為諸眾生成就利益？”

答言：“天子！所修諸善迴施眾生成，如是菩薩成就利益。”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能作直心？”

答言：“天子！若自有犯而不覆藏，如是菩薩當得直心。”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當作正心？”

答言：“天子！其有眾生成，有欲、瞋、癡而不瞋責，如是菩薩名為正心。”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當作不諂chǎn？”

答言：“天子！如所言如所作，如是菩薩當得不諂。”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而不作幻？”

答言：“天子！如心所念，口亦如是，如是菩薩得名不幻。”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無慢心？”

答言：“天子！向諸眾生成曲躬合掌亦不犯惡，如是菩薩得無慢心。”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作大施主？”

答言：“天子！若能成就菩提大捨，況復餘物，如是菩薩名大施主。”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名持戒？”

答言：“天子！若見破戒乃至為命，不捨菩提心，如是菩薩得名持戒。”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成就忍辱？”

答言：“天子！若受逼迫，不逼迫他，如是菩薩成就忍辱。”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發勤精進？”

答言：“天子！若簡jiǎn諸法，無法可得，如是菩薩名為發勤精進。”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名禪定？”

答言：“天子！若能還現欲界中生，如是菩薩名得禪定。”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成就般若？”

答言：“天子！若不作般若事，如是菩薩成就般若。”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當行慈心？”

答言：“天子！若能觀察眾生界空，如是菩薩名行慈心。”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當行悲心？”

答言：“天子！若知諸法及與菩提，猶如虛空而不捨精進，如是菩薩名成就悲心。”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當行喜心？”

答言：“天子！若得默然及與寂靜，憙xǐ求諸法而不知足，如是菩薩名為知足。”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能行捨心？”

答言：“天子！若不被世界所沒，行於世間救世間故，如是菩薩能成捨心。”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清淨身？”

答言：“天子！若以如幻化身示現眾生平等之身，如是菩薩能得淨身。”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清淨口？”

答言：“天子！若能為諸眾生具足音聲，演說法要而無過患，如是菩薩能清淨口業。”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能清淨心？”

答言：“天子！若知諸心皆是一心，如是菩薩名得淨心。”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能得天眼？”

答言：“天子！見諸色形當離諸色，常觀諸色遠離諸色，如是菩薩名得天眼。”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名得天耳？”

答言：“天子！若聞諸聲，當觀諸聲遠離聲相，如是菩薩名得天耳。”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能知他心？”

答言：“天子！若知心行流注生滅，如是菩薩能知他心。”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能知宿命？”

答言：“天子！若念本際即是實際，而不增長，如是菩薩能知宿命。”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能得神通？”

答言：“天子！若示諸幻而能不為幻業所染，如是菩薩名得神通。”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得為廣大？”

答言：“天子！當化無邊眾生，如是菩薩名得廣大。”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當名獨行？”

答言：“天子！若不與諸根共住，如是菩薩名為獨行。”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能作調伏？”

答言：“天子！若得不動不瞋法故，如是菩薩名得調伏。”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能得寂靜？”

答言：“天子！若在煩惱，不為諸惡煩惱所燒，為諸眾生滅煩惱故而演說法，如是菩薩名得寂靜。”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能得信心？”

答言：“天子！若以佛身破時而不能破，如是菩薩當得信心。”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作巧方便？”

答言：“天子！若見菩提與眾生共，如是菩薩名巧方便。”

爾時文殊師利說此法時，是大眾中有一萬二千眾生發菩提心，有五百菩薩得無生法忍。

爾時，世尊讚文殊師利童真菩薩言：“文殊師利！善哉善哉！為諸菩薩善說此法。如是，如是！能為彼等善勝丈夫說如是等諸大功德，自餘復有無量阿僧祇。”

爾時，商主天子復問文殊師利童真菩薩言：“文殊師利！汝於昔供養幾jī所佛，得如是辯？”

答言：“天子！譬如化人，心思滅相。”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化無心思，況復非化？”

答言：“天子！諸佛如來體相如是，彼如是相供養承事。”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汝於幾時行檀那波羅蜜？”

答言：“天子！若為如來之所變化。”

又復問言：“我向問汝：‘汝於幾時行檀那波羅蜜？’汝今云何作如是答？”

答言：“天子！彼無可答，我答如是。”

文殊又言：“化相如是，當云何答我於許時行檀那波羅蜜？”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如我惟忖，汝寧慳qiān耶？”

答言：“天子！我實為慳。”

又復問言：“以何因緣作如是說？”

答言：“天子！若心不捨，是則名慳。”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不捨而得名慳？”

文殊師利言：“天子！我常不捨諸佛法眾，而亦不捨一切眾生。以是義故，說我為慳。”

又復問言：“如我惟忖文殊所說，汝於今者此亦破戒？”

答言：“天子！我亦破戒。”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以何因緣作如是說？”

答言：“天子！若人破戒，彼豈qǐ不墮三惡道耶？”

天子答言：“實如聖教！”

文殊師利言：“天子！我故思惟墮於惡道、成熟眾生。以是義故，稱我破戒。”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汝寧不有瞋恚心耶？”

文殊師利言：“如是，天子！”

又復問言：“以何因緣作如是說？”

文殊師利言：“寧不以瞋心是無愛耶？”

答言：“如是！”

文殊師利言：“是故天子！我於煩惱、聲聞、緣覺無有愛念。以是義故，我有瞋心。”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汝今寧有懈怠心也？”

答言：“如是！”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以何因緣作如是說？”

答言：“天子！夫懈怠者，不以身、口、意發修諸行。我今如是，亦不廢行，亦不欲行，不捨不取。以是義故，我名懈怠。”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汝寧復有散亂心耶？”

答言：“如是！”

又復問言：“以何因緣作如是說？”

答言：“天子！夫懈怠者無有處住，彼亦說言是散亂心。天子！我於聖中心得解脫，成熟一切諸眾生故，無有住處。以是義故，稱我散亂。”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汝於今者豈無智也？”

答言：“如是，天子！”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以何義故作如是說？”

答言：“天子！汝豈不以無智慧故，不畏生死，不怖煩惱，共迷惑眾生同處娛樂？”

答言：“如是，文殊師利！”

文殊又言：“天子！我於生死、諸煩惱中不畏不怖，共迷惑眾生一處安住，同彼娛樂，為成熟故，是故稱我無有智慧。”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汝於今者豈可非是世間福田也？”

答言：“天子！殺害福田故。”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以何義故作如是說？”

答言：“天子！夫應殺者，是欲、恚、癡。若能殺彼，是則大福田也！”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世間眾生聞汝所說多生恐怖！”

答言：“天子！若實際恐怖，是即世間亦生恐怖。所以者何？一切世間不離實際，住於實際。”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若復有人毀汝所說，彼將何去？”

答言：“天子！當向涅槃！”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以何因緣作如是說？”

答言：“天子！一切無有不毀語言，而能得至聖解脫中者。所以者何？其聖道中無有名字、章句、語言可說可示。若不信者，彼等當不解脫！”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以何因緣作如是說？”

答言：“天子！不可已得解脫復得解脫。”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謗正法者，彼豈不墮地獄中耶？”

答言：“天子！夫解脫者，一切無塵chén。”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汝所說法皆無所助？”

答言：“天子！於空、無相、無願不可有助。”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夫空行者當何所行？”

答言：“天子！空行者即為一切眾生慈行。所以者何？夫空者不離一切諸眾生故。”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云何菩薩於諸眾生至於邊際？”

答言：“天子！若見諸法從因緣生，亦復不墮斷、常見中，以是義故，菩薩名至眾生邊際。”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何界是眾生界也？”

答言：“天子！法界是眾生界也。”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法界復是何界也？”

答言：“天子！虛空性界是法界也。”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其虛空界復是何界也？”

答言：“天子！超越一切境界是虛空界也。”

又復問言：“文殊師利！其佛境界何境界也？”

答言：“天子！其眼境界是佛境界，然其佛界亦復非眼、色、識境界；

“耳境界即是佛界，然其佛界亦復非耳、聲、識境界；

“其鼻境界是佛境界，然其佛界亦復非鼻、香、識境界；

“其舌境界是佛境界，然其佛界亦復非舌、味、識境界；

“身境界是佛境界，然其佛界亦復非身、觸、識境界；

“意境界是佛境界，然其佛界亦復非意、法、識境界；

“色境界是佛境界，然其佛界亦復非是色境界也；

“受境界是佛境界，然其佛界亦非受界；

“想境界是佛境界，然其佛界不觀境界；

“諸行境界是佛境界，然其佛界亦復不可造作境界；

“諸識境界是佛境界，然其佛界亦復非是了知境界；

“無明境界是佛境界，然其佛界亦復非是因緣境界；

“乃至老死境界是佛境界，然其佛界亦復不受彼處境界；

“欲行境界是佛境界，然其佛界亦復非是欲行境界；

“色界境界是佛境界，然其佛界亦復非是色行境界；

“無色境界是佛境界，然其佛界亦復非是見界境界；

“有為境界是佛境界，然其佛界非二境界；

“無為境界是佛境界，然其佛界亦復不離三相境界。

“天子！此是諸佛境界。所有境界、入一切境界、無邊境界，是佛境界。

“天子！菩薩摩訶薩入此境界已，行於利益一切眾生境界之中，亦復不生魔境界中。應當覺知，彼魔境界及佛境界平等無二，不作異界。天子！此是菩薩大智神通，若能超越平等境界，以平等境成就眾生。

“天子！是中何者平等？何者是不平等？一切法空平等故等；菩薩若不入空平等者，彼人住不平等；然彼菩薩成熟彼等，於空法中亦不移動。一切諸法無相故等；菩薩若不入無相平等者，彼人住不平等；菩薩成就彼等，於無相法中亦不移動。一切諸法無願故平等；菩薩若不入無願平等者，彼人住不平等；菩薩成熟彼等，於無願法中亦不移動。一切諸法無作故平等；菩薩若不入無作平等者，彼人住不平等；菩薩成熟彼等，於無作法中亦不移動。一切諸法不生、不出平等故平等；離欲、獨行平等故平等；無物可滅、涅槃平等故平等；菩薩若不入此平等者，彼人住不平等；菩薩成熟彼等亦不於彼涅槃法中移動。天子！如是平等不平等行，菩薩入者，是則名為行菩薩行。”

爾時商主天子復白文殊師利作如是言：“文殊師利！汝今當說云何為菩薩行也？”

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菩薩行不可思議。”

又復問言：“云何菩薩行不可思議？”

答言：“天子！欲不可思議故，菩薩行亦不離欲行。

“瞋恚行不可思議故，菩薩行亦不離恚行。

“愚癡行不可思議故，菩薩行亦作般若行。

“不嫉妬行是菩薩行，亦不念施行。

- “遠離破戒行是菩薩行，亦不念戒行。
- “不瞋恚行是菩薩行，亦不念忍行。
- “不懈怠行是菩薩行，亦不念精進行。
- “不亂行是菩薩行，亦不念禪行。
- “非無智行是菩薩行，亦不念般若行。
- “不惱行是菩薩行，亦不念離惱行。
- “無慈行是菩薩行，內物施故。
- “無悲行是菩薩行，施男女妻子故。
- “不樂行是菩薩行，諸欲功德不厭故。
- “常不瞋行是菩薩行，聚集諸善根故。
- “不棄捨行是菩薩行，捨身命故。
- “不惜行是菩薩行，憎愛捨故。
- “不恐怖行是菩薩行，不近生死煩惱行故。
- “大重任行是菩薩行，一切眾生荷重擔故。
- “不逼迫行是菩薩行，往昔立誓度彼故。
- “不悔行是菩薩行，無退悔故。
- “最上行是菩薩行，一切上最勝上故。
- “金剛鎧kāi行是菩薩行，善立誓願不缺減故。
- “自心滅行是菩薩行，一切眾生心滅故。
- “不失行是菩薩行，作業不失故。
- “不起分別行是菩薩行，一切眾生平等心故。
- “勇健行是菩薩行，降伏怨敵dí故。
- “不雜行是菩薩行，親友禪定更隨順故。
- “歡喜行是菩薩行，於一切惡者令歡喜故。
- “歡喜踊躍行是菩薩行，見佛聞法、承事尊者歡喜故。
- “莊嚴行是菩薩行，身、口、心意佛刹莊嚴故。

“不被降伏行是菩薩行，平等益助故。

“不毀謗行是菩薩行，智者讚歎故。

“不逼迫行是菩薩行，正觀諸煩惱故。

“善丈夫行是菩薩行，擔負重任至彼岸故。

“饒益行是菩薩行，堅固精進不懈退故。

“法行是菩薩行，助道諸法善修習故。

“知恩報恩行是菩薩行，不斷諸佛種性故。

“珍寶行是菩薩行，歎說三寶故。

“智慧方便行是菩薩行，不斷諸攝故。”

說此菩薩行時，五百菩薩入菩薩行得無生法忍。

爾時商主天子復白文殊師利菩薩言：“文殊師利！汝善說此諸菩薩行。若有菩薩不離此行，即為彼等而作授記。”

爾時佛告商主天子言：“如是，如是，天子！如汝所說。天子！我於往昔不離此行，然燈如來即授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我於爾時即得無生法忍。天子！此是諸佛、菩薩大智通行！”

爾時商主天子白佛言：“世尊！無生者是何謂也？於何法邊、於何法中得無生也？”

答言：“天子！夫無生者，本自不生。邊際之相是無生義。彼於先不生，後亦不生。然彼無生，本無生處。然彼先來，無處可出，後亦不出。自性本來，無處出生。以是義故，先無處生，彼於後時亦無處生。自性本來，無處出生。彼於先來不可造作，是故於後亦不可作。自性本來，不可作故。彼於先無有，是故於後亦復無有，究竟無有。彼於先來不入富伽羅數，是故於後亦不入數，本性空故。彼於先無相可說、可示，是故於後亦無有相可說、可示，然彼諸法本無有相也。若人如是覺者，亦不發心破執覺知。以是義故，言無生也！”

“云何名忍？如是無生，如是堪忍一切眾生，故名忍也。如是無生、如是於一切剎忍，故名忍也。如此無生，於一切學、無學、辟支佛能忍，故名忍也。如此無生，於一切佛法、一切菩薩行、一切諸佛能忍，故名忍也。如此無生，如是能忍一切諸法，故名忍也。然彼無者何故名無？無無，故無；空空，故無；無相無相，故無；如空無相，空相故無。若法是無，即不自在；若無自在，是則無欲；若無欲者，則是真性；若是真性，即名無性。一切法無，空無自在，遠離虛妄。若於一切法中，如是忍者，是名為忍，是忍亦無，以忍無故，故無我也。如是平等，菩薩當得授記，證無生法忍，然彼忍法不可得知！於中得者，謂何義也？若我也、若忍也，二得也，是名得也。若眾生也、若命也、若養育富伽羅也、若忍也、若一切知，是名得也。

“何者無得自性真忍？忍彼真性，於是義中不取能、所，二能證入是名無得。略說陰、界、諸入，於一切法所有本性，是名空性。若空性者，彼即無為。如無為性，凡所作者亦如是性。若於本性不見能、所，如是證知是名無得。天子！如是能忍具足成就，菩薩摩訶薩乃至阿僧祇劫行此忍行，此是菩薩大智通行！”

說此忍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一切世間光明遍滿，百千音樂不鼓自鳴，雨大華雲。四萬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九萬六千眾生得隨順忍，以佛神力及以法力故，令此一切世界猶如往昔然燈如來入蓮華城時，如本顯現。

爾時世尊即便微笑，如諸佛法，無量百千種種色光從佛口出，所謂青、黃、赤、白、紫頗梨色，至於無量無邊世界。遍照彼已，還來圍遶世尊三匝，還入佛頂。

爾時慧命阿難即從坐起，整理衣服，右膝著地，向佛合掌，在於佛前，如法合義，問世尊言：

“我問世尊無比德，	我問世尊莊嚴光，
我問已捨煩惱翳yì，	牟尼何故現微笑？
我問世尊降外道，	我問世尊絕魔力，
我問世尊十力力，	牟尼何因現微笑？
我問世尊色殊特，	三十二相妙莊嚴，
善行能作大歡喜，	尊今何故現微笑？
我問智池智慧樹，	得於智慧教勅chì世，
示現無邊智慧法，	世尊何故今微笑？
三界名稱已流布，	三明增長拔三垢，
度於三脫三界主，	今作微笑有何因？
為勝醫師老死極，	尊手足輪羅網指，
勝那羅延金剛體，	牟尼為說放光因。
誰今於中清淨行？	誰於今日滿諸忍？
誰當正信諸佛德？	以是牟尼今微笑。
非不因尊無比身，	善行導師示現光，
善哉願演佛音聲，	眾生若聞生歡喜。”

爾時阿難作是語已，佛告慧命阿難言：“阿難！說此法本修多羅時，於是眾中有七萬二千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復有三萬二千菩薩得無生法忍。阿難！汝見是商主天子以不？”

報言：“我見。婆伽婆！我見。修伽陀！”

佛復告阿難言：“阿難！此商主天子，往昔已曾供養過算數佛，承事尊重，問義勸請。復勸無量眾生行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令所應住。阿難！此商主天子過二阿僧祇劫已，當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號曰功德王光明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明

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陀、婆伽婆，出現於世。其世界名曰清淨，劫名無垢。

“阿難！彼清淨世界七寶所成，所謂金、銀、琉璃、頗梨、馬腦、虎珀、赤真珠。時彼佛剎平正如掌，八步莊嚴，寶網垂覆。彼佛剎中無有聲聞、辟支佛名，亦無外道遮羅迦、波梨婆闍迦，亦無眾魔，亦復無有造五逆者，亦無誹謗佛正法者。彼佛剎土遠離八難，隨心所念飲食即生，亦無破戒患苦名聲。彼等眾生受樂果報，猶如他化自在天。彼諸眾生身皆金色，具足三十二相，多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彼世界名為清淨。彼功德王光明世尊、多陀阿伽多、阿羅呵、三藐三佛陀，壽命一千四十劫。彼佛國土諸菩薩眾以願力故，於其中間隨心捨壽。時彼如來，有六十二億大菩薩眾。

“阿難！今有菩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及得無生法忍者，彼等一切皆得往生清淨佛剎，於彼功德王光明如來剎中。時彼如來皆授彼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爾時眾中有一天子，名曰觀息，在眾中坐，以天曼陀羅花散如來上，作如是言：“世尊！若彼功德王光明世尊當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願我於彼清淨世界作轉輪聖王，供養彼佛及菩薩眾！願我於彼佛後即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爾時，世尊告慧命阿難言：“阿難！此觀息天，於彼世尊功德王光明如來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彼世界中作轉輪聖王，名曰善見，以無量無邊種種供具供彼如來，具足圓滿助菩提法。彼世尊後出現於世，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名曰普光明如來、阿羅呵、三藐三佛陀。阿難！彼善見王灌太子頂已，於一時間，彼佛教中信心捨家，出家學道。時彼如來臨lín般涅槃，授彼菩薩

記已，然後入般涅槃，作如是言：‘此善見菩薩次於我後，當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爾時慧命舍利弗告商主天子言：“天子！如來已授汝記。”

答言：“尊者舍利弗！佛授我記，猶如如來所作化人得授記法，如今如如，於未來世還此如如，然此如如不增不減！”

爾時世尊告慧命阿難言：“阿難！汝受此法本，持說讀誦，應加修習，為他廣說。為眾多人廣利益故，為眾多人受安樂故，為現在未來諸菩薩摩訶薩利益安樂廣攝受故。”

爾時慧命阿難白佛言：“世尊！我已受此法本。世尊！此法本名為何等？我等云何奉持？”

佛告阿難：“此法本名曰《神通優波提捨》，應如是持；此法本文殊師利童真菩薩所說，如是受持；亦名《商主天子所問》，如是受持！”

佛說此經已，慧命阿難并餘比丘，商主天子及餘無量無邊阿僧祇拘致那由他諸天子，文殊師利菩薩并餘無量阿僧祇種種十方世界之所集會諸菩薩摩訶薩及一切諸天、龍、夜叉、乾闥婆、人及非人、阿修羅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商主天子所問經

寶授菩薩菩提行經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光祿卿明教大師臣法賢奉 詔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廣嚴城大林樓閣中，與大苾芻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皆是大阿羅漢——諸漏已盡無復煩惱，逮dài得已利盡諸有結，除諸重擔所作已辦，如大龍王，心善解脫慧善解脫，得深解脫心達正道，調伏諸根威儀詳審——唯一補特伽羅尊者阿難，受於佛記奉持法藏。

復有大菩薩眾一千人俱，皆得不退轉地，總持法門平等法忍，是大智者具大信重，言行相應斷諸疑惑，面相圓滿亦無鬻pín蹙cù，常大歡喜具大精進jìn；是法王子，知法自性說法無倦，所說之法離諸戲論，化度眾生發起佛智，凡所導利功不唐棄qì；得大忍辱，離諸顛倒境界之法，滿足十地善知三時，明了自性不生不滅miè，永斷纏縛威儀具足，證得空三摩地、無相三摩地、無願三摩地，雖出生死常行輪迴，不樂聲聞緣覺之行，唯以發起大菩提心應根說法。其名曰：

慈氏菩薩、妙吉祥菩薩、辯積菩薩、寶手菩薩、香光菩薩、無邊光菩薩、除蓋障菩薩、勝義心菩薩、得光王菩薩、斷一切憂暗菩薩、薩哩嚩pó尾沙摩那哩尸菩薩、內行菩薩、無邊意菩薩、具大精進步意菩薩、寶海菩薩、裝嚴王菩薩、具大神通王菩薩、無差步菩薩、勝意菩薩、普滿菩薩、阿那嚩pó囉luó拏ná那哩尸菩薩、常喜菩薩、上金光菩薩、觀一切法意菩薩、阿𣎵shú嚩yǎn駄那羅拘酥彌mí多菩薩、首積菩薩、無憂吉祥菩薩、須彌藏菩薩、觀自在菩薩、香自在王菩薩、歡喜王菩薩、無邊慧藏菩薩、持一切妙法藏菩薩、師子吼音菩薩。如是等大菩薩摩訶薩而為上首。

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與二千苾芻眾而共圍繞，入廣嚴城乞食。是時世尊入城門時，以大慈悲現神通力，放大光明照耀一切，變廣嚴城而為瑠璃，令四衢道皆悉清淨。其有眾生蒙光所照，盲者得視、聾者得聽、瘡痍之者皆悉能言、迷惑之者咸得正念。天花如雨降滿城中，天樂自鳴妙音清亮。下至阿鼻地獄，上至阿迦膩吒天，其中眾生唯受大樂。

是時廣嚴城星賀里蹉尾王，有子名曰寶授，年始三歲，乳母抱持在於殿上。時彼寶授忽見光明希瑞之相，又聞城中種種異事，從其懷抱速下於地，向乳母前端然而立，說伽陀曰：

“何人威德力， 現此希有相，
如俱胝日光， 照耀三千界，
其中諸惡趣， 一切得清淨？
如是之神通， 母速為我說。
天雨眾妙花， 遍散於佛刹，
復成妙傘蓋， 懸覆於空中。
十方有異鳥， 翔鳴而萃集，
男女皆大喜， 異常而嚴飾。
盲者復瞻見， 聾者還聽聞，
瘡痍者得語， 迷惑得正念；
諸醜陋惡， 變成妙色相，
一切不善人， 皆發慈悲心。
何人行世間， 發起神通力？
此為最上事， 母速為我說。”

爾時乳母答寶授童子，說伽陀曰：

“功德寶出現， 清淨難思議，
清淨最上行， 無垢無增減。
世尊為眼目， 視生如的親，

化行於世間，	無親疎shū分別。
為現乞食來，	不住世間相，
不染世間法，	如蓮花在水。
能斷眾生疑，	慈悲常利物，
眾生所有苦，	唯佛悉能除。
稱讚不生喜，	譏jī謗亦不瞋，
無障復無礙，	行世如清風。
來者世間師、	最上大法王，
善解甚深法，	明了第一義。
常說中道法，	言離於取捨，
法句最寂靜，	遠離一切處。
智積無我相，	最上大福聚，
善逝、世間解，	來者無邊相。
佛身如須彌，	高顯無倫匹，
亦如尼俱陀，	上下皆相稱；
其色如真金，	晃耀而璨càn鑠làn，
清淨若玻璃，	又如秋滿月；
頭頂圓如蓋，	髮鬢zhěn而紺青；
髻jì相若螺紋，	一一皆右旋；
面相如滿月，	湛zhàn然而清淨；
眉間之白毫，	右旋而宛轉；
兩目如青蓮，	光瑩善觀察；
脣妙頻婆果，	齒白正齊密；
舌相如蓮葉，	長廣覆面門；
鼻高而修直，	額廣而平正；
兩眉色紺青，	延袤mào及於耳；
兩耳極端正，	輪朶垂至肩；

如來梵音聲，清亮如頻伽，
美妙復柔軟，眾生聞者喜。
所有緊那羅，孔雀鵝鸚鵡，
鵠qú鵠yù拘枳羅，拘那羅鴛鴦，
囉rě母多、命命，如是等音聲，
及彼諸天樂，一切美妙聲，
皆不及如來，於十六分中，
不及於一分。項細復圓滿，
兩臂而肱chōng直；二手指纖xiān長，
具輪螺等相，軟如兜羅綿，
甲妙赤銅色；胸臆廣平正，
臍qí輪而深密；陰藏若馬王，
藏覆而不現；乃至二足下，
其色如紅蓮，平滿復柔軟，
具千輻輪紋，及與鈎幢等。
如是諸相備bèi，百福悉裝嚴。
具力大丈夫，一切世間師，
常作師子吼，說於不二法。
所出諸言辭，真實無差忒tè，
愛語復柔順，眾生聞者喜。
覺悟諸眾生，應根而啟發，
有義利功德，為最上第一。
具如是裝嚴，名為佛世尊，
十方世界中，凡聖無有比。”

爾時寶授童子，得聞乳母說是伽陀讚歎tàn佛已，即白母言：
“云何令我得見於佛？”

佛知其意，速往宮門現身而立。乳母指言：“斯即是佛。”

寶授童子乃於殿上遙見世尊，舉手頂禮即作是念：“若有眾生覩dǔ見如來如是具足功德之相，不發大菩提心者難得已利。”又復思惟：“經於百千俱胝劫中難遇於佛，我今值遇甚為希有。當捨此身而為供養。”

是時童子手持千葉金蓮，即於殿上投身而下。時彼童子佛力所持，住於空中，捧以金蓮用獻xiàn於佛。是時金蓮離童子手，乃於佛上虛空之中變成花蓋，眾寶嚴飾殊妙第一。

爾時寶授童子即於空中向佛合掌，說伽陀曰：

“我所獻蓮花， 不為斷煩惱，
及於一切法， 唯為佛菩提。
如菩提不生， 非有亦非無，
非取亦非捨， 我從佛現化。
非愚迷所著， 相與無相等，
我離一切相， 供養佛世尊。
所獲諸功德， 亦離一切相，
今奉獻此花， 不願證二乘，
以彼第一乘， 常轉於佛刹。”

爾時，尊者大目乾連侍佛之右，見是事已，即說伽陀問寶授童子曰：

“如是釋迦佛， 汝信重供養，
汝何心顛倒， 云菩提不生？”

爾時寶授答尊者大目乾連，說伽陀曰：

“諸法本不生， 所施空無為，
法性本如是， 云何有所生？
圓頂被袈裟， 住於羅漢相，
如不能知空， 佛智何能了？

汝若有妄想， 供養俱胝zhī佛，
雖供如是佛， 實為非供養。
尊者至於今， 猶不斷妄想，
汝心當云何， 無相稱有相？”

爾時尊者大目乾連復謂童子曰：“如來不證無上正等正覺耶？亦不說法耶？”

寶授童子曰：“夫大智者不住菩提相、不住如來相，諸法性無為，法本無有生。若如是了知，是即知法性。不驚不怖，捨離親疎shū，無來無去，無行無相；不住佛法，不住緣覺法，不住聲聞法，亦不住貪法，不住瞋法，不住癡法，乃至不住愚迷眾生無明煩惱等法；亦復不住有色無色、有想無想、有相無相、清淨不清淨，及身口意、平等不平等，一切諸法皆無所住。”

爾時尊者大目乾連又復問言：“寶授童子！如來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莫有所證耶？”

童子言：“不也。若有所證，即住如來相、住菩提相、住解脫相。若住是相，即為愚迷。”

大目乾連言：“童子！我亦無相，汝謂有相。”大目乾連又復告言：“童子！我前所問為俗諦故。”

童子言：“大目乾連！一切眾生愚迷虛妄，乃生諸根不能調適。”

大目乾連言：“若眾生具足虛妄者，法亦虛妄。若虛妄者，汝云何說？”

童子言：“大目乾連！說法無相，是名說法。如是說者，無有所至亦無所證，亦無所知亦無所見。”

大目乾連言：“童子！若如是者，汝今何故供養如來？”

童子言：“大目乾連！汝若如是，見如來相、見施者相。”

時大目乾連聞童子言已，默然而住。

爾時童子又復告言：“大目乾連！若復眾生見有是相者，不能解脫、不得已利，遠離如來寂靜涅槃，必當發趣聲聞乘也。”

爾時大目乾連說伽陀曰：

“童子雖年幼， 智慧如大海，
經於幾多時， 學成無生法？”

爾時寶授童子答大目乾連，說伽陀曰：

“所學即非學， 一切學無性，
大智如是學， 我學亦如是。
汝之所問我， 著於眾生相，
眾生本無相， 諸法不可得。
說有菩提相， 愚迷非正見，
尊者今云何， 猶住於諸見？
智者於諸見， 一切悉清淨，
佛法愚迷法， 及彼種種法，
如是觀皆空， 是知諸法性。
若住有無相， 求證菩提者，
法本非有無， 菩提云何得？
說法無邊際， 眾生亦如是，
不住差別相， 斯即名涅槃。
如是行輪迴， 師資無所有，
此無相法中， 智者不迷惑。
愚迷言得證， 彼皆住輪迴，
無明轉增長， 是即為魔著。
安坐菩提場， 為示俗諦故，
諸佛之所證， 非俗非寂靜。
菩提不可說， 遠離見非見，
若見如是實， 彼能解妙法。”

爾時，尊者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此寶授童子從於何時於法修行？”

佛言：“舍利弗！我初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時，此寶授童子已證無生法忍經三百千劫。

“又，舍利弗！我於往昔燃燈佛處得授記時，我初證得無生法忍；寶授童子於彼法中為大菩薩，解空第一。”

舍利弗復白佛言：“世尊！寶授菩薩何因何緣，經如是時不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告舍利弗：“汝將此義自問寶授菩薩，必為汝說。”

時舍利弗承佛聖旨，即伸問言寶授菩薩言：“今云何不成佛耶？”

寶授菩薩言：“尊者！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可得故，由是我不能成佛。”

舍利弗言：“寶授菩薩！於意云何？如來成佛，莫有相耶？”

寶授菩薩言：“如來若於菩提有所證者即是取相，若取相者即是妄想。”

舍利弗言：“寶授菩薩！汝從爾來住何忍何行，復以何法化度平等？”

寶授菩薩言：“我於一法而尚不住，何況有四？舍利弗！汝勿謂我有法說耶、證菩提耶、是如來耶、得解脫耶。”

舍利弗言：“希有善男子！若能於法如是了知，汝向於佛宜可出家。”

爾時寶授菩薩說伽陀曰：

“諸有出家者，	多著出家相，
心妄想迷惑，	稱謂有所得。
執見於事法，	修行布施因，
欲求無為果，	所證即有為。

不了無相地，	見有生不生，
得與無得相，	謂得甘露味。
是人於佛法，	乃名破法者，
如來釋師子，	說法寂無相。
不住心非心，	不住性無性，
若見如是說，	是即見佛說。
若見有相者，	斯人眼非淨，
我見非解脫，	智者不應行。
我見即愚迷，	執見有常相，
以自有相見，	謂得於涅槃。
不識夢幻性，	及背空無相，
佛說如是人，	是大無智慧。
又復調諸根，	持戒著禪定，
起於妄想心，	住相迷求果。
此則法中賊，	智者應當知，
以斯種種法，	我出家何益？
法界本湛然，	諸法無分別，
譬如山響等，	智者不見相。
當住於如如，	無別有性相，
若了如是法，	何住出家相？”

爾時，妙吉祥菩薩告寶授菩薩言：“云何說為菩提？”

寶授菩薩言：“離諸語言，名為菩提。”

妙吉祥言：“汝當云何作如是說？”

寶授菩薩言：“法本無言，故作是說。”

妙吉祥言：“為初地菩薩當何所說？令云何學？”

寶授菩薩言：“當如是說：不斷貪慾yù、瞋恚，不捨愚癡，不斷煩惱乃至五蘊六處等；又復於智慧愚癡不生疑惑，不心念佛、

不思惟法、不供養眾亦不持戒；不於朋友而求寂靜，乃至諸難亦不越度。妙吉祥！當為初地菩薩說如是法，令如是學。於意云何？亦復不應於是諸法而有住相，若住相者是為住法，彼即愚迷起生滅法。若於是法說無疑惑，即於法界知其性也。若能如是了法性者，是得名為說菩提也。妙吉祥！若有菩薩聞斯法已不驚不怖，當知是為得不退轉。”

爾時，會中有八苾芻，忽聞說此無相正法，心不愛樂，出於法會，吐血命終，皆墮阿鼻大地獄中。

爾時妙吉祥菩薩白佛言：“世尊！云何此八苾芻聞此正法乃有如是大惡相耶？”

佛言：“妙吉祥！莫作是說。然此苾芻經十千劫，不曾聞法、不近善友，是故今日聞此正法心不愛樂。妙吉祥！此八苾芻當來之世，於阿鼻獄中忽思正法，尋便命終，生兜率陀天為彼天子，或生人間為轉輪王。經六十八劫當得承事十那由他佛，於彼劫後有佛出世，號無垢光如來、應供、正等正覺。彼無垢光佛，如我今日住廣嚴城廣為人天說法授記。時彼天子，天耳遙聞說法授記，即與八萬天子同詣yì佛所。到佛所已，散眾天花遍廣嚴城，供養瞻禮却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隨喜樂聞正法，願佛為說菩提之行。’時無垢光如來為說正法，便令發起大菩提心。彼諸天子纔cái發心已，應時皆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轉。是時廣嚴城中有八萬四千人，亦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轉；復有千二百人遠塵離垢得法眼淨。”

爾時，世尊告妙吉祥言：“假使菩薩於百千劫修行六波羅蜜無方便慧，不如暫zàn時聞此正法。何以故？聞此正法功德無量，何況愛樂聽tīng受，乃至書寫、受持、讀誦、為他廣說。妙吉祥！若復有人樂求阿羅漢果，及樂求辟支佛者，於此法中不應修學；若樂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當學此法。”

爾時，寶授菩薩知佛世尊及苾芻眾未有食處，乃告乳母：“可於宮中速取食來，用施佛、僧。”於是乳母速取百味飲食盛滿一器，授與寶授菩薩。

菩薩得食即於佛前發誓願言：“如來之所說，一切法無盡，斯言真實者，此食亦無盡，乃至苾芻眾，悉令得飽足。”

爾時寶授菩薩即以飲食盛滿一鉢，奉獻xiàn佛已，告諸苾芻言：“尊者！慈愍我故各各受食。”又復告言：“我所施者，不以身施、不以心施，離於三業、不求福果，不住有為法、不住無為法，亦不著世法，亦復不住聲聞、緣覺及佛菩提。”

時，彼苾芻眾無有一人伸鉢受食者。寶授菩薩言：“諸尊者當受此食。尊者樂乞，我今樂施，我於尊者亦無所求。”

時，寶授菩薩復發願言：“佛語真實，如妙吉祥及百千俱胝菩薩，當來之世於功德莊嚴王佛刹，皆得成佛，同一名號。若真實者，今此器中所有飲食，令諸苾芻所持之鉢悉皆充滿，此器中食願得無盡jìn。”以願力故，諸苾芻眾各各鉢中自然食滿。

時寶授菩薩復以器中餘食，施廣嚴城中一切人民，悉令飽滿，器中飲食猶尚不盡。

爾時，世尊告寶授菩薩曰：“有五種寶，於菩薩行施，能令清淨。何等為五？一者、行施無有希望，二者、於施心無所著，三者、所施不起於相，四者、不見施之果報bào，五者、不令受者有所還huán報。”

佛言：“復有四種寶，行施菩薩應常思念。何等為四？一者、常念空三摩地，二者、常念於佛，三者、常念大悲，四者、常念於己不求果報。菩薩若如是行施，是為淨施。”

佛告妙吉祥言：“此寶授菩薩，於當來世過三十劫，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號不空力稱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出興於世。彼佛眾會有無邊菩薩，是諸菩薩皆住不退轉地，威力無邊壽亦無量。”

爾時世尊及大苾芻眾受彼食已，還歸本處。

爾時妙吉祥菩薩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經？我等云何受持？”

佛言：“此經名為《菩提行》，亦名《一切法為首》，如是受持。”

佛說此經已，寶授菩薩并諸大眾，天、人、阿修羅、乾闥婆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寶授菩薩菩提行經

佛說文殊師利淨律經

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

真諦義品第一

聞如是：

一時，佛遊羅閱祇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俱，比丘千二百五十，菩薩三萬二千。彼時，世尊與無央數百千之眾眷屬圍繞而為說經。

時有天子，名曰寂順律音，在於會坐，即從坐起，更整衣服，長跪叉手，白世尊曰：“文殊師利今為所在？一切諸會四部之眾，天、龍、鬼神，釋梵四王，皆共渴仰，欲覩dǔ正士咨講妙辭cí聽受經義。”

佛言：“東方去此萬佛國土，世界名寶氏，佛號寶英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今現在演說道教，文殊在彼，為諸菩薩大士之倫宣示不及。”

天子白佛：“惟願大聖，加哀垂威，令文殊師利自屈到斯。所以者何？文殊師利所說經法，開發結礙，靡不燿huò然，踰過聲聞、緣覺之上。文殊師利設說大法，一切眾魔皆為降伏，諸邪迷惑無得人便，諸外異道莫不歸命；其貢高者不懷自大，未發意者皆發道心，已發道心立不退轉，所當受者無不稽顙sǎng，所當執御靡不攬lǎn持，如來、至真皆亦勸讚：‘因此聖教乃令正法長得久存。自捨如來，未有他尊智慧辯才，頒宣典誥如文殊者也。’”

於是，世尊見寂順律音天子之所啟白，為一切故則發大哀，演兩眉間毛相之光，其明普照諸三千大千佛土，通達周徹一萬佛土，大光照耀yào寶氏世界。

時，彼佛土諸菩薩眾前問其佛：“是何感應yìng先現此瑞？”寶英如來告諸菩薩：“西方去此過萬佛刹，有世界名忍，其佛號曰能仁如來、至真、等正覺，今現在講法演眉間光，照萬佛土普耀此刹。”

菩薩問曰：“唯然世尊，何故放光？”

佛言：“無央數億百千菩薩會彼佛土，釋梵持世及四部眾，皆共傾望文殊師利，欲得奉覲jìn咨講經法，悉俱白佛，奮fèn斯光明遙請文殊。”

寶英如來告文殊曰：“汝往彼土，能仁如來延企相待，眾會無不遲chí想，相見稽首思聞欲聽稟受。”

文殊白佛：“吾亦尋知此光瑞應。”

於時，文殊與萬菩薩禮lǐ寶英佛，右繞三匝，猶如壯士屈申臂頃，於寶氏刹忽然不現，立于忍土，在虛空中，不現其身，僉qiān雨天花遍大眾會，花至于膝。時諸會者怪未曾有，皆白佛言：“此何先瑞而雨天花？”

佛告諸族姓子：“此文殊師利與萬菩薩應命俱來，在于虛空雨於眾花，以供養佛眾會。”

僉qiān曰：“願見文殊及諸菩薩，若能親覲如是正士，甚為欣慶qìng難值難遇。”

說是未竟，文殊師利與萬菩薩，便即現身，稽首佛足，右繞七匝，各以威力神足變化，作大蓮華自處其上。

寂順律音天子白佛：“願發聖教，令文殊師利敷fū演道化，眾會踦qī蹠qū欲聞訓誨。”

佛告天子：“自咨汝心，便可稽問。”

寂順律音則白文殊：“寶英佛土有何奇特超異yì之德，至使仁者遊居樂彼？”

文殊告曰：“不興xīng貪欲亦不滅之、不起瞋恚亦無所盡、不建愚癡chī亦無所除、不造塵chén勞亦無所壞huài。所以者何？無所生法亦無所盡。”

又問：“其佛說法，何所興為？何所滅除？”

答曰：“其本淨者，以無起滅，不以生盡。所以者何？彼土眾生，了真諦義以為元首，不以緣合為第一也。”

又問：“何謂真諦元首？何謂緣合以為第一？”

答曰：“於義無起亦無所壞，無有相處亦不無相，亦非一相亦不離相亦不顯相。彼無視者，亦不無視、亦不諦視，亦不有盡無能盡者，已無所盡不可盡者，是曰真諦義義者。天子！謂無心矣。無本心者，不教他人不於此際、不度彼岸、不在中流，是真諦義義者。天子！謂無文字乃為聖諦。所以者何？如佛言曰，一切音聲皆為虛偽。”

天子又問：“如來所說將無欺乎？”

文殊答曰：“如來所說無誠無欺。所以者何？如來於二，心無所住，而於有為無為之法無有言辭，由是之故無誠無欺。於天子意所趣云何？如來之化設有所說，為實為虛？”

答曰：“不誠不欺。所以者何？如來之化，不有四大，亦無誠實。”

文殊答曰：“如是，天子！一切諸法皆亦如化自然之行，如來所解無所成就亦無所住；以是之故，所宣講法不誠不欺，歸于無二。”

又問：“何謂如來說真諦義？”

文殊答曰：“真諦義者，不可講說。所以者何？其義趣者，無言無說亦不可得。”

說是真諦義時，五百比丘漏盡意解，無數千人遠塵離垢，於諸法法眼淨，萬二千菩薩逮得無所從生法忍。

聖諦品第二

寂順律音問文殊師利：“其真諦義，甚為難解。”

文殊答曰：“如是，天子！其懈怠者，於真諦義甚為難解。”

又問：“何謂比丘精進？”

答曰：“無所斷滅亦無所除，而不修行亦不取證，是為比丘奉行正義。所以者何？其自念言，斷滅如是、除去若此，修行取證，則為壞想顛倒放逸眾行俱合，又計斯者非正精進。”

又問：“何謂正精進乎？”

答曰：“其等無本及與法界等，於五逆亦復如是；如等無本及與法界，於六十二邪見，亦如凡夫之法，學法不學聲聞之法，緣一覺法，佛法亦如，如等佛法；生死之法，其泥洹法，愛欲塵勞、諍訟顛倒亦復如是。比丘若茲zī精進行者，乃正精進。”

又問：“何謂所行平等如等佛法，及於愛欲塵勞之義，亦等諍訟顛倒之事？”

文殊答曰：“用空、無相、無願等故。所以者何？空者不別無有若干，猶如，天子！坏瓦器內空，及與寶器之內空者，俱同等空無有若干，不可言二。如是，天子！愛欲之空，及與諍訟顛倒之空，上至道空，彼則俱空無有若干，不可名二。”

天子又問：“何謂菩薩修行聖諦？”

文殊答曰：“假使菩薩不行真諦，何因當為聲聞說法？所以者何？菩薩行諦多所察護，聲聞無護；

“菩薩行諦廣大難限，聲聞偏局；

“菩薩行諦將護眾生，而於本際無所造證；

“菩薩行諦善權方便，不捨生死泥洹之門；菩薩行諦普觀一切諸佛之法。

“猶如，天子！有一士夫，竊qiè捨大師馳逸犇bēn走，獨身無侶心懷恐懼jù，渡於曠路不敢復還；聲聞如是，意懷惶懼jù，怖畏生死不護眾生，不能堪任遊渡一切終始之患，獨自行諦不護佛法，離權方便無有慧侶。不亦然乎！

“猶如，天子！謂彼大師多獲盈利，齋jí無量寶，瓊guī琦異珍，賜眾賈人超越曠嶮xiǎn；菩薩如是。亦如大師積行無量道寶無限，修於大慈無極之哀，真諦聖慧饒益一切，無數辯智以為傲富，遊一佛國復遊一國，六度無極攝行四恩，以濟危厄矜救眾生，還入生死，善權方便修行聖諦，度諸未度解諸未解，周旋三界獨步無侶，開化未聞使入大乘。

“猶如，天子！垢穢弊衣，以思夷華黃白須曼而用熏之，香氣不久尋便歇盡。聲聞緣覺行諦薄劣xiǎn，亦復如是；便中滅度不修所願，不至於佛戒定慧解度知見事、度脫之香；亦復不能降伏罣guà礙塵chén勞之欲。

“猶如，天子！細軟⁶ruǎn妙衣其價jià百千，以天殊特珍寶諸華，百千萬歲熏此好衣。其衣常香香氣普流，巍巍芬馥未曾有歇，諸天世人皆所愛樂。菩薩如是，從無數劫行諦法香，不具所願不中滅度，而常演出佛無上道戒定慧解度知見馨，降伏罣礙塵勞之欲，遊於天上及至人間。天、龍、鬼神、諸阿須倫、君子、庶民莫不奉敬，而欲見者恒弘濟度。”

寂順律音天子復問文殊：“其實英如來、至真佛土，聲聞之眾為如何乎？”

文殊答曰：“不御篤信不從他教，不行於法不毀法界，亦不八等離於八邪。不須陀洹皆度一切恐懼惡趣、非斯陀含來化眾生、非阿那含於一切法無所往來、非阿羅漢而皆受於三千世界供養之利。

⁶校勘記：“軟”，大正藏底本為“孌”字，根據【宋】【元】【明】【宮】版本的“軟”及文義改為“軟”。“孌 rú：柔弱。妾。妻子。”不符文義。

“不離於欲，亦不以欲而見惱⁷nǎo患；不離瞋恚，不以怒恨，而見焦jiāo然；不於眾生，而懷害心，亦無所憂；不離於癡，不以愚騃ái，而為危難，滅除窈冥及一切法；不離塵勞慙懃精進，化去一切眾生愛欲逮得高節，無所從生而遊現生，於諸想念開化眾生，不計吾我及與人壽，悉無所受亦無所捨。

“淨必一切人民所施眾祐之德，無意無念以修意止，奉四意斷不起不滅，行四神足身意寂然，遵于五根曉了一切眾生本源，行于五力降伏塵chén勞，念於覺意解平等慧，淨修道教棄捐邪徑，證于道訓不得無為。遊趣寂寞而行本際，觀於所觀僉qiān入法界，滅於無明盡于愚癡，興于聖慧無上正真，而除於三解脫之品，則以肉眼皆見眾生。

“一切佛土、諸佛世尊所化人民，則以天眼觀于五趣生死往來周旋人民，蜎yuān蜚fēi蠕動蚊行喘息，形物之類之所歸生；則以慧眼察知一切眾生之疇chóu，心行所念；則以法眼觀見三世三界，群萌一切人民所可行者；則以佛眼皆用明觀一切諸法；法藏祕mì典聖耀yào所照，則以天耳遙聞諸佛所宣經法；以無念慧念知過去無央數劫之所更歷lì，而以神足遊於無量諸佛國土靡不周遍，盡于諸漏不至無餘修解脫也。

“而現其形無有色身，有所講說不演文字，有所思惟無心想著；示於顏貌姿艷yàn端正，以相莊校jiào眾好若干，而以功德自嚴其體，威神殊絕無能當者；名稱普流，功勳xūn闡chǎn布，通于三世無所弊礙；以咨嗟慧而為馨香自熏其身，則於世法而無所著；不為塵勞而見染污，惡口僇cū辭不能毀之，則以神通而自娛樂；博聞無厭頌宣辯才為師子吼，以智慧光靡所不照聖明之達，而為

⁷校勘記：“惱”，大正藏底本為“[病-丙+匆/心]”字，根據【宋】【元】【明】【宮】版本的“惱”及文義改為“惱”。惱 nǎo:即“惱”，懊惱，事物撓心。以下還有三處“[病-丙+匆/心]”也取“惱”的音和義。

雷震滅除閉塞幽隱之愚，所說無盡，通解總持佛所觀察，聲聞、緣覺所不知處。

“常見諸佛覺意如海，三昧之定猶須彌山，忍辱柔和等之如地，勇猛之力降魔官屬棄諸外道，安樂自在如天帝釋。喻若梵天心得由已無有儔chóu匹，求比難比而無等倫，亦如虛空不可為喻，靡所不周無所不入。天子！欲知寶英如來所生國土，聲聞之眾其功德勲xūn，復超於此，如吾所歎不可計量。”

文殊師利說是語時，五百比丘、五百比丘尼、五百優婆塞、五百優婆夷、五千天子，未得道證發心白佛世尊：“我等願生於彼寶英佛土，得為聲聞。”

文殊答曰：“諸族姓子！不可以懷聲聞之心生彼佛土；汝等當發大道之心乃致彼土。”應時受教，皆發無上正真道意。

佛悉記說：“當生彼土。”

解律品第三

寂順律音天子復問文殊：“何謂聲聞律？何謂菩薩律？”

答曰：“受教畏三界難，厭患惱nǎo者，聲聞之律；護於無量生死周旋，勸安一切人民蚊行喘息蠕動之類，開導三界，決其疑網眾想之著，是菩薩律。

“惡厭積德以用懈廢不能自進，是聲聞律；興功為德不厭諸行，以益眾生因而得濟，是菩薩律。

“滅除一切塵chén勞之欲己身所惡，是聲聞律；攻伐一切眾生塵勞恩愛之著，是菩薩律。

“不覩諸天心行所念所志不同，是聲聞律；目見三千大千之佛國土根心所歸，是菩薩律。

“但能察己心之所行，是聲聞律；普見十方諸佛處所眾生心念，是菩薩律。

“唯照己身志性所趣，是聲聞律；光于一切人民之行蛄yuān蜚fēi蠕動心念，思惟三界之居各有本末，是菩薩律。

“難將以護一切眾魔，是聲聞律；降化一切三千大千世界諸魔官屬，壞眾魔行能受正法，是菩薩律。

“如毀破碎瓦石之器不可還合，小志之德滅度如是不進正真，是聲聞律；猶若金器雖為破敗終不遺棄，即可還合以為寶器，大士現滅，深慧法身永存不朽，不增不減續現三界，是菩薩律。

“若大火燒山林樹木，莫不燔fán燎liáo禽獸馳竄cuàn，小志若茲zī，畏三界難藏隱泥洹，是聲聞律；樂于生死獨步三界意無怯弱，欣心娛樂道法之樂勸化眾生，亦如苑囿yòu遊觀之園，花實茂盛多所悅豫，是菩薩律。

“不能斷除罣guà礙，盤結之難，而有處所，是聲聞律；磨滅一切蔽蓋之患，永無止處，是菩薩律。

“取要言之，而有限節自繫縛身，以有限德而見成就戒定慧解度知見事，不能具足無極大道，是聲聞律；所接玄邈志如虛空功勳xūn無量，戒定慧解度知見品不可稱載，是菩薩律。”

爾時，世尊嘆文殊師利曰：“善哉善哉！快說解此諸菩薩律。文殊聽，吾引喻重解，令是義歸廣普究竟。猶如二人，一人嘆譽牛跡之水，一人起立咨嗟jiē大海積水之功。於意云何？其人歎譽牛跡之水能久如乎！”

答曰：“牛跡之水甚為少少，不足稱譽。”

佛言文殊：“聲聞之律所見威神，亦復若茲zī如牛跡水，不足稱譽。彼人起立嗟嘆大海能如何乎！”

答曰：“甚多，甚多！天中之天！其大海者無有邊際jì，不可齊jì限深廣難計。”

佛言：“菩薩之律當作是觀，猶如江海不可訾zī量。”

佛說是時，二萬二千人逮得無所從生法忍，異口同音皆而歎曰：“我等，世尊！當學於斯菩薩之律，開導發起無央數人。”

寂順律音天子復問文殊師利：“文殊為學何律？為修聲聞緣覺之律，若菩薩律？”

文殊答曰：“於天子意所志云何？其大海者，為受何水？捨置何水？”

答曰：“其大海者無水不受。”

報曰：“如是，天子！菩薩之律，猶如大海不逆污塗，十方諸律靡不歸之，聲聞、緣覺、一切眾生開化行律而普遊之。”

天子又問：“文殊師利！所言律者為何謂乎？”

答曰：“所言律者，開導dǎo教化恩愛塵勞，故曰為律；曉了貪欲，故曰為律。”

天子又問：“何謂開導恩愛塵勞？何謂曉了於貪欲者？”

答曰：“眾念思想計有吾我，處于諸見不棄顛倒，不捨不明愚癡之本，行于二事興發塵勞；分別此者，是謂曉了貪欲也。彼若修行無貪思想，淨導隨順不計吾我，不住諸見捐捨顛倒，棄捨無明愚癡之冥，不為二行塵勞不興亦無諍亂，無諍亂已究竟永安，是謂開化塵勞之律。

“譬如，天子！其有術師，明識能知毒虺huī種類，便以呪術除去毒害；學者若斯，設能分別塵勞本末無有根源，則能消滅塵勞恩愛。”

天子又問：“何謂開化塵勞本末之律？”

答曰：“於眾想念本末所行，無有想念則不興諍，已不興諍則無所著，已無所著則無所倚，已無所倚則無所住，已無所住則無惱熱，已無惱熱究竟被教而蒙度脫，此謂為律。設使，天子！以賢聖慧玄妙之智，曉了塵勞恩愛之本，虛妄空無，無所是在，

無有常主亦無所屬，無所從來無所從去，無有處所亦無方面，無內無外亦不兩間，亦不積聚，無色無像無有形貌，是為曉了塵勞恩愛之本。”

天子又問：“塵勞云何而蒙度脫？為實為虛？”

答曰：“猶如有人臥出夢中，毒蛇螫shì之，其人苦痛不能堪任，尋時便服除毒之藥，其毒即滅，痛惱nǎo休息。於天子意所趣云何？其人審shěn為毒蛇所螫，為虛事乎？”

答曰：“為虛，不可言實。”

又問：“設使虛者，何故被bèi毒而蒙藥除？”

答曰：“如虛妄夢，夢虛不實而被於毒，毒除亦然亦無所除。”

文殊答曰：“眾聖解空，開化一切塵勞恩愛，亦復如是。如天子問：‘何謂開化塵勞恩愛？為實為虛？’欲了此義，如我之身計無有身，恩愛塵勞實無恩愛，亦復若斯。設使我身是實身者，恩愛塵勞亦當常存，所以塵勞。無塵勞者，用我已身無有身故，由是之故，無有能得開化塵勞。所以者何？一切諸法，皆為寂寞而無生故，諸法憊dàn怕bó不可受持故，諸法靜默無歸趣故，諸法皆盡無積聚故，諸法無盡無所生故，諸法不生無所成故，諸法無成用無造故，諸法無作無所為故，諸法無為用無我故，諸法無我用無主故，諸法無主如虛空故，諸法無來無所著故，諸法無來從無住故，諸法無住無所受故，諸法無受無所著故。是故，天子！究竟蒙化，成為法律亦無所化。”

道門品第四

天子又問：“一切諸法，以何為門之元首也？”

答曰：“無順之念，以為門首；周旋生死順義之念，為泥洹矣。不行精進為罣礙門，精進之行為道品門；

“狐疑之行為陰蓋門，勤修解脫無罣礙門；
“思想諸著為塵勞門，無所想念無有虛妄無恩愛門；
“諸亂多念眾妄想門，寂然之行為恬tián怕bó門；
“六十二見為憍慢門，修於空無無自大門；
“隨惡親友為惡罪門，從善親友為善法門；
“眾邪見事，為惱nǎo患門，正見之義為安隱門；
“慳貪之事為貧匱kuì門，布施之義為大富門。
“毀犯戒者，便當歸趣諸惡道門；奉修禁戒，當歸一切生善處門。
“喜諍訟者，違失法門；若忍辱者，得歸殊特超異之門。
“為懈怠者，心垢穢門；遵行精進，為無垢門。
“放逸之事，為亂意門；一心之事，為定意門。
“惡智之行、癡冥之惑，如牛羊門；修智慧者，三十七品為道法本師子之門。
“而悉具足慈心行者，無所害門；
“悲哀行者志和雅門；性以和柔無諛諂門；
“而行喜悅樂法樂門；
“修行護者，無所適dī莫mò無增減門；
“行四意止，不失宿德諸所福門；
“四意斷者，順平等門；
“四神足者，心身輕門；
“五根行者，篤信之義為元首門；
“五力行者，不為塵勞及諸愛欲所沾污門；
“七覺意者，悉已曉了平等慧門；
“八道行者，棄捐一切眾邪異徑迷惑之門。
“復次，天子！計於菩薩為諸佛法元首之門，將護諸法，法自在門故；

“善權方便，曉了處處無處之門故；

“智度無極，通知一切眾生心念所念，順度彼岸門故；

“六度無極，攝於六欲令無所處，為大乘門故；

“觀求於空，三界如化終始如夢，智慧明門故；

“一切諸法皆為本無，法無生忍，明達自然無所不了，其慧不依他人明故。”

天子又問：“文殊師利！何謂法界之門乎？”

答曰：“其法界者，則曰普門。”

又問：“其法界為何所界？”

答曰：“一切眾生之所界者，名曰法界。”

又問：“其法界者，豈有分際？”

文殊答曰：“虛空之界，寧有分際乎？”

報曰：“不也，文殊！”

答曰：“猶如虛空無有分際，法界如是亦無分際。”

天子又問曰：“豈可分別於法界乎？”

答曰：“其法界者，不可分別。”

天子又問：“仁者！何因解明諸法乃能曉了如斯辯才？”

文殊告曰：“於天子意所趣云何？其呼響xiǎng者，而有音出，以何解法？”

天子報曰：“其呼響者，不解諸法，以緣合成乃響出矣。”

答曰：“如是，天子！菩薩皆因眾生緣故，而有所說。”

天子又問：“仁者！為住何所而有所說？”

答曰：“如來化住有所講，吾之所住所演若斯，若曰：‘如來之化，法無所住而有所說。’答：‘如如來化，於無所住而有所說。’吾之所宣，亦復如是。”

“設使，文殊！於一切法無所住立，而有所說，仁何所住，成於無上正真之道，為最正覺乎？”

答曰：“吾住五逆，乃成無上正真之道。”

又問文殊：“其五逆者，為住何所？”

答曰：“其五逆者，無有根本亦無所住。”

又問：“如來說言，其作逆者，無間可避不離地獄？”

答曰：“如是，天子！如佛所說，其作逆者當墮地獄。若菩薩住於此五逆，疾逮無上正真之道。何謂為五：

“假使菩薩慙慙至心發大道意，去小乘心而不墮落聲聞緣覺之地，是第一逆；

“發心廣施一切所有，無所愛惜，不與慳貪而共合會，是第二逆；

“而發慈心，一切眾生吾當度之，不中懈廢，是第三逆；

“見一切法無所從生，尋便逮得無所從生法忍，不復中與六十二疑邪見俱合，是第四逆；

“所當知見，所當斷除，所當頒宣，所當成覺，發意之頃悉知見覺，靡所不達而無所住，成一切智不著三界，是為五逆。”

文殊師利謂其天子：“菩薩已住於是五逆，爾乃疾成無上正真之道，為最正覺。”

天子又問：“所說何謂？逆不成逆，順不成順。”

答曰：“如紫磨金及如意珠，雖墮不淨，為俱合乎？”

答曰：“不合。所以者何？其物真故，不與偽合。”

文殊告曰：“人心本淨，縱處穢濁則無瑕_{xiá}疵_{cī}，猶如日明不與冥合，亦如蓮花不為泥塵_{chén}之所沾污。譬如虛空無能污者，欲行學法發菩薩心，住於諸逆亦不動搖，開化諸逆則名曰順，其心本淨不與穢合。所以者何？設使合者不可復別，水及泥土尚不俱合，況于心本清淨，無形與形，合乎？”

佛說文殊師利淨律經

佛說魔逆經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俱千二百五十，摩訶菩薩不可計，及欲行天、諸色行天、淨居天人。彼時，世尊與無央數眾會眷屬周匝圍繞而說經法。

有一天子名曰大光，在於座中，翼從文殊師利而侍衛wèi焉。於是大光白文殊師利：“所可謂言諸菩薩眾有魔事者，何謂魔事？”

文殊答曰：“有所興業而有所作則為魔事。若使志願有所受取而有所奪則為魔事。假令所欲思想諸著、識念求望，則為魔事。

“復次，仁者！倚著菩薩志欲至道則為魔事。心倚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而依智慧則為魔事。識念布施、妄想持戒、受於忍辱、放逸精進、及倚禪定、專惟智慧則為魔事。

“復次，仁者！心樂閑居、行得於觀則為魔事。若使想念止足獨處、節限名德則為魔事。若行空無，依無相、願，修無放逸，住於如來所說言教則為魔事。假使仁者思想、識念有所受取，志在所應見聞念知、分別經典，皆為魔事。”

大光問文殊曰：“其魔事者為住何所？”

文殊答曰：“住於精進。”

又問：“以何等故住於精進？”

文殊答曰：“其精進者，乃為諸魔求其便耳；若懈怠者，彼魔波旬當奈之何！”

又問：“何謂菩薩精進而不應者？”

文殊答曰：“假使計言‘我身精進’，則為不應。所以者何？己身精進，計有所應，則依倚世。仁者！欲知為精進者，等遵所修此之謂也。以等精進則曰平等無所應進，已無所應則無放逸。

假使仁者眼無所進不行於色，是則名曰平等精進；耳無所進不行音聲，鼻無所進不行眾香，舌無所進不行眾味，身無所進不行細滑，意無所進不行諸法，是則名曰平等精進。

“復次，仁者！假使不行一切塵勞，而以斷除眾生愛欲垢穢，是則名曰菩薩所行平等精進。若於三界而無所行，救濟三界倚著眾生諸惱之患，是為菩薩平等精進。行於布施無所想念，修以四恩攝諸慳貪；行於禁戒而無想念，攝諸犯惡眾生之類；行於忍辱而無所想，攝諸瞋恚人民之眾；行於精進無所想念，攝諸懈怠；行於禪定無所想念，攝諸亂意；行於智慧無所想念，攝諸惡智。是為菩薩平等精進。”

文殊師利復謂大光：“其有曉了空無慧行，不想空無是為思念；精進行空遊於諸見，悉察諸見而無所見，觀諸邪見不離空無，是為行空。所謂空者，諸見則空。以空之故，故曰空空。由是空空，故曰為空。因是空故，諸法皆空。假使曉了此慧明者而不自大，是謂菩薩平等精進。

“復次，天子！修行於此無所想著，不念無想，皆與一切眾念俱遊。不捨眾念，不有所念；所念無想，不想所念，等於諸想及一切念。若能曉了一切想念，設於此慧不以知慧而憍jiāo慢者，無所逸樂，是為菩薩精進之行。”

文殊師利復謂大光：“其行無願隨心所生，有所志慕心無所著，不行所願其趣所生，已離諸見及眾駛水，捨於二事，不計有身亦無吾我，而等除去，終始生沒。其有能行如是精進，是為菩薩平等精進。”

文殊師利復謂大光：“菩薩修業常以平等，其於智慧聖明之達dá無所修行；曉了善權quán，將攝一切眾德之本。

“分別慧者，無我、無人、無壽、無命；則以善權精進開化一切眾生。

“聖明達者，於一切法無應不應，無淨不淨；曉善權者，精進攝於一切正法。

“進智慧者，悉了於一切，不壞法界；了善權者，供養奉事無央數佛。

“達智慧者，進聖無為；曉善權者，宣暢一切文字之教種種別異yì。

“智慧聖者，修行佛身，了無穿漏；解善權者，三十有二大人之相而自莊嚴。

“智慧聖者，使諸生死而無所生；解善權者，則為所念常向眾生。

“智慧聖者，修行於空、無相、無願；曉善權者，頒宣斷除六十二見眾想之著，志有所求。

“智慧聖者，勸助精進至於六通；解善權者，神通變化多所救濟。

“智慧聖者，精進不見諸種陰yīn入、眾衰之難；解善權者，執持將護諸種陰入。

“智慧聖者，遵修泥洹本性清淨；解善權者，為諸眾生開化導示無上正真所當修行。

“智慧聖者，謂得慧眼，所覩無極jí；解善權者，逮致天眼，化諸著者。

“智慧聖者，不得諸法所行精進；解善權者，敷演文字而講說法。

“智慧聖者，分別諸法義之所趣；解善權者，宣暢如應辯才之慧。

“智慧聖者，曉了諸根各各別異yì、心念不同；解善權者，究盡眾人如應說法。

“智慧聖者，識達八萬四千諸行；解善權者，能為一切頒宣、指示八萬四千諸品法藏。

“是為菩薩平等之業精進行也。”

文殊師利分別說此平等精進示眾會時，八千天子尋發無上正真道意，五百天子逮得無所從生法忍。

世尊即讚文殊師利曰：“善哉，善哉！仁快說此諸菩薩眾平等之行！”

於是大光白文殊曰：“如來讚仁，寧踊躍yuè乎？”

文殊答曰：“卿意云何？假使化人讚於化者，又其化者寧踊躍乎？”

答曰：“不也！其化人者無所係xì著亦無所受。”

報曰：“如是！一切諸法自然之相悉如幻化，如來之相亦復如此。吾當何因而踊躍乎？譬如呼響xiǎng，於善惡聲無所是在，亦無所受；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猶如呼響本悉清淨。如來、文殊其淨亦如吾，當何因而踊躍乎！”

大光又問：“何故如來讚於仁者？”

文殊答曰：“其有頒宣無所立慧，乃為如來所見嗟jiē歎；於諸言說不懷憂yōu惑，亦無增減，於諸眾生無眾生想，於一切法無諸法想。若志泥洹，修治生死，曉了魔事，解佛道業；以於魔事覺了真諦，分別佛法及與魔事；不畏魔事，不依佛法。如是行者，則為如來之所嗟歎。”

又問文殊：“仁為奉行如此法乎？所以如來而嗟歎之！”

答曰：“其平等者終無偏黨dǎng。”

又問：“其平等者不與偏乎？”

答曰：“所謂平等，等於諸逆，亦等吾我；等諸四大，亦等住見；吾所等者亦復若茲zī。如諸種等、四顛倒等，吾等亦如。如等不順反戾lì之事及欲所得，吾等亦如；如等生死，等及與本

際；如等行原，等生死本及泥洹本。以用泥洹本等等之故，因此故曰本際平等。如本際等，故吾我等；已等吾我，亦等無明恩愛之本；如等無明恩愛之本，亦等明徹chè解脫之本。若以平等明脫之本，亦等貪婬、瞋恚、愚癡；以等三垢，亦復等於空、無相、願；已等三脫，亦等有為之本；以等有為本，亦等無為本；以等於無為之本，文殊所等其亦若茲zī。是故大光！以此平等，諸法皆等。其以說者今所頒宣，方當演說而見嗟歎，一切此法皆悉平等，猶如虛空。虛空正等而無偏黨，虛空無數亦無所為。若有趣斯方欲習入，是故如來讚歎于彼。”

大光又問：“寧可宣暢善哉之法、無善哉法乎？”

文殊答曰：“菩薩善哉從志願出；諛yú諂chǎn無質，所行放逸，為不善哉。

“用眾生故，不捨大哀，故曰善哉；若不懷huái仁，念害眾生，則非善哉。

“若能愍傷一切眾生，乃為善哉；瞋恚懷結，離于忍辱，為不善哉。

“若不醉亂luàn又隨律教，已有罪過自首歸guī誠而不藏匿，則為善哉；隱蔽殃釁xìn而不發露，則非善哉。

“自見身惡能改除者，則為善哉；假使志求他人瑕xiá闕quē，則非善哉。

“若行返復而知恩好，心不懷害，孝順行仁，則為善哉；無有返復，心常懷害，欲危返復，不奉孝順，不知報bào恩，則非善哉。

“聞佛道教尋能遵修，乃為善哉；若聞經典不肯敬順，則非善哉。

“奉行禁戒，未曾缺漏，乃為善哉；若受於戒，失不順從，則非善哉。

“常處閑靜，其心寂寞，乃為善哉；設慕憤kuì鬧、自放恣者，則非善哉。

“在於閑居，捨身壽命而不戀恨，乃為善哉；假使貪愛己身壽命，則非善哉。

“修四賢聖，止足知節，乃為善哉；不知進退，多所志求，慕樂惡事，則非善哉。

“為人羸léi劣、能忍辱者，乃為善哉；若以害心向於眾人，則非善哉。

“諸所欲度能自節限，則為善哉；為人舒緩，不能謹勅chì，則非善哉。

“所可歸guī命未曾忘捨，乃為善哉；本有所歸遺棄qì不念，則非善哉。

“曉了威儀yí禮節之正，所行至誠，所作如言，心口相應，乃為善哉；欺詐迷惑一切世間，則非善哉。

“將護正法不違wéi雅典，乃為善哉；誹謗經道，違失正理，則非善哉。

“假使所聞不謗經典，雖不師受，頒宣道教無所希冀，乃為善哉；愛惜經法自稱為師，若說經法常懷妄想，則非善哉。

“執zhí權方便開化眾生，乃為善哉；不護眾生，無權方便，不行四恩，則非善哉。

“若能遵修六度無極jí、慤勤慕求，乃為善哉；若復棄捐六度無極，則非善哉。

“造行慧業，自致聖道，乃為善哉；貢高自恣，為憍慢業，則非善哉。

“行牢強慈，慤傷眾生，乃為善哉；趣爾行慈，所慤不弘，則非善哉。

“奉行十善，不違wéi大猷yóu，乃為善哉；翫wán習自恣zì，行十惡事，則非善哉。

“若能棄捐一切眾惡，乃為善哉；順從諸惡非法之事，則非善哉。

“大光！欲知出家顛倒不順行者，則非善哉；好樂空、無相、無願，具足成就，乃為善哉。

“強上高床師子之座，而演雜zá句世間之談，隨俗同塵chén，則非善哉；若得菩薩篋qiè藏之典修習遵行，昇師子座，頒演道教，乃為善哉。

“毀於禁戒，受信施食，則非善哉；奉順戒法清淨鮮潔jié，應服一切供養之利，乃為善哉。

“貢高自大，憎妬dù經法，則非善哉；謙下恭順，不懷慢恣，嗟歎人德，乃為善哉。

“嫉妬菩薩，憎zēng其高行，則非善哉；見諸菩薩敬之如佛，乃為善哉。是為大光！如佛所說，其行法者則為非遠，不至大慧，皆非善哉；其有順從如來教者乃為善哉。”

大光又問：“以何等故讚法善哉？法在善哉、非善哉乎？”

文殊答曰：“吾於諸法不行善哉，亦復不行非善哉也。所以者何？一切諸法悉無所合，亦無吾、我。”

又問文殊：“仁者！不與善法合乎？”

文殊答曰：“吾則不與善法俱合，亦復不與惡法共合。所以者何？計極jí著者謂有為矣，其無著者謂無為矣；計無常者亦是有為，自計有身不了本無。”

又問：“文殊師利！仁者至德亦是有為，計有吾、我。”

文殊答曰：“假使吾計有為，身是我所，則墮恐懼jù。”

又問：“文殊師利！仁者不畏於有為乎？”

報曰：“假使見於有為究竟成就，永存無滅盡者，我乃恐懼。”

又問：“文殊！仁者不見有為之事而成就乎？”

答曰：“吾尚不見無為之事而在成就，況當復覩有為之事而成就也！”

又問：“文殊！仁為有為，若無為乎？”

答曰：“仁者！吾不有為亦不無為。所以者何？設使有為，則與愚癡凡夫同塵；假使無為，則與聲聞、緣覺同等。”

又問：“文殊！設使仁者亦不有為，復不無為，今我云何執持此教？”

答曰：“譬如化人之所興為，欲持法者亦當如彼。於天子意所志云何？如來神識為住何所？立在色乎？”

答曰：“非也！”

“為復立在痛癢、思想、生死識乎？”

報曰：“非也！”

又問：“住三界乎？”

答曰：“非也！”

“住在有為、若無為乎？”

答曰：“非也！”

又問：“如來神識為何所住？”

報曰：“文殊！如來神識永無所住。”

答曰：“如來神識設無所住，卿當執持如彼所住！”

又問：“文殊！仁者則為是如來乎？”

答曰：“天子！其無本者，無來無去無所周旋，吾所由來亦復如是。以是之故吾為如來，所來亦如；如佛所來吾亦如之，以是之故吾為如來。如如來住，吾住亦如；以是之故吾為如來。如來無本，文殊師利亦復無本，故曰無本。以是之故，吾為如來。”

又問：“文殊！其無本者，當從何求？”

答曰：“天子！其無本者，當於六十二見中求。”

又問：“六十二見當於何求？”

答曰：“當於如來解脫中求，不懷瞋法而求之矣！”

又問：“如來解脫不懷瞋法，當於何求？”

答曰：“當於眾生志行中求。”

又問：“眾生志行當於何求？”

答曰：“當於如來聖慧中求。”

又問：“如來聖慧當於何求？”

答曰：“當於眾生諸根各異yì，分別原際而於中求。”

又問：“文殊師利！今者所說吾不能了。其不解者不能分別則當愕然！”

答曰：“如來之慧無能分別。”

又問：“何故？”

答曰：“如來慧者，無所罣礙亦無想念，不可逮得，無有言辭cí亦無所行，無心、意、識，離於言教，以是之故無能知者，不可分別。”

又問：“文殊！設如來慧不可分別，諸聲聞眾云何曉了？何因菩薩而得住於不退轉地？”

答曰：“天子！如來至真善權quán方便，因時頒宣文字之說。又其慧者無有文字，譬如不從水中而生火矣，鑽zuān木求火及照陽燧suì乃出火耳！如來若此，威神聖旨道慧無邊，廣分別說本無之慧，無有能知如來聖慧。如來聖慧燒諸愚癡闇àn昧草木，令不復生。彼則何謂燒諸愚癡闇昧草木？一切分別眾行之心演道品法、六波羅蜜諸度無極jí。”

又問：“文殊！無有草木不生瑕穢亦無瘡病，云何說之？”

答曰：“所暢說者，無緣起分，所言無毀，無合無散。所頒宣者，不說生死，無泥洹教，無所蠲juān除亦無所斷，不有造證，無所遵修，無得無歸。此所言者，乃為寂寞堅要之辭。”

天子報曰：“難及，難及，至未曾有！文殊師利！今所說者微妙巍巍，無極之慧超異yì如是！而魔波旬不來至此，欲廢亂luàn之，行於逆乎？”

適說是語須臾yú未久，時魔波旬在於虛空，興xīng大雲雨，聲qǐng揚大音，其音普聞一切眾會。時眾會者各心念言：“此何等聲流溢乃爾？”

爾時，世尊告文殊師利“仁寧見魔所興亂乎？”

答曰：“唯然，天中天！”

文殊師利即如其像三昧思惟，令魔波旬自然見縛。尋便墮地，喚呼稱怨，恚恨罵詈lì：“文殊師利！今當桎械鎖縛我身！”

文殊答曰：“咄duō，魔波旬！復有繫xì縛堅固難解，踰過於此！今者所被，如卿不覺。何謂堅縛？”

謂言：“吾我、顛倒、恩愛、諸邪見縛、因緣繫縛。卿常為此枷鎖所縛，不自覺知！”

魔又啟曰：“唯見原赦shè，使得解脫！”

文殊師利曰：“汝當興xīng造行作佛事，我能令卿從繫得解！”

魔即對曰：“我於佛法無所妨廢fèi亦無所壞huài，已當何因興作佛事？”

文殊答曰：“波旬！欲知興作佛事修行，乃為菩薩智慧變biàn化。假使如來興作佛事不足為難，魔作佛事斯乃為奇！”

於是，文殊師利即如其像三昧思惟，使魔波旬變作佛像——三十二相莊嚴其身，坐師子床，智慧辯才所說如佛——而宣此言：“所欲問者，一切眾生諸所狐疑，自恣所啟qǐ，當為發遣！”

時大迦葉問魔波旬：“比丘修行以何為縛？”

魔尋答曰：“計我禪定而志寂然，則是有想，無想、品第想空為要，毀眾見想；想於要想，興於眾念御無願想；懷諸所願為泥洹想；而樂無為毀生死想。是為——迦葉！——修行比丘之繫縛也。所以者何？迦葉當知，不當毀壞諸所往見因而行空也。所謂空者，諸見皆空；不當毀念求於無想。所以者何？敢可所念，悉為無想。不當毀願而求無願，其所願者悉亦無願。不當毀生死而求泥洹，曉了生死不可得處則為泥洹。迦葉當知，其行泥洹不起思想，當於眾著令無所起、毀壞滅盡，泥洹本淨無所起生，乃為無為。”

說是語時，五百比丘心逮清淨。

時須菩提問諸比丘：“誰為開化諸賢者等？”

五百人曰：“其無所得，不成正覺，開化吾等。”

又問：“云何開化？”

答曰：“不來不去，曉了如是；不起不滅，其慧常住。”

說是語時，二百比丘逮清淨眼。

時須菩提問魔波旬：“何謂比丘為最眾祐？”

魔即對曰：“若無所受亦無畢淨，而從篤信愛樂佛法受飲食饌如須菩提。若有比丘不受不捨——其施與者，觀彼比丘猶如幻化；其受施者，意念如影，無有生者亦無受者——心無所著，無心不起，彼則於世為最眾祐。”

時舍利弗問魔波旬：“何謂三昧而不穢亂？”

波旬答曰：“於三昧盡，如無所盡，悉令都盡。其無生者不令興起，燒盡眾欲本末清淨，悉無所生令不復愚，無所更歷¹¹，一切諸法，曉了清淨平等正受，遵修寂滅察諸所更，滅盡三昧而以正受，無觀不觀亦無所見，如是三昧乃無穢亂。”

大目犍連問魔波旬：“何謂比丘心得自在？”

波旬答曰：“假使比丘曉了一切，究暢人心及與諸法悉解脫相，宣說諸法悉解脫相；無所依倚所懷來心，亦無所解亦無所懷；心無色欲，見一切色心無所住；曉了諸法亦無處所，心不可護；曉於諸法亦不可持，心不知心，心者自然則為清淨，諸法亦然自然清淨，法界清淨得不動轉。以他因緣現在目前，備bèi六神通、四神足念而自娛樂，比丘如是心乃自在。”

邠bīn耨文陀尼弗fú問魔波旬：“何謂比丘說法清淨？”

波旬答曰：“假使比丘見一切法皆度無極，而悉遍見眾心各異，悉無所著。一切所念則無同像，旨分別說，曉了一切音聲、言說、談語、論議如山呼響，觀諸講法亦如幻人，身所識知如水中月。別諸塵勞、思想、眾念所從起立；無受法者亦無捨者，得入三昧。若頒宣法，等獲超度，則以逮知四分別辯才，心無所冀。讚言善哉，不懷狐疑。淨其己心，則能清淨一切人心。曉了本淨鮮潔jié無垢，解知塵勞悉瑕xiá疵cī矣。見諸陰魔悉為閑靜，其死魔者住無終始，其天魔者皆除一切倚著之教，一切眾生心淨如是；如是比丘乃為清淨，普見道法演布經典。”

耆年優波離問魔波旬：“何謂比丘奉持法律？”

波旬答曰：“其能曉了一切諸法，悉被開化，識知眾罪本際寂寞，教授猶豫。若見誹謗，不以狐疑亦不懷結；彼於諸法未曾生心而有所御；常能化度諸有逆者，何況小小犯禁戒乎？體解塵勞靡所不別，諸客塵勞不以堅要懷思想也。說眾愛欲無內、無外、不處兩間；曉了塵勞由從無覺，不壞愛欲亦不勸化，至於無欲亦無所起；計於塵欲猶如雲雨，觀於聖慧曉了頒宣，所可說者如風散雲，悉無所住。有塵勞者如水中月，緣想念起，欲現面像由於闇冥，當得智慧以為明照，欲如明鏡見其面像，其色如鬼、羅刹之形；其順念者觀無所見，求捨塵欲不益眾穢，則以空慧、無相、

無願、無所越度；其有曉了愛欲如是，設復有著於愛欲者，則於眾生不興慈哀；眾生無我而無有身，亦不望想於諸吾我，如是觀者審諦持律。”

其尊弟子五百人等，各各自問己身所知，時魔波旬各各分別而發遣之。

於是諸天眾中有一天子，名曰須深，問魔波旬：“文殊師利屬zhǔ者講說諸魔事業，仁豈堪任重復義理，何謂菩薩之魔事？”

時魔答曰：“天子當知，菩薩魔事則有二十。何謂二十？”

“恐畏生死欲得解脫，遵修翫wán習於佛正法，稽首歸命而有望想，則為魔事業(一)。

“觀於空無而察眾生，則為魔業(二)。

“觀於無為而厭有為善德之本，則為魔業(三)。

“禪定正受不求一心，而已退轉，則為魔業(四)。

“若頒宣法，不為聽者興發大哀，則為魔業(五)。

“求諸禁戒有德眾祐，瞋恨毀戒，則為魔業(六)。

“暢演聲聞緣一覺事，諮問大乘不別巨細，則為魔業(七)。

“啟受深說，憎道雜言，則為魔業(八)。

“求度無極，自號菩薩，則為魔業(九)。

“諮嗟寂滅澹dàn怕bó之事，所化眾生無權方便，則為魔業(十)。

“積眾德本，不親道心，則為魔業(十一)。

“慙勤遵修寂觀之事，所觀察者見有眾生，則為魔業(十二)。

“求盡塵欲使無有餘，度生死岸惡畏愛欲，則為魔業(十三)。

“修行智慧常樂猗yī求，依於大哀，則為魔業(十四)。

“無權方便而已皆見一切德本，則為魔業(十五)。

“不進志求菩薩篋qiè藏，慕於世俗方類之言，以此為務，則為魔業(十六)。

“各各分部博聞師教，而有去就，則為魔業(十七)。

“設使得為富樂饒財、豪貴大威而貪著之，不奉博聞，則為魔業(十八)。

“設為尊豪、君子、長者、釋、梵之位，不習大法，則為魔業(十九)。

“不與菩薩、法師相從，藉受所聞，反與聲聞、緣覺相習，樂共談言；不欲聞法、自恣放逸、所遊搪揆tū，則為魔業(二十)。是為二十菩薩魔事。”

於時，世尊讚魔波旬：“善哉，善哉！快說於斯菩薩魔事！假使有人論此法事，聽tīng省奉行不從魔教，其人則逮佛大道法，講說經典，獲huò致二十事。何謂二十？

“大慈(一)，大哀(二)，不厭yàn生死(三)，常見善友(四)，所生之處輒zhé遭佛世(五)，得有啟受諸度無極(六)，以諸菩薩用為眷屬(七)，逮得總zǒng持(八)，具足辯才(九)，五通之慧(十)，所未遇法而得聞之(十一)，世所生常懷道心(十二)，當得出家而為沙門(十三)，致閑不憊jù(十四)，究竟博聞(十五)，善權智慧(十六)，開化眾生導以四恩(十七)，將護正法(十八)，常行質直而無諛諂(十九)，一切所珍而不愛惜、不懷害心向於眾生(二十)。是為二十，逮得經典，至佛大道。”

於是須深天子問魔波旬：“快哉，善利！乃為如來之所嗟歎！”

時魔報曰：“吾身不用快哉、善利！譬如男子鬼神著之，當可所說，計實不是其所語，鬼神所言也。如是仁者！今吾所說，文殊師利之所發動，不當宣傳言是我說！”

天子問曰：“今仁變成為佛身形，不以歡乎？又復相好莊嚴其身，坐師子床講說經法，不以樂耶？”

魔復報曰：“卿等見我相好嚴身，我還自覩枷鎖繫縛。”

天子告曰：“波旬！自歸悔過，伏罪文殊師利。文殊師利威神原赦shè波旬！”

波旬答曰：“不當首悔學於大乘菩薩大士。所以者何？行菩薩者，不見缺漏瑕穢之界；興瞋恚者設懷怨恨，乃當對悔稽首自歸。”

天子又問：“菩薩忍辱為何等類？”

其魔報曰：“菩薩忍辱有十二事。何謂十二？

“志性忍辱而無瑕疵(一)；

“其意忍辱，心不懷害(二)；

“忍辱無諂，不欺眾生(三)；

“忍辱愍窮哀傷一切貧於智慧、不及道者(四)；

“修忍辱事，所行如言則不退轉(五)；

“其空忍者離於一切猶豫邪見(六)；

“專惟法忍，導御諸法(七)；

“深妙忍者不計吾我(八)；

“柔順法忍而從歸趣眾賢聖慧(九)；

“真諦忍者不亂緣起(十)；

“不錯亂忍，順從一切眾生之心(十一)；

“意不起忍，因便速得無所從生法忍(十二)。是為菩薩十二事忍。”

於是須深天子問魔波旬：“卿若尋說此二十事至十二忍，寧踊躍乎？”答曰：“歡喜！”

須深即啟文殊師利：“仁者！原赦shè魔波旬罪！”

文殊問魔：“誰為繫汝？”報曰：“不知誰為縛我？”

答曰：“波旬！卿不被縛，自想為縛；一切愚癡凡夫之士其亦若茲zī！心本悉淨，無所思念，志在想著——不知無常，計有常想；苦為樂想；無身計身；不淨淨想；無色色想；無痛癢yǎng、思想、生死識而想五陰yīn。如今波旬惡畏繫縛，何因得脫？”

又曰：“今我不復得解脫乎？”

答曰：“如是一一波旬！——已得脫者不復更脫。何因得脫？由緣從於虛偽之想而致繫縛，蠲juān除此穢名曰解脫。”

於是文殊師利捨所建立，威神感動，令魔波旬即復如故。

時大迦葉謂魔波旬：“波旬以為興作佛事！”

其魔答曰：“文殊師利境界所感，不當觀之是我所為！”

須深天子問文殊曰：“其佛事者當於何求？”

答曰：“當於眾生愛欲之中求於佛事。”

又問文殊：“何故說此？”

答曰：“以於眾生塵勞之故，受於愛欲。設無愛欲不興佛事，譬如無疾則不用醫。如是行者，假使眾生無有愛欲則不用佛。”

又問：“以何所生，佛興於世？”

答曰：“起生、老、病、終沒之患，故佛興出。所以者何？三界有是生、老、病、死，故佛現世。”

又問文殊：“如來得道興顯何法？滅除何所？”

答曰天子：“如來得道，法無所起亦無所滅。所以者何？佛興出世則無所生，亦無所失。所可謂言佛興出者，假有此辭cí隨俗現身，自然本淨，則云平等無所生者。”

又問文殊：“何謂菩薩建立志性？”

答曰：“於一切法無所得者，不墮諸見、六十二疑繫縛羅網。”

又問：“何謂本淨？”

答曰：“於內外法無所著。”

又問：“何謂菩薩為布施主？”

答曰：“捨身塵勞，不捨一切眾生愛欲。”

又問：“何謂禁戒具足？”

答曰：“分別曉了寂然之界，蠲juān除一切眾生諸惡，不捨道心。”

又問：“何謂備bèi悉忍辱？”

答曰：“究盡諸法見一切法，除去眾生結恨、厭穢、瞋恚之難，而不違捨一切智通至德之鎧kǎi。”

又問：“何謂究竟精進？”

答曰：“菩薩所因可精進者，悉見諸法，至於無上正真之道，刈yì除眾生懈怠之穢，遵修精進。”

天子復問：“文殊師利！何謂究竟於禪定已？”

答曰：“見一切法本悉清淨，平等正受。一切眾生，因有所著而興生矣！”

又問：“何謂菩薩成就智慧？”

答曰：“於諸所行不得所行，蠲juān除一切放逸之事，刈yì去眾生沈chén吟邪見，遵修聖達。是為菩薩成就智慧。”

又問：“何謂行慈？”

答曰：“見一切法永悉滅度。”

又問：“何謂為哀？”

答曰：“曉了諸法無有作者，亦無報應。”

又問：“何謂為喜？”

答曰：“若於諸法無所興樂，亦不無行。”

又問：“何謂為護？”

答曰：“於一切法不造二事。”

又問：“何謂菩薩至誠真諦？”

答曰：“分別一切諸法猶如幻化，於諸所生而無所生、悉無所有。”

又問：“何謂大士？”

答曰：“觀諸眾生而無眾生。”

又問：“何謂尊人？”

答曰：“觀一切法不可受持而不恐懼。”

又問文殊：“何謂菩薩被大德鎧kǎi？”

答曰：“觀一切法等如虛空，不捨僧那。”

又問：“何謂為仁和乎？”

答曰：“行於大哀，不遠yuǎn眾生亦不親qīn近，開化塵勞、恩愛之著。”

又問：“何謂所止宿安？”

答曰：“不以身、口及與心念煩擾他人，不得吾我及與他人。”

又問：“何謂順教？”

答曰：“如所聞法，能奉行者，所言真諦。”

又問：“何謂眾人之所歸伏？”

答曰：“能隨五趣眾生言教，不壞其辭cí將順己心，因化一切無所違wéi失。”

又問：“何謂具足知恥chǐ？”

答曰：“能內自寂，遊行於外，化導dǎo眾生。”

又問：“何謂為信？”

答曰：“遊諸罣guà礙而無所著。”

又問：“何謂菩薩行牢強慈？”

答曰：“順從佛教無所毀壞。”

又問：“何謂反復？”

答曰：“所造德本未曾違失，常樂如應。”

又問：“何謂知節？”

答曰：“志遊一切塵勞之欲，已不樂欲。”

又問：“何謂知足？”

答曰：“慕智慧聖，不樂諸法。”

又問：“何謂滿足？”

答曰：“假使滿足度世智慧，於諸世法無所犯負。”

又問：“何謂分別？”

答曰：“不見一切塵勞之欲，斷除眾生諸垢瑕穢。”

又問：“何謂菩薩而得自在？”

答曰：“見諸所生，身無所成；於慧自在，不從塵欲。”

又問：“何謂博聞？”

答曰：“不應聞者而不聽之。”

又問：“何謂得至靜然？”

答曰：“見諸所作而無所有，亦無所捨；不御諸法亦無所念。”

又問：“何謂住行？”

答曰：“不於空行分別教化，觀察眾生其心所行，不起吾我及他人想。”

又問：“何謂總持備bèi悉辯才？”

答曰：“一切所聞悉能執持；分別眾生根原所歸，於諸音聲而無所著。是為——天子！——菩薩總持逮得辯才。”

於是大光菩薩問文殊師利：“誰當啟受如斯言教？”

文殊答曰：“為善知識所見將護，及往宿世微妙具足善德之本所見養育，乃能曉了此義說耳！”

又問：“何所欣樂？志性如何？”

答曰：“愛樂深奧，志性柔和，不懷自大。”

又問：“何謂比丘不懷自大？”

答曰：“假使比丘不自見身，自然志求專一大乘；了身自然而於自然不貪己身，不住於二。如是比丘不懷自大，求捨無明；無冥、恩愛，不志明脫；明脫自然，曉了無明；因愛癡冥，皆悉無本。是為比丘不懷自大。”

文殊復謂其天子曰：“假使比丘離於貪婬，解欲本際，離欲清淨，解於貪欲；

“行無本際，離瞋恚本，曉瞋恚本，離於瞋恚，本悉清淨，本末鮮明；

“離愚癡本，了於愚癡，捨於愚冥，本悉清淨，曉了愚癡無有根原。如是比丘不懷自大。”

文殊師利復謂天子：“假使比丘不了眾苦，不斷於習而不造證，於諸所習不行徑路；曉了眾苦而無所生，入于四諦。設使於苦無所生者則無有習；已無有習則無盡滅；設使於苦無所生者，則於彼人無行徑路。”

爾時魔波旬心懷憂惑，泣淚如雨而說此言：“若此經典所流布處，諸魔波旬不得其便。設有受持，斷絕魔事。”魔說此語則便沒去。

於是大光問文殊師利曰：“如今仁者所可講說，吾等觀察義之所歸。假使有人不懷自大，不復具學出家之福，不畏所行精進之業，若聞此法而懷恐懼，亦不啟受，不以如來為聖師矣！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聞是法言而歡喜樂，則當觀之得解脫也！”

佛言：“如是！如爾所說，菩薩由此得忍受決，因斯所忍得生聲聞、緣覺之地。”

又問：“唯然，世尊！今此經典當名何等？云何奉行？”

佛言：“名曰《魔逆降化波旬》，當奉持之。”

佛說如是，文殊師利、大光天子、一切眾會——天、龍、鬼神、捷沓怛hé、阿須輪、世間人——聞經歡喜，作禮而退。

佛說魔逆經一卷

佛說堅固女經

隋北印度三藏那連提耶舍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都娑羅國舍婆提城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佛告諸比丘：“汝今諦聽！當為汝說。若有女人欲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先當作如是念：‘一切女人所有諂曲、嫉妬dù、貪瞋、邪偽一切惡事，以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因緣故，於未來世更不復生。’以是義故，諸女人等必定須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佛說是語時，眾中有一優婆夷，名曰堅固，即從坐起整理衣服，合十指掌而白佛言：“世尊！我今為欲利益一切眾生故，為欲施一切眾生安樂故，為欲憐愍一切世界眾生故，為欲度脫一切天人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世尊！我於過去無始生死未來無際流轉不生怖畏，但為不斷佛種故，不斷如來種故，不斷一切智種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修菩薩行。

“世尊！我今為欲安隱一切眾生故，發菩提心，無救護者為作救護故，無親友者為作親友故，無歸依者為作歸依故，無舍宅者為作舍宅故。”

是時，長老舍利弗在大眾中作如是念：“此堅固妹，為與一切眾生作親友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以是發心因緣故，世間則有聲聞、辟支佛。”作是念已，即告女言：“妹！汝以發菩提心故，於未來世得見聲聞、辟支佛。”

是時，堅固女白舍利弗言：“我從昔來流轉生死，未曾得發如是菩提之心，今始得發；我今獲大善利，善得人身、善得壽命。

於過去世遇善知識，未曾一念發聲聞、辟支佛心，以是因緣，今復能為一切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爾時，舍利弗告堅固女言：“汝今善得利益，善得人身，善得壽命，乃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如汝所說，應如說行。”

時堅固女即白大德舍利弗言：“如我所說，我必定修行。”

爾時，舍利弗復問堅固女言：“云何菩薩如說修行？”

女言：“舍利弗！菩薩不樂聲聞地，不樂辟支佛地，但樂如來身、如來地、一切智地。如是，大德舍利弗！是名菩薩摩訶薩如說修行。

“復次，大德舍利弗！菩薩摩訶薩若布施時，願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求聲聞、辟支佛地；若持戒、若忍辱、若精進、若禪定、若修智慧時，願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求聲聞、辟支佛地，是名菩薩摩訶薩如說修行。”

舍利弗語堅固女言：“如說修行者得何利益？當為我說。”

時堅固女聞此語已，白舍利弗言：“何者是利，汝欲得見？”

舍利弗言：“妹！欲見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利益。”

女言：“彼心相如幻，云何見有利益？”

舍利弗言：“若汝有智慧者，即於此身能盡苦得阿羅漢；若汝此身不能盡苦得阿羅漢者，汝之智慧即為大錯。”

女言：“大德舍利弗！若我此身得阿羅漢者，我之智慧即是顛倒，以我此身不取阿羅漢故，於當來世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當知我之智慧不名顛倒。”

時舍利弗謂堅固女言：“汝經幾jì時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女言：“大德舍利弗！我非佛非阿羅漢，不知幾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舍利弗今得阿羅漢無漏智慧，應知我幾時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舍利弗言：“我無智慧，不知汝幾時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女言：“我願生生世世，不用如舍利弗智慧從他而解、從他生信；我願得如來、應、正遍知智慧，自知自覺。”

爾時，富樓那彌多羅尼子作是念：“我等住小乘地得小智慧，若見如來智，乃知我等所得智慧，最為狹劣住小地小智慧。”

爾時，大德舍利弗心念：“我等雖得阿羅漢果，不能廣利益眾生為大丈夫事，唯有大丈夫具丈夫法者，能多利益無量眾生。如堅固女，為自利益及利益一切眾生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作是念已，即問女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名為何法？”

堅固女言：“大德舍利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一切法中最上最勝更無過者，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復次，舍利弗！所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我不見彼法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舍利弗言：“若不見有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汝云何發菩提心欲覺菩提？”

女言：“欲令行邪道眾生住正道故，我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舍利弗聞此語已，又問女言：“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不見法、不見道、不見果。汝見何利益，欲覺菩提？”

女聞是已，語舍利弗言：“如是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國土中所有弟子，如舍利弗、目犍連等，見此事故，我欲覺無上菩提。”

舍利弗言：“妹！不可得法中云何欲覺？”

女言：“如是，如是！舍利弗！我正欲覺此不可得法。不可得法，非得非不得故，以是故，我欲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覺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轉大法輪；轉法輪時，令三千大千世界眾生普得聞知。”

爾時，舍利弗問堅固妹言：“我云何知汝當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轉大法輪時，其聲遍滿三千大千世界？”

時堅固女即以右足大指按地，應時三千大千世界地大震動，唯舍利弗所坐之處其地不動。

時舍利弗作是念：“今此女人作大神通乃能令此三千大千世界地皆震動，何故唯我坐處其地不動？為是佛力？為是我力？”

爾時，世尊知舍利弗心生念已，告舍利弗言：“於此地中，乃往過去有千女人同號堅固，皆於汝所坐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現大神通受菩提記。於未來世彌勒出時，亦於此處有千女人同號堅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現大神力受菩提記，當得作佛號勝堅固如來、應、正遍知。”

時堅固女白佛言：“世尊！若佛菩提，非過去得、非現在得、非未來得者，云何世尊說有過去、現在、未來三世諸佛？”

佛言：“如是，如是！佛非過去得、非現在得、非未來得。所以說有過去、未來、現在諸佛者，此但假名說有三世，非謂諸佛有去、來、今。”

爾時堅固女白佛言：“世尊！以此法自覺自知，不從他聞因緣故，須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佛言：“善哉！善哉！能如是知，未來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女言：“世尊！無有見如是法不得菩提者，是故我今必定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言：“妹！汝未來世教化眾生耶！”

女言：“世尊！無有見如是法不教化者，是故我今必定當能教化眾生。”

佛言：“汝於來世作大導師耶！”

女言：“世尊！無有見如是法不作導師，是故我今必定當得作大導師。”

爾時，天帝釋持曼陀羅花於佛前立，以所持花與堅固女，作如是言：“汝持此花以散佛上。”時堅固女受此花已，以散佛上，以佛神力住於虛空。

爾時，世尊即便微笑，諸佛法爾：若微笑時，青、黃、赤、白、紫頗梨色，種種雜光從口中出，其光遍照至乎梵天，還至佛所遶佛三匝，還從頂入。

爾時，阿難白佛言：“世尊！諸佛非以無事及小因緣而便微笑；何因緣故如是微笑？”

佛告阿難：“汝見此堅固女不？是女於此命終，捨女人身得成男子，於星宿劫中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號曰普見如來、應供、正遍知。其普見佛初會說法，有二十百千萬億人得盡諸漏，棄捨重擔證阿羅漢；第二說法，有一十五百千萬億人得阿羅漢；第三說法，有一十百千萬億人得阿羅漢；從是已後，無量百千萬億那由他眾得阿羅漢果。

“如是，阿難陀！彼普見如來刹土之中，無有地獄、餓鬼、畜生，其國眾生悉皆成就十善業道，不修商賈gǔ農nóng作，其佛國土有無量功德。是故，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彼人所不應起輕慢心，唯有如來明知此事，非餘聲聞、辟支佛等所能了知。是故，阿難！若有愛樂我者、尊重我者，不應於菩薩所生輕蔑miè心。”

佛說此法已，長老阿難、大德舍利弗、堅固優婆夷，及一切天人等，聞佛說法，皆大歡喜。

佛說堅固女經

外道問聖大乘法無我義經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

傳教大師臣法天奉 詔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大眾中，爾時外道有疑欲決，迷大乘行，來至佛所稽首恭重，合十指掌問無我義：“大丈夫是一切智，常說此身無我。若身無我，本性亦無，云何說有哀啼、戲xì笑、憎zēng愛、兩舌等事？當何所生？是我所疑。願賜除斷。如來所言身與本性，有無云何？”

佛言：“外道！諦聽諦受，當為汝說。”

佛言：“身與本性，體tǐ本空故，說或有或無，斯成二法；言是有者，斯更虛妄。”

佛言：“當觀全身，髮、甲、皮、毛、兩手、雙shuāng足，至於脂、筋、脾、腸、骨髓等事，周遍內外，不見本性。”

外道言：“大丈夫！若彼不見本性，以我肉眼云何能見？或以天眼而能見乎？”

佛言：“天眼見彼，無色、無相、無住，此見非見。”

外道言：“若如是說，大聖妄語。若彼非者，云何現見有此啼笑、嬉戲、瞋怒、憎愛、兩舌等事？以如是故，何得說無？又說或有或無，斯成二義？”又言：“大丈夫！若彼有無不得說者，云何說言彼有所著，彼無所著？”又言：“空者當何所如？”

佛言：“如是如是。空非所如，體tǐ不可得故。”

外道言：“若此者，笑哭、嬉戲、瞋怒、憎愛、兩舌等事，當何所見？”

佛言：“如夢、如幻、如化、如影像相。”

外道言：“云何夢相？云何幻化相？云何影像相？”

佛言：“幻化非相，空非執持，夢本體空。如陽焰故，影像無色，虛假不實。如是所見乃至一切事，皆如幻如化、如夢如影，當如是見。

“復次有二種見，莊嚴真如。彼莊嚴者，此即名我，此即名他。是名人、補bǔ特伽羅，名人世間思惟。至於資財、男女、兄弟、妻妾等名，心所思惟莊嚴。彼如是法，無自無他、無人無命、無補特伽羅、無有情、無世間、無見者、無資財、無男女、無朋友、無妻妾等。彼一切事不見自性，云何彼出世間，莊嚴果報，善惡生滅？彼真如莊嚴果報，無善無惡，不生不滅，無煩惱、無快樂，而彼諸法各各如是！

“又彼世間及出世間二種莊嚴，令諸有情因莊嚴故，而生煩惱處於輪迴，久久展轉不知真如。彼知法者思惟莊嚴，疑此苦受，彼苦受惡、遠離解脫而不見道，愚癡有情以迷執故，輪轉生死墮於惡趣，行世間法不見真如，盡彼輪迴，由如織zhī網用線xiàn展轉復去復來。

“又如日月二種行往，晝夜隱yīn顯xiǎn出沒世間；諸行無常不久破壞，輪轉生死來往亦然，而真如體離莊嚴句。

“又彼天人、乾闥婆等及彼女等，住於天上，以彼莊嚴果報，墮一切有；復有持明成就夜叉、緊那羅、摩睺羅伽，彼以一切莊嚴果報，復墮地獄、惡精進天，以彼神通而作功德，以彼一切莊嚴果報，或墮彼天。

“又若帝釋及轉輪王，具最上德及最上句，以彼一切莊嚴果報復生傍生。智者於一切時，宜應遠離天上最上大樂，恒觀菩提之心，靈líng明廓kuò澈，無自性、無罣guà礙亦無所住，一切皆空，亦復遠離lì一切戲論。

“外道！菩提心相，不硬不軟、不熱不冷、無觸無執；又菩提心相，非長非短，不圓不方、不肥不瘦；又菩提心相，不白不黑、不赤不黃，非色非相。彼菩提心，不作相非顯耀，無性無纏縛，由如虛空而無色故，菩提心相而離觀察。

“外道！而汝不知菩提心相與般若波羅蜜多而相應故；

“又菩提心相，自性清淨，無物無喻，不可覩視，是最上句；

“又菩提心相，非諸物像，無相似者，如水成漚ōu，雖覩dǔ非有，如幻化如陽焰喻，如泥團tuán作諸坯pī器，眾名雖具咸成戲論。貪、瞋、癡等亦幻化有，一味空故，如電之住剎那不見。觀彼般若波羅蜜多及作諸善，亦復如是！

“至於談笑嬉戲，歌舞歡樂，飲食愛欲，一切如夢。有情諸行畢竟體空，心喻虛空，疑當何立行般若行？恒若此觀了一切性，自然解脫，得最上句。諸佛所說，無上菩提由斯生出，當作是觀。作此觀者得最上涅槃，乃至往昔造作諸過，咸悉除滅生無量德，而於此生不染諸過，專zhuān精觀行決定成就。若與真如不相應者，應念非真如呪及金剛鈴真如無生印，而起真如相應之行，決定圓滿如上功德。”

爾時外道聞是語已，審諦觀察，而彼疑網皆悉除斷，作是觀已獲住大乘，瞻奉歡喜，作禮而退。

外道問聖大乘無我義經

大威燈光仙人問疑經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

如是我聞：

一時婆伽婆在伽耶城，成道未久，與諸比丘一切眾俱，其中或有得於一果及以二果，三、四果者，隨其得果，所有功德皆悉明淨。復有九十九億諸菩薩眾及二十八億諸天眾等，復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無量眾數，及六萬力士、十二億等諸尼乾子，復有八萬四千五通仙人，復有五百諸外道等——皆悉以灰塗於身體，露現胸臆，肉盡脂消，唯餘皮骨，偃yǔ僂lǚ曲背，結髮自裹guǒ，披樹皮衣，手執瓶罐，處處尋求語言論義。

爾時，世尊如須彌山處黑山內，光明照耀，威德絕倫；如來世尊亦復如是，於諸仙中為最第一；又如六牙清淨白象獨自在於白羊群內、如月夜朗映蔽眾螢、如曼陀花生蘆lú葦wěi町tīng、如金翅鳥處在鳥群；世尊於彼諸仙眾中亦復如是，威德照明倍復殊勝。

爾時，世尊即便入於寶捨三昧，現無量神通，普放淨光，遍身明耀，於身左右迭相交繞。又於自身出無量億諸化佛身，一一化身復出無量億諸化佛。復自身中出無量億諸菩薩身、無量帝釋身、無量梵王身、無量四天王身、無量百千阿羅漢身，無量百千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身，無量大轉輪王身、無量小轉輪王身、無量粟sù散諸小王身，無量東海洲中邊地人身、無量南天竺zhú等所有諸地一切人身，無量刹利大姓、諸婆羅門等大富長者一切人身：如是等種種形類、種種服飾、種種言說，所有一切諸天界分，一切皆從如來身出。

爾時，一切大眾各懷疑心，迭共相觀。時諸菩薩皆大歡喜，雨諸珍寶供養之具乃至瓔珞，供養如來。

爾時，世尊現是瑞已，還從寶捨三昧起。從三昧起已，如師子王頻申顧gù視，普觀十方。觀十方已，即時見彼十方世界一切所有諸佛刹土及此娑婆大千世界，以佛眼觀，分明顯現猶如掌中。

如此釋迦如來放大神通種種變現，十方一切諸佛亦復如是現化佛身，從化佛身示化佛身，彼諸如來所有化佛皆來雲集世尊大會。復有無量恒河沙等諸菩薩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過諸譬喻——各執種種供養之具，隨其所應堪供養者，來詣佛所。復有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一切大眾，隨其住處皆見如來神通力已，從彼而來赴此海會。

爾時，十方諸來菩薩各以無上供養之具供養如來。設供養已，各以六波羅蜜之所成就師子高座，隨其身量稱座而坐；乃至人非人等各稱身座，復座而坐。

釋迦如來所教化者上至阿迦尼吒zhā天，下至阿鼻地獄，所有化類皆悉而還。還已，當於是時以佛力故，皆見十方諸佛世界猶如一會。所有十方一切諸佛所教化者，一切皆從釋迦如來諸毛孔入；釋迦如來所教化者，皆從彼佛身諸毛孔入。

現如是已，當爾之時，於彼眾中有一菩薩名曰勝分，從坐而起，進止庠序，容貌端嚴，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而說偈言：

“佛世甚希有， 為眾故顯現，
此事未曾有， 覆蔽一切魔。
迭共相觀面， 唱言：‘希有事！
我等何故來？’出言：‘我破壞、
我等輩可憐， 唯首骸hái骨消。
我等既羸瘦， 枯老復失樂，
無言字神通， 覆翳yì我道刺。’

大神通佛子， 今自顯佛法，
此眾生疑心， 復生大歡喜，
此會皆出言： ‘我等願作佛。’
文殊在眾中， 佛子眾圍繞，
文殊侍多佛， 來顯說神通。
為何法現相？ 今佛說何法？
咸生是疑心， 願為我眾說。”

爾時彼眾中以魔力故，有一仙人名威燈光，即白勝分菩薩言：
“童子！汝且默然，我今發問。若是沙門能決於我心所疑者，乃
可得名為薩婆若；若不能決我疑心者，云何得名一切智也？如是
神變，若幻作者、摩醯xī首羅、那羅延等所說呪咀，凡世間人用
是法故，亦能成就諸如是等無量之事。豈足為奇？”

作是語時，如來世尊熙xī怡微笑。既微笑已，普觀諸仙一切
大眾。觀察眾已，即告威燈光大仙人言：“汝威燈光！今正是時，
恣zì汝所問，如我智力為汝解說。”

爾時，威燈光大仙人即問佛言：“瞿曇沙門！先與我說眾生
體者從何處生？幾jǐ龜cū？幾細？眾生內體性者，為一搩zhé耶？
一尺耶？一指耶？乃至若大麥mài、小麥、大豆、小豆等分耶？乃
至芥子許眾生內體性耶？”

作是問已，爾時世尊即讚威燈光大仙人言：“善哉，善哉！
汝威燈光快問是義，如六萬劫壽命者。”

爾時，世尊作是語時，諸仙人等皆大驚怪，作是念言：“我
等與彼大仙久居共在一處，猶尚未知大威燈光壽命算數，今是瞿
曇云何速得如是覺知？”

爾時，世尊即復告於彼威燈光大仙人言：“汝大仙人！諦聽
諦受，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具足善說。汝問我言：‘眾生體者從
何處生？’大仙當知：實無言說、無有字句可說。眾生有所從來，

但以無明、行等諸因緣故起彼眾生，乃至生、老、病、死等諸因緣故起彼眾生。大仙！復有因緣能起眾生，所謂以母為因、以父為緣，得生眾生。復次，父母和合以之為因，邪念妄想起諸業風，吹識種子置胎藏中，即是彼緣。復次，苦聖諦，集、滅、道聖諦，是眾生也。復次，五陰分、十八界和合故，是眾生也。復次，大仙！不離眾生有業、不離業有眾生，眾生是業、業是眾生。汝當知之：眾生界者，不增、不減。”

大仙人言：“瞿曇！若眾生界不增、不減者，何故眾生捨垢身已得自在身？”

佛言：“汝大仙人！如汝所言是大不可。何以故？若自在得自在者，應不墮落，常在自在中；若自在身不得自在者，云何名得自在也？大仙人！譬如螢火蟲作是心念：‘我光明焰悉能遍照於閻浮提。’假使螢火蟲實能放光遍照閻浮提者，終亦不能使無伏心者得名真自在。復次，大仙！若自在得自在者，應盡諸煩惱垢；不自在故，應長諸煩惱。若諸煩惱垢與自在等共有者，是故眾生界無有增減而可見也。”

時大仙人復言：“瞿曇！汝可不作盡諸煩惱耶？”

佛言：“汝大仙人！我亦不作盡諸煩惱、亦復不增諸煩惱。”

大仙人言：“今汝瞿曇若如是者，亦不應言：‘我得自在。’”

佛言：“大仙！如是，如是。大仙當知：我亦不言‘我得自在’。何以故？我無實故，亦不自在。”

大仙人言：“汝瞿曇且置是語。瞿曇！如汝前言，父母和合得眾生生者，何故多人共和合，少有眾生而得生耶？此義云何？”

佛言：“大仙！我今為汝所引譬喻，隨汝所能為我解說。汝大仙人！如有一子中多有樹生，復一樹中有無邊枝，一一枝中復無量花，是一一花應各結果，何故有結、有不結者？若已結者，皆應成熟中作種子，何故復有熟、不熟者？此義云何？”

大仙人言：“瞿曇！由風吹故，有結、不結。若已結者，墮落不熟，不任為種。”

佛告大仙人：“以業風自轉吹業眾生，果墮落故，少有眾生而得生耶。大仙人！汝當知之：若在胎中，或為蟲食、或為業風轉為碎失。汝當知之：樹災zāi墮落少不足言，所有眾生為災墮落多不可說。復次，大仙人！以邪心故起眾生界，若諸眾生能有幾許心想轉者，還復爾數受後有生。是故，我言邪心故，起眾生界。”

爾時，大仙人言：“瞿曇！如是如是，如我所問，汝已答我，此義得成。瞿曇！更復為我解說何以故有劫燒盡也？”

佛言：“大仙人！汝當知之：無作故，名為法界。若劫盡時大地不燒者，法界便有二種：少有分是無常、少有分是常。若如是者，是諸如來則亦不成為實語者。若一切無常，無為法中不可思量者，是故如來得名一切智。”

爾時，大仙人聞是語已，迴首顧語自諸弟子言：“汝知之不？此瞿曇者，真成是於一切智也。”

爾時，世尊復更重告大仙人言：“若劫盡時一切大地不被燒者，不得分別此是初時、此是末時，亦復不知好醜chǒu業果、善惡等報。汝當知之：此劫燒時焚蕩盡者，是諸如來大方便力之所為也。所有眾生若能聞信劫當燒盡、洞皆燃者，爾數眾生諸如來邊受諸攝受。汝當知之：如大蟒蛇身分所有眼、耳、口、鼻，以毒力故，悉能攝受一切飛走雜類眾生。應知如來亦復如是，以布施、愛語、利行、同事法‘毒力’故，悉能攝受調伏一切諸眾生也。大仙人！又如有人以其金鋌dìng置在火中——不以瞋恨置於火中，以不熟故欲令成熟——為欲成就真寶物故、為令價大得多財故，置金火中連椎chuī交打、柔軟清淨。如是，一切諸眾生輩莫不皆因諸佛如來放劫盡燒而得調伏。如是劫盡大地燒時，實無眾生受苦惱者。”

大仙人言：“世尊！希有。可得劫盡火焚燒然大地壞時，無一眾生受苦惱者？”

佛言：“不也。大仙人！諸佛如來不令一眾生受逼切惱。何以故？大仙人！譬如十方微細雨滂dī，彼諸雨滂dī寧為多不？”

大仙人言：“甚多。世尊！”

佛言：“大仙人！諸佛如來、十地菩薩倍多於彼。當爾劫盡大地燒時，於上虛空中以慈悲智慧身手解救眾生，不令有苦而觸身也。所以者何？以彼諸佛如來、一切菩薩，妙身廣大、相好端嚴，眾生見者無不歡喜，生正信心，唱如是言：‘我等願於未來世中皆得成就如是除拔，還得成就如是形色、如是相好端嚴之身。’當於是時，又有心解脫已，得阿羅漢果者；或有厭離心生，得須陀洹果、斯陀含、阿那含果證者；或復有得無生法忍者、有得不退轉地者；有得生於四天王天上者，有得生於忉利天上、夜摩天上、兜率天上、化樂天上、他化自在天上者，略說乃至有得生於阿迦膩nì吒zhā天上者。

“當於是時，所有一切大轉輪聖王、小轉輪王，及諸方域粟sù散小王、大仙人等，乃至刹利大家、大婆羅門、大富長者，如是次第以見如來妙色之身。復見己身於大恐怖生死海中得解脫故，生大踊躍歡喜之心，於如來邊起知恩心、起報恩心。於如來邊聽受法已，各各皆於十業道中作不放逸行，以是方便力因緣故，於十惡道中速得捨離。

“當於是時，所得十地大菩薩者，以此菩薩眼道所及照了之處大地微塵，彼等微塵雖復甚多，而彼時節諸眾生界，乃至知於煩惱體性污染不淨，從於無為涅槃道中入彼無餘涅槃道者，倍多於彼。汝今當知：諸佛如來為如是等大利益故，方便顯示劫燒盡也。”

爾時，一切大仙人等聞是語已，生驚怪心：“嗚呼奇哉，甚大希有！大德釋子向者喚我為大仙人、發我壽命，我時雖聞如是之事，猶謂非真一切智也；今以世間難中之難具足施已，我今始知釋子真是一切智也。我於今者以於真實名號稱之。”

爾時，一切大仙人等即發是言：“大功德聚者！無邊大智者！知一切智者！我見眾生持業yè星流各各別異，何處得成真實聚集？唯願世尊為我解說，令得開悟。”

爾時，世尊即告大仙人言：“汝大仙人！當知無有時、方、亦無處所令得眾生真聚集也。大仙人！惟平等中眾生得聚集、一乘道中眾生得聚集、菩薩地中眾生得聚集、無餘涅槃界中眾生得聚集。

“汝今當知：如有眾流、河泉、渠瀆dú，一切川源皆歸大海，入大海已得一味住，謂一鹹xián味無差別也。大仙！汝今當知：所有眾生界若得漏盡者，一切彼處於解脫味中會一味住。

“汝今當知：我雖說言煩惱平等中眾生得聚集者，亦非聚集也。所以者何？譬如大風旋起，吹諸蚊蟲一切聚集；若風定已，各各星散。如是，諸類一切眾生各各皆為業風縛故，或墮地獄中彼輩得聚集；業風縛故，或時餓鬼中彼輩得聚集；或在畜生中，彼輩得聚集；如是等。”

仙人復言：“一切識一切智者！願為我說：若有如是如是等輩已於先世俱人中生，共同聚集，今日現在云何可知？乃至一切——若在畜生、若在餓鬼——已於先世曾聚集者，云何可知？願為解說。”

佛言：“大仙人！所有眾生，若先世時共地獄中曾聚集者，於現在世若相見時，心不歡喜、生瞋結恨，或時頭痛、或復失禁

大小便利，當知是輩已於先世地獄之中曾聚集相。若有如此相貌現時，應當覺知：‘彼與我身決定已曾於地獄中一處居來。’”

時大仙人復白佛言：“一切能人證大寂者！一切智者！更為我說：若先世中曾在畜生共千萬身一處來者，云何可知？”

佛告大仙人：“若彼等輩生人中者，各相見時結成瞋怨，常覓mì其便：‘我當何處覓得其便？’是名相貌在畜生中一處同居多身之相，應知：‘決定我已共彼在畜生中一處居來。’

“若餓鬼中一處居來者，常樂臭穢，復多貪食息，設欲與他，心不去離，生慳貪著；或復見彼富貴勢力，心生嫉妬dù，常復欲得彼人財物。見是相時，決定知彼與我同在餓鬼之中一處居來。

“若有先世同在人中共一處者，於現世中若相見時更生欲心。”

爾時，威燈光大仙人復白佛言：“若先世時共在天中同一處者，今世人中若相見時云何可知？”

佛言：“大仙人！若有先世共天中生，現在人中若相見時，各以眼道遠相攝取，共相眷愛。若有是相，決定天中共聚集來。若以如是相觀察者，得知眾生聚集相也。”

爾時，大仙人聞是語已，歡喜踊躍，生希有心，即白佛言：“世尊！我今始知彼眾生輩成實可言大虛誑也，云何迷沒不求修學薩婆若也。”

爾時，世尊更復重告大仙人言：“汝向問我內眾生體有幾微細者，大仙人！若有眾生體可得者，彼眾生體可得作分微細、長短。汝今當知：譬如有人從生盲瞽gǔ，復有一人問彼人言：‘人者！白色為似何者？’於汝意云何？彼既不見，可得說言此色如是、如是色也？”

仙人答言：“彼人既不明了見色，何敢如此決定判也？”

佛言：“如是，如是。大仙人！是諸凡夫人，如似生盲者，不見眾生體，不可言道：‘如是眾生微細內體、長短、龐cū澁sè。’

“復次，大仙人！眼非眾生，耳、鼻、舌、身、意等亦非眾生，有為陰分亦非眾生，十八界、十二因緣亦非眾生，眾生名字亦不可得，亦非內空、外空、內外空得名眾生也。所以者何？大仙當知：眼即假名，暫時不相合故；耳、鼻、舌、身、意等假名，暫時不相合；五陰法假名，暫時不相合；三十六種不淨之物一切假名，暫時不相合。如是等無有眾生而可得也，亦非色等諸塵chén共相和合故有。眾生色等諸塵各各別異、分張離散，彼等諸法亦非眾生。非命、非養育，無主、無人亦無有我，皆不可得。

“復次，大仙人！若有眾生者，是諸如來則不應說四種四諦法；以實無有眾生性故，是故一切諸佛如來得是諸法，如是隨順、如是修行，得如來身。”

爾時，威燈光大仙人為欲求得一切智故，發大弘誓作如是言：

“世尊！設我今者，有大火坑，盡其劫際應處其中；復有大山猶如須彌，其山巖yán峻，高遠峙zhì立，乃至上到阿迦尼吒天，於彼時中，我身在上自墜而下；復有大火，其聚猶如劫盡時火，如是等火猛焰熾chì然，五熱炙zhì身。其日長遠，一日時分等於一劫。如此劫時，以三十日持作一月、滿十二月以為一年，如是時節盡彼劫際，修此苦行，歡喜甘受，終不因是暫捨精進，而不求於一切智也。”

爾時，威燈光大仙人作是語時，於大會中所有一切五通仙人皆悉從坐恭敬而起，合掌向佛作如是言：“世尊！我等諸仙從今已去皆各勇猛勤力精進，所欲求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是諸仙輩作此言已，爾時世尊即從眉間放諸光明，其光名曰無能降伏者；十方一切諸佛世尊眉間白毫放諸光明亦復如是。當

於是時，以佛光明力因緣故，是諸大地六種震動，所謂動、遍動、等遍動，踊yǒng、遍踊、等遍踊，覺、遍覺、等遍覺，起、遍起、等遍起，震、遍震、等遍震，吼、遍吼、等遍吼；東踊西沒、西踊東沒、南踊北沒、北踊南沒、中踊邊沒、邊踊中沒，乃至上下踊沒亦復如是。

爾時，十方諸佛世尊於虛空中，在於釋迦如來佛上雨種種華、種種妙香、種種天樂，隨心所愛令眾見聞。

復有乾闥婆王并及無量諸天眾等，皆悉作於五種音樂以樂如來，復於一切諸樂音中出於種種讚歎之聲歌詠如來。是諸天香又有微風徐徐而動，吹是香氣鬣ài鬣dài垂布，於如來前遍覆虛空。

復有十方諸來菩薩摩訶薩等一切大眾，踊躍歡喜，各於佛上雨種種花、種種瓔珞、種種珍寶、種種雜香、種種花鬘、種種塗香、種種末香、種種衣服、種種幡蓋，諸如是等無量無邊供養之具，供養如來。

復有餘方無量無邊諸天眾等，皆大歡喜，亦於空中雨天上妙曼陀羅花及於摩訶曼陀羅花，諸如是等供養之具，以供如來。

時諸大眾生希有心，復以自己所著種種殊勝衣服普散佛上供養如來。

爾時，無能降伏大光明焰，上至阿迦尼吒天、下至阿鼻地獄，遍照十方一切諸佛大會之眾，圍繞一切彼諸如來。作圍繞已，是大光明從彼而來還至世尊頂上而入。

爾時，長老須菩提即從坐起，前至佛所，頂禮佛足。禮佛足已，右膝著地，長跪合掌，以偈頌曰：

“無有不因今釋迦，	放妙光明遍諸刹，
願佛怜愍我等故，	大眾因說除疑心，
以覩世尊現威容，	或更懷疑、或歡喜，

是中或復舉一手，踊躍讚歎佛世尊。
帝釋、梵眾、四天王，充遍虛空歎佛德，
雨天香、花、瓔珞具，樂器不鼓出妙聲。”

爾時，世尊即告長老須菩提言：“汝今見是此威燈光大仙人不？”

須菩提言：“唯然。世尊！我已見之，真正行者我已見之。”

爾時，世尊復更重告須菩提言：“須菩提！汝今當知：是威燈光大仙人者，於未來世過是賢劫千佛世已，復更有劫還名為賢，剎名月主，於彼界中當得作佛，號毘婆尸如來、應供、正遍知，十號具足。須菩提！汝當知之：彼毘婆尸如來出現於世之時，其有得聞是佛名者無不獲利，猶如意珠隨心願滿。

“復次，須菩提！汝當知之：今此會中八萬四千諸仙人輩聞是法本已，悉皆獲得不退轉地，當於彌勒下生之時，一切滿足十地願行，過三千劫已，當得作佛，號曰威燈如來、至真、等正覺；今此大會之中，復有無量億諸菩薩眾聞是法本已，皆得首楞嚴三昧、上上智威三昧、如來受位三昧、如幻化三昧、四大難降伏三昧、意王三昧、海藏三昧、調伏莊嚴三昧、真心藏三昧、清淨三昧，如是等；復有億恒河沙等諸天之眾，皆得住於無生法忍；無量百千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皆悉得於阿羅漢果；恒河沙數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未發心者，皆得發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須菩提！汝今當知：我見是等大利益故，放是光明。”

爾時，世尊復出舌相遍覆面門，彼舌相中出種種色、種種光明，所謂青、黃、赤、白、紫紺、琉璃、紅縹、金色、頗梨色等。是光明曜遍到十方無量無邊諸世界已，還從如來足下而入。

爾時，無盡意菩薩從坐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長跪合掌而白佛言：“世尊！如來無有無因緣故現於舌相，惟願世尊為我等說，何因何緣出現舌相，放是光明？”

佛告無盡意菩薩言：“善男子！我為無信諸眾生等出是舌相，如來世尊終不以此舌根相故作妄語也。”

爾時，無盡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若未來世諸善男子及善女人，於此經中若以一句、若以一偈為他顯說，其福幾jǐ何？惟願說之。”

佛言：“善男子！所有十方諸佛剎中諸佛世尊眼所見者，彼等一切資生樂具悉以供養十方一切諸佛世尊，乃至入於大般涅槃，般涅槃後，復以一切種種寶物起舍利塔；若復有人於此真如法本之中乃至一句及以一偈，分別為他而顯說者，所得福德乃多於彼。復次，善男子！若有說是法本之時，能於是中讚言善哉快哉之者，當知彼人一切諸佛皆共讚歎。若有供養是經典者，當知彼人即是供養於我身也。”

爾時，世尊普觀大眾。觀大眾已，即告之言：“諸善男子！若此經典所在之處，如是地分一切諸佛皆共憶念。諸善男子！當知是經於未來世閻浮提內諸眾生邊為大良藥。若人能於是經典中若自轉讀、若教人讀，一遍、二遍及三遍者，當知是人自請如來轉妙法輪。若有善男子於是經典若自抄寫、若教人抄，當知彼人即是受持一切諸佛甚深法藏，常得歡喜，速獲安樂，於未來世當得作佛。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應墮地獄者，終不聞是微妙經典。諸善男子及善女人若得聞是妙經典者，捨是身已，必得生於清淨國土。

“復次，善男子、善女人等得聞是經，聞已歡喜，信樂受持，廣為他人讀誦、解說，當知彼人速得菩提，畢定不久六根具足、五眼清淨，臨命終時不忘正念。復當得彼無量無邊百千三昧陀羅尼門，所謂入於一切諸佛三昧、普照奮fèn迅三昧、總持藏三昧、髻jì珠印三昧、灌頂位三昧、觀印三昧；復得無字愜qiè陀羅尼、一切法無能降伏陀羅尼、決疑陀羅尼、真如決義陀羅尼，如是等無量無邊百千陀羅尼；復得五神通，於生死處正念不亂。”

爾時，世尊即告文殊尸利菩薩摩訶薩言：“善男子！汝已供養無量無邊百千諸佛故，我以此法付囑於汝，汝當來世廣為他說如是法本。文殊尸利！於汝意云何？汝已過去於諸佛所種種供養、種種恭敬、種種奉迎，是諸福德可得邊際、可得思量不？”

文殊尸利言：“不也。世尊！”

佛言：“文殊尸利！若汝於未來世於此娑婆世界五濁世中廣宣流布如是法本，所得福德倍多於彼。文殊尸利！汝於過去諸世尊所，雖復以於種種衣服、四事供養，常令豐fēng足，而汝未曾於是法本為他人故方便顯說。以如是故，於彼佛邊猶多過咎jiù。若汝於彼過去佛邊乃至一佛未曾供養，但能於是深妙法本為他廣說，當知即是於一切佛、諸世尊所具足供養，無有過咎。”

佛說是經時，文殊尸利諸菩薩等，及威燈光一切仙人并餘眷屬，天龍八部、諸鬼神等，一切大眾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威燈光仙人問疑經

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

後漢月氏三藏支婁迦讖chèn譯

舍利弗前長跪白佛：“願欲有所問，唯佛肯者，乃敢問。”

佛言：“善哉！善哉！舍利弗當問。汝若從文殊尸利，但聞怛dá薩阿竭jié署shǔ因緣法名，未悉得其事，今為汝說之。諦聽！諦聽！”

舍利弗言：“受教。”及摩訶目犍蘭、摩訶迦葉、摩訶迦旃zhān延、摩訶拘絺chī、邠bīn利文陀弗、須菩提、阿難律、朱利敢、摩訶敢、奈nài吒zhā和羅、阿難，一一尊羅漢hàn悉在會中，皆起為佛作禮lǐ，白佛：“願樂欲聞，令菩薩悉當因緣摩訶僧那僧涅。若男子、若女人，聞者皆當求之；諸聲聞者，皆當因其法所以求僧那僧涅者，欲令一切其當脫者悉得羅漢。”諸一一尊比丘，以華散佛上，供養怛dá薩阿竭jié署shǔ。諸欲天子悉以天華飛行供養，以天伎樂以樂之。所以者何？從本所不聞其字，何況今當具足聞之。釋提桓因，以天上拘耆華樹而化滿其祇洹。

佛語舍利弗：“怛dá薩阿竭署者有四事。何謂四事？一者、發意；二者、阿惟越致；三者、菩薩坐於樹下；四者、具足佛法。是為四。”

舍利弗問：“何因緣發意？”

“菩薩有一署，所謂發意所作為一切十方作功德。所以者何？欲令皆得僧那僧涅故，名曰一署。阿惟越致署者，一切有所作為，無所希望求，是地安隱地、無所想地、堅固地，是為佛法基界，故曰為二署。坐於樹下者，由不空起，起者當成道故，不離力、無所畏，是為三署。怛薩阿竭署者，如所署、審如所署，署不可數，特尊之署，已住怛薩阿竭、阿羅呵、三耶三佛陀，已法教，是為四署。”

佛語舍利弗：“菩薩復有二署。何謂二？為聲聞轉法輪、為阿惟越致轉法輪，是為二署。怛薩阿竭署名署，已在中者，已法有教，色法佛法，痛痒、思想、生死、識法佛法，其法者，舍利弗！不可議；譬如愚人所作，言是法可得，是法不可得。”

佛語舍利弗：“不可得者不教，捨本空者，諸法教故，名曰怛薩阿竭署。”

舍利弗言：“何所是怛dá薩阿竭署？”

佛言：“不可勝數是為署。”

佛問舍利弗：“何所慧是署？”

舍利弗言：“怛薩阿竭不以法取法，法者不可得故，是曰為慧署；是菩薩所當學，學者當學怛薩阿竭署。不念以過去世俗法，以應道法，不說俗事之惡、不言道事可好，如是學者，為學怛薩阿竭署。不以識學是，非是不作是學，為怛薩阿竭署。不分別大，大者謂眼色識，不分眼，分別一切有念，是為不學怛薩阿竭署。是人可度、是人不可度，作是學，為不學怛薩阿竭署。怛薩阿竭署者，則一切人之署；作是學者，為學怛薩阿竭署，學怛薩阿竭署、無央數署，一切法無所斷絕，是為學怛薩阿竭署。”

佛語舍利弗：“不念諸法當有所生，於怛薩阿竭署無所想，是為學怛薩阿竭署，不念是所有、無所有。”

佛語舍利弗：“其欲學怛薩阿竭署者，不想怛薩阿竭，為學怛薩阿竭署。諸法無所求是為署，是則怛薩阿竭署。”

佛語舍利弗：“色法佛法，痛痒、思想、生死、識法怛薩阿竭法，諸法無所著，隨署教一切諸法不著已，不念有無，是則隨教。已不著有無，則隨無根之教如是學，為學怛薩阿竭署。署者，亦無過去、當來、今現在，如是署者，見一切亦不見一切。”

舍利弗白佛言：“何謂為見？”

“無所覆、無所蔽、悉見，是為怛薩阿竭署。”

“何謂為不見一切？”

“所謂不見其門、無所入，是故不見，是為怛薩阿竭署shǔ。亦不於署與空合，并亦不思想、亦不願、亦不可見、亦不可得，如寂者，則其署清淨。署無能得長短，署亦無有助，署者不可得助，署者亦無有異，是為署；無所從生署，是謂怛薩阿竭署。不亦不足計、亦不踝huái計、亦不膝計、亦不臙bīn計、亦不腹計、亦不臂計、亦不手計、亦不頤yí計、亦不頭計、亦不內計、亦不外計、亦不中間計、亦無不極計、亦不無極計，亦不上下四維東西南北計，亦不人計、亦不須陀洹計、亦不羅漢計、亦不辟支佛計、亦不怛薩阿竭計、亦不有餘無餘計、亦不脫有脫計、亦不計法所在，不可計署，無有字署，是則怛薩阿竭署。”

佛語舍利弗：“今會者比丘多有不聞是者，未聞計言：‘有是、無有是。如我身，諸法悉爾。’作是語者，便隨其語作行，不可計而為作計，為法處者，因是有取與，便有命持、思想、壽欲、壽壽，欲得壽、欲壽壽已，欲壽壽、壽壽。”

佛語舍利弗：“署亦不從法、亦不從非法、亦不從有、亦不從無，當作是從不可說，怛薩阿竭從亦不從。怛薩阿竭者，亦不壞敗、亦不想覺，是為怛薩阿竭。覺不可聞，是故審聞如是說，則怛薩阿竭說諸所說審，說如空說審。”

佛語舍利弗：“無所從來是為怛薩阿竭，來無有處是為怛薩阿竭，處無所依是為怛薩阿竭，依無所屈、無所申，如怛薩阿竭不可得，諸法亦不可得；心無所生、無所安住，諸所作功德無所求，如所教無所行，是為行；是種無所生，是功德亦無根，亦無實僧那者，無所縛、無有脫、無所作，是為精進。無所觀亦不作是視，所見者不作二心，智無所得，其智無所為亦無所起，不以證而作求，作是求作是念。無有名，其語政者，謂不可得，其哀若道；其得等者，無人不念人；其護者，不作是乍念乍不念。”

佛語舍利弗：“無慧是則慧，十二因緣無所生，其合者無有合，不可得道、可得無所念。是比丘念無所持而持鉢bō、被服，無所剃是為剃頭，無所受戒而持戒，而無如是。比丘好道所好，是比丘所好用意定者，無有異意。其已定者，無有身心念，不念慧者是比丘數。其說已足者以不足，若比丘足者謂為少少。不可計法而言可知，已無有知。已不從是法者，如所教無有界，是故佛界無有法，是故怛薩阿竭法無作法，法無所作，故曰無有法。諸法所入悉當盡，是為怛薩阿竭署，無所入已，應怛薩阿竭署。”

佛語舍利弗：“若有欲學怛薩阿竭署者，其有勇猛如師子者，若男子若女人，當作清淨戒，無有異意，心清淨；清淨慧之所作，無所念之所作，其飲食取足而已。若乞匄gài諸所，思想已清淨無有異心，不於一切人如有想，不於諸法有所希望，亦不念下、中、上之事，所作常等。比丘作是學者已為學。”

佛語舍利弗：“其無所求學者，為學怛薩阿竭署。”

摩訶迦葉白佛：“比丘以一事學僧那僧涅已，為學怛薩阿竭署。何謂一事？諸法無所著，是為學怛薩阿竭署。”

須菩提白佛：“比丘以二事學。何謂二事？於諸法無所憚xī望，為以等心；一切人不念，以等一切。是為二，比丘學怛薩阿竭署。”

摩訶目犍連白佛：“比丘以三事學。何謂三事？但學要法不學飾，亦不念我以近，亦不念我以遠。是為三事。”

文陀弗白佛言：“比丘以四事學。何謂四事？不念有所從得，亦不念何所當得，一切如等淨，所持若空。是為四事，如是學為學怛薩阿竭署。”

摩訶迦旃延白佛：“比丘以五事學。何謂五事？無所貪惜，欲以法祠祀，為一切有慈，不念一切有慈，不念一切於諸法作無所求。是為五事，為學怛薩阿竭署。”

奈吒zhā和羅白佛：“比丘以六事學。何謂六？不發一意，亦不求空，亦不學本際。所以者何？不因緣二事。已向佛所，脫，不起念思惟：‘何所是佛證？’是為六事，比丘學怛薩阿竭署。”

佛言：“一切法一切人，悉以怛薩阿竭署見，亦不異yì見、亦復不見自然、亦不見法，作是學，為學怛薩阿竭署。奈吒和羅復聽！比丘所學無極署，是乃應怛薩阿竭署，如所樂不見其樂，如是行者，比丘為學怛薩阿竭署。學怛薩阿竭署者，以為學佛法，不可議法，用一切故。”

奈吒和羅白佛：“若比丘學怛薩阿竭署者，云何而自持？”

佛言：“比丘！意不念有一切人，不念有一切法，亦不安亦不危，是為比丘而自持。”

奈吒和羅白佛言：“今怛薩阿竭，為誰說怛薩阿竭署？”

佛言：“其欲學如署者，為是說。”

“何所是學者？”

佛言：“用摩訶僧那僧涅故說，亦不念是彼中間，一切無有求，是為怛薩阿竭署。其有想行者，是故非署，如是者為自貢高而賤他人；其慳貪嫉妬不應是署；其有諛諂不慚愧者、妄語者，皆不應是署；其有不愛樂眾者、其欲獨有者、若樂惡者、不喜人安隱者，其有所念呼為有。其有二心者謂好惡無有異，作思想者、離深法者、念不中事者、求利害者。若求乞瓦鉢、震越、床臥具、病瘦醫藥，若欲求飲食，離於迦羅蜜，親附於惡師，於本佛所無功德者，常有怖懼於本際。欲於世事轉相克識所作，但求名字，而無至者；愛樂於五所欲，有所作悵望得者，所以如是者，不能在山間空閑寂靜有慈心之意，離於哀心常在魔事。離信佛戒者，

所作悉不隨其法教，常喜亂心、不安隱心，其心狂亂、其心多端，用是故，離於好心、離於微妙之心、離於盡心。但念佛色身、但念欲見法、但欲見比丘僧，離五陰功德、離四大功德、離六衰功德、離十二因緣功德、離念一切人之功德，其有是心者，悉不應怛薩阿竭署。其有不諛yú諂chǎn常質朴，念諸深法……”

佛語奈吒和羅：“其有心如是者，已應怛薩阿竭署。其有歎歌佛者，已有念一切佛故，欲學怛薩阿竭事故；其有學者不學者，怛薩阿竭悉知。觀視佛意者，若在城郭、丘聚、縣xiàn邑有所見，怛薩阿竭署悉見之。”

佛語奈吒和羅：“若能知怛薩阿竭署不？”

奈吒和羅言：“當從佛聞、當從佛聽，何能身自知之？唯佛說之，願樂欲聞，以比丘當持。”

佛言：“善哉！善哉！如賴吒和羅所說。”

佛言：“其餘凡意者，不能知怛薩阿竭署，而不作怛薩阿竭道地者，而不能知怛薩阿竭署不可盡極數，是故名曰署不可觀視。不可觀視，是故名怛薩阿竭署。其欲知怛薩阿竭署者，以不愛惜身壽命一切，等心於一切人，一切諸虛飾之事不在其中，其有二心者不與共同。其欲學怛薩阿竭署者，當作是學。”

奈吒和羅白佛：“於是會中，乃有學怛薩阿竭署者不？”

曰：“有文殊尸利菩薩耶！”

佛復語奈吒和羅：“譬如人到大海，名珍寶摩尼處，其價不可計數；其人於珍寶中住，而不知摩尼珠價。若有一人，謂其住寶中者：‘今在是中，寧知摩尼處不？’其人反言不曉。所以者何？其人不知摩尼珠故。今奈吒和羅在名寶中而不知寶處。所以者何？在眾摩訶衍中而不知。”

復有比丘名闍炎闍炎，白佛：“若無學僧那者，我欲等心以光明照於一切。”

復有比丘名三陂bēi提dì師利，白佛：“我欲學怛薩阿竭署。所以者何？一切諸法我無所求。”

復有比丘名三摩師利：“我欲學怛薩阿竭署，我不欲於諸法有二心。所以者何？了無所見故。作是學，乃可為學怛薩阿竭署。”

佛言：“而所學署當作是學。”

復有比丘名曰染師利，白佛：“我不以一切人為他人，亦不於人有所思想；欲度人，亦不見當所度者，亦不見法，當以何法教？欲作是學怛薩阿竭署。”

佛言：“如所學署當學。”

復有比丘名曰勃，白佛：“我以忍於一切亦無有貢高。所以者何？他人自貢高，我不以身自貢高，我不以所有想有。若有以內自貢高，我不以內自貢高。所以者何？用念一切人故，念一切欲令安隱。我亦不以惡住，以法明故，住念一切悉欲令明，不欲令有冥。我作是學怛薩阿竭署。”

佛言：“當學而所學。”

復有奢夷種名曰多和光，白佛言：“我欲教一切人過於生死，亦不得生死而可度者，欲作是學怛薩阿竭署。”

佛言：“當學署如所學。”

復有比丘，名曰惟闍耆qí橋沙，白佛：“我欲如佛在佛樹下，亦不見佛、樹亦不得，欲作是學怛薩阿竭署如所學。”

復有比丘，名坻dī羅末，白佛：“我不學諸法，我亦不學欲所法，是所有法悉不學，諸法法而不學。”

佛言：“如所言，怛薩阿竭署用一切故欲學。”

應時於坐中，有萬比丘尼三千人，皆起白佛：“吾等欲學怛薩阿竭署，用一切故欲具足學。”

復有七千優婆塞、優婆夷五千人，皆從坐起言：“吾等當具學。”

爾時，復有八萬天子，悉言：“當具足學，教告一切。”

復有比丘，名私呵難，白佛：“諸法無所得，諸法不可得，當云何學怛薩阿竭署？”

佛言：“如若所學署當學。”

復有比丘名利三匐fú，白佛：“我不轉於一切法，當云何學怛薩阿竭署？”

佛言：“如所學署當學。”

復有比丘，名摩呵波那陀惟[唵*刃]⁸jiàn，王者種，白佛：“亦不無我、亦不有我，亦不智、亦不無智，亦無所破壞、亦無有證，是意無有異，諸所因緣無所因，作是為學怛薩阿竭署。”

佛言：“如所學署當學。”

復有比丘奢夷種，名曰非陀遍，白佛：“一切諸法不見際、無有際者，謂若有、若無有，亦無際、亦無無有、亦無字，其如是者，乃可忽？”

佛言：“不可！”

“若無際，無際已無願，無願者是故菩薩。”

佛言：“善哉！善哉！如仁之所說。”

“無願不可議、不可知、不可思想、不可住、無所畏、無有字，平等無所學、無所持、無所壞、無所造、無所作；其知一切無所得，無有色，菩薩亦無名色，亦自是非是學非者，亦不可得，無所罣guà礙ài。”

佛言：“如所學署當學。”

⁸參考 CBETA2016 里《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第九冊》：“[唵*刃]字：[0956a10] 上居欠反。”
“[唵*刃]”的注音為 jiàn。仅供参考。

爾時，有五百婆羅門出舍衛國，因道徑到佛所，前為佛作禮而却住，白佛言：“如所說，願樂欲聞，令常安隱wěn。”

佛問諸婆羅門：“用誰故欲聽聞？”

諸婆羅門言：“無有人，是故人用是故。”

佛言：“有怛薩阿竭署，從本諸佛所說，今我所語是。”

有婆羅門，名羞桓師利，白佛：“在於母腹中，以聞怛薩阿竭署。”

復有婆羅門，名三摩震提dì，白佛言：“適向母胞胎，已聞怛薩阿竭署。”

復有婆羅門，名雪真提，白佛言：“適生便聞怛薩阿竭署，四面而明見怛薩阿竭，飛在上住以手著我頭，便言：‘若當號為不可見頂佛。’”

復有婆羅門，名頗è真提，白佛：“生以來不久，便聞怛薩阿竭署，於空中見佛來而言：‘若當聞學怛薩阿竭署。’”

復有婆羅門，名曰那羅沙目竭，白佛：“今夜半見四面四佛來到我所，便以頭面作禮，諸佛言：‘有不可議yì怛薩阿竭署，於祇洹釋迦文佛所聽受。’是我本之瑞應。”

復有婆羅門，名阿真提羅蕪wú耶，白佛：“今夜半見佛長高二十里，三十二相諸種好，謂我：‘當學怛薩阿竭署。’聞之忽然而不復見，我本之瑞應。”

復有婆羅門名三波奢，白佛：“我生墮地時，有人而來舉舍而明，謂我母：‘勿以乳子，令是子當以怛薩阿竭署而為飲食。’母聞之歡喜，是我本之瑞應。”

復有婆羅門，名倪ní三颺bá，白佛言：“我本學婆羅門事時，於空中見佛，有三十二相諸種好，便舉言：‘若當學、若當事。’聞之則以頭面著地，問：‘何所是學？何所是事？’其佛言：‘有

怛薩阿竭署，是若學、是若事。如學是者，諸法悉可知，是則為度、是則怛薩阿竭事。是故俗浴者謂去垢，不可議浴是菩薩浴，所謂諸法悉在前脫不脫者，欲於眾婆羅門中而尊，當學是署。’我聞其言，踊躍歡喜，以頭腦受其教，問佛：‘何以故前有是瑞？’佛言：‘是怛薩阿竭署之瑞應。’”

復有婆羅門名摩呵迦婁lóu那，白佛：“我行洗浴，還作大火欲祠cí之，於上見佛身，有三十二相諸種好，其佛言：‘如若祠火之法，不當爾。所以者何？起復而滅miè故。’我即時復問：‘不作是滅，當何以滅之？’其佛言：‘不念人、不念我、不念壽命、不念有無有、亦不念合、亦不念中分、亦不念思想；是火而無滅者而自滅，其火可令自然而不用薪。’我諦聞之，即叉手問佛：‘當云何作火而不用薪？’其佛言：‘有不可議yì怛薩阿竭署，若當學，學已便能作火而不用薪。作是學者，亦不念姪、怒、癡，以故火即為滅。’聞之即以頭腦受其教。所見者，是我本之瑞應。”

佛言：“如若所說，是怛薩阿竭之瑞應。”

復有婆羅門，名牟梨師利，白佛：“我適提脤gē欲著火中，欲令之熾chì盛，便見怛薩阿竭，身有三十二相諸種好，即時其佛言：‘用是火為事，有怛薩阿竭署，何以不學？’應時問其佛：‘當何所學？’‘往到祇洹釋迦文佛所。’是我本之瑞應。”

復有婆羅門，名曰分畛zhěn者橋泉，白佛：“我到廬上取華欲持歸，見怛薩阿竭，身三十二相諸種好，其佛言：‘取花不如，若如取花，取花有所壞敗。’我應時復問：‘取華云何？’其佛言：‘莫以手取，莫動搖其枝而可得取，當學怛薩阿竭署，自如有慧手，為若取其華。慧手者，可得不可議花，一切人皆是華，可以教化得泥洹。’是之瑞應。”

佛言：“當學怛薩阿竭署，如若所學。”

復有婆羅門，名曰邠bīn陀施，白佛：“我到市，於道中央失墮，錢散在地，以聚欲取訖，以仰頭上視，怛薩阿竭身有三十二相諸種好，問我：‘作何等？’我言：‘拾地所失錢。’其佛言：‘是不為難。若當拾五道生死一切人，亦不那中作數，亦不想是，乃為難。’即問：‘是學當所從聞，當所從學？’其佛言：‘有怛薩阿竭署當學，當那所聞。’即時言：‘有佛名釋迦文，在祇洹，當從是聞。前世所作今世逮dài得。’是本瑞應。”

復有婆羅門，名曰分訶hē舟，白佛：“到市向歸欲買mǎi雜香，買以還歸，未到舍，見怛薩阿竭，其心即時踊躍。佛問：‘手中持何等？’即謂：‘持雜香。’佛言：‘是香不足言，有香名為不可議香，其香聞上下四維、東西南北方，當求是香。’應時復問：‘是香者，是根、是本、是莖、是枝、是葉、是華、是實，實之所香？’佛言：‘是香者，亦無根、亦無本、無莖、無枝、無葉、無華、無實，實而香，當求是香。’即問：‘當於何所求？’即言：‘於祇洹釋迦文佛所，當聞怛薩阿竭署。’是我所聞之瑞應。”

佛言：“如所聞。”

復有婆羅門，名曰阿耨迦惟延，白佛：“我所至城外，坐於樹下，其心安定譬若如禪，視四面如普大明，見無央數佛，悉言：‘不當坐禪如是。’應時即問其佛，其佛言：‘亦無所生、無所滅，是為應禪；所以持所視故，無所視者是為視。無心何以繫者？何以故？其心無有想，故當作是禪。有法名怛薩阿竭署，當從釋迦文佛所問，當從是學其法。’是故本瑞應。”

佛言：“當學如所學。”

復有婆羅門，名羅那懿yì多，白佛：“適到市買mǎi金，欲以稱chèng稱chēng之，便見怛薩阿竭，其光明甚明，其佛言：‘用是稱為？有法名不可稱，當如求之。’則時復問：‘何所是不可

稱者？’其佛言：‘諸法不可以稱稱之，譬如空不可稱，一切諸法如是。’我言：‘願樂欲聞，何所是法而可學者？’其佛言：‘有名曰怛薩阿竭署，當學、當聞。’是我本之瑞應之所問。”

佛言：“當學如所聞，是皆前世功德之所致，故逮是應。”

復有婆羅門，名曰阿披阿遮，叉手白佛：“我夜已半出觀星宿xiù，有大明而見怛薩阿竭，便以頭面作禮lǐ，其佛言：‘不見視星宿，如若所視。’應時即問，其佛報言：‘亦不可仰向。’佛復還問：‘今若所視星宿名何等？’我即應言：‘不知。’其佛言：‘是名悉盡，如若所學，當學諸法所入，悉知所見汝事。’即復問：‘何所處可聞是法？’其佛言：‘當於祇洹釋迦文佛所，聞是語。’忽而不知處，是故所聞怛薩阿竭署本之瑞應。”

佛言：“當學如所聞。”

復有婆羅門，名曰術闍師利，白佛：“適以種農種，便見怛薩阿竭在前住，與不可數千比丘僧俱，其佛言：‘不當如若已種農種。’應時則問：‘當云何種？’其佛言：‘亦不取、亦不放，當作種，亦不生、亦不枯。’則時復問佛：‘當何所處而學是法？’其佛言：‘有怛薩阿竭署，當學當聞，聞已是若之種，亦不取一切之法、亦無所取、亦無所造、亦不思想。知是者，其法無所生，無所造故無所生，已無所生，故無所枯滅miè，無有種，而不生亦不滅。’”即問佛：“是何等瑞應？”

佛言：“是怛薩阿竭署之瑞應，其當於佛樹下坐者，是之瑞應。”

復有婆羅門，名曰阿禾真，阿禾真白佛：“出舍於里門見死人，便念死人乃如是。應時獨語，便見佛。佛言：‘不當如若所念。所以者何？見惡色便有思想，諸法不可得而無所得，當作是念。其得道者，所作不以想，亦不用得故，便有餘念，亦無二心之所念。無所想，是故無有想，是道所作，念無可所得是乃為得，

以知二心者，是故無所求。是道之所作，無所見是道所見，後hòu法欲盡時，以思想教人，若於塚zhǒng間見枯白骨，坐念便得脫。若念五色，從是中教計而求脫，教計出息入息，欲求脫，知欲法盡，便有作是。’應時復問佛：‘當云何學便離是事？’其佛言：

‘當學道，如是法當學怛薩阿竭署，如怛薩阿竭事。有法名怛薩阿竭署，當聞當學，當從釋迦文佛聞是。’忽然不見，所以見是。”

佛言：“是怛薩阿竭署之瑞，當在道地故。”

復有婆羅門，名阿惟示真，白佛：“我到曠野，見眾多死人，中有為畜狩所食噉dàn者、中有臭者、中有壞huài敗者、有青色者、有赤色者、有黧yǎn黧dǎn者。便自念，欲於坐教計狀念是，便見東方佛來，有三十二相，便遙向而為作禮，其佛言：‘雖觀是物以為想。’即時問其佛：‘我當學何法而教一切令脫生死？’其佛言：‘有法名怛薩阿竭署，當聞當學，學是者，為一切諸道作功德。從釋迦文佛具足聞之。’是何本瑞應？”

佛言：“是怛薩阿竭署之瑞應，作是學者，為學在佛樹下坐。”

復有婆羅門名曰波梨漫多，白佛：“我夜出竇dòu無所可見，便然五舍以為燭火。所以者何？避溝gōu坑深井。便自念：‘當學何法而為一切作明令其無冥？’這有是念，便見佛在虛空中住言：‘善哉善哉！是上人之所作，非凡人之所為。諸怨恨⁹、貪饕tiè諛yú諂chǎn、虛飾已無是者，能念是事，非餘所及。以等心念一切，亦不念數數所念，如佛在樹下不念聖文。’其佛言：‘有法名怛薩阿竭署，當聞當學，具足若意。’復問佛：‘當從所聞？’其佛言：‘當從釋迦文佛所聞，其所當聞者悉在彼聞，若丘聚、縣邑、城郭、郡國，悉於是法中而見。’聞是言已，恍惚不知其處。是何瑞應？”

⁹校勘記：“恨”，大正藏底本為“根”字，根據【宋】【元】【明】版本的“恨”及文義，現改為“恨”。

佛言：“用若當聞怛薩阿竭署故、當學故，是之瑞應；其菩薩所當學，悉在是法。”

復問佛：“有幾jǐ署所當可學？”

佛言：“如佛境界，其署如是；其署者，如佛境界等無異，諸法皆從是署如勅chì心瑞應。”

“時復問我：‘是法微妙深乃如是，是不可見、不可知。’”

復有婆羅門，名曰悉達膝，白佛：“我與數百千婆羅門俱，如行祠cí祀sì，熟自念：‘當何祠祀令一切皆得解脫，令無勤苦？’這作是念，便見怛薩阿竭光明及相諸種好，便言：‘善哉！善哉！乃作是念，當作念如若所為。’其佛言：‘往到舍衛國祇洹huán阿難邠bīn祇阿藍釋迦文佛所，當為若廣說其祠祀意。有法名怛薩阿竭署，當聞當學，是皆以過去諸佛之所說。’”復問：“當何以祠祀？”

佛言：“菩薩以飲食所有施與人，作是祠祀而脫於三界；有戒祠¹⁰，不自念有求故；有忍辱祠，不以心惡向一切；有精進祠，欲拔脫五道；有三昧祠，不作因緣有所希望；有多所聞祠，一切名身、諸數身具足波羅蜜知；有法施祠，若行人欲以法化一切，若有畜生欲聞法者，不中捨而為說經，亦不以色說，以法慈心教詔一切。”

佛言：“有上人不惜其身，趣欲令一切各得安隱wěn，不以憂心而教人。所以者何？用更得好軀，譬若摩尼珠洗之倍好，其王者子莫不愛喜。所以愛喜者何？無瑕穢故。其法師譬如是，雖有生死，所更倍好。所以者何？身亦無惡亦無撻者。所以者何？常歌歎佛故，雖佛遠常欲親近。所以者何？已無所求，即祠是為祀。其有三拔致者，亦有祠而無有異。所以者何？無有恨心故，於一切無惡意。菩薩有祠無有勝者，若有念是者是故勝，不念之者無

¹⁰校勘記：根據前後經文的意思講六度，“戒”，大正藏底本為“識”字，根據【宋】【元】【明】【宮】版本的“戒”及文義，現改為“戒”。

所勝，以功德長養身及他人，是故菩薩意。所以者何？不以法有所諍，以故無鬪dòu、無有繫、無有縛、無有閉，其有作是祠者，莫有能瞋者，亦不念何法可計可校，是上人之所作。已處觀，其處處亦不於功德中有所想，亦不破壞所作罪。所以者何？不失其本故。亦無有過菩薩上之尊法，能來教化者亦歡喜，亦無懈怠，亦不與人如有怒心——所以者何？摩訶衍yǎn不從是得，故曰摩訶衍——亦不想其衍。”

佛語悉達膝：“捨若本祠祀，當作是祠祀，即菩薩祠祀之瑞應。如若所見怛薩阿竭，是皆先世習衍yǎn之所致。所以者何？若覺眼見佛者，是皆本之瑞應。”

復有婆羅門，名難頭多羅白佛：“我見流水，有一人而持一木作橋，我念：‘子之所作，甚何小矣！等作可以廣大。所以者何？欲令一切悉可得度過。’適有是念，東方便有百佛而來現，悉言：‘善哉善哉！是上人之所念，令一切人如得度，亦無央數人之路。今釋迦文佛在於祇洹，子往，可悉從受法，得致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提。’是我本之瑞應，得見怛薩阿竭，聞其教戒。”

佛言：“善哉善哉！如子所言。”

復有婆羅門，名曰旃zhān鬱yù多師利，白佛：“我出城門外，有迦羅越，謂我：‘如過舍，施若二百萬。’便隨其歸。入舍有大高座，令我如坐，燒香供養，具作飲食已，二百萬為達觀chèn。我應時自念：‘當何以自作方便而過達觀？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提清淨之達觀，可得如異。’適作念，便見東方千佛悉飛，如來悉在前住，皆言：‘善哉！善哉！如上人之所作，為一切人欲作，便往到祇洹釋迦文佛所，當為若廣說其法。如若得清淨，其達觀chèn如可以受，受之者，令一切皆可得安隱。所以者何？若三千大千刹土，悉奉行十善受施，不如菩薩發意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提心而受施，悉過是上作是。’語已恍惚不知其處。”

佛言：“即怛薩阿竭署之瑞應。所以者何？以先供養十方佛故，逮得是法。”

復有婆羅門，名曰閻yán符師利，白佛：“在山中安心而坐譬如得禪，於上見五百佛，四面皆香如天香，皆呼我名言：‘善哉！善哉！如若所求，當作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法，勿作異禪。何謂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悉念一切人以慈心故，勿以想人，作不可思惟禪。作是禪，勿想心，念一切皆令安隱，勿念人想，勿念身想。’其諸佛言：‘往到祇洹釋迦文所，當為若具說其法——怛薩阿竭署——當作是學，學是者在所作為。’說是已，而不知諸佛處。是我本之瑞應。”

佛言：“審如若所見無有異。所以者何？其有當坐於佛樹下者，即有是瑞應，應若已先世供養七千佛故。”

復有婆羅門名曰荷沙漫，白佛：“我見諸婆羅門，不多不少，於恒水浴已，語我：‘汝復行浴，身所惡露眾惡悉當隨水如去。’便自思惟：‘何如而浴身，諸眾惡當隨水去？’便自見佛在於虛空中，其佛言：‘汝何思惟？’我應時對曰：‘諸婆羅門令我浴，身所眾惡悉當隨水去，故坐思惟是事。’其佛言：‘若到祇洹釋迦文所，當為若說現法，諸所眾惡悉當除去。’其佛言：‘有名諸法甚深無有底，其水甚美，於是浴者悉得淨潔jié。若欲浴者當於中浴，眾邪惡可以消除。浴已，諸天人及一切皆得安隱，便以法教化無所不遍。所以者何？諸過去佛悉那中浴。是故現瑞應。’”

佛言：“當聞怛薩阿竭署者，是本瑞應。”

有婆羅門，名曰惟耆先，白佛：“我齋jí華持到婆羅門神祠，入門見怛薩阿竭飛在虛空中而住，其佛問我：‘持是華給何所？’即應言：‘欲以上神。’其佛言：‘有怛薩阿竭，號曰天中天，

可以華供養上之。所以者何？因是可有功德，而到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便可逮得阿耨多羅禪。’即欲以華供養，其華悉化作佛，悉紫磨金色，其光七尺，三十二相種好悉具，諸佛皆言：‘其心以堅於功德者，能致是應。’即時復問：‘當作何方便，令功德不可勝數？’其佛言：‘若有菩薩見佛者，因是作功德；中有見化佛者，因是作功德；中有見寺者，因是作功德；中若見佛坐起處，因是作功德；中有見佛經行處，因是作功德；中有聞佛者，因是作功德；中有聞上下、四維、四方有佛教誡一切，因是作功德；中有佛舍利者，因是作功德；中有老、病、死而自計校jiào，因是作功德。若見郡國、縣邑破壞huài者，若穀gǔ貴、人民飢餓，而用是自計，因是作功德。所以者何？念前事故，因是有不可數功德，所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功德。’”

復有婆羅門，名曰沙竭末，白佛：“我入海浴，適有是念，便見萬佛，皆言：‘不當如子之意欲度海。’便自念：‘其餘有浴者，亦在是聞當有此異，其意欲度海浴。’適有是念便見萬佛，皆言：‘不當如子之意欲度而浴。’我即時復問：‘當何浴？’其佛言：‘有道度諸法，可於其中，其作是浴者，已為度也。’應時復問：‘何所如可度於世間者？’報言：‘佛者已為度。’即復問：‘何所法而可從學？’‘有佛名釋迦文，在祇洹huán中，當從學問；如若所願悉當具聞，悉為若說之，令若得解。’聞是已，忽然不見其處。”

便問佛言：“何所法而可度者？”

“度一切諸法者，波羅蜜是。”

佛言：“汝欲度諸法者，當等心於一切人。所以者何？當念度一切人之生死。譬若度海，當學是事，便得度一切諸法，亦不想法、亦不想無法，作是若後，當為一切說法。”

佛語沙竭末：“菩薩用一事，具足諸慧。何謂一事？世惡法欲盡jìn，爾時其欲制其法教導一切，令法而不斷絕。是為一事，具足得諸慧。

“復有二事，菩薩學是疾速得佛。何謂二？不念諸法是我所、非我所，亦不念見一切諸法自然處。是為二事。

“復有三事，若善男子、女人，奉行是者疾成至佛。何謂三？以諸法視之，如光明明於諸法，亦無多、亦無少，不作是念。二、已應而一，無有異心。所以者何？諸法不可得故。三、是因名佛。是為三事。

“復有四事，何謂四事？一者、總zǒng持諸法；二、常於怛薩阿竭而作功德；三、持心如空，不想一切人；四者、若有供養、不供養者，其心無異yì。若男子女人，奉行是法疾得至佛。是為四事。

“復有五事，何謂五事？一、不於諸界有所念——何謂諸界？眼色、耳聲、鼻香、舌味、身細滑——意欲所得，不作是念。二、常於佛法而作功德。三、若見同菩薩，其心有悅。所以者何？用實大故。四、於一切無虛飾之心。所以者何？我當度故。五、亦於是中無所想。是為五事。”

沙竭末白佛：“其有奉行是五事者，疾得佛。”

佛言：“當作是學，疾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自致成佛；是為度生死之海，以法教於一切，令如怛薩阿竭無所不度。其有至心，堅住於菩薩功德者，便速是瑞應。若有念，恐中道取證。”

佛言：“如是法者，勿得憂yōu念，具足怛薩阿竭jié十種力，一切聞者莫不歡喜。”

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

佛說婦人遇辜gū經

乞伏秦沙門聖堅譯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精舍，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

時有一人無婦，往詣舍衛國，娶婦本國，自有兩子，大子七歲suì，次子孩抱，母復懷huái軀，欲向在產。

天竺禮俗，婦人臨lín月，歸guī父母國。時夫婦乘車載二子，當詣舍衛，中路食息并牧牛。時有毒蛇，纏繞牛脚，牛遂離圈。其夫取牛，欲得嚴發，見牛為毒蛇所殺，蛇復捨牛，復纏夫殺。婦遙見之，怖懼jù戰慄lì，啼哭呼天，無救護者。

日遂欲冥，去道不遠，有流河水，水碓duì有家居。婦迫日冥，懼為賊所劫，棄qì車將二子到水畔，留大子著水邊，抱小子渡水。適到水半，狼食其子，子叫呼母，母時還顧gù見子為狼所噉dàn，驚惶怖懼，失抱中子，墮水隨流。母益懊惱，迷惑失志頓躓zhì水中，墮所懷子。遂便渡水，問道行人：“我家父母為安隱wǎn不？”

行人答曰：“昨家失火，皆燒父母，悉盡無餘。”

又問行人：“我夫家姑妯zhōng為安隱不？”

行人答曰：“昨有劇jù賊傷害其家，姑妯皆死，無完在者。”

其母聞之，愁憂怖懼，心迷意惑，不識東西，脫衣裸形，迷惑狂走。道中行人見，大怪之，謂得邪病，鬼神所嬈rǎo乎；或謂愁憂迷惑失志，或有唾賤捨避之走，或有憐傷愍念哀之。

時，佛在舍衛祇樹給孤獨精舍。時，婦馳走而往趣之，過祇樹園。

爾時，世尊大會說法，四輩弟子、諸天龍神、十方一切皆悉聽經。諸佛之法，盲者見佛，皆得眼目，聾者得聽，啞者能言，疾病除愈，尪wāng劣強健，被bèi毒不行，心亂luàn得定。

時婦見佛，意即得定，不復愁憂，自視裸形，慚愧伏地。佛呼阿難：“取衣與婦。”即時受教，則取衣與婦。著衣竟，稽首佛足，却坐一面。

佛即說經，為現罪福：“人命無常，合會有別，生者有死，無生不終，一切本空，自作起滅miè，展轉五道，譬如車輪，已解本無，不復起分。”

婦聞佛言，心開意解，即發無上正真道意，即時得立不退轉地，愁憂除愈，如日無雲。

佛說如是，四輩歡喜，諸天龍神，稽首而退。

佛說婦人遇辜經

佛說黑氏梵志經

吳月支國居士支謙譯

聞如是：

一時，佛遊尼連江水邊，在彼一月，造十八變，化於迦葉兄弟三人及千弟子，轉遊行羅閱祇城，止頓一年，教授國民，為其講jiǎng法。初成佛道竟二年已，乃到舍衛，興隆道化，開度天人、世間人民。

時香山有梵志，名曰迦羅，得備bèi四禪，具足五通；徹視、洞聽、身能飛行、自察心念、知人來生。講說經義，感動釋梵及四天王、諸鬼神、龍并閻羅王，悉往聽之；言語雅妙，聲和猶梵，日日諮受不以為懈；音徹于遠，普來歸聽。

時閻羅王坐聞經法，淚lèi下如雨，舉目觀視，益用悲歎。

于時梵志問閻羅王：“何為悲泣，淚下如雨？”

閻羅答曰：“事當歸實，不可虛言。仁今說經便辭利口，義理甚妙，猶如蓮華，若明月珠。而命欲盡jìn，餘有七日，恐忽然過，就於後世。是以悲泣，不能自勝。又仁命過，墮地獄中，在我部界。今自相歸，一心受法，及當取卿拷掠五毒。熟思惟此，遂用增懷，不可為喻。”

梵志愕è然，心中沈chén吟，報閻羅王曰：“吾獲四禪，成五神通，獨步四域，超昇梵天，不以為礙。既無罪釁xìn，何因當墮地獄閻界？”

閻王曰：“仁臨lín壽終時，當值惡對duì，起瞋恚huì恨，意欲有所害，失本行義，故趣閻界。”

梵志聞之，忽然悵yì懔，不知何計、設何方便得濟jì斯難？愁慙惆wǎng，心懷湯火，坐起不安，為長歎息。

釋梵四王諸神問曰：“何為不安，長太息乎？”

梵志答曰：“吾命欲盡，餘有七日，且有惡對，來亂luàn吾善心，緣是之故，恐歸惡趣。是以反側，不能自勝。”

時彼香山有諸善神，數詣佛所，諮受經典，謂於梵志：“佛興于世，仁不知乎？”

梵志答曰：“身沈俗人，安能知之？”

其神復謂：“佛為一切三界之救，度諸未度，脫未脫，安未安，皆濟危厄，令至永寂、無為之道。何不詣佛？可脫憂患，長得恬怕bó，道德合同。”

梵志聞之，欣然踊躍，如冥覩dǔ明，兩手各取梧桐、合歡huān好色華樹，飛到佛所。未到之頃qǐng，佛告摩夷：“世尊大慈，修無極哀！未曾忘捨應當度者。”佛時頌曰：

“潮水徑順崖， 未曾越故際，
儻有水神亂， 起犯於故流。
佛觀於本無， 察應當度者，
普使得免濟， 終無越失耶。”

於是梵志飛到佛所，住虛空中，正向歸佛。

佛告梵志謂黑氏曰：“放捨！放捨！”

梵志應諾：“如世尊教。”

即捨右手梧桐之樹，種佛右面。

復謂梵志：“放捨！放捨！”

梵志即捨左手所執zhí合歡之樹，種佛左面。

佛復重告：“放捨！放捨！”

梵志白曰：“適有兩樹，捨佛左右，空手而立，當復何捨？”

佛告梵志：“佛不謂卿捨手中物。佛曰所捨，令捨其前，亦當捨後，復捨中間，使無處所，乃度生死眾患之難。”

佛於是頌曰：

“仁當捨其本， 亦當捨其末，
中間無處所， 乃度生死原。
內無有六入， 外衰不得前，
放置於六情， 乃成無為疾。”

黑氏梵志聞佛所說，心自念言：“不見吾我，則了心無。心者本無，應病與藥，鄙心開解。如盲得目，聾者得聽，真為普見，審shěn一切智。今已值佛，德不可訾zī。”尋即來下，稽首佛足，退住一面。佛應心本而分別說，顯xiǎn示道場，演三脫門。於時輒zhé住不退轉地，無一憂患，歎佛功德，而說頌曰：

“光明踰日月， 智慧猶大海，
大慈無極哀， 十方悉欣戴。
眾生流三界， 無數億萬載，
應病授法藥， 宣暢大辯才。
雖現入生死， 周旋無往來，
勸化令精進， 罪福無能代。
努力勤精進， 勿為欲所災zāi，
降衰四魔除， 道成無罣guà礙。”

梵志白佛：“我迷已來，其日久矣！願見垂愍，得為沙門！”

佛即聽之。頭髮自墮，袈裟著身，威儀齊qí整，成為寂志。往詣閻王，而謂之曰：“卿本謂我餘命七日，當墮地獄。今為沙門，神通已具，諸漏已盡，度於四瀆dú，眾病永除，猶大圍屋。一時增壽七七日。諸苦已消，超外異術。自在住世，更無數劫。”

閻王答曰：“仁賴餘福得遇佛，時應病授法，滅婬、怒、癡，神通悉備bèi，內外無疑。設不爾者，如鼠遭狸，如稻得災zāi，

為罪所牽；如魚鉤gōu餌ěr，墮地獄中，無有出期。今已永脫，相代歡喜。”

說是語時，無央數人皆發道意。

佛說如是，比丘、菩薩、黑氏寂志、天、龍、鬼神、阿須倫、世間人，莫不悅豫，作禮而去。

佛說黑氏梵志經

佛說如幻三摩地無量印法門經卷上

西天譯經三藏朝奉大夫試光祿卿傳法大師

賜紫臣施護等奉 詔譯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在波羅奈國仙人墮處鹿野園中，與大苾芻眾二萬人俱；菩薩摩訶薩一萬二千，其名曰：師子菩薩摩訶薩、師子意菩薩摩訶薩、善住意菩薩摩訶薩、勝shèng思惟菩薩摩訶薩、持世菩薩摩訶薩、人授菩薩摩訶薩、水天菩薩摩訶薩、寶積jī菩薩摩訶薩、隱密菩薩摩訶薩、賢護hù菩薩摩訶薩、電天菩薩摩訶薩、遍照菩薩摩訶薩、智積菩薩摩訶薩、不休息菩薩摩訶薩、不空見菩薩摩訶薩、慈氏菩薩摩訶薩、妙吉祥童真菩薩摩訶薩等。復有二萬天子，所謂善道天子、安意天子等——是諸天子，皆悉安住大乘法中——并餘無數百千大眾，咸悉恭敬圍繞世尊，聽受說法。

爾時會中有一菩薩摩訶薩名勝華藏，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頂禮前白佛言：“世尊！我有所問，惟願如來、應供、正等正覺，哀愍聽許，略為宣說。”

佛言：“勝華藏！如來、應供、正等正覺，隨有問者，即為開曉。今恣汝問，當為汝說。”

爾時，勝華藏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菩薩摩訶薩云何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成就五神通，得如幻三摩地？得是三摩地已，諸有眾生善根成熟，即以自神力如應現化，隨諸眾生所起信解，即為說法，而令速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告勝華藏菩薩摩訶薩言：“善哉善哉！勝華藏！汝今善問如是等義。汝於過去，已曾親近俱胝那庾多百千諸佛，於諸佛所深種善根，而復能為一切眾生起悲愍心。汝應善聽，極jí善作意，今為汝說。”于是勝華藏菩薩受教而聽。

佛言：“勝華藏！當知有一法，若菩薩摩訶薩能具足者，即得如幻三摩地；得是三摩地已，諸有眾生善根成熟，即以自神力如應現化，隨諸眾生所起信解，即為說法，而令速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勝華藏！所言一法者，謂無依止法。若菩薩摩訶薩成就此法已，乃至遍三界中不作依止想，若內若外悉無依止，由如是故，即具正見；以正見故，得正相應及正所行，是故獲得無障礙_{ài}慧；慧無礙故，心亦無礙，於無礙心中即起正行。

“勝華藏！云何菩薩能起正行？謂了一切法悉從緣生，於緣生法中無有少法而實_{shí}積_{jī}聚。何以故？以彼諸緣皆不實故，是中云何有法可生？若法緣生，即是無生，是故一切法皆悉無生。菩薩若能如實了知一切法無生，即得成就諸菩薩道，所有一切眾生根欲及事，能以悲心而悉隨入；得深信解，了知一切法悉如幻化，乃至分別一切法皆是化事，以彼分別畢竟空故，而一切法亦復皆空。如是知已，即得如幻三摩地。得是三摩地已，乃至能令眾生速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勝華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今此會中，有幾_{jǐ}許菩薩摩訶薩，得是如幻三摩地？”

佛言：“勝華藏！今此會中，有慈氏菩薩、妙吉祥童真菩薩等六十大士，皆已被_{pī}於不思議鎧_{kǎi}，得是如幻三摩地法門。”

勝華藏言：“餘世界中亦有菩薩大士得是三摩地耶？”

佛言：“勝華藏！西方過此百千俱胝佛刹，有世界名極_{jí}樂，有佛號無量光如來、應供、正等正覺，現住說法，教化眾生。彼佛刹中，有菩薩名觀自在，復有菩薩名大勢至，彼二菩薩得是三摩地，於七夜中為餘菩薩說是法門，諸菩薩聞已，亦得是三摩地。”

勝華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彼佛剎中所有菩薩得如幻三摩地者，應多於此。何以故？此佛剎中諸菩薩等，於慈氏菩薩、妙吉祥童真菩薩所，不能專zhuān勤請問、聽受如是法門，是故少有得此三摩地者。”

佛言：“勝華藏！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彼佛剎中所有菩薩安住如幻三摩地者，無量無數不可稱計。”

爾時勝華藏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惟願如來、應供、正等正覺如其所應現神通相，使彼佛剎二大士等來此娑婆世界。復令此會大眾得見極樂世界，瞻覩無量光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所以者何？此佛剎中諸善男子、善女人，若得見彼無量光如來，即能發起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各各願生於彼佛剎，普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若彼二大士來此剎中，所有此土修菩薩乘諸善男子、善女人善根增長，或復於彼二大士所聞說法已，即令獲得如幻三摩地。”

爾時，世尊受勝華藏菩薩摩訶薩請已，即從眉間放大光明，其光金色，於此三千大千世界普遍照耀，其中所有須彌山、目真隣lín陀山、摩訶目真隣陀山、雪山、輪圍山、大輪圍山等，乃至極jí餘世界邊際jì，一切山石、叢cóng林、暗暝等處，此金色光而悉照破。世間所有日月光明廣大熾chì盛，以佛光明所映蔽故，猶如眼光其量微小。是時光明金色晃耀，照徹西方百千俱胝佛剎，乃至極樂世界無量光如來所，其光旋環huán繞佛七匝，普照耀已，於彼佛前隱而不現。是時極樂世界所有菩薩、聲聞及餘眾生之類，乘前光明，悉能見此娑婆世界，及見釋迦牟尼如來，菩薩、聲聞大眾圍繞；如觀掌中菴ān摩勒果，皆生歡喜愛樂之心，咸作是言：“南無世尊釋迦牟尼如來、應供、正等正覺！”

時此娑婆世界釋迦牟尼如來會中，所有諸菩薩摩訶薩、苾芻、苾芻尼、優婆塞、優婆夷、梵王、帝釋、護世四王，并餘天、龍、夜叉、乾闥婆、阿脩xiū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悉能見彼極樂世界，及見無量光如來，菩薩、聲聞大眾圍繞，光明熾盛如妙高山，映徹照耀遍此剎中；如明眼人於一搥zhé手地量之中，觀餘面輪而不勞力，此彼互見亦復如是。時此會眾，得見彼佛及彼世界無數百千俱胝那庾多功德圓滿莊嚴事已，皆生歡喜愛樂之心，咸作是言：“南無世尊無量光如來、應供、正等正覺！”作是言時，會中有八萬四千眾生，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以此善根當得生於極樂世界。

爾時彼世界中所有菩薩、聲聞大眾，又復生希有心，合掌恭敬，遙向世尊釋迦牟尼如來而伸頂禮，重作是言：“南無世尊釋迦牟尼如來、應供、正等正覺！”發是言時，彼極樂世界六種震動，所謂震、遍震、等遍震，動、遍動、等遍動，擊jī、遍擊、等遍擊，湧yǒng、遍湧、等遍湧，爆、遍爆、等遍爆，吼、遍吼、等遍吼。現如是相已，時彼會中觀自在菩薩、大勢至菩薩，俱白無量光如來言：“希有。世尊！希有。善逝！彼釋迦牟尼如來所有名字，稱念中間，能令大地六種震動。”

彼佛告言：“善男子！不但此佛剎中稱揚釋迦牟尼如來名字之時有如是相，別餘無量佛剎之中，亦悉稱揚彼佛名字，而諸佛剎蒙光照觸，彼彼皆悉六種震動。是諸剎中無量無數眾生之類，若得聞是釋迦牟尼如來名已，悉得善根增長，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復次彼會菩薩眾中，有四十俱胝菩薩，得聞釋迦牟尼如來名已，咸起是願：“普集所有一切善根，悉以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時觀自在菩薩、大勢至菩薩，前詣yì無量光如來所，

各各頭面禮彼佛足，肅恭瞻仰，退住一面，俱白佛言：“世尊！彼釋迦牟尼如來前所放光，昔未聞見，甚為希有。何因緣故，現是光相？若無因緣，彼佛世尊不放光明。其事云何？願佛為說。”

彼佛告言：“善男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說。釋迦牟尼如來所放光明非無因緣，彼佛世尊將欲宣說菩薩安住三摩地寶最上法門，為說法故先現是相。”

時觀自在菩薩、大勢至菩薩，復白彼佛言：“世尊！我等今者，樂欲往彼娑婆世界，瞻禮親近世尊釋迦牟尼如來、應供、正等正覺，聽其說法。惟垂哀許。”

佛言：“善男子！汝等可往，今正是時。汝等往故，轉復發起彼佛世尊，宣說法要。”

時二菩薩蒙佛許已，即於諸菩薩摩訶薩眾中，顧gù謂八十四俱胝zhī菩薩言：“諸善男子！我等今往娑婆世界，瞻禮親近釋迦牟尼如來，聽其說法。所以者何？彼佛世尊最上希有，能為難事，捨餘清淨嚴好佛土，樂於娑婆世界穢huì惡土中，以大悲願力教化眾生。彼諸眾生多起下劣信解，勇發貪、瞋、癡等諸業yè煩惱，而佛世尊能於其中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是為難事。汝等宜應隨我往彼。”時諸菩薩歡喜隨順。

復次會中有諸大聲聞，異口同音前白佛言：“世尊！彼釋迦牟尼如來所有名字，若暫聞者尚得善利，何況親qīn往現前瞻禮？使瞻禮者肉眼清淨，我等欲往願佛聽許。”

佛言：“可往，今正是時。”

爾時，八十四俱胝菩薩并諸大聲聞，恭敬圍繞觀自在菩薩、大勢至菩薩，來詣娑婆世界。菩薩行時，如其所應，現諸色相神通事業。

時八十四俱胝菩薩，各各化現八十四俱胝殊妙樓閣，一一樓閣高十二由旬，廣八由旬，四方四隅yú周遍妙好。是諸樓閣有以金、銀、吠瑠璃、頗胝迦、赤珠、碼mǎ礪nǎo、琥珀等七寶合成，有以金、銀所成，有以金、銀、吠瑠璃成，有以金、銀、吠瑠璃、碼礪所成，有以金、銀、吠瑠璃、碼礪、頗胝迦成，有以金、銀、吠瑠璃、頗胝迦、琥珀、赤珠所成；有以赤栴檀香、龍寶栴檀香、沈水栴檀香成，有以眾妙栴檀香等所共合成；有以優鉢羅華、鉢訥nè摩華、俱母陀華、奔拏ná利迦華所成，有以須摩那華、婆利師迦華、瞻波迦華、波吒zhā羅華、阿提目多迦華成，有以馱tuó努瑟sè迦華所成，有以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成，有以曼殊沙華、摩訶曼殊沙華、嚕lū左華、摩訶嚕左華、作訖qì囉luó華、摩訶作訖囉華、蘇sū囉毘作訖囉華、摩訶蘇囉毘作訖囉華、贊捺nà囉華、摩訶贊捺囉華、蘇囉毘贊捺囉華、贊訥nè盧lú怛dá摩華、薩他羅華、摩訶薩他羅華、蘇囉毘薩他羅華等，所共合成；有以一切妙華莊嚴所成；有以無數百千殊妙色相莊嚴所成。

如是一一樓閣之中，皆悉出現八萬四千清淨光明。

佛說如幻三摩地無量印法門經卷上

佛說如幻三摩地無量印法門經卷中

西天譯經三藏朝奉大夫試光祿卿傳法大師

賜紫臣施護等奉 詔譯

復次彼彼樓閣周匝，或有天女執眾樂器，所謂琵琶箏bì 箏lì、琴笙shēng箏篴、螺鼓小鼓、拍板等類，作妙音樂。或有天女捧栴檀香末，或有天女捧龍寶栴檀香末，或有天女捧沈水栴檀香末，或有天女捧黑沈栴檀香末，或有天女捧眾妙栴檀香末。或有天女執優鉢羅華、俱母陀華、奔拏利迦華，或有天女執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或有天女執播嚕沙迦華、摩訶播嚕沙迦華，或有天女執曼殊沙華、摩訶曼殊沙華，或有天女執嚕左華、摩訶嚕左華，或有天女執作訖囉華、摩訶作訖囉華、三滿多作訖囉華、蘇sū嚕唧jī囉luó作訖囉華，或有天女執贊捺nà囉華、摩訶贊捺囉華、蘇嚕唧囉贊捺囉華，或有天女執薩他羅華、摩訶薩他羅華、蘇嚕唧囉薩他羅華。或有天女捧天妙衣，及妙華妙香、塗香末香等，隨處而住。

而彼一一樓閣之中，各各有大妙寶莊嚴師子之座，化如來像安處其上，三十二相莊嚴具足。

又復一一樓閣之中，化出八萬四千真珠瓔珞，其珠三色，謂青白赤。

又復一一樓閣之中，化出八萬四千殊妙寶幢，以諸金鈴網覆其上，天衣垂下而為嚴飾。

又復一一樓閣之中，化出八萬四千寶瓶，盛諸妙香。

又復一一樓閣之中，化出八萬四千上妙寶蓋，以百千種極妙彩繪而為嚴飾。

又復一一樓閣之中，化出八萬四千多羅行樹，及八萬四千七寶行樹，一一皆以寶繩shéng交絡。

又復一一樓閣之中，化出八萬四千懸鈴寶網，微風吹動出和雅音，如百千種妙音樂聲。

又復一一樓閣之中，化出寶池，是池純以金沙布底，七寶界道，瑠璃水精周匝莊飾，八功德水充滿其中，池中出生優鉢羅華、鉢訥nè摩華、俱母陀華、奔拏ná利迦華等，其池復有鳧fú鴈yàn、鴛鴦異鳥和鳴。八萬四千妙寶行樹，周匝圍繞，上以八萬四千寶繩交絡而為嚴飾。

又復一一樓閣之中，出大光明，廣照八萬四千由旬。

爾時，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大勢至菩薩摩訶薩，及彼所來諸菩薩眾，以是殊妙莊嚴一切樓閣，一時置在一樓閣中，諸莊嚴事互不相礙；譬如力士屈伸臂頃到此娑婆世界。而諸菩薩以神通力故，各以所現八十四俱胝功德莊嚴殊妙樓閣置於佛會，如其所應神通威力，令此娑婆世界地平如掌，而佛會中亦不迫窄。是諸樓閣出大光明，照此三千大千世界。是時彼二菩薩，前詣佛所，頭面禮足，右繞三匝退住一面，俱白佛言：“無量光如來、應供、正等正覺，致問世尊釋迦牟尼如來，少病少惱、動止輕利、安樂行不？”彼二菩薩復白佛言：“我等菩薩聲聞，於極樂世界見佛世尊，故來瞻覲jìn。”

時此娑婆世界佛會之中，所有菩薩聲聞大眾，見此世界清淨嚴飾，及見無數廣大樓閣已，咸起是念：“如來何故現是威力，而能令彼諸大菩薩來至於此？”

爾時，勝華藏菩薩承佛威神，從座而起前白佛言：“希有。世尊！希有。善逝！今此娑婆世界如是嚴飾及現樓閣，為是如來威神力邪yé？為是彼二菩薩威力所變biàn？願佛為說。”

佛告勝華藏菩薩摩訶薩言：“勝華藏！此非如來威神之力，乃是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大勢至菩薩摩訶薩威力所變，故現是相。”

勝華藏復白佛言：“希有。世尊！希有。善逝！此二大士，已得不可思議願力清淨、善根潔jié白，乃能有是神通威力。”

佛言勝華藏：“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此二大士已於俱胝百千那庾多劫，積集善根清淨潔白；又復已得如幻三摩地法門，從是三摩地中，能現如是種種色相神通等事。復次勝華藏！且置是事，汝觀東方為有何相？”

勝華藏菩薩承佛聖旨，即以無礙清淨天眼，觀見東方殑伽沙數佛刹之中，有殑伽沙數諸佛世尊，彼一一佛前，皆有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大勢至菩薩摩訶薩，各禮佛足，又聞其言：“無量光如來、應供、正等正覺，致問世尊，少病少惱、動止輕利、安樂行不？”及見無量廣大樓閣妙寶嚴飾；如是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一一皆見殑伽沙數佛刹之中，有殑伽沙數諸佛世尊，彼一一佛前皆有二大士各禮佛足，又聞其言：“無量光如來、應供、正等正覺，致問世尊，少病少惱、動止輕利、安樂行不？”及見無量廣大樓閣妙寶嚴飾。

時勝華藏菩薩見是相已，復白佛言：“希有。世尊！希有。善逝！此二大士真實已得最勝如幻三摩地門，能於十方諸佛刹中悉現其身，神通威力不可思議。”

爾時世尊觀察眾會，如其所應現神通相。即時會中一切大眾，以佛威神力故，皆如勝華藏菩薩，亦能見彼十方世界如殑伽沙數諸佛刹土，彼彼刹中佛世尊前，皆有二大士，各禮佛足，乃至見彼廣大樓閣妙寶嚴飾。當此眾會見是相時，會中有三萬二千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爾時，勝華藏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此二大士於何佛所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而所發心為久近耶？其佛如來名字何等？惟願世尊，善為宣說，令餘菩薩知其所修，如其所行，畢竟皆得行願圓滿。”

佛告勝華藏菩薩言：“汝應善聽，極善作意，今為汝說。”是時勝華藏菩薩受教而聽。

佛言勝華藏：“乃往過去阿僧祇阿僧祇劫前，又經廣大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劫數，過是劫已，將此三千大千世界碎為微塵chén，一塵一劫，過是微塵劫數之前，時有世界，名無量功德寶莊嚴普現妙樂，有佛出世，號師子遊戲金光王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彼佛剎中，所有功德莊嚴等事廣大無量。勝華藏！於汝意云何？彼無量光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極樂世界中，所有功德莊嚴，是為多不？”

勝華藏言：“甚多。世尊！無量無邊不可思議。”

佛言勝華藏：“我以譬喻略明斯義yì。譬如有人，取彼一毛析為百分，將其一分於大海中取一滴水。勝華藏！於汝意云何？彼毛端水是為多邪yé？餘大海水而為多邪？”

勝華藏白佛言：“世尊！毛端之水極為微少，餘大海水深廣無量。”

佛言勝華藏：“汝今當知，無量光如來極樂世界，所有功德莊嚴等事，如毛端水；師子遊戲金光王如來無量功德寶莊嚴普現妙樂世界，所有功德莊嚴等事，如大海水。又師子遊戲金光王如來會中所有菩薩聲聞之眾，比無量光如來會中菩薩聲聞多百千倍，彼佛世尊隨應演說三乘之法。勝華藏！以要言之，彼師子遊戲金

光王如來刹土之中，所有功德莊嚴及妙樂事，假使我於殑伽沙數劫中廣以辯才，而亦不能說其邊際。

“復次勝華藏！彼師子遊戲金光王如來法中，有王名勝威，其王於千世界中，自在特尊，廣大富盛，正法化世，有七萬六千最上園苑，王所受用；其王諸子，各有一萬園林受用。”

勝華藏菩薩白佛言：“世尊！彼佛刹中有女人不？”

佛言：“不也。善男子！彼佛刹中，尚無女人名字可聞，況kuàng有女人邪yé？其中生者皆是化生，清淨潔jié白、咸修梵行，一切眾生皆以法喜禪悅為食，不受一切麤cū惡段duàn食。勝華藏！其王與子於八萬四千俱胝歲中，尊重供養師子遊戲金光王如來。彼佛世尊知王深心起淨信已，即為宣說無量印善巧法門。勝華藏！何等名為無量印善巧法門邪？謂諸菩薩摩訶薩所起諸行，未嘗於限量法中而有趣求。何以故？以諸菩薩行無量布施、無量持戒、無量忍辱、無量精進、無量禪定、無量智慧，於無量生死中隨入，於無量眾生中慈愍，無量刹土莊嚴，無量聲聞莊嚴，無量色相成就，具足無量音聲及無量辯才。

“勝華藏！諸菩薩乃至一發心所有善根，尚起無量廣大之心迴向一切，況復積集無量行願，普用迴向一切眾生，使諸眾生悉證無生，如佛涅槃而得涅槃。善男子！此即名為無量迴向。以是迴向故，即空、無相、無願而悉無量，真如、實際、法界亦復無量，解脫、無生、離諸繫xì著。善男子！以要言之，無量義者，即一切法無量。何故說一切法為無量邪yé？以一切法無生無滅故無量。若法無量即無生無滅，若法無生無滅即無量，是名無量印法門。

“勝華藏！爾時彼師子遊戲金光王如來為彼勝威王如是宣說無量印善巧法門時，其王於一切法而得覺了。

“復次勝華藏！彼勝威王於佛法中修禪定行，後於一時安處禪定。其王忽然左右二脇xié，生二蓮華殊妙可愛，清淨猶如龍寶栴檀香，於其華中生二童子，跏趺而坐。其王見已歎未曾有，即向童子說伽陀曰：

‘汝或是天或是龍， 或復夜叉、羅刹類，
若人非人若神仙？ 汝等何名為我說。’

“時右脇生者童子，即說伽陀答彼王曰：

‘於一切法空性中， 汝今問我何名字，
然彼諸法本無名， 何故以名而見問？
法空性中無天龍， 亦無夜叉羅刹類，
人與非人若神仙， 彼等一切無所有。’

“時左脇生者童子，亦說伽陀答彼王曰：

‘名與名體二皆空， 能名所名俱無有，
於一切法無名中， 但以強名而表示。
當知真實名自性， 是中非見亦非聞，
本來無滅復無生， 何故以名而見問？
諸所作事所有名， 既以假名而表示，
是故我今亦假名， 一名寶嚴二寶上。’

“彼二童子說伽陀已，宿善力故得五神通，即與勝威王同詣師子遊戲金光王如來所。到已頭面各禮佛足，右繞三匝，退住一面。彼二童子，合掌向佛異口同音，說伽陀曰：

‘我今當以何等物， 供養正覺二足尊？
此事願佛開我心， 令我聞已心安定。
我今無華亦無香， 復無飲食及衣服，
諸妙供養悉皆無， 將何供養最勝者？’

“爾時，彼佛為二童子說伽陀曰：

‘若能一發菩提心，	廣為眾生作利樂，
此即名為真供養，	正覺三十二相者。
若人以彼殑伽沙，	是等數量諸佛刹，
滿中勝上諸妙華，	供養世尊救世者，
若人至心但合掌，	發起無上菩提心，
是人所獲勝福門，	倍多於前無有量。
異此何名真供養？	異此何名勝依止？
若人能發菩提心，	我說名為上智者。’

佛說如幻三摩地無量印法門經卷中

佛說如幻三摩地無量印法門經卷下

西天譯經三藏朝奉大夫試光祿卿傳法大師

賜紫臣施護等奉 詔譯

“復次勝華藏！爾時，彼二童子向佛世尊復說伽陀曰：

‘能仁作大師子吼，	天人一切普得聞，
我等今對世尊前，	各發誠實最上願：
我等乃至未來際，	願我所行經多劫，
隨入生死輪迴中，	救度無數眾生類。
我等今者以此緣，	盡未來際悉思念，
普為利樂諸眾生，	於無邊劫行無懈。
我等從今日已去，	永滅貪瞋癡等垢，
十方現在佛世尊，	證我所說誠無妄。
我等今發菩提心，	不樂聲聞緣覺果，
我等若有樂小心，	決定當招妄語報。
我所不樂二乘果，	但以悲心為眾生，
縱經俱胝多劫中，	願我常行而不懈。
如佛世尊所成就，	如應佛刹廣莊嚴，
願我當來得佛時，	刹土倍多俱胝數。
又願當來佛刹中，	無有聲聞緣覺眾，
純一菩薩所莊嚴，	廣集無量諸智聚。
願我得是莊嚴已，	當令眾生得離垢，
從諸佛法所出生，	普使當持佛法藏。
若我今時諸所說，	真實無妄無別異，
願此大海及山川，	乃至大地皆震動。’
當發如是願言時，	大地即時皆震動，
不鼓音樂自然鳴，	出微妙音遍十方，

天雨眾華眾妙香， 殊麗lì嚴好極可愛，
俱胝百千妙天衣， 周遍繽紛而散布。’

“爾時，彼二童子各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勝華藏！於汝意云何？彼時勝威王者豈異人乎？即今無量光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是。彼時寶嚴童子者，今觀自在菩薩摩訶薩是，寶上童子者，今大勢至菩薩摩訶薩是。是二菩薩，於彼師子遊戲金光王如來所，首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復次，勝華藏菩薩前白佛言：“世尊！此二大士甚為希有，如是名字難可得聞，而復具足甚深信解，所發菩提心無與等比。世尊！此二大士於師子遊戲金光王如來之後，又復供養幾jǐ許諸佛？”

佛言：“善男子！所有殑伽河沙尚可知其邊際數量，此二大士於彼佛後其所供養諸佛如來，我亦不能知其邊際。何以故？此二大士悉已被於不思議鎧kǎi，具足無量殊勝功德，是故不能知其邊際。”

爾時，勝華藏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彼無量功德寶莊嚴普現妙樂世界，在何方處？”

佛言：“善男子！今此西方極樂世界，即是彼往昔時無量功德寶莊嚴普現妙樂世界。”

勝華藏言：“此二大士當於何時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當得何等佛剎功德莊嚴？而佛壽量其數幾何？復有幾許菩薩之眾？惟願如來、應供、正等正覺，廣為悲愍利樂一切世間天人，宣說此二大士當成佛事，令餘菩薩聞已悉得大願圓滿。”

佛言：“勝華藏！汝應善聽，極善作意，今為汝說。”是時勝華藏菩薩受教而聽。

佛言：“善男子！當知西方無量光如來壽命無量，極不可計，假使俱胝那庾yǔ多百千劫中，亦復不能說其邊際。其佛正法住世八萬四千那庾多劫，佛涅槃後，以諸眾生善根力故，亦得值遇餘佛出世，而諸菩薩安住念佛三昧，常得見佛中無間缺。善男子！又復無量光如來涅槃之後，其說法處七寶莊嚴妙蓮華樹，自然演出微妙法音，經于一夜至明旦時，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即於眾寶莊嚴菩提樹下，安處其座成正覺。成正覺已，號曰普明高顯xiǎn吉祥峯fēng王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勝華藏！彼佛剎土功德莊嚴等事，假使我於殑伽沙數劫中，巧以譬喻言詞，而亦不能說其少分。又善男子！如是佛剎功德莊嚴，若以師子遊戲金光王如來剎土功德莊嚴而較量者，即前百分不及一分，千分百千分亦不及一，數分喻分乃至烏波尼殺曇分皆不及一。又彼剎中無有聲聞緣覺名字，純一清淨大菩薩眾。又善男子！總zǒng以無量光如來會中一切聲聞、緣覺、菩薩合集較量，而普明高顯吉祥峯王如來會中菩薩之眾，亦復倍多。其佛壽命九十六俱胝那庾多百千劫，正法住世六十俱胝劫。”

勝華藏菩薩白佛言：“世尊！彼佛世界豈qǐ不亦以極樂為名邪yé？”

佛言：“不也。善男子！彼世界名眾寶普嚴。彼佛如來隨其所應作諸利樂，而此大勢至菩薩摩訶薩於彼法中，隨佛壽量住世久近，承事供養，乃至彼佛入涅槃後，奉持佛法令法久住，至於最後法欲滅時，大勢至菩薩於其剎中，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成正覺已，號曰善住功德寶峯王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其佛剎中所有功德莊嚴等事，菩薩大眾皆悉具足，其佛壽命及正

法住世，與普明高顯吉祥峯王如來皆悉同等，一切圓滿不增不減。”

復次佛告勝華藏菩薩摩訶薩言：“汝今當知，普明高顯吉祥峯王如來、善住功德寶峯王如來，如是名字，若善男子善女人暫得聞者，是人當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勝華藏！若善男子善女人，得聞過去師子遊戲金光王如來及彼未來普明高顯吉祥峯王如來、善住功德寶峯王如來名字之者，隨彼聚落族氏之中，一切女人皆轉女身而成男子，四十俱胝劫中，背於生死，轉生當得清淨出家，常得見佛聞法，承事僧伽，世世所生具宿命智，及得總zǒng持無礙辯才，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爾時世尊作是說時，會中有九十六俱胝天人，異口同音作如是言：“南無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及未來世普明高顯吉祥峯王如來、善住功德寶峯王如來，普集一切諸佛一切善利，我皆隨喜，我等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即時諸佛咸為記言：“汝等當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爾時會中有七千菩薩得無生法忍，八十四那由多眾生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八千苾芻無復諸漏得心解脫。

爾時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大勢至菩薩摩訶薩，於此會中如其所應現諸色相神通事已，一切眾會皆悉得見。是時十方無量阿僧祇諸佛世尊見如是相，及聞宣說彼二菩薩當成佛事已，咸共讚言：

“希有世尊釋迦牟尼如來！能善護念是二菩薩，我等諸佛亦共稱讚。”

復次，勝華藏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佛所宣說如是甚深微妙經典，若善男子善女人有能受持、讀誦、為他廣說者，得幾jǐ所福？”

佛言：“止止。善男子！勿致斯問。何以故？諸有劣信解者，於佛所說如是深經不能生信，故我不說。”

勝華藏菩薩白佛言：“世尊！今此會中亦有廣大具深信解諸善男子善女人等，惟願如來略為宣說受持功德，與後末世一切眾生作大明照。”

佛言勝華藏：“諦聽諦聽！今為汝說。”時勝華藏菩薩受教而聽。

佛言：“善男子！假使有人有大勢力，福德具足，悉能了知眾生界分，作如是言：‘如佛所說世界無邊眾生無盡，我能於彼一切眾生頂肩荷負，經無量無邊俱胝劫數，復能以其飲食、衣服、一切樂具，周遍供給jī一切眾生。’勝華藏！於汝意云何，此人以是因緣得福多不？”

勝華藏白佛言：“甚多，世尊！若有人經一彈指間，於一眾生起慈心者得福尚多，況如是邪yé？”

佛言：“勝華藏！我今實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於此深經自能生信、勸令他信者，其所得福倍多於彼。又若有人於此深經能受持、讀誦、為他廣說者，當知是人，以菩提心而為依止。”

爾時，勝華藏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如來所說如是深經，若佛現在、若涅槃後，我當受持、讀誦、為他廣說，宣通流布使不斷絕。”

勝華藏菩薩發是言時，會中有九十六俱胝菩薩異口同音作如是言：“世尊！我等於佛所說深經，亦當受持、讀誦、為他廣說。”

爾時娑婆世界主大梵天王、帝釋天主、護世四王，及餘無數諸天子眾，各以天曼陀羅華散於佛上，及以天華散諸菩薩，復作百千俱胝種天妙音樂而為供養。又發是言：“一切眾生得聞如是

甚深正法，光明普照得大善利，我等於此法門咸當受持宣通流布。”

佛言：“如是如是。諸善男子！如汝所說。今此正法不可思議，若人曾於十千佛所深種善根，是人方得此經墮手，況復有能受持、讀誦、生信解邪！”

復次佛告勝華藏菩薩摩訶薩言：“今此正法若得聞者，隨彼方處，一切女人轉成男子，唯除二種，謂慳qiān、嫉者。”

即時會中有一女人，名曰離塵，心生信解，從座而起，前白佛言：“世尊！我今內心已滅慳嫉，我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若我發心真實無妄，當得成佛，及如佛所言，聞此法時隨處即得轉女人相。是事實者，願我轉身得成男子。”

爾時彼女發如是言已，即得轉成男子之身。時佛為授不退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當得成佛，號除一切煩惱如來、應供、正等正覺。

佛說此經已，勝華藏等諸菩薩摩訶薩，并諸苾芻眾，乃至世間天、人、阿脩羅等，一切大會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佛說如幻三摩地無量印法門經卷下

大乘方廣總持經一卷

隋天竺三藏毘尼多流支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六萬二千人俱，菩薩摩訶薩八十億眾，摩伽陀國優婆塞六十億百千人。

爾時，世尊夏安居已，臨lín涅槃時入如法三昧。入三昧已，是時三千大千世界普遍莊嚴——懸繒幡蓋，置寶香瓶，眾香塗飾，處處遍散千葉蓮花。

爾時，此三千大千世界億百千眾、諸梵天王及億百千眷屬來詣佛所。到佛所已，頭面禮足，合掌向佛，却住一面。復有億百千淨居天子、自在天王、大自在天王、龍王、夜叉王、阿修羅王、迦樓羅王、緊那羅王、摩睺羅伽王，各與億百千眷屬來詣佛所。到佛所已，頭面禮足，合掌向佛，却住一面。爾時，十方如恒河沙大威德菩薩摩訶薩來詣佛所。到佛所已，頭面禮足，合掌向佛，却住一面。爾時，此三千大千世界乃至有頂皆悉來集，大眾充滿，間無空處。爾時，復有餘大威力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皆來集會。

爾時，世尊正念現前，從三昧起，遍觀大眾。欠呿qū頻申，如師子王，如是至三。爾時，世尊從其面門出廣長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是時，如來現神通已，復觀大眾。爾時，一切大眾即從坐起，合掌作禮，默然而住。

爾時，佛告彌勒菩薩摩訶薩言：“阿逸多！如來不久當入涅槃。汝於諸法有所疑者，我今現在，欲有所問今正是時。佛滅度後，勿生憂yōu悔。”

爾時，彌勒菩薩摩訶薩白佛言：“唯然，世尊！善自知時。諸佛如來於一切法皆悉究竟，惟願宣說，令此法眼久住於世。”

爾時，會中有大自在天子及八十億淨居天眾眷屬圍遶，頂禮佛足，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此大乘方廣總持法門，過去無量諸佛、如來、應供、正遍知已曾宣說。惟願世尊今復敷演利益，安樂無量人天，能令佛法久住世間。”

爾時，世尊默然而許。是時，大自在天子知佛許已，歡喜踊躍，合掌作禮，却住一面。

爾時，佛告彌勒菩薩摩訶薩言：“阿逸多！此大乘方廣總持法門，非我獨說，過去、未來及今現在十方世界無量諸佛亦常宣說。若有眾生於佛所說，言非佛說，及謗法、僧，而此謗者當墮惡道，受地獄苦。”

爾時，佛告彌勒菩薩摩訶薩言：“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提心，於此大乘方廣總持經典受持讀誦，復為人說，當知是不墮惡道。”

爾時，世尊復告彌勒菩薩摩訶薩言：“阿逸多！我從成佛夜乃至將入無餘涅槃，於其中間佛身、口、意所作、所說、所念、所思惟頗有忘失，起惡業不？”

彌勒菩薩言：“不也。世尊！”

佛言：“彌勒！如汝所說。我從成道乃至涅槃，於其中間所言所說皆悉真實，無有虛妄。若有愚人不解如來方便所說，而作是言：‘是法如是，是法不如是。’誹謗正法及佛菩薩，我說是輩趣向地獄。”

佛言：“阿逸多！於我滅後五濁世中，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實非菩薩自謂菩薩，是外道人。曾於過去供養諸佛發願力故，於佛法律而得出家。隨所至處，多求親友、名聞利養、恣行穢污、棄捨信心、成就惡行、不自禁制、不自調伏、貪諸利養，於一切法門及出生堅固三昧，皆悉遠離，實無所知。為親屬故，妄稱知解，住於諂曲，口說異言、身行異行。

“阿逸多！我菩提道於一切眾生皆悉平等，安住大悲，以善方便正念不忘。如來安住無等等力，無障無礙^{ài}而為說法。若有眾生作如是言：‘佛為聲聞所說經典，諸菩薩等不應習學、不應聽受，此非正法、此非正道；辟支佛法亦不應學。’復作是言：

‘諸菩薩等所修行法，聲聞之人亦不應學、不應聽受；辟支佛法亦復如是。’復作是言：‘諸菩薩等所有言說，聲聞、辟支佛不應聽受。彼此言行更相違^{wéi}背，不與修多羅相應。’於如實說、真解脫法不能信受，依彼法者不得生天，何況解脫？

“阿逸多！我今說法，隨其信心而調伏之，如恒河沙。

“阿逸多！我今欲往十方世界隨順說法，利益眾生。不為實非菩薩而作菩薩相者，亦不為毒惡、欺誑、少聞之人。

“於我法中作二說者，其二說人或作是言：‘是菩薩應學，是不應學。’謗佛、法、僧，是人身壞^{huài}命終墮於地獄，多百千劫不可得出。設令得出，生貧窮家。至於後時雖得授記，五濁惡世成等正覺，如我今日於是生死五濁世中成於佛道。以是因緣，汝應諦聽，應當信知，隨順惡友，所行如是。

“阿逸多！我念過去無央數劫，彼時有佛名曰無垢焰稱起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出現於世。是時彼佛壽命八萬那由他歲，為眾說法。

“爾時，無垢焰稱起王如來法中，有一比丘名曰淨命。總持諸經十四億部、大乘經典六百萬部，為大法師。言辭清美，辯才無礙，利益無量無邊眾生，示教利喜。

“爾時，無垢焰稱起王如來臨^{lín}涅槃時，告彼比丘淨命言：‘未來世中，汝當護^{hù}持我正法眼。’

“爾時，淨命受佛教已，於佛滅後千萬歲中守護流通諸佛祕藏。於此方廣總持法門受持讀誦，深解義趣；於彼世界八萬城中所有眾生，隨其願樂廣為宣說。

“爾時，有一大城名曰跋bá陀。往彼城中為八十億家，隨其所樂而為說法。是時，城中八十億人獲淨信心——一億人眾住菩提道、七十九億人住聲聞乘而得調伏。爾時，淨命法師復與十千比丘眾相隨俱往，修菩提行。

“爾時，跋陀城中復有比丘名曰達摩。於大乘經方廣正典受持千部，獲得四禪。唯以方廣空法化彼城中一切眾生，不能以善方便隨欲而說。作如是言：‘一切諸法悉皆空寂，我所說者真是佛說。彼淨命比丘所說雜zá穢不淨，此比丘實非淨命而稱淨命。何以故？而此比丘所受諸華不持供養而自受用，塗香、末香亦復如是。淨命比丘愚癡無智，不能知我久修梵行。彼既年少，出家未久，我慢無信，多諸放逸。是諸人等無所知曉，謂是淨命持戒比丘。’

“爾時，達摩以其惡心謗持法者，身壞huài命終墮於地獄，經七十劫具受眾苦。滿七十劫已，墮畜生中。過六十劫後，值遇香寶光佛，於彼法中發菩提心，於九萬世猶生畜生中。過九萬世已，得生人中，於六萬世貧窮下賤，恒無舌根。

“其淨命比丘於諸法中得淨信心，為人說法。彼於後時得值六十三那由他佛，恒為法師，具足五通，勸請彼佛轉妙法輪。

“阿逸多！汝今當知，過去淨命比丘者豈異人乎？莫作異觀，今阿彌陀佛是。阿逸多！汝今當知，過去達摩比丘者豈異人乎？莫作異觀，今我身是。由我過去愚癡、無智、毀謗他故，受苦如是。我以此業因緣故，處五濁世成等正覺。

“是故，阿逸多！若有菩薩於諸法中作二說者，以是因緣，後五濁世成於佛道。其佛國中有諸魔等，於說法時恒作障難。”

爾時，大眾聞佛說已，皆悉悲泣，涕淚lèi交流，俱發是言：“願於佛法莫作二說如達摩比丘。”

爾時，會中有百菩薩即從座起，右膝著地，悲號墮淚。

爾時，世尊知而故問彼菩薩言：“善男子！汝等何為悲號如是？”

爾時，諸菩薩等異口同音，俱白佛言：“世尊！我等自觀，亦應有此諸惡業障。”

爾時，世尊作如是言：“如是，如是！汝亦曾於過去然燈佛所，在彼法中出家修道。是然燈佛滅度之後，時有比丘名曰智積，汝等爾時謗是比丘。因是已來，不得見佛、不能發菩提心、不得陀羅尼及諸三昧，後共汝等同時安住菩提之道。汝等善男子！此賢劫最後佛所，當獲無生法忍，復於後時過三阿僧祇劫行菩薩道，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是故，善男子！若菩薩見餘菩薩，不應生於彼此之心，當如塔想、如見佛想。是故，菩薩見餘菩薩莫作異yì念、謂非佛想。若起異念為自侵欺，當受持此莫作異想，共相和合：‘我今觀初發心菩薩不如佛想者，我便欺誑十方現在一切無量阿僧祇諸佛。’

“是故，善男子！菩薩未來於五濁世中得陀羅尼三昧者，一切皆是佛之威力。是故，善男子！若有誹謗其法師者，即為謗佛，等無有異。

“善男子！佛滅度後，若有法師善隨樂欲，為人說法，能令菩薩學大乘者，及諸大眾有發一毛歡喜之心乃至暫下一涕dī淚者，當知皆是佛之神力。

“若有愚人實shí非菩薩假稱菩薩，謗真菩薩及所行法，復作是言：‘彼何所知？彼何所解？’彌勒！我憶過去於閻浮提學菩薩時，愛重法故，為一句一偈棄qì捨所愛頭目、妻子及捨王位。

何以故？以求法故。如彼愚人專為名聞、耽dān著利養，自恃shì少能，不往如來傳法人所聽受正法。

“彌勒！若彼此和合，則能住持流通我法，若彼此違諍zhèng，則正法不行。阿逸多！汝可觀此謗法之人，成就如是極大罪業，墮三惡道難可出離。

“復次，彌勒！我初成佛以妙智慧廣為眾生宣說正法。

“若有愚人於佛所說而不信受，如彼達摩比丘雖復讀誦千部大乘，為人解說，獲huò得四禪，以謗他故，七十劫中受大苦惱。況彼愚癡下劣之人，實無所知而作是言：‘我是法師，明解大乘，能廣流布。’謗正法師言無所解，亦謗佛法而自貢高。

“若彼愚人於佛大乘乃至誹謗一四句偈，當知是業定墮地獄。何以故？毀謗佛法及法師故。以是因緣，常處惡道，永不見佛。以曾誹謗佛、法、僧故，亦於初發菩提心者，能作障礙令退正道。當知是人以大罪業而自莊嚴，於無量劫，身墮地獄受大苦報；以惡眼視發菩提心人故，得無眼報；以惡口謗發菩提心人故，得無舌報。

“阿逸多！我更不見有一惡法能過毀破發菩提心罪之重也。以此罪故，墮於惡道，況復毀謗餘菩薩等？

“若有菩薩為諸眾生能如實說，不起斷、常，言諸眾生定有定無，亦不專執諸法有無。阿逸多！學菩薩者應如是住。如是住者，是諸菩薩清淨善業，凡所修集皆不取著。若有眾生起執著者，當知是人生五濁世。

“復有菩薩善隨根欲，能為眾生種種說法。阿逸多！菩薩如是具足修行六波羅蜜，乃能成就無上菩提。

“彼愚癡人信己自執，作如是說：‘菩薩惟學般若波羅蜜，勿學餘波羅蜜，以般若波羅蜜最殊勝故。’作是說者，是義不然。

何以故？阿逸多！往昔迦尸迦王學菩薩時，捨所愛身、頭、目、髓、腦。爾時此王豈無智慧？”

彌勒白佛言：“世尊！誠如聖說，實有智慧。”

佛告阿逸多：“我從昔來經無量時，具足修行六波羅蜜。若不具修六波羅蜜，終不得成無上菩提。”

“如是，世尊！”

佛告阿逸多：“如汝所說。我曾往昔於六十劫行檀波羅蜜、尸羅波羅蜜、羼chàn提波羅蜜、毘pí梨耶波羅蜜、禪那波羅蜜、般若波羅蜜，各六十劫。

“彼愚癡人妄作是說，‘唯修般若波羅蜜得成菩提’，無有是處。彼懷空見，故作如是不淨說法。作此說者，身、口、意業與法相違wéi。雖解空法，為人宣說，而於空法不如說行。以無行故，去空義遠，心懷嫉妬dù，深著利養，踰yú於親戚。

“阿逸多！我於往昔作轉輪王，捨諸珍寶、頭、目、手、足，猶不得成無上菩提；況彼愚人為飲食故，緣歷lì他家，有所宣說，唯讚空法，言己所說是菩提道、是菩薩行；唯此法是，餘法皆非？復作是言：‘而我所解，無量法師悉皆證知。’彼為名聞，自讚己能，憎zēng妬明解。

“阿逸多！我見彼心規求利養以自活命，雖有善行經於百劫，尚不能得少法忍心，何況能成無上菩提？

“阿逸多！我不為心口相違誑惑之人而說菩提、不為嫉妬之人而說菩提、不為傲慢不敬之人而說菩提、不為無信之人而說菩提、不為不調伏人而說菩提、不為邪婬之人而說菩提、不為自是非他之人而說菩提。

“阿逸多！彼愚癡人以我慢故，自謂勝佛，謗佛所說大乘經典，言是聲聞小乘所說。”

爾時，佛告尊者須菩提：“不應為二見人說般若波羅蜜。”

須菩提白佛言：“唯然，世尊！如佛所說。”

佛言：“如是，須菩提！以無著心施是名菩提。”

須菩提言：“如是，世尊！”

佛言：“須菩提！不自讚毀他施是名菩提。”

須菩提言：“如是，世尊！”

佛言：“須菩提！汝觀愚人起我、我見，無慚無愧，為愛親戚，貪求活命，好受他施。當知是人專造惡業。

“復次，阿逸多！菩薩於一切法、於一切菩薩法莫生恐怖，於一切辟支佛法亦莫恐怖，於一切聲聞法亦莫恐怖，於一切凡夫法亦莫恐怖，於一切煩惱法亦莫恐怖，於一切盡法亦莫恐怖，於難精進亦莫恐怖，於是於非亦莫恐怖，於作不作亦莫恐怖，於畏不畏亦莫恐怖，於有於無亦莫恐怖，於心非心亦莫恐怖，於覺不覺亦莫恐怖，於業非業亦莫恐怖，於善不善亦莫恐怖，於安不安亦莫恐怖，於解脫不解脫亦莫恐怖，於修不修亦莫恐怖，於法非法亦莫恐怖，於靜於亂亦莫恐怖，於假於實亦莫恐怖，於信不信亦莫恐怖，於善念不善念亦莫恐怖，於住不住亦莫恐怖。如是，菩薩於一切法莫生恐怖。

“阿逸多！我於往昔修如是等無畏法故，得成正覺，悉能了知一切眾生心之境界，而於所知不起知相。以我所證隨機^{jī}演說，能令聞法諸菩薩等獲得光明陀羅尼印，得法印故永不退轉。若於此法不如實知，言無善巧，終不得成無上菩提。

“阿逸多！我為四天下眾生說此法時，是諸眾生以佛神力，各自見釋迦如來為我說法。如是次第，乃至阿迦尼吒天，彼諸眾生亦謂‘如來唯為我說’；如一四天下、乃至三千大千世界，亦復如是，此諸眾生咸作是念：‘釋迦如來獨生我國，唯為於我轉大法輪。’

“阿逸多！我以如是大方便力，能於無量無邊世界，常於晨朝遍觀眾生所應化者而為說法；於中及暮恒以法眼等觀眾生，於彼世界而為眾生說一切法。如是無量諸佛境界，所有眾生學菩薩者應如是修。

“若彼愚人於佛所說謗誹正法，妄執自解用為真實。若謗法者，則不信佛，以此惡業墮於地獄，具受眾苦，永不聞法。

“復次，阿逸多！汝當受持如來密教，以善方便廣為人說。”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福光平等菩薩、無疑惑菩薩、定發心菩薩、妙心開意菩薩、光明菩薩、歡喜王菩薩、無畏菩薩、心念遍到無邊佛刹菩薩、觀世音菩薩、香象菩薩、滅一切惡業菩薩、住定菩薩、百千功德莊嚴菩薩、妙音遠聞菩薩、一切智不忘菩薩、大名遠震寶幢莊嚴菩薩、求一切法菩薩、住佛境界菩薩、月光莊嚴菩薩、一切世間大眾莊嚴菩薩，如是等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如是，如是！誠如聖說。我等於此東方過六十恒河沙佛刹，於諸佛所恭敬禮拜。一一佛刹，唯見釋迦如來出現於世。我等於其七日之中遍遊十方，亦見釋迦如來出現於世，不覩餘佛。遍遊歷已，還歸本土，聽受正法。”

爾時，佛告文殊師利童子：“汝今諦觀如來智慧不可思議，如來境界亦不可思議。如是無等等是如來法，彼愚癡人作如是說：‘唯一般若波羅蜜是如來行、是菩薩行、是甘露行。’”

佛告文殊師利：“作此說者，與法相違。何以故？菩薩行法具足甚難。無著行是菩薩行、無我我行是菩薩行、空行是菩薩行、無相行是菩薩行。

“文殊師利！如是等行是菩薩行，學菩薩者如是受持。若彼愚人心懷huái邪見，當知是人不了我法。

“文殊師利！汝等諸菩薩守護身口，於不善法勿令放逸，堅固其心使不退轉，為諸眾生具足說法，亦當自身住於法中。

“我從久遠阿僧祇劫具足成就無上菩提，以善方便廣為人說，令諸眾生遠離惡趣。

“文殊師利！若有愚人謗微妙法，即是謗佛，亦名謗僧。

“又作是說：‘此法是，彼法非。’如是說者，亦名謗法。

“‘此法為菩薩說，此法為聲聞說。’作是說者，亦名謗法。

“‘此是菩薩學，此非菩薩學。’作是說者，亦名謗法。

“復作是言：‘過去佛已滅miè、未來佛未至、現在佛無住，唯我獲得陀羅尼法。’作此說者，亦名謗法。以謗法故，言得陀羅尼者是不淨法。

“於真法師毀謗所修，復謗法師雖有解慧不如說行、復謗法師行違wéi於道、復謗法師身不持戒、復謗法師心無智慧、復謗法師意無明解、復謗法師言無辯了、復於如來所說文字心無信受，復作是言：‘此修多羅是，此修多羅非；此偈經是，此偈經非；此法可信，此法不可信；見正說者妄作異論，於聽正法者為作留礙；此是行，此非行；此成就，此非成就；此是時，此非時。’諸如此說，皆名謗法。

“復次，文殊師利！若聲聞說法、若菩薩說法，當知皆是如來威神護念力故，令諸菩薩等作如是說。

“文殊師利！如彼愚人於佛現在猶生誹謗，況我滅後，受持我法諸法師等而不被謗？何以故？魔眷屬故。當知是人墮於惡道。

“如彼愚人貪求利養，以活親屬，於如來法心無信念，而復破壞如來教法。彼人親戚以朋黨dǎng心往婆羅門家及長者所，作如是說讚彼愚人：‘於法於義能知能解，明達根欲善為人說。’受他信施曾無慚愧，以謗法故，身及眷屬俱墮地獄。

“文殊師利！我終不為無信之人說菩薩行、亦不為貪著在家之人說清淨法、不為二見之人說解脫法、不為一見之人說出苦法、不為樂世之人說真淨法。

“文殊師利！我於恒河沙等法門，以無著心為人演說；又於恒河沙等法門，以有著心為眾生說。

“若有樂空眾生，為說空法；若有樂智眾生，為說智法；若有樂無相眾生，為說無相法；若有樂有相眾生，說有相法；若有樂慈眾生，為說慈法；若有樂因緣眾生，說因緣法；若有樂無因緣眾生，說無因緣法。

“‘此是有威儀法，此是無威儀法；此是空法，此是有法；此是有為法，此是無為法；此是攝受法，此是覆蓋法；此是凡夫法，此是聖人法；此是色法，此是不善法；此是愚人法，此是定法。’”

佛告文殊師利：“如是等一切法是般若波羅蜜道，彼愚癡人在所言說，不依如來真淨教法，謗佛正法。”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如是愚人以近惡友現身起謗。如是，世尊！以何因緣能免斯咎jiù？”

佛告文殊師利：“我於往昔七年之中，晝zhòu夜六時懺chàn悔身、口及與意業所作重罪，從是已後，乃得清淨。經十劫已，獲得法忍。

“文殊師利！當知此經是菩薩乘，未覺悟者能令覺悟。聞說此經若不信受，以此謗因墮於惡道。是諸菩薩明受我法，然後乃可為人宣說，如是受持能遠惡趣。”

佛告文殊師利：“有四平等法，菩薩當學。云何為四？一者、菩薩於一切眾生平等，二者、於一切法平等，三者、於菩提平等，四者、於說法平等。如是等四法。

“菩薩當知是四種法。菩薩知己，為眾生說。若有信者，遠離惡趣；若不信者，當墮惡道。若善男子、善女人住此四法，當知是不墮惡趣。

“復有四法。云何為四？一者、於諸眾生心無退轉，二者、於諸法師而不輕毀，三者、於諸智人心不生謗，四者、於諸如來一切所說恒生尊重。如是四法，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善修學，終不墮於諸惡趣中。

“復次，文殊師利！菩薩以恒河沙等諸佛剎土滿中七寶，於恒河沙劫日日奉施恒河沙等諸佛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於如是大乘方廣微妙經典，乃至一句一偈讀誦三遍，所獲功德勝前布施所得功德；若有誦持此經典者，所獲功德倍多於彼。設復有人修行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六波羅蜜，所得功德亦不能及。

“文殊師利！如此經典，名義廣大無與等者。汝諸菩薩摩訶薩應善修學、受持、讀誦，廣為眾生分別解說。”

爾時，一切大眾乃至十方諸來菩薩摩訶薩等俱白佛言：“世尊！如是，如是！如佛所說，我等受持。”

說此法時，三十恒河沙諸菩薩等得無生法忍、七十恒河沙諸菩薩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轉。復有六十三億百千那由他三千大千世界一切大眾，聞佛所說心生歡喜，於八十劫度生死流；復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退轉，經六十三劫已，具足成就無上菩提。

彼諸菩薩及一切大眾——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作禮奉行。

大乘方廣總持經

佛說決定總 zǒng持經

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 hù 譯

聞如是：

一時佛在羅閱祇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俱，比丘千二百五十，菩薩八萬——一切大聖神通已達 dá，皆不退轉究竟諸法，已逮總持辯才微妙，曉了善權方便之宜；善學無數菩薩禁誡，入于深要，體解十二緣起合會，行無所造，空，無想、願不起不生；一切諸法使入一道，諸通慧海，攬 lǎn 攝法藏；其意廣普聖覺無際 jì，明識眾義，分別美辭章句之趣；所問則答靡不通暢，得眾生意解諸結縛，心等如空無有憎愛，離於眾垢寂然永安，達無瑕 xiá 疵 cī 成大乘場；演智慧光降伏外學，猶如日明消螢火耀及摩尼珠火電之暉，絕去放逸；棄 qì 諸顛倒所計有常、斷、滅之觀，了知無我、無壽、無命、無人、無養，寂然觀察諸所興起；無央數劫行菩薩道，被正德鎧 kǎi，開化一切六度無極，修四恩，從權方便出生死道，以斯開導迷惑之眾，示于禍福救拔苦惱，令不復造生死根栽，皆得進趣至三昧門——其名曰無憂首菩薩、師子樂菩薩、光英王菩薩、梵音響 xiǎng 如雷雨菩薩、無量德寶菩薩、雜花菩薩、若干瓔珞莊嚴菩薩、石磨王菩薩、法雨菩薩、蓮華首藏王菩薩、壞 huài 虛厭 yàn 意見菩薩、大智光明菩薩、辯演若干種王菩薩，如是等類菩薩八萬。

爾時，世尊與無央數百千之眾眷屬圍遶而為說經，其法名曰決總 zǒng持門。彼時會中有族姓子等輩十人咸共聽受，聞如來宣決總持門，欣然踊躍善心生焉，棄 qì 捐睡眠樂處閑居，修止足德專志經行，夙夜精進無敢懈怠，離於放逸、貪欲之想，如是慙慙不廢精誦至于七年，終竟七載，其心馳騁，不得須臾定息一時，

何況乃當逮總持門？不得所願，其意患厭節德閑居，樂於睡眠廢於精進，不復經行捨欲之事，不復修學總持之門。釋沙門服捨戒就賤，迷惑志性求聖教短，皆歸居家還習五業。

於時，世尊為王阿闍闍 shì 決虛妄疑，已除猶豫，七日寂然則演聖威。因令其王不為放逸、心懷諍訟，解散王結、一切調戲諸所見縛。竟七日已，與七億人往詣佛所，欲啟受法；十族姓子求聖短者，亦侍從王在於大眾。

是時座中有一菩薩名無怯 qiè 行，致得總持，從無數劫成就法忍，逮無從生、無有顛倒，辯才無量入一切智，正慧道力分別隨順，度無極行，曉無思議總持門品，普見一切眾生志、性、根無所趣，應可化者而為說法，不失其本。即從座起偏露右肩，右膝著地，叉手白佛：

“惟，天中天！此族姓子等類十人出家修道，夙 sù 夜精進七歲 suì 不懈，欲求總持所願不獲 huò，失其本志捨沙門服，還家居業 yè 察聖教短。惟願世尊演說法義，以權方便如應開化，令族姓子改往修來，當自歸命無上大道。”

佛告無怯行菩薩：“斯族姓子乃往過去久遠世時，謗毀佛法不肯聽受，以用謗毀越佛法故，由是所致，不得疾獲無上大道。”

無怯行菩薩則以頌問佛曰：

“我聞人中尊，	法王演光明，
諸菩薩所行，	得消除央罪，
功勳 xūn 慧遠布，	無能越度者。
十力無等倫，	聖智無罣 guà 礙，
已脫於三處，	則不為放逸，
惟為說其行，	使淨斯道業。
今啟於無量，	執懷甘露慧，
當為分別說，	猶豫意結網，

今質於如來，	世尊惟為決。
何謂諸菩薩，	修行於大乘，
日日常精進，	最勝行無懈，
降伏魔官屬，	燒盡眾塵穢，
曉了一切行，	顯示於眾生？
惟為分別說，	道行之本業，
言辭甚微妙，	和顏為人說，
在於生死處，	樂度終始患。
諦聽所歎訓，	解決眾狐疑，
最稱願為演，	如應修道行，
善修德清淨，	本行滅生死。
愍哀施安隱，	以濟眾生意，
捐棄用捨處，	惠寶及車乘，
頭目施與人，	妻子亦如是。
欽敬行忍辱，	好於禁戒德，
精進修寂願，	曉了堅固志，
眾會以此德，	能忍百千患。
仁尊所遊步，	勝通便無礙，
明識所當行，	如節無猶豫，
滅除三垢穢，	所致無能極。
分別出家業，	開化於五趣，
安住惟為說，	如應當行道。”

佛告無怯行菩薩：“此族姓子等類十人，過去世時，違犯諸佛、誹謗經典。何謂違犯諸佛之法？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更歷 11 三十二劫焰棄世界，有佛名曰光世音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為佛、世尊。

是族姓子等類十人，在於彼世為大豪貴長者作子。佛滅度後處於末學，為其世尊興立功德，五百塔寺講堂精舍，以若干種供養之具，而用給足諸比丘僧，一一塔寺所有精舍，百千比丘遊居其中。

“於彼世時有一菩薩，名曰辯積，逮得總持執權方便，進退隨宜開化一切，而為說法適處高座。五百諸佛教授辯才，八十億天子在於虛空，淨除眾穢莊嚴校飾，化作講堂豎諸幢幡，供養法師，愍逮一切而為說經，七萬人眾逮不退轉，當成無上正真之道，又一萬人得須陀洹果。

“時彼世界有國王，名曰月施，愛樂道法渴仰經義，以法自娛。于時國王供養法師辯積菩薩，與其中宮貴人嫖女五百之眾，大作伎樂，以寶為華而散其上，和栴檀香用塗其體，以五百蓋 gài 而覆其上，五百細妙衣服供養，晝夜七日住不敢坐，奉以所安隨其所宜，不失時節，其敬法師最為無上，巍巍之尊福無過者。

“時大豪貴長者之子，誹謗橫枉辯積菩薩法師，言毀法戒不隨禁業。以是罪故墮於地獄，滿九萬歲生於人間，五萬世中墮在邊地夷狄之中，迷惑邪見罪蓋覆蔽；六百世中常當生盲，喑啞無舌不能言語；出家為道作沙門來，七百世慙懃精修不惜身命，不得總持。今復來生於我之世，意數數亂不能專定。以是之故，宿命餘殃罪蓋所蔽，而今此輩諸族姓子不得總持。是故賢者囑累汝等，鄭重告勅 chì，聞是經典面見法師，為人班宣咸共供養，不當愁憂心懷毒害，況復遙聞生惡心耶？”

佛言：“族姓子！假使有人皆取眾生挑其兩眼，斯罪雖重，尚可堪任劫數盡 jìn 竟。若有害意向於法師，罪之劫數復過於彼。假使有人皆取眾生好鬪 dòu 爭者，和諧別離廣令安隱 wěn；若見法師一心住前，是諸功德過於和合眾生鬪爭令得安隱，百倍、千倍、萬倍、億倍、巨億萬倍，不及悅顏住菩薩前。所以者何？其有誹謗法師者則謗如來。欲得供養於如來者當奉法師，欲敬如來當順

法師，欲禮如來當禮法師。所以者何？諸菩薩等皆從法生，從諸菩薩成一切智，因一切智成佛世尊。菩薩所起因興 xīng 道心，不以住欲在於塵勞得稽首禮，由無所生則無所住，淨修梵行見稽首禮，不以無色三昧正受禮於無色也。不以餘殃而就所生，所願自在，因其所願而往生矣。已得解脫一切愚冥凡夫之行。欲令菩薩有餘殃者，猶使虛空有其色像。

“譬如——族姓子！——阿耨達龍王欲見諸龍遊戲 xì 之時，教告一切諸龍眷屬，皆依龍王而得安隱 wǎn，常脫三痛能為無患。菩薩如是，捨一切樂、斷三處罪，滅蓋 gài 塵勞，壞 huài 眾苦惱，爾乃為安度脫眾生。

“譬如蛟龍遊於水中而無所畏；菩薩如是，遊於三界亦無所懼 jù。

“譬如蛟龍行於深水，見中所有恣意所欲，而不為水之所惱害；菩薩如是，遊於盲冥凡夫之眾，住其所行，惟覩慧議不違道行，不與愚人而俱同塵，不為三處所見沒溺。是故行者，常當將護 hù 奉法安詳，此為菩薩之所修業。”佛時頌曰：

“其欲歸命佛，	敬承無量聖，
常供養菩薩，	欽奉於導師。
吾今所衣鉢，	床榻 tà 諸坐具，
佛皆以此供，	聽施志道者。
所上佛燈火，	以是燈給之，
如是成正覺，	諸聖中最上。
飲食車乘施，	斯等諸慧士，
為愚之導者，	將至甘露方。
一切眾生類，	施天人間安，
以順初發意，	不能報其恩。”

無怯行菩薩復白佛言：“惟，天中天！寧有方便，使此十人族姓子等消除罪殃，得至道乎？”

佛言：“設此十人一心受學佛所頒宣，修是法律，復為沙門，勤諷誦斯總 zǒng 持章句，可成道耳。何謂總持章句？

‘修清澄，鮮潔句，清且涼，無所授，
亦無造，無所得。遵速疾，取新生。
奉精進，禮行步，勤修行，智曉了。
主觀察，無所起，去患難，遊慕便，
舉輕便，普清淨，無不淨。’”

佛告無怯行菩薩：“此等十人以諷誦是總持章句，而於七日修恩德，無所下使，無色、不懷 huái 瞋恚，安詳不久遊無所作，無瑕穢心，平等捨所有，離五陰 yīn，釋不淨意念佛。諸族姓子！設能如是奉遵道教，十方世界各有千佛示現其前，令自見之。剋心自責，歸命聖尊，罪殃可除，逮成道慧。諸族姓子！時聞佛教等順法律，即捨家業出為沙門，諷誦此總持章句如聖所誨，晝夜七日精進奉行，竟七日已，輒 zhé 見十方各有千佛，分別為說消罪之業。應時皆得修普智行總持之門，超三十六劫生死之難，逮不退轉，當成無上正真之道。”

佛告無怯行菩薩：“爾時，月施國王者，今現阿彌陀是；其辯積者，阿閼 chù 如來是；十長者子，今此十人族姓子是也。故，無怯行！其有志學菩薩乘者，慇懃奉修如佛所教，住于正法捨其無明，慎無伺求他人之短也。”

佛告無怯行菩薩：“有四事行，能遵修者，嚴淨佛道。何等為四？一曰、奉行空事，常有慈心，無害眾生；二曰、菩薩愍敬同學，不為輕慢；三曰、為人說法以輕惠施，無所悵望；四曰、志常專一，不懷供養衣食之心。是為四。”

佛時頌曰：

“其志常樂篤信空無，	修治清淨最勝之道，
猶如日光隨時宣明，	已得佛道所照過彼。
未曾有人知其瑕闕，	為人聖德普忍一切，
如是清淨柔順之場，	棄捐貢高堪任無量。
一切所有上妙衣服，	常當以施志佛道者，
亦不從人悵望供養，	是為佛道清淨之品。
以不悵冀施無量法，	恒修愍哀念於眾生，
志性常懷恩德之義，	是為嚴淨諸佛之道。
假使樂奉一切諸聖，	若欲供養無欲經典，
常當承事無極佛道，	斯三寶者皆由中生。”

佛告無怯行菩薩：“復有四事疾得佛道。何謂為四？一曰愛樂明經，好於大乘；二曰遠離愛欲，不習放逸；三曰常修濟貧匱，供以所乏；四曰能興法財，七業施人。是為四。”

佛時頌曰：

“愛樂法師，志慕大乘，遠離愛欲，修清淨行；
愍傷厄貧，濟諸危難，常以七財，施不懈道。”

佛告無怯行菩薩：“復有四事疾得佛道。何謂為四？一曰常行大慈，哀諸群生；二曰常行大哀，為之雨淚；三曰常行大喜，和顏悅人視於眾生；四曰常行大護，救度三界生死之患。是為四。”

佛時頌曰：

“常行於大慈，	愍傷眾生類，
念欲成就之，	如母育其子。
大哀遊終始，	不畏諸患難。
五趣如泡沫，	愍之為雨淚。

和顏察眾生， 以法而樂之，
示以離眾苦， 無痛長安隱。
委靡隨五趣， 方便示所宜，
使度三界惱， 獲致無上道。”

佛告無怯行菩薩：“若有勤求此總持者，當習閑居數詣法會，等行清淨著淨衣服，復遵修四事威儀禮節之正，志不懈廢，以若干種諸所供具奉養法師；篤信三寶，常懷恭敬謙遜 xùn 卑順；未曾懈厭常行精進，無有諛諂邪行之業；心之所念常不離佛，意所遵修解無所有，已無所有、無所想念；皆能曉了眾生性行，勤自謹勅 chì 心口相應；愛樂諸佛請問諮受，誨過守節勸助德本；威儀禮節不違道教，無應不應；聞非人聲不以恐怖，不畏蛇虺 wán 毒螫 shì 之蟲；奉敬師長，修此經典，未曾懈倦。”

佛說是經時，三萬人從本已來未興道心，今皆發起無上正真道意；五千人遠塵離垢諸法眼淨；三萬菩薩逮得無所從生法忍。

佛言：“若有菩薩聞說是經法，皆得具足一切功勳 xūn、無量辯才。若族姓子、族姓女學菩薩道，皆以七寶滿于三千大千世界，恒邊沙劫奉進三寶；有人聞此經典，福尊過彼。若菩薩於百千劫奉五度無極，而無大智無善權者，不如聞此經典之要，福尊過彼。是故，族姓子！囑累汝等此經相付，慇懃勸助，隨時將護令不忘失，莫使增減長存在世，持諷誦讀，廣分別義為他人說。假使遭厄，殞 yǔn 歿 mò 身命故，當將慎於此經典勿使忘失。是佛之教。”

佛說如是，無怯行菩薩、十族姓子、諸大聲聞，一切眾會天、龍、鬼神、阿須倫、世間人，聞經歡喜，作禮而去。

佛說決定總持經

佛說無崖際總持法門經

西秦沙門聖堅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菩薩萬二千——盡一生補處應尊位者，皆從十方世界來會，悉得總持辯才無礙^{ài}，執意堅固所言真諦，珍貴恭順不放逸法，慚愧慈忍以為上服，諸佛妙法通達^{dá}無礙，能為眾生而作朋友，哀愍一切方便誘化，能使眾生親近敬愛，遍遊十方諸佛世界神足無礙，能了一切眾生之根，消伏諸欲壞^{huài}裂魔網，已度魔界捨諸欲習，悉能總攝^{shè}一切法性，敬奉諸佛如應行法，其所思念盡諸禪定，坐起行住不失威儀——其名曰無終鼓菩薩、無終幢菩薩、無終稱菩薩、無終號菩薩、樹王菩薩、知一切音聲菩薩、名稱幢菩薩、一切普幢菩薩、從無終幢菩薩、普意菩薩、一切普名稱菩薩、普光菩薩、普號菩薩、普幢菩薩、一切普至菩薩、普德幢自在王菩薩、唱名稱菩薩、集名稱菩薩、集勝菩薩、普眼菩薩、普德菩薩、見無缺失菩薩、離缺失菩薩、已離缺失菩薩、具一切眾生願菩薩、不捨一切眾生菩薩、常憂稱菩薩、成就最上菩薩、一切德名稱菩薩。其萬二千菩薩，皆如是上首者也。

爾時，炎天王與六十億諸炎天子來共會坐，兜術^{shù}天王與八十億諸天來共會坐，化樂天王與九十二那術百千諸天來共會坐，他化自在天王與五萬五千那術諸天來共會坐，色界無數諸天來共會坐。

爾時，東方去此忍界，度九十二諸佛刹土塵數世界，有國名大力。其國有佛，號集大力如來、至真、等正覺。有尊菩薩名曰勝怨，與無央數億百千菩薩，於彼佛刹忽然不現，來諸忍界。在

於三千大千界上虛空中，立興琉璃雲普覆世界，雨閻浮檀金色之花，遍忍世界。

一一菩薩復雨七寶眾妙瓔珞，如一佛刹微塵之數。

一一菩薩復雨天文陀羅華，如一佛刹微塵之數。

一一菩薩復雨若干天香，如一佛刹微塵之數。

一一菩薩復雨天沈水香，如一佛刹微塵之數。

一一菩薩復雨七寶拂飾，如一佛刹微塵之數。

一一菩薩復雨天栴檀香，如一佛刹微塵之數。

一一菩薩復雨若干色衣，如一佛刹微塵之數。

一一菩薩復雨眾妙寶蓋，如一佛刹微塵之數。

一一菩薩復雨妙綵寶蓋，如一佛刹微塵之數。

一一菩薩復雨馬瑙寶蓋，如一佛刹微塵之數。

一一菩薩復雨赤真珠蓋，如一佛刹微塵之數。

一一菩薩復雨細琉璃蓋，如一佛刹微塵之數。

一一菩薩復雨珊瑚寶蓋，如一佛刹微塵之數。

一一菩薩復雨雜色眾寶之幡，如一佛刹微塵之數。

一一菩薩復以微妙未曾有偈，如一佛刹微塵之數，稱揚讚歎能仁世尊。

爾時，三千大千世界，諸地獄苦痛皆悉休息，畜生慈心不相食噉 dàn，餓鬼安隱無飢渴想，一切人民貪瞋癡患皆悉休息，亦無飢渴寒熱之苦，亦無晝 zhòu 夜風塵之患，其心寂然無迷亂 luàn 想，亦無色聲香味細滑心意煩惱，欲界諸天迷惑亂意悉皆休息。

爾時，勝怨菩薩立住阿迦膩吒天上，遙供養能仁如來。以若干眾妙雜花敷飾、擣 dǎo 香澤香、雜色妙衣、諸蓋幢幡、眾寶瓔珞，遍雨三千大千世界；復雨諸天、龍神、夜叉、捷鬬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諸餘天龍及四天下。普至三千大千世界，珍琦妙寶皆悉周遍。

爾時，勝怨菩薩從上來下，前詣佛所，稽首佛足，繞百千匝，以摩尼珠、金剛妙寶雜廁 cè 之衣貢上佛已，於一面坐。勝怨菩薩於一一法義，普觀三世一切諸佛所入法處，諸佛法中取一切之辯，所謂無斷之辯；合偶之辯；辯達之辯；無礙之辯；極 jí 近之辯；無窮 qióng 之辯；易解之辯；具足之辯；一切法性自然巧說言辭 cí 之辯；空、無相、願分別演說泥洹之辯；諸思所熏一切解脫分別一切諸禪之辯；分別意旨議說之辯；於勤精進速捨言說之辯；成就神通坐起行步之辯；於一切表識上中下可說辯才，乃莫能伏言說辯才，於七覺分及八尊道求解辯才，演說禪智不高下之辯；善能分別法律之辯；如是誠諦實語之辯；如幻、如化、如熱 rè 時炎、如水中月、如呼聲響、如鏡中像演說一切法性，皆悉如是不生、不起、不滅之辯；極精微之辯；極深妙之辯；雜種之辯；極遠之辯；諸欲之辯；分別一切眾生心意，欲趣最上之辯；愍眾生之輪如雷雨充滿之辯。

爾時，勝怨菩薩解諸佛世尊所說辯力，即從坐起，更整衣服，右膝著地，長跪叉手而白佛言：“唯然，世尊，欲有所問。如來若聽，乃敢問之。”

世尊告曰：“恣汝所問，吾當為汝具分別說。”

勝怨菩薩蒙佛聽許，歡喜踊躍而白佛言：“云何？世尊！一切諸法豈有終始、根原、名字相貌可得而言說不？於諸菩薩諸禪定法在所入處，言辭自在所問能答，有所准望辭無謬誤不見准望，亦化眾生得如是法，一切辯才無不成就得總持者，所謂得無崖際。因斯總持得無崖際微妙之辯，普持一切諸佛所說，得無崖際總持之門。普持法界悉知入處，究竟了達微妙法性，明解諸入，明入五道，明於四諦，明入緣起諸法，明解眾生所習，明解無明諸法，明入無性，明解見有我想，明解入無我想，明解入空性，明解入不空性，明解入於表識，明解入無表識，明入於願，明入於無願，

明於吾我，明於無吾我，明於所依仰，明於無所依仰，明於有所起，明於無所起，在在處處一切言辭。”

爾時，世尊讚勝怨菩薩言：“善哉！善哉！勝怨，菩薩乃能慈哀一切眾生，而問如來、至真、等正覺如斯之義。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具分別說。”

勝怨菩薩與諸大眾一心靜意受教而聽。

佛告勝怨：“何謂是名入無崖際？總持諸法者，因其總持得無極名稱，以無極名稱為翼從。無極德法門，以無極德為翼從。無垢法門，以無垢為翼從。寂滅法門，以寂滅為翼從。快從法門，以快從為翼從。快稱法門，以快稱為翼從。快哀法門，以快哀為翼從。善像法門，以善像為翼從。無動法門，以無動為翼從。成就法門，以成就為翼從。審諦自成法門，以審諦自成為翼從。無品法門，以無品為翼從。喻花法門，以喻花為翼從。善從法門，以善從為翼從。無所遊法門，以無所遊為翼從。無隱法門，以無隱為翼從。入隱法門，以入隱為翼從。知足法門，以知足為翼從。善步法門，以善步為翼從。捨離法門，以捨離為翼從。無惡法門，以無惡為翼從。普明法門，以普明為翼從。遊無崖際法門，以遊無崖際為翼從。生氣 qì 法門，以生氣為翼從。遊無垢法門，以遊無垢為翼從。堅固法門，以堅固為翼從。無諂法門，以無諂為翼從。珍重法門，以珍重為翼從。遊極長法門，以遊極長為翼從。意足法門，以意足為翼從。離生法門，以離生為翼從。輕舉法門，以輕舉為翼從。無疑法門，以無疑為翼從。除無崖際苦法門，以除無崖際苦為翼從。絕巢窟法門，以絕巢窟為翼從。離極巢窟法門，以離極巢窟為翼從。快美法門，以快美為翼從。軟性樂法門，以軟性樂為翼從。無顛倒法門，以無顛倒為翼從。無驚惕法門，以無驚惕為翼從。功巧過上法門，以功巧過上為翼從。不忘驚法門，以不忘驚為翼從。無根法門，以無根為翼從。善勝法門，以

善勝為翼從。無所捫 mén 摸法門，以無所捫摸為翼從。一事法門，以一事為翼從。好聚法門，以好聚為翼從。目削法門，以目削為翼從。無作法門，以無作為翼從。止無念法門，以止無念為翼從。無所將至法門，以無所將至為翼從。無所來法門，以無所來為翼從。無面法門，以無面為翼從。威神法門，以威神為翼從。所持法門，以所持為翼從。淨意法門，以淨意為翼從。善來法門，以善來為翼從。無意步法門，以無意步為翼從。法意法門，以法意為翼從。無所芸鋤法門，以無所芸鋤為翼從。無恐畏法門，以無恐畏為翼從。法性意法門，以法性意為翼從。如來意法門，以如來意為翼從。唱令意法門，以唱令意為翼從。無睡眠法門，以無睡眠為翼從。天意法門，以天意為翼從。龍意法門，以龍意為翼從。夜叉意法門，以夜叉意為翼從。乾闥婆意法門，以乾闥婆意為翼從。阿修羅意法門，以阿修羅意為翼從。迦樓羅法門，以迦樓羅為翼從。緊那羅法門，以緊那羅為翼從。摩睺羅伽法門，以摩睺羅伽為翼從。大龍意法門，以大龍意為翼從。人意法門，以人意为翼從。非人意法門，以非人意為翼從。月意法門，以月意為翼從。日意法門，以日意為翼從。星意法門，以星意為翼從。虛空意法門，以虛空意為翼從。意無礙法門，以意無礙為翼從。離疑法門，以離疑為翼從。疑隨法門，以疑隨為翼從。將意法門，以將意為翼從。善稱法門，以善稱為翼從。寶意法門，以寶意為翼從。離憂法門，以離憂為翼從。長益法門，以長益為翼從。離愛法門，以離愛為翼從。離壞羅網法門，以離壞羅網為翼從。快來法門，以快來為翼從。審諦偶法門，以審諦偶為翼從。離樂巢窟法門，以離樂巢窟為翼從。無却法門，以無却為翼從。離美法門，以離美為翼從。好名德法門，以好名德為翼從。法自善法門，以法自善為翼從。輕馳法門，以輕馳為翼從。無虛偽法門，以無虛偽為翼從。離惡道法門，以離惡道為翼從。大威法門，以大威

為翼從。離願法門，以離願為翼從。如蓮花無污法門，以如蓮花無污為翼從。無竟樂法門，以無竟樂為翼從。調伏意法門，以調伏意為翼從。大雄相法門，以大雄相為翼從。離數法門，以離數為翼從。離芸鋤法門，以離芸鋤為翼從。輕想法門，以輕想為翼從。自然合偶法門，以自然合偶為翼從。金行法門，以金行為翼從。眾寶法門，以眾寶為翼從。離害法門，以離害為翼從。廣無崖際法門，以廣無崖際為翼從。威神稱法門，以威神稱為翼從。廣意法門，以廣意為翼從。寬廣法門，以寬廣為翼從。大音法門，以大音為翼從。離大界塵法門，以離大界塵為翼從。知時宜法門，以知時宜為翼從。離時法門，以離時為翼從。如劍法門，以如劍為翼從。遊趣知足法門，以遊趣知足為翼從。香熏遊法門，以香熏遊為翼從。知數法門，以知數為翼從。入無缺減法門，以入無缺減為翼從。都遊法門，以都遊為翼從。無煩惱法門，以無煩惱為翼從。遊自調法門，以遊自調為翼從。行及離後法門，以行及離後為翼從。遊藏隱法門，以遊藏隱為翼從。遊影法門，以遊影為翼從。已度法門，以已度為翼從。入離垢法門，以入離垢為翼從。淨行法門，以淨行為翼從。哀步法門，以哀步為翼從。離濁法門，以離濁為翼從。捨疑法門，以捨疑為翼從。喜像法門，以喜像為翼從。好像法門，以好像為翼從。伏步法門，以伏步為翼從。多樓泥竭亭tíng 法門，以多樓泥竭亭為翼從。遊空淨法門，以遊空淨為翼從。入步最勝法門，以入步最勝為翼從。高遊法門，以高遊為翼從。趣朋友法門，以趣朋友為翼從。王步法門，以王步為翼從。境界法門，以境界為翼從。如步法門，以如步為翼從。捨求法門，以捨求為翼從。如是捨離眾疑見法門，以如是捨離眾疑見為翼從。等趣法門，以等趣為翼從。不藏隈 wēi 法門，以不藏隈為翼從。無調 chǎn 嚙 yì 言辭法門，以無調嚙言辭為翼從。不以言辭相伏法門，以不以言辭相伏為翼從。無求望法門，以無

求望為翼從。無親愛法門，以無親愛為翼從。不輕舉法門，以不輕舉為翼從。無眴法門，以無眴為翼從。離憂法門，以離憂為翼從。離合聚親友法門，以離合聚親友為翼從。意無變法門，以意無變為翼從。意無斷絕法門，以意無斷絕為翼從。處閑靜法門，以處閑靜為翼從。初始喚法門，以初始喚為翼從。趣數法門，以趣數為翼從。遊無數法門，以遊無數為翼從。報恩法門，以報恩為翼從。捨疑法門，以捨疑為翼從。離眾恐法門，以離眾恐為翼從。散疑法門，以散疑為翼從。離重擔法門，以離重擔為翼從。面趣出家法門，以面趣出家為翼從。離度法門，以離度為翼從。定意具足法門，以定意具足為翼從。入明法門，以入明為翼從。破散睡眠法門，以破散睡眠為翼從。無所著法門，以無所著為翼從。入寶光法門，以入寶光為翼從。離言性法門，以離言性為翼從。弘廣法門，以弘廣為翼從。將趣最法門，以將趣最為翼從。入堅固法門，以入堅固為翼從。

“如是，勝怨！若菩薩得總持之門，最解正隱，而於正隱如是隱，無隱離隱，牢固極牢固，趣上意、名稱意、功德意、所將意、極高意、言語意、解散意、規行意、無知意、極堅意、堅慧意、無散意、如性意、不二意、堅執意、龍步意、無呵意。妙善步、極遠步、無欲意步、動搖步、無足步、無意步、捨擔步、安庠步、無怨步、無患步、泥洹步、如如步、不倒步、知行步、善將步。離濁穢、離迷惑、離憍慢、離言辭、離憂想、離強伏弱、離缺失、離非時、離不堅固。如法步、堅固步、心意步、執意步、佛覺步，如是無能壞步，法性極微無能壞步，成就入堅固無能破壞，堅如金剛，深入諸三昧門，悉入諸佛法門，如覺三世等解諸佛極微妙德。

“如是，勝怨！當知諸法廣大，無有崖際。若菩薩已得此陀隣 lín 尼門，悉能總持一切諸佛之法，能以神足飛到十方一切世界，供養無量諸佛世尊；亦能總持聲聞、緣覺所說之法，亦能總持道俗經典，俗智、道智、諸禪智業一切悉知，慧了三世而無罣 guà 礙；悉能總持一切言辭；悉能了知一切眾生心之所念；能入一切無量深法，極精微議無所不達；悉知一切諸所歸趣；將接成就皆使應法，持心攝念所言誠諦，不失威儀；皆悉能得一切菩薩方便之力，能以足指振動十方諸佛世界，其中眾生無能覺知而生恐怖；一念之頃，能知三世一切諸法無所罣礙，皆悉平等無不通達。其人終無餘行亦無異意，終不跪拜於餘天神；極深微意所思不謬 miù，能得無數億千諸三昧門；所生之處常識宿命，常得化生不由胞胎，生諸佛刹蓮華之中，永離三塗八難之處。

“若有諷誦此總持者，世世生處天人所敬，稟受身體終無諸蟲，在所生處常見諸佛，終不生於無佛世界。其人兩手如摩尼珠，常出七寶而無窮盡 jìn。能淨佛國成就眾生，如應化度悉得其志，隨意入化各得其所，亦能降伏外道異 yì 學、裸形尼捷悉使入正，答難言辭 cí 功巧無比，所說無窮辯才無礙，一語能報萬億之音，其議不謬 miù。得無極才智慧之寶，名稱普至周聞十方無量世界。一切諸佛所說之法悉持不忘，得陀隣尼皆悉逮得無所恐懼。

“解了通達一切法性猶如虛空，而於無量諸佛世界一切微塵盡知其數，悉持不忘，得總持門。

“通達法性猶如虛空，而於一切諸佛世界諸大海水，以一毛端欲諦 dī 知其數，為得幾 jǐ 諦，盡知其數，悉持不忘，得總持門。

“通達法性猶如虛空，而於無量諸佛世界草木、叢林、須彌、大地盡燒為灰，欲知灰塵之數悉知其數，憶持不忘，得總持門。

“解達法性猶如虛空，而於諸佛一切世界，以足一指普令振動無不傾搖，能使還住，不忘所持，得總持門。

“解深法性猶如虛空，而於諸佛一切世界，能以一手悉遍覆之，亦以一毛之端周遍普覆不捨所持。逮得如是無量無邊，一切諸佛悉在目前，總念憶持悉無所忘，得總持門。如是，勝怨！其持是陀隣尼者，得百千諸總持門、無數百千諸三昧門。

“當知，勝怨！其有諷誦此總持門，常令通利、執覽 lǎn 在心而不忘者，眾鬼魍魎 wǎng liǎng、夜叉等輩，無能恐怖得其便者。一切諸魅及曠野鬼、師子、虎、狼、食噉人獸、諸惡蟲等亦復不能恐怖其人。其人若行遠涉長途，逕由嶮路設遇賊難，衣毛不豎無恐怖想。

“如是，勝怨！其有諷誦是總持者，於一切恐怖悉得解脫。若人為諸鬼魅所病，夜叉、羅刹、一切惡鬼之所執 zhí 持者，悉得解脫。此總持門，若在家中、若在空閑處，悉於其中而作大護。外道蠱鬼、若起死人鬼、若塚間鬼、若空閑鬼，其持此總持者，一切惡鬼無能得便。如是，勝怨！此總持名所至到處，若在郡縣、村落、國邑、塔寺、房舍之中，若經行處，所至之處，皆於其中而作大護，不為國王、大臣、君主所見恐怖，及餘軍馬一切恐怖水火之中悉得解脫。

“持是總持者，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若餘俗人，常當淨潔 jié 身體 tǐ，香汁澡洗，著淨衣服。著淨衣服已，用好香華供養十方一切諸佛及諸菩薩，常當至心憶念一切諸佛世尊及諸菩薩。若有重病之人，當行此真言用加持病人。若人頭痛，若壯熱，若風、若冷、若熱如此三病合為一病，若一日熱，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復常熱，若得眼痛，若牙齒痛，若腹內痛，若背脊痛，若復黑癰一切惡瘡，若彼癡顛，若從日月星宿隨所得病，用此總持而加持之，無不得愈。

“當知，勝怨！若有得聞是總持經一百九十二遍者，此諸人等重病恐怖無不除愈。所以者何？過去諸佛皆用是真言擁護一切眾生，當來諸佛亦用是真言擁護一切眾生，今現在諸佛亦用是真言擁護一切眾生。當知，勝怨！此尊總持威神功德所感如是，多所利益無量眾生。如是，勝怨！其有諷誦此總持經執持不忘者，八十億夜叉眾皆當擁護誦總持人，一切伺求不得其便。”

爾時，奢臘夜叉王與六萬夜叉眾俱，來詣佛所，長跪叉手而白佛言：“世尊，我當將諸眷屬往詣彼所，擁護讀誦此總持者。”

時，奢臘夜叉王重白佛言：“世尊！有大藥樹王名曰威神德，今在雪山中。以其藥王恩力所致故，普使閻浮提一切藥草樹木、竹蘆叢林、諸樹花果皆蒙其恩而得增長，無不成就。我當往雪山中取藥王之精日日持來，密著誦總持人身中，令誦持總持者永無眾病，令其歡樂無復憂惱，終不值遇諸惡之難。”

佛復告勝怨：“四王天上諸天子求佛道者，將諸眷屬往到彼所，守護宿衛持總持者。忉利諸天求佛道者，炎天、兜術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求佛道者往到彼所，悉共守護持總持者，其人當入五陰種總持門。

“五陰種者，是名無所成就。於斯色陰無所愛樂。地種名為地，水種名為水，火種名為火，風種名為風。所以者何？無成就故。地名之中求其性字都不可得，以無性故無所成就。如水、火、風種亦復如是，無所成就。過去色亦不自說我是過去色，當來色、現在色亦復如是，能不自說當來色、現在色。所以者何？性名等一無念知故，歸一空故。若其無性則無所成就。如是地性、水火風性，其性無所言說。過去色無所言說，如過去色無所言說，當來色亦無所言說，現在色亦無所言說。所以者何？其性自然不可得故，從何所起？從無所起。無所起者則無所滅，已無所滅則無

言教。如所言曰：過去、當來、今現在，其色陰聚求其本性都不可得，云何當有過去、當來、現在色耶？是故色陰，痛、想、行、識陰，但有名字耳，亦無堅固。

“如是入五陰種，亦入於總持。若入於總持，則入於五陰。觀五陰種性空則得陀隣尼，所名陀隣尼求亦不可得。是故但假名字耳！數但字耳！調言但字耳！所言但字耳！五陰亦字耳！亦不入色種，亦不入陀隣尼，亦不能得陀隣尼性。何以故？此事亦無有作者，但字為色耳！亦無能作四大之性故，不能得其集，無所集故名曰五陰。譬若，勝怨！若干眾事集會乃至成起宮殿、城郭、樓櫓、埤 pì 埧 nì、欄楯、窓 chuāng 牖 yǒu 前後圍遶，是名為城。此等諸事一一分散皆悉令盡，求索其城都不可得。如是，勝怨！若干眾事而共集會名曰色種，求其本性亦不可得。所以然者？本性極微故不可得。何以故？眼性眼中求之不可得。何以故？由本無性故。諸法本無性故不可得，若無所得則無所成就，已無所成就則無所起、亦無所滅，已無所起則無有滅，已無起滅則無過去、當來、現在之言說，已無言說但假號耳！數但字耳！如是字中求字不可得，數中求數不可得，言中求言不可得，三世中求三世亦不可得，調 chǎn 言嚙 yì 語中求調言嚙語都不可得。

“一切諸法若無本性則無所有，若無所有則無所成就；若無所成就，亦無雙起，亦無雙滅；無起無滅故，則於三世無所言說，無過去、當來、現在之言說；若無三世言說，則無有名字，亦無無想，亦無無願，亦無無數言教，亦無調語，亦無眾事，亦無無所從來，亦無無所至，亦無無所自稱，亦不往來得道，亦不於聲聞中住，亦不於緣覺中住，亦不於菩薩中住，亦不於佛中住，亦不在住中非不在住中。法性如是非不如是，法性寂滅而無其相亦不瑞應，是故名字但假號耳！何以故？亦無有法名曰最如。如是，

無有眼性，亦無色性，亦無眼色意入，十八種性亦如是，當作如是解。何以故？但假號名字耳！

“如是，勝怨！譬若地種，在所異類方國、人民辭章名字各異不同，雖名字殊異不離本性。如是，勝怨！用何言辭始說法名？用何言辭入後法性？如是，勝怨！法性極微已解法性，則入陀羅尼門。設著於眼情名曰入眾苦情，若著眼色集故名曰苦集。觀其本性苦集不可得，若其無性則無所有，若無所有則無所成就，若無所成就則無起滅，已無起滅則無過去、當來、現在，但有名字耳！言數但號字耳！諸法如是本性自空，本性空者則無有相，已無有相則無有願，已無有願則無遊步，已無遊步則無遊戲，亦無戲過亦無調戲。若善男子、善女人解達諸法，如是不久當得總持法門。”

佛說是總持經時，此三千大千世界六種振動，一切諸天於虛空中作唱伎樂、雨眾天花而以供養。八萬人民得法眼淨，其一千人俱發無上正真道意，九十那術諸天眾悉逮得是總持法門。

爾時，阿難即從座起，長跪叉手而白佛言：“此名何經？云何奉持？”

佛告阿難：“此經名曰《一切無崖際諸法總持門》，當奉持之。”

佛說經已，勝怨菩薩及諸異剎菩薩摩訶薩，諸來眾會皆大歡喜，作禮而去。

佛說無崖際總持法門經

菩薩生地經

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

聞如是：

一時佛遊於迦維羅衛國釋氏精廬lú，尼拘類樹下坐，與五百比丘眾俱。

是時，城中有釋種長者子，名差摩竭，行詣佛所，稽首畢，一面坐，叉手白佛言：“菩薩何行疾得無上正真之道，普具三十二相，從一佛國到一佛國，臨lín壽終時其心不亂luàn，所生不墮八難nàn之處，常知去來之事，悉成諸法周滿達事，知一切法無所罣guà礙，信解空行，得不起法忍，恒以至心欲作沙門，未曾犯戒，不樂居處？”

佛言：“大哉！差摩竭！乃問菩薩之行，忍辱為本，以立忍力乃疾得佛。忍有四事，何等為四？一曰、若罵詈lì者，默而不報；二曰、若撻zhuā捶chuí者，受而不投jiāo；三曰、若瞋恚者，慈心向之；四曰、若輕毀者，不念其惡。”佛時頌曰：

“撻罵不以恚，	輕毀亦不恨，
菩薩忍如是，	所問悉可得。
慎言不欺慢，	未曾起亂意，
不犯不有惡，	是行得佛疾。
開士常以忍，	敦誠行大慈，
是用得成佛，	三十二相明。
從事於惡者，	常憊xǐ加捶杖，
害心施於人，	是不離惡道。
邪見自貢高，	急慙好瞋恚，
彼為自投冥，	終不近菩薩。

愚以貪強梁，自用無禮敬，
不知孝父母，是以有獄苦。
夫欲疾得佛，常修戒德本，
依受善師教，等心施於人。”

“又有四事行疾得佛。何等為四？一曰、愛樂明經，好菩薩道，盡心護hù法，教誨於人；二曰、遠離女人，不與從事；三曰、常好布施沙門、梵志；四曰、以不睡臥，心習空行。”佛時頌曰：

“若以樂沙門，常勤護經道，
愛法不遠師，如是人難得；
深學求佛意，多聞廣開人，
好施無慳心，是行得佛疾；
女人不可親，敗德亂世間，
從事於欲者，未曾近菩薩；
是以清高士，常防遠女色，
淨修菩薩道，大悲濟天下。”

於是差摩竭，即解身珠寶瓔珞用散佛上，佛之威神，令其所散止於虛空，化成寶蓋，中有五百化人出，亦解身珠寶以散佛上，俱發聲言：“願發無上正真道意。”

差摩竭見諸化人，踊躍歡喜，問佛言：“此化所出，從天來耶？四方四隅yú地中出耶？”

佛報言：“是化不從十方來，亦非天，亦非龍，亦非神，亦非人，亦非地、水、火、風、空，非色、痛、想、行、識，亦非意、非心、非作、非往、非來，亦非今世，亦非後世，亦非生死；是人名化，字無從生，號為空，如影現於鏡中，無執zhí、無捨、無由來、無所得，無我、無人、無命、無識；若男子女子，見知諸法如化無識，聞此好信而行應者，是即佛子，為已去冥、興世

間明，為能降魔成極大德，是為沙門梵志，為清淨菩薩大人，為無從生，已得授決，為不退轉無上之人，信樂此法為如是也。”

佛告差摩竭：“若聞此經，而心驚jīng怪、誹謗、形笑，當知是輩非沙門梵志，是為外道放逸之人，為無反復惡師之人，為暗蔽無眼詐稱菩薩，是為誣罔wǎng、觝dǐ突之人也。”

於是弊魔來問佛言：“信此法者能有幾jǐ人？”

佛報魔言：“有四百億欲天及人，皆得無所從生法樂，於中立是。”

時，差摩竭得起法忍，五百比丘及五百清信士、二十五清信女，皆得立不退轉地，壽終悉當生於西方無量壽佛清淨國，常護持無數佛法，教化成就一切人民，使不退轉，如是無極恒沙邊劫，當於此土以次作佛。

魔聞佛言，稍稍却行，而謂佛言：“後可不須復說此法也！”

賢者阿難白佛言：“當何名此經？以何奉持之？”

佛語阿難：“是經名為《菩薩生地經差摩竭所問》，當奉持之。百劫行五度無極而無大智、無菩薩者，不如諷誦此經、義以分布為人說。”佛時頌曰：

“若信學生地經，其功德無有量，
斯已度三惡道，後受者福皆然。”

佛說此已，差摩竭及四輩弟子、諸天龍神，皆歡喜受持。

菩薩生地經

寂照神變三摩地經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如是我聞：

一時，薄伽梵住王舍城鷲峯山中，與大苾芻眾千二百五十人俱，并十俱胝zhī佛土極微塵數等菩薩摩訶薩，其名曰曼殊室利童子菩薩、觀自在菩薩、藥王菩薩、藥上菩薩、制多雷音菩薩、紅蓮華手菩薩、日光菩薩、月光菩薩、遠塵勇猛菩薩、斷諸惡趣菩薩、智上智菩薩、寶上智菩薩、有情上智菩薩、香花上智菩薩、日上智菩薩、月上智菩薩、離lī垢上智菩薩、金剛上智菩薩、遠塵上智菩薩、遍照上智菩薩、明幢菩薩、高幢菩薩、寶幢菩薩、無著幢菩薩、香花幢菩薩、離垢幢菩薩、日幢菩薩、月幢菩薩、遠塵幢菩薩、遍照幢菩薩、持威光菩薩、寶威光菩薩、大慧威光菩薩、智金剛威光菩薩、離垢威光菩薩、日威光菩薩、月威光菩薩、福山威光菩薩、智照威光菩薩、等勝威光菩薩、持藏菩薩、虛空藏菩薩、紅蓮花藏菩薩、寶藏菩薩、日藏菩薩、月藏菩薩、功德清淨藏菩薩、法印藏菩薩、遍照藏菩薩、齊qí藏菩薩、紅蓮花勝藏菩薩、日眼菩薩、清淨眼菩薩、離垢眼菩薩、無著眼菩薩、普見眼菩薩、善利眼菩薩、金剛眼菩薩、寶眼菩薩、虛空眼菩薩、普眼菩薩、天冠菩薩、法界光影末尼珠冠菩薩、妙覺冠菩薩、遍照冠菩薩、出生一切佛藏冠菩薩、出現一切世間冠菩薩、普遍照冠菩薩、無能勝冠菩薩、等覆一切如來師子座冠菩薩、普周法界虛空光影冠菩薩、梵主頂髻jì菩薩、龍主頂髻菩薩、一切佛化光影頂髻菩薩、妙覺頂髻菩薩、一切願海音聲末尼珠王頂髻菩薩、一切三世平等音聲頂髻菩薩、大光菩薩、離垢光菩薩、寶光菩薩、遠塵光菩薩、明光菩薩、一切如來神變光影末尼幢王末尼寶網等

覆頂髻菩薩、一切如來法輪音聲頂髻菩薩、一切如來放大光輪末尼寶珠雷音頂髻菩薩、一切空中眾雜顯xiǎn照末尼寶珠莊嚴頂髻菩薩、法光菩薩、淨光菩薩、日月光菩薩、神變光菩薩、天光菩薩、福德高幢菩薩、智慧高幢菩薩、神通高幢菩薩、光明高幢菩薩、香花高幢菩薩、末尼高幢菩薩、覺慧高幢菩薩、梵高幢菩薩、普照高幢菩薩、梵聲菩薩、持吼聲菩薩、海聲菩薩、世主聲菩薩、諸大山王互相擊jī聲菩薩、一切法界遍滿聲菩薩、一切法海雷聲菩薩、降伏一切魔輪菩薩、大悲理趣雲雷聲菩薩、安慰一切眾生苦聲菩薩、法涌菩薩、勝涌菩薩、智涌菩薩、福妙高涌菩薩、德慧涌菩薩、名稱涌菩薩、普照涌菩薩、大慈涌菩薩、智現涌菩薩、如來族姓涌菩薩、光勝菩薩、妙勝菩薩、生勝菩薩、遍照勝菩薩、虛空勝菩薩、寶勝菩薩、高幢勝菩薩、智勝菩薩、高主王菩薩、世主王菩薩、梵主王菩薩、山主王菩薩、不動主王菩薩、尊主王菩薩、妙覺主王菩薩、寂靜音菩薩、無著音菩薩、持聲音菩薩、海潮音菩薩、本願覺音菩薩、道場聲音菩薩、智高覺菩薩、虛空覺菩薩、離垢覺菩薩、無著覺菩薩、覺悟覺菩薩、照三世覺菩薩、寶覺菩薩、廣覺菩薩、普明覺菩薩、照法界理趣覺菩薩，如是等輩而為上首。

有十俱胝佛土極微塵數等菩薩摩訶薩，一切皆住不退轉位，皆悉成就空界無量，成就法界無障平等，信解隨業yè所起異熟，信解隨因所起諸果，如印起印成一切法；平等性智成見諸法，猶如光影及以影像，平等之性成見諸法，同於谷響xiǎng音聲，表了平等之性；一切已得不可思議yì解脫勝定，安住健行諸三摩地，安住能引無邊佛身色像；圓滿諸陀羅尼，於一毛孔普能示現一切佛土，於一毛孔普能示現若沒若生：出胎出家，方便示行難行苦行，詣yì菩提座摧伏魔軍，成等正覺轉正法輪，最後示現入大涅槃；成就於一結加趺坐，普於十方一切世界能遍滿智，普於十方

一切世界一切如來所有眾會現一如來，於一如來所有眾會普能示現一切如來；於一切法無邊biān中說，皆悉善巧，皆到一切法無邊際。入無邊中種種幻網，普能示現無邊無際劫數有情；於自身中普能悟入，住持一切有情之身勝解善巧；於一身中普能悟入，住持一切如來之身勝解善巧；於一佛身普能悟入，示現一切如來之身，無餘一切他有情身皆悉善巧。於自身中普能悟入，示現十方一切世界皆悉善巧；於一法身普能示現，周遍一切三世有情，能以一身入三摩地，示現無邊有情身出；於一身中現證zhèng等覺，普能示現一切有情相似之身，於其一切有情身中，普能示現一有情身，又能於一有情身中，普現一切有情之身；有情身中能現法身，能法身中現有情身；能於一切菩薩願中，悟入住持無願善巧，能為有情示現諸佛現證等覺，願力處所現證等覺；為已成熟諸有情類隨所應化，能現無上正等菩提，能息一切劫數無願；於其一切有情身中，普能示現願力自在，移轉識身安立智身；普能示現自身斷滅，他有情身所願圓滿；普能示現一切有情成就大願；能於一一世界之中，各各示現一切劫數，行菩薩行無有斷絕；於一毛孔以大願力，能現周流一切佛土；於不可說不可說世界一一世界中，普能現身成等正覺；於一句法普能示現宣說無餘，一切法界無不周遍；能雨廣大法流所起妙甘露味；普能顯照諸明解脫，震吼真實法雷音聲，充足一切諸有情界圓滿大願；普能悟入靜慮解脫，神通明智所行境界暫一起心；能於十方一切世界生類死生流轉處所，示現一切已生有情身相差別；於無滯礙ài知自心智、知他心智、一有情心、一切有情心行動智，皆得善巧；一剎那頃悟入如來十力妙智，皆得善巧；普能悟入一切三世所到劫數無滯礙智、現他有情相續xù妙智，皆得善巧；能於一一心剎那頃，示現十方一切世界所流行處一切有情，皆得善巧；又復能於一有情想無餘，悟入一切有情諸所作業現見妙智，皆得善巧；於一有情

所出言音，悟入示現一切有情言音妙智，皆得善巧；緣於一身，普能示現一切世界所有諸身，皆得善巧；於一如來所有眾會，悟入示現一切如來所有眾會說法受持，皆得善巧；能於一切如來眾會，悟入示現唯一如來所有眾會說法受持，皆得善巧，皆得一切妙陀羅尼，悟入任持善決定辯，宣說一切有情界根，皆得善巧；一有情心為所緣境，不可說轉證zhèng大菩提，覺悟一切有情心智，皆得善巧；以一言音普能告教一切世界，能遍了知一切有情意樂差別，能顯xiǎn照他有情相續，皆得善巧；能以一心隨念，悟入一切眾生先際劫數，普現所作業果異熟，隨其所應開悟有情悉令現見，皆得善巧；普能莊嚴一切世界，皆得善巧；於一切世悟入善巧，於一切佛平等性覺，菩薩大願自體tǐ行願，普能了知放法光明，皆得善巧；能令不可說世界普入一極jí微塵，皆得善巧；能令一極微塵量等一切世界，皆得善巧；於一佛土普能示現一切佛土，皆得善巧；內nà一切海廣大水聚置一毛孔，經法界量世界往來而不損惱有情之類，皆得善巧；令不可說世界所有入於自身，普現一切有情所作，皆得善巧；能內nà無數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有邊際、不可宣說小鐵tiě圍wéi山、大鐵圍山及餘大山置一毛孔，普經一切世界往來而不驚怖有情之類，皆得善巧；促不可說不可說劫以為一劫，能延一劫為不可說不可說劫，於中普現成壞差別，皆得善巧；為所應化諸有情類，普於一切別世界中隨其所宜，或現水災zāi、或現火災、或現風災，皆得善巧；以右足指挑擲zhì無數不可思議無量世界，而不損惱諸有情類，皆得善巧；一切皆已住法雲地，能持十方所化有情所有廣大災橫、憂yōu惱、飢饉jǐn、險難，皆得善巧，而不損惱諸餘有情；以神通力能於無佛諸世界中現佛興xīng世：如是無量無邊功德，皆悉成就。

復與五百菩薩摩訶薩俱，賢護菩薩而為上首，一切皆住不退轉位。

爾時吠舍釐大城中，有黎呬毘童子名曰寶鑛，與二萬一千黎呬毘童子俱，前後圍繞往鷲峯山，詣如來所，頂禮雙足退右邊坐，瞻仰世尊目不暫捨，恭敬而住。

揭闍大城有一居士名曰奢摩，與五百鄔波索迦俱，前後圍繞往鷲峯山，詣如來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瞻仰世尊目不暫捨，恭敬而住。

復有居士名善調伏，與五千居士俱，前後圍繞往鷲峯山，詣如來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瞻仰世尊目不暫捨，恭敬而住。

復有居士名曰商主，與大眷屬俱，前後圍繞往鷲峯山，詣如來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瞻仰世尊目不暫捨，恭敬而住。

瞻波大城有長者子名曰善臂，與八萬四千長者子俱，前後圍繞往鷲峯山，詣如來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瞻仰世尊目不暫捨，恭敬而住。

復有摩納縛迦名那羅達多，與五百摩納縛迦俱，前後圍繞往鷲峯山，詣如來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瞻仰世尊目不暫捨，恭敬而住。

復有摩納縛迦名曰樂欲，與五百摩納縛迦俱，前後圍繞往鷲峯山，詣如來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瞻仰世尊目不暫捨，恭敬而住。

摩揭陀王名未生怨，與五千眾俱前後圍繞，乘護財象王往鷲峯山，乃至乘地乘於護財，到臺觀已，下象雙足登鷲峯山，五千眾俱詣如來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瞻仰世尊目不暫捨，恭敬而住。

婆羅痾斯大城有長者子名曰善國，與五百長者子俱，前後圍繞往鷲峯山，詣如來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瞻仰世尊目不暫捨，恭敬而住。

復有帝釋天王、索訶界主大梵天王、四護世王、大自在天子、日月天子、善勇猛思天子、蘇室利摩天子，及餘無數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天子，是一一天子各與無數俱胝百千眷屬天子俱，前後圍遶往鷲峯山，詣如來所，頂禮雙足。一一天子各隨所能設不思議妙供養已，退坐一面，瞻仰世尊目不暫捨，恭敬而住。

爾時，世尊一一毛孔、一一隨好、一一相中，出十佛土極微塵等種種色光。是一一光普照十方一方分各十佛土俱胝極微塵等世界，無不周遍。從一一世界召集無數俱胝那庾多百千菩薩。是一一菩薩乘妙寶臺tái，縱廣俱胝百踰膳那寶閣圍遶，末尼真珠寶索綺飾，高幢幡蓋之所莊嚴，無量無數不可思議俱胝那庾多百千天女，前後圍遶往鷲峯山，詣如來所，頂禮雙足，持世界量諸天花雲、寶雲、衣雲、腹行堅固旃zhān彈那雲、諸天伎樂歌讚等雲，雰fēn散供養，退坐一面，瞻仰世尊目不暫捨，恭敬而住。

爾時，於此三千大千世界，廣大威德天、龍、藥叉、健達縛、阿素洛、揭路荼、緊捺洛、牟呼洛伽、釋梵護世、人非人等，諸菩薩眾，側塞sè而住，乃至無有如毛端量所不充滿。

爾時眾中賢護菩薩從座而起，偏覆一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我於少分請問如來、應、正等覺。唯願開許答所請問。”

作是語已，爾時世尊告賢護菩薩摩訶薩言：“賢護！隨汝所欲，恣汝請問。我當隨答，令汝心喜。”

說是語已，爾時賢護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由於何處、由行何行、由何軌則、由何善根、由何精進、由何所依、由何巧慧、由何妙智、由何憶念、由何所趣、由何所引、由何持諦、由何甲冑zhòu，令諸菩薩摩訶薩眾於其無上正等菩提，無轉無退無有遍退，及於無上正等菩提勇猛增進？云何如來有所行行熾chì然

精進？云何如來有其妙智？云何大慧及智善巧？云何淨戒？云何具念，隨所聞法能不忘失？云何生念，隨其宿世所作善根悉能解了？云何宿住而得善巧，悉能開覺他諸有情？云何具覺諸根殊勝？云何具相見佛聞法承事眾僧？云何安住所餘世界，普能覩見無邊無際世界諸佛，聽聞彼法一切能持究竟通利，及廣為他宣說開示？云何當得猶yóu如火焰，能燒一切諸不善根？云何當得猶如明月，能證一切鮮白淨法？云何當得譬如山王，能持一切殊勝善根？云何當得譬如金剛，甚深堪忍不可破壞？云何當得無所怖畏猶若山峯fēng？云何當得善淨音聲辯無滯礙？云何當得具足多聞，析一切法決定善巧？云何當得面貌善淨，常含微笑，遠離嚙pín蹙cù？云何當得遠離妬dù恪lìn？云何當能音聲告教無邊世界？云何能以無邊無際世界所有置一毛孔，其中有情不能了知我等今者為何所至，唯應度者能正解了？云何十方一切如來大眾會中，普能顯現成熟有情不移本處？云何能現於一毛孔，從覩史多天宮處沒、住胎出生、踰yú城出家、現行苦行、詣菩提座降伏魔軍、成等正覺、轉妙法輪、入大涅槃，現正法住？云何當得一剎那心能遍了知一切有情一切心行？”

作是語已，爾時世尊告賢護菩薩摩訶薩曰：“善哉，善哉！賢護！善哉！汝今乃能請問如來如是深義。汝於今者所行之行，為欲利益多眾生故、為欲安樂多眾生故、哀愍世間諸大眾故、為諸天人作大義利得安樂故。汝於今者成就大悲。是故賢護！汝今諦聽極善作意，吾當為汝分別解說。”

賢護菩薩摩訶薩言：“如是。世尊！願樂欲聞。”

佛告賢護菩薩摩訶薩言：“賢護！有三摩地，名寂照神變，菩薩所行佛地所攝，菩薩摩訶薩安住此中，能得如是及餘無量殊勝功德。

“賢護！云何名為寂照神變三摩地耶？謂能如實覺一切法，通達其相、通達無顛倒相、通達有顛倒相，增益無顛倒相、損減有顛倒相，不執自住地、不取他住地，不恃shì怙hù壽命，於其生死而不流轉，遍知諸事，修奢摩他現前，修習毘鉢舍那觀業現前，其心安住，念無散動尋伺寂靜，遠不善品親近善品，止息貪欲、瞋恚、愚癡，除去無明習近於明，遍知因果遠離無知，永盡於愛永斷喜貪，於佛決定、於法無疑、於僧深信，言無破壞和會密意趣向遠離，言辭cí美妙面貌端正，遠離味染不造諸惡，資助離繫xì遠離於繫，於世雜事不生愛樂；於其生死見深過患，於其涅槃見勝功德，由勝意樂樂般涅槃；無有諂曲無有幻誑kuáng，無有詐偽無詐語言，無詐現相無詐研求，常樂遠避財利恭敬，勇猛精進最極堪忍，無有懈怠永斷諸蓋，恒常欣遇十善業道，戒蘊無缺定蘊無動，無依而入等持等至，於能圓滿波羅蜜多無有厭yàn足，靜慮解脫等持等至轉變自在，於諸神足隨樂遊戲，一切智智自在而轉善分別覺。性不愚頑、性不瘡yīn瘡yǎ、非他所使，長時事中性能遠離，得善士住不觀惡士，遠離愚夫欣遇聰cōng叡ruì，任持念力任持智力，不樂在家、出家雜處，樂居遠離，於空、無相、無願法中能正堪忍，於一切法如實通達。賢護！是名寂照神變三摩地。菩薩於此三摩地中正勤修學，得一切法無障礙智。

“復次，賢護！寂照神變三摩地者，謂一切法平等性智、一切言說不現行智。棄捨家事不樂三界，無有退弱，於一切法心無執著，攝受正法密護諸法，於法異熟深生信解，於毘奈耶方便善巧，息諸諍論無違無競jìng，忍受平等趣平等性，擇zé法善巧、決法善巧、法句善巧，析法句智、知前際智、知後際智、三輪淨智、身安住智、心安住智、護威儀智、於法清淨超過所緣諸蘊遍智、界平等智諸處顯照，諸愛永斷趣證無生，於因照了業果滅壞，

見法修道欣遇如來，猛利慧性分別字智，音聲遍知，證得歡喜法喜無減。調柔正直遠離嘖pín蹙cù，儒和善順美悅先言，命曰善來離諸懈惰，恭敬尊重遵聽tīng師教；於其生死無有喜足，於白淨法具足充滿，其命清淨不捨靜住，安立勝地不壞正念，諸蘊善巧、諸界善巧、諸處善巧，趣證神通損諸煩惱，永害一切習氣相續，趣向昇進修習成辦；於出眾罪方便善巧，於諸見纏能永摧伏，於諸隨眠斷而不出，具宿生念，於業異熟無有疑惑，於法心生皆不委任，於諸事業不作加行，於諸內處而不作意，於諸外處而不現行，不自高舉不輕蔑他，於諸善中無所執著，於諸異生終不委任；尸羅等流難辦能辦，具大光蘊能自了知，離諸掉動立眾威儀，無有瞋恚離龕cū獷guǎng語，不損惱他隨護hù善友，遠離怨害具淨尸羅，無所損害言辭柔軟，不依三界守護親密，於一切法空無我性隨順堪忍，一切智智猛利樂欲，智光照了堅固尸羅；入諸等至常樂獨處，無分別智喜足圓滿，心無擾濁離見所作；得陀羅尼趣入妙智，於處非處具正解行，因理趣門教授教誡，能正修行隨順忍地，遠離不忍安立智地，永斷無知安立妙智，瑜伽師地菩薩所行，達一切法自性妙智，焚盪dàng其心不生不續，無滯著智不運重擔；如來妙智療治貪欲，除去瞋恚huì永斷愚癡，和合正理遠離非理，悵xī欲善法行勝意樂，親近覺悟，不捨於斷防護白法，善根上首方便善巧；永斷諸相移轉諸想，引發契經善毘奈耶，於諦決擇趣證解脫，言辭定一緣不能引，生起如實若智若見，樂求多聞智無厭足。其心清淨、其身清淨、其語清淨，言無疑惑，習近於空、親近無相、於無願性無所取執，得無所畏，於諸有苦而不輕毀，亦以財寶而惠施之。於諸貧匱而不訶擯bìn，於諸犯戒起哀愍覺、興利益事，以法攝受，惠捨於財，於諸持戒無諂讚歎，能捨一切自所有物，以勝意樂而延請之，如說而作。數數發起猛利加行，

殷重歡喜而領受之，成譬喻智。先際善巧名假施設，能悟入智永害施設，不憚xī恭敬、恕不恭敬，於利無求、於衰不慙qī，不欣其譽yù、毀而不恚huì、稱而不愛、譏jī而不劣，於樂不耽dān、於苦不背，不執諸行。於其實讚而不耽著，於不實讚而不執受，避非所行、行所行處，親近軌guǐ範fàn、遠非軌範，於少善根諸有情類終不輕毀，於佛聖教能正護持。其言省略其性柔軟，世俗言辭方便善巧，能摧怨敵dī應時而行。威儀清淨威儀端嚴，於義非義成善巧智。了達世間、了達諸論言辭辯了，樂行捨施能常舒手，心無執著具足慚愧。於諸不善心常厭毀，恒不捨離杜多功德，任持正行現行端直，於諸尊重恭敬起迎，奉施床座摧伏憍jiāo慢，心等策勵lì通達其義，攝受於智止息無智，悟入心智，於心自性能隨覺智，於引不引及引發中成善巧智、一切有情言辭cí妙智，安立種種言辭妙智，決擇義智遠離無義，辯諸靜慮而於其中無有愛味。觀察一切有情之心，知有情根勝劣妙智，能正觀察是處非處，能正分別一切作業，於其非業，非異熟中悟入妙智。種種勝解悟入不忘，於種種界及非一界能正現見，金剛喻定無所觀見，具梵音聲等持等至。於其一一有名無名諸宿住事能隨念智，能正觀察遍行行智，漏盡永斷得證時智。無礙天眼普正觀察，現一切色神通遊戲，於色非色平等入智。了達種種言音支分，能隨悟入陀羅尼智，一切色像、谷響、音聲。平等性智隨其所應宣說正法，一切有情善說歡喜根迴轉智，觀時非時入實際智。凡所說法終不唐捐，能滿一切波羅蜜多，於諸有情策勵lì摧伏善巧之智。於諸威儀無所分別，無雜法界流趣妙智，害諸分別種種分別。”

寂照神變三摩地經

佛說大方廣菩薩十地經

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菩薩萬人，其名曰智幢菩薩、法幢菩薩、月幢菩薩、日幢菩薩、無量幢菩薩，跋陀波羅等十六正士、文殊師利等六十同意、彌勒菩薩等賢劫一切菩提薩埵。

爾時無盡智菩提薩埵，從座起整衣服，偏袒右肩右膝著地，以種種寶華散於佛上，白佛言：“世尊！欲有所問，唯願世尊，開示解說。”

爾時世尊告無盡智菩薩：“善哉，善哉！善男子！若有疑難恣zì汝所問，如來當為隨問解說，令汝歡喜。”

爾時無盡智菩提薩埵白佛言：“世尊！菩提心。世尊謂菩提心，云何當知菩提薩埵成就菩提心？何等為菩提心亦無菩提心，薩埵亦不可得，亦不離菩提名曰菩提心？菩提者，亦不可說不可見無有對，薩埵亦不可得。云何於此諸法當得開解？”

世尊告曰：“善男子！菩提者，是皆言說俗數施設。善男子！菩提者非言說、非俗數、非施設。善男子！如菩提非言說，薩埵及心至一切法亦復如是，當作是知。若如是心是名菩提心，菩提亦不過去、當來、今現在，所謂薩埵及心亦不過去、當來、今現在；若如是知者，菩提薩埵不可得，彼處都無所得；於一切法得無所得，是名得菩提心。如阿羅漢阿羅漢果亦不可得，彼都無所得，但是俗數言說有耳；於一切法無所得，是名得。菩提心亦非初業，菩提薩埵度義，義名為菩提薩埵；亦非彼心非施設心、非眾生非施設眾生、非聲聞非施設聲聞、非辟支佛非施設辟支佛、非菩提薩埵非施設菩提薩埵、非有為非施設有為法，非無為非施

設無為法、可得、已得、當得。但如說法隨順故，說一切善根等起；

“當知初發心，彼因檀波羅蜜，猶如大地所持；

“當知第二心起，彼因尸波羅蜜，猶如師子獸王勇猛；

“當知第三心起，彼因羼chàn提波羅蜜，猶如那羅延勇猛大力便；

“當知第四心起，摧伏一切諸結怨敵dí，彼因毘pí梨耶波羅蜜，種種善根功德華開；

“當知第五心起，譬如天帝釋大會拘毘陀羅樹，彼因禪那波羅蜜，猶如日輪無量光曜；

“當知第六心起，悉能除滅一切闇àn冥，彼因般若波羅蜜，本願功德普現莊嚴；

“當知第七心起，如商人主將諸商人能度曠野，彼因方便波羅蜜，淨除一切過惡所欲如意；

“當知第八心起，滿足明淨，猶如秋月周滿所願；

“當知第九心起，一切所作皆悉休息，譬如貧人得無盡寶藏，猶如虛空離垢明淨；

“當知第十心起，究竟一切功德彼岸，智慧辯才無盡，一切法主猶轉輪王。

“如是，善男子！其成就此十種心者，是名為菩提薩埵、摩訶薩埵、第一薩埵、最上薩埵、離罪薩埵、最尊薩埵。然，善男子！菩提薩埵及心，於第一義都不可得。

“又，善男子！菩提薩埵初心起，有法寶等起三摩提攝取心而生；

“菩提薩埵第二心起，有不動三摩提攝取心而生；

“彼第三心起，名善住三摩提攝取心而生；

“彼第四心起，名不退轉三摩提攝取心而生；

“彼第五心起，名集華三摩提攝取心而生；

“彼第六心起，名日光三摩提攝取心而生；

“彼第七心起，名義滿足三摩提攝取心而生；

“彼第八心起，名慧炬三摩提攝取心而生；

“彼第九心起，名佛見在前三摩提攝取心而生；

“彼第十心起，名首楞嚴三摩提攝取心而生。

“又，善男子！初地菩提薩埵先覩嘉瑞，三千大千佛土億百千珍奇寶藏，悉現境界；

“第二地先覩嘉瑞，三千大千佛土平如水掌，悉現境界；

“第三地先覩嘉瑞，勇健堅強手執兵仗，悉現境界；

“第四地先覩嘉瑞，曼陀羅風從四方來，吹種種華普散大地，悉現境界；

“第五地先覩嘉瑞，一切女人嚴具莊飾，瞻鬘華鬘、解脫華鬘、憂鉢羅華鬘、婆利師華鬘莊嚴其首，悉現境界；

“第六地先覩嘉瑞，眾寶浴池，八功德水充滿其中，有四階jiē道底布金沙，澄靖jìng清徹，自見己身遊戲其中，悉現境界；

“第七地先覩嘉瑞，見左右面有大地獄，楚毒峻嶮xiǎn，自見己身超出此難，悉現境界；

“第八地先覩嘉瑞，自見兩肩有師子獸王，首冠繒帛，其身雄壯，一切毒害諸惡獸等無不摧伏，悉現境界；

“第九地先覩嘉瑞，轉輪聖王、大臣、剎利、百千眷屬，以法化導一切眾生，手執繒蓋，眾寶百千莊嚴其首，悉現境界；

“第十地先覩嘉瑞，自見作佛，身黃金色圓光一尋，億百千梵圍遶說法。善男子！是為菩提薩埵十地前相，當作是知，悉從十地三摩提之所出生。

“又，善男子！菩提薩埵初發意地得最勝處陀羅尼；第二地得難伏陀羅尼；第三地得善住陀羅尼；第四地得難當陀羅尼；第

五地得功德華普集莊嚴陀羅尼；第六地得智光明陀羅尼；第七地得勝趣陀羅尼；第八地得八萬四千陀羅尼，澄靖jìng司陀羅尼為首；第九地得六十那由他陀羅尼，無盡陀羅尼為首；第十地得恒河沙陀羅尼，出生無量陀羅尼為首；是為菩提薩埵十地陀羅尼，當作是知。

“又，善男子！菩提薩埵初發意地具足檀波羅蜜，第二地具足尸波羅蜜，第三地具足羼chàn提波羅蜜，第四地具足毘梨耶波羅蜜，第五地具足禪那波羅蜜，第六地具足般若波羅蜜，第七地具足方便波羅蜜，第八地具足願波羅蜜，第九地具足力波羅蜜，第十地具足智波羅蜜；如是諸波羅蜜，於諸地中皆悉成就。

“又，善男子！有十種檀tán波羅蜜。何等為十？信根為首檀波羅蜜，三摩提為首檀波羅蜜，大慈為首檀波羅蜜，大悲為首檀波羅蜜，深心希望為首檀波羅蜜，一切智為首檀波羅蜜，安立眾生為首檀波羅蜜，四攝為首檀波羅蜜，護持正法為首檀波羅蜜，樂求佛法為首檀波羅蜜。

“復有十種尸羅luó波羅蜜。何等為十種？離八難為首尸羅波羅蜜，建立佛法為首尸羅波羅蜜，超越聲聞辟支佛地為首尸羅波羅蜜，淨身業為首尸羅波羅蜜，淨口業為首尸羅波羅蜜，淨意業為首尸羅波羅蜜，莊嚴心為首尸羅波羅蜜，人世界清淨為首尸羅波羅蜜，一切願求滿足為首尸羅波羅蜜，不害為首尸羅波羅蜜。

“復有十種羼提波羅蜜。何等為十？忍力為首羼提波羅蜜，成熟眾生為首羼提波羅蜜，意解為首羼提波羅蜜，深法忍為首羼提波羅蜜，斷煩惱為首羼提波羅蜜，離瞋恚為首羼提波羅蜜，不計身為首羼提波羅蜜，不計命為首羼提波羅蜜，斷諸無智為首羼提波羅蜜，觀諸法平等為首羼提波羅蜜。

“復有十種毘pí梨耶波羅蜜。何等為十？精進根為首毘梨耶波羅蜜，精進力為首毘梨耶波羅蜜，等方便為首毘梨耶波羅蜜，

念處為首毘梨耶波羅蜜，代一切眾生身所作為首毘梨耶波羅蜜，隨順一切眾生口意轉為首毘梨耶波羅蜜，不退還為首毘梨耶波羅蜜，極精勤為首毘梨耶波羅蜜，伏一切煩惱怨家為首毘梨耶波羅蜜，一切智智為首毘梨耶波羅蜜。

“復有十種禪波羅蜜。何等為十？定根為首禪波羅蜜，定力為首禪波羅蜜，等定為首禪波羅蜜，諸禪解脫為首禪波羅蜜，善法為首禪波羅蜜，是處為首禪波羅蜜，不亂為首禪波羅蜜，非處為首禪波羅蜜，害一切結使為首禪波羅蜜，定身滿足為首禪波羅蜜。

“復有十種般若波羅蜜。何等為十？慧根為首般若波羅蜜，慧力為首般若波羅蜜，正見為首般若波羅蜜，正念為首般若波羅蜜，陰yīn巧便為首般若波羅蜜，觀界入為首般若波羅蜜，聖諦為首般若波羅蜜，無障礙為首般若波羅蜜，除一切妄見為首般若波羅蜜，無生法忍為首般若波羅蜜。

“復有十種方便智波羅蜜。何等為十？眾生希望方便行為首方便波羅蜜，安立眾生為首方便波羅蜜，大悲為首方便波羅蜜，化眾生不勞倦juàn為首方便波羅蜜，超越聲聞辟支佛地為首方便波羅蜜，入諸波羅蜜為首方便波羅蜜，如實觀諸法為首方便波羅蜜，不思議力為首方便波羅蜜，不退轉為首方便波羅蜜，降伏眾魔為首方便波羅蜜。

“何等為波羅蜜義？行增進滿足義，是謂波羅蜜義；勝妙智滿足，是波羅蜜義；不著有為無為法義，是波羅蜜義；覺生死過義，是波羅蜜義；覺悟不覺悟者義，是波羅蜜義；開示一切無盡法藏義，是波羅蜜義；無間礙解脫具足義，是波羅蜜義；覺知布施平等義，是波羅蜜義；覺知戒、忍、精進、一心、智慧平等義，是波羅蜜義；決定巧便義，是波羅蜜義；知一切眾生法性義，是波羅蜜義；無生法忍滿足義，是波羅蜜義；不退地滿足義，是波

羅蜜義；嚴淨佛土義，是波羅蜜義；成熟眾生義，是波羅蜜義；覺場具足義，是波羅蜜義；降伏眾魔義，是波羅蜜義；一切佛法滿足義，是波羅蜜義；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滿足義，是波羅蜜義；攝取一切化生義，是波羅蜜義；三轉十二行法輪義，是波羅蜜義。”

爾時，會中有天名師子幢無礙光耀，白佛言：“世尊！甚奇甚特！是名一切具足，是名究竟一切佛法功德。”

世尊答曰：“如是如是，諸天！其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是法正憶念者，當知是阿惟越致菩提薩埵。何以故？天子！是善男子、善女人善根成熟故，令耳根得聞是經；一切善根成熟故，得聞此經已，終不離真實觀、不離諸佛世尊、不離諸佛法、不離轉法輪、不離海印陀羅尼、不離無盡jìn陀羅尼、不離遍入眾生行陀羅尼、不離無盡光日幢陀羅尼、不離月無垢相陀羅尼、不離無垢等起相陀羅尼。若菩薩得是陀羅尼者，悉能一時變身為佛，周滿十方教化眾生，然於諸法亦不死、亦不去而度脫眾生；眾生亦不可得，說法教化諸文字等亦不可得，示現死生亦不生，知諸法平等無去無來，亦不作非不作故。”說是法時，三千菩提薩埵得無生法忍。

“復次天子！若有讀誦、持是法者，終不離息一切纏陀羅尼、不離金剛堅強破散一切煩惱山陀羅尼，終不離說無言普入諸波羅蜜陀羅尼，終不離能說異名句諸語陀羅尼、不離虛空離垢出生無盡印陀羅尼、不離成就無量佛身一切生盡陀羅尼。”說是法時，無量眾生皆得法忍，無量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佛說是時，無盡智菩薩、師子幢無礙光耀天子，及諸大聲聞、天、人、阿修羅，為佛作禮，皆大歡喜。

佛說大方廣菩薩十地經

佛說諸行有為經

西天中印度摩伽陀國那爛陀寺三藏傳教大師

賜紫沙門 臣法天奉 詔譯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苾芻眾千二百五十人俱。

爾時世尊告苾芻眾言：“苾芻！一切行遷qiān流，如幻不實、不得久住、無有定相、是顛倒法；苾芻！乃至一切行，垢盡jìn無染離一切垢。一切眾生乃至蠕動及部多等，至壽命盡決定殞yǔn滅miè；若彼無生即當無滅。若彼長者、婆羅門、刹帝利種族，殊勝shèng豪貴自在財富，無量金銀珍寶及諸受用，無所乏少；雖有父母眷屬、親姻知識、吏民僮僕pú皆悉具足，至壽命盡亦無能免。又復刹帝利授灌頂已，為大國王得大自在，有大力勢，人民無量，大地國土皆悉降伏，至壽命盡亦復無免。又彼仙人林中諸修行者，不貪於味，食諸菓guǒ實；又復遠離菓實修諸苦行，至壽命盡亦復無免。

“又彼修諸十善，得生四大王天、忉利天、夜摩天、覩史多天、樂變化天、他化自在天；又復修行禪定，得梵身天、梵輔天、大梵天，得少光天、無量光天、極光淨天，得少淨天、無量淨天及遍淨天，得無雲天、福生天、廣果天、無想有情天；又彼阿那含得無煩天、無熱天、善現天、善見天、色究竟天；又彼厭礙色身，修無邊虛空三昧等，得生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彼等諸天雖復殊勝，非彼不生，亦復殞滅。

“若彼三界漏盡，已作所作，遠離重擔，逮得己利，盡諸有結，得阿羅漢，雖復此身亦當棄捨；又彼刀兵劫，自修一身處於寂靜，悟諸因緣得中乘證，號辟支佛；雖復此身亦當棄捨；乃至如來、應、正等覺，十力廣大，四智圓明，說法無畏，正師子吼，歷無數勤勞得那羅延身，亦復棄捨。

“諸苾芻！所謂如彼窯yáo師造作坏pī器、盆甕wèng之類，雖復有成，定從破壞huài；又如菓熟自當墮落，生滅之法亦復如是。諸苾芻！一切有情乃至部多，一切含識至壽命盡jìn，無免斯者。如無有生，即當無滅。”

復說偈言：

“如來天中天， 說是無常法，
 如坏pī器不堅， 終趣於破壞。
 同菓熟自落， 有情命如是，
 苾芻今當知， 生滅宜應怖。”

爾時，世尊說是經已，諸苾芻眾一心信受，歡喜奉行。

佛說諸行有為經

佛說須摩提長者經

(一名會諸佛前，亦名如來所說示現眾生)

吳月支國居士支謙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洹精舍，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爾時，世尊時到著衣持鉢，與阿難俱入城乞食。

是時，城中有大長者子，名須摩提。是人命終，父母宗親及諸知識一時號háo哭，哀悼躑bì踊，稱怨大喚，悶絕于地；或有喚父母、兄弟者，或有呼夫主、大家者，如是種種號咷táo、啼哭；又有把土而自盆bèn者，又有持刀斷其髮者，譬如有人毒箭入心，苦惱無量；或有以衣自覆而悲泣者，譬如大風鼓扇林樹，枝柯kē相振chéng；又如失水之魚宛轉在地；又如斬截大樹崩倒狼藉jí。以如是楚毒而加其身。

爾時，世尊知而故問：“阿難！彼諸大眾何故哀號悲泣如是？”

阿難白佛言：“世尊！此城中有大長者子，名須摩提，壽盡命終。是人父母、兄弟、妻子、宗親、知識為恩愛所縛故，如是迷亂。唯願世尊為度一切故，可往至彼。諸佛、世尊不以無請而有所說。我今為彼諸人勸請於佛、世尊，以大慈悲願往至彼。”

爾時如來受阿難請，即往其家。是時，彼諸人等遙見世尊，各各以手拭面，前來迎佛。既至佛所，頭面禮足，悲泣哽塞sè，不能發言；正欲長歎tàn，以敬佛故，不敢出息，咽氣而住。

爾時佛告長者父母、兄弟、宗親及諸知識：“汝等何故悲泣、懊惱，著此幻法？”

是諸人等同時發聲而白佛言：“世尊！是城中唯有此人聰明智慧，端正殊妙，年既盛壯，於諸人中為無有上。我等思念，不離心懷，眾人瞻仰，視之無厭。言語柔和，孝於父母，恭順兄弟；

又復多饒財寶、金銀、琉璃、硨磲qú、馬瑙、珊瑚、琥珀，倉庫盈溢，珍寶具足；又有車馬、飲食、醫藥、衣服、臥具、奴婢、使人。如是悉備bèi，一旦命終，是故我等悲泣戀慕，不能自勝。善哉！世尊！願為我等方便說法，得離諸惱，從今已後更不復受如是諸苦；得斷貪欲、瞋恚、愚癡諸結根本；得度生、老、病、死之岸；永離憂、悲、苦、惱之海；所生之處值遇諸佛，善知識會，不遇惡緣。”

爾時，世尊告長者父母、宗親、知識及諸大眾：“汝等曾見有生不老、不病、不死者不？”

是諸人等白佛言：“世尊！未曾見也。”

佛復告諸大眾：“汝等欲離生、老、病、死、憂、悲、苦、惱者，莫復念是恩愛之縛fù；標biāo心正見，歸命三寶。所以者何？於諸世間無過佛者，能導盲冥、愚癡之眾。於諸商主及諸醫王有相好中無與佛等。所以然者？如來身者即是藥王，佛所說法即為良藥。”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十方世界中， 生者無不死，
 生死往來道， 唯法能除滅。
 無有十方刹， 命終能濟者，
 唯佛能除斷， 是故歸命佛。”

佛復告大眾：“汝等云何知名為死？”

諸人答言：“不知。世尊！”

佛告大眾：“殺生、偷盜、邪淫、妄語、兩舌、惡口、綺語、嫉妬dù、恚癡chī，若人行是十惡，名之為死。”

佛復告諸大眾：“若人違wéi逆，不順父母，不行正法，不敬沙門、梵志及諸耆qí宿sù，如是之人亦名為死。”

復告大眾：“若有不敬三寶及諸持戒有德沙門，如是之人亦名為死。”

復告大眾：“若有慳貪、嫉妬、憍慢，自不持戒，家內大小亦復不持；言語麁cū惡，好傷於人；狂癡、懈怠dài，心意不安；六情不具，少於智慧；不能專正，喜信他語；常懷嫉恚而自稱譽；遏è人之善，揚他之非；好自貢高，不能親近沙門、梵志，不聞正法，如是之人亦名為死。”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若人作不善，	好行十惡者，
心常懷憍慢，	不敬於三寶，
不能持淨戒，	懈怠不精進，
如是諸人等，	皆名之為死。
好行諸惡者，	所生墮惡道；
若人行諸善，	爾乃得生天。
若人不信佛，	亦復不行法，
行於非法者，	是則名為死。”

復告大眾：“若人得富貴而無憍慢心，意常安樂，亦不自高，亦不自下，等心一切，視之如己，雖得富貴，心無有異，恒觀無常，不為己有，過如怨毒，解知諸法，會當有離。既知是已，精勤修習；知一切法無可依止，於諸名利不計我所，亦復不著一切諸塵chén；常修其心，親近智者；不近惡友，常求遠離；佛所說法，初不違失。”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 少有眾生，	在於世間，	得大富貴，	而不憍慢。
行憍慢者，	不得離苦，	若不憍慢，	速得解脫。
無憍慢者，	決定解脫，	有憍慢者，	必墮惡道。
斷憍慢者，	不名為死，	有憍慢者，	乃名為死。”

復告大眾：“汝等知有生、老、病、死，今世後世精神輪轉更受形不？”

諸人答言：“不知，世尊！”

佛言：“汝等當知！眾生以此四事因緣繫_{xì}縛_{fù}，精神輪轉五道，不知生所從來，死所趣向。”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無常計有常，	不淨計有淨，
實苦而言樂，	無我計有我。
眾生生死中，	深著於倒見，
千萬億劫中，	不知生死本。
若有人能解，	真實大法者，
能知此非常，	最為大苦本。
若人見垢濁，	斷除三毒本，
必能得成就，	無上之大法。”

復告大眾：“以結使故，起諸因緣；以因緣故，受諸苦惱；以是之故，輪轉生死。色不至後世，受、想、行、識不至後世。所以者何？五陰不可得、不堅牢、無暫停故。”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緣諸結使故，	起眾惡因緣，
由是因緣故，	而受無量苦。
以受諸苦故，	復起無量結，
一切生死本，	輪轉皆如是。
世間諸美色，	譬如水上沫，
一切眾苦痛，	喻之如雨泡，
一切眾想念，	野馬等無異，
無量諸行等，	其性如芭蕉，
一切諸心識，	猶如幻無實，
如是之妙法，	如來口所說。

諸佛之妙法， 已為汝等演，
慈悲眾生故， 說是甘露法。”

復告大眾：“地不至後世，水、火、風亦不至後世。所以者何？地無覺、無知，四大無識，地即虛偽四大合成，以是因緣不至後世。”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一切諸法中， 無形無有色，
亦無有所覺， 虛妄無真實。
四大假合成， 柔弱無堅強，
欲令至後世， 終無有是處。”

復告大眾：“眼不至後世，耳、鼻、舌、身、意亦不至後世。所以者何？眼空、無我、無常、無有暫住。設欲令止，不可得也，有緣則生，緣散則滅，生無所從來，去無所至；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諸人當知！此六情者，緣會則有，緣散則無。譬如寄客不得久住。又如負債之人計日償債，日畢則去，終無住期，去則便空，竟不可得，無有往來；此六情者亦復如是。”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諸情無堅固， 此法如虛空，
不安而無壽， 不可為我所。
因緣故有用， 竟無有決定，
和合所成法， 轉世不可得。”

佛說是經時，三百比丘漏盡結解，成羅漢道，五百諸天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復有八千天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佛復告諸大眾：“汝等當觀非常，不離是念。諸大眾等！我知過去諸佛為一切眾生作大橋梁，有大慈悲，普及一切。過去佛者名為迦葉Shè佛、拘孫帝佛、拘那含牟尼佛、隨葉佛、尸棄佛、定光佛。如是等恒河沙數諸佛如來，斷除一切不善之法，修集甚深無量善法，於諸法中無所罣guà礙，而皆無常。

“過去亦有無量辟支佛，志樂靜寂，善修其心，亦皆無常。

“過去諸佛弟子無量無邊，皆得漏盡意解、三明六通及八解脫，永離生死，得到彼岸，亦為無常之所遷qiān變。

“過去亦有五通仙人，淨修其戒，壽無量劫，悉歸無常。

“往昔亦有無量轉輪聖王及諸小王，七寶具足，無所乏少，亦復無常。

“我於過去無量世中作諸國王，以頭、目、髓、腦，及以手、足、國城、妻、子、象、馬、七珍、宮殿、樓觀、五樂之具，一切布施。我於爾時兼修淨戒，無所虧kuī損，若有人來求是諸物，歡喜施與，不生瞋心亦無嫉意；勇猛精進，身心不懈；深修禪定解脫三昧；以深利智、廣大之智、無礙無等甚深智慧，具足如是無量功德。我行菩薩道時，以是功德坐菩提樹下，以金剛心而立誓言：‘不起此坐，當破四魔，得一切種智、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適發此念，天魔波旬將諸兵眾，器仗嚴飾，遶菩提樹，面各三十二由旬，而作惡念：‘我以此兵眾必壞是人，令不成道。’我爾時伸手按地，魔眾眷屬即便破散。我所知、所得、所覺之法當現證驗，應得成道。爾時即集無量功德智慧，以一念相應慧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轉法輪，自得成就，亦復成就一切眾生。爾時有三夜叉：一名阿羅婆伽，二名毘沙那伽，三名修脂藍。如是等無量鬼神化令持戒；於九十五種外道中最尊、最上、無與等者，斷除一切三毒根本，無有生、老、病、死之患，而得成就無上道法。然亦當為無常所轉，却後三月當般涅槃。”

復告大眾：“汝等觀此無常，終不捨人。如來得一切種智，色身相好，具足成就，而不能免。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亦歸無常。是故，汝等當深觀察無常之法！若能如是，無復恩愛係xì戀之心，亦無貪欲、瞋恚、愚癡之想，永斷生、老、病、死之苦，得離lì一切不善之法，增益無量清淨之行，深達諸法十二緣起。

以是因緣常值諸佛。所以者何？若人得達十二因緣，即是見法；若見法者，即名見佛；欲見佛者，當持淨戒，威儀無缺。”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過去諸王，生長深宮，雄猛端正，莊校jiào嚴飾，
象馬車乘，多饒財寶，如是諸王，亦歸無常。
過去諸仙，被鹿皮衣，提婆延等，諸大仙人，
外道典籍，皆悉通利，如是諸仙，亦歸無常。
過去羅漢，已斷三毒，三明六通，不著三界，
離諸癡欲，是良福田，如是聖眾，亦歸無常。
不聞一句，善斷諸結，精勤為己，是大福田，
如犀一角，獨處山林，名聞緣覺，亦歸無常。
天魔兵眾，一時破散，及斷諸結，得成佛道，
得成道已，而轉法輪，佛雖如是，當歸無常。
過去諸佛，知三界事，當來諸佛，牢固眾生，
現在諸佛，恒沙億刹，如是諸佛，亦歸無常。
無常之力，不捨欲界、色、無色界，仙人國王、
貴賤上下，亦復不捨，諸佛緣覺、學無學人。
無常不懼，不選財色，不問強弱，及與大智，
執人牢固，以是當知，無常最苦，當求真法。
我本為王，施人宮殿、園觀浴池、花果茂盛，
國城妻子、頭目布施，以此功德，為求佛道。
我往昔時，手足布施，以如此事，修習忍辱，
有鷹逐鵠，割肉贖shú之，為無上道，忍諸苦痛。
我行苦行，久習難行，我破魔王，於道場樹，
得成佛道，無諸垢穢，我轉法輪，於鹿野園。
我已降伏，瞋恚夜叉，於七山中，居止雪山。

我已降伏， 及其眷屬， 而不能伏， 無常之力。
我能降伏， 猶如山巖yán， 如是猛象， 化為弟子，
及其眷屬， 我皆降伏， 而不能伏， 無常之力。

“我於諸論師， 及與諸外道，
以正法共論， 皆悉不如我。
異趣諸眾生， 化令為弟子，
而不能降伏， 無常之大力。
我見、貪欲縛， 瞋恚及愚癡，
如此愚冥法， 皆已得除滅，
然大智慧燈， 照於三千界，
而不能降伏， 無常之大力。
降伏天魔王， 及與諸兵眾，
壞於大盲冥， 照以正法光。
亦降諸論師， 及諸占相者，
而不能降伏， 無常之大力。”

爾時尊者阿難前白佛言：“善哉！世尊！善能分別解說此法。
當何名此經？云何奉持之？”

佛言：“此經名為《除諸憂惱》，汝應受持。一名《會諸佛前》，亦名《如來所說示現眾生》，應當受持。”

佛告阿難：“於後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如來所說示現眾生經》者，於七生中自識宿命，毒不能害，火不能燒，水不能漂，不墮地獄、餓鬼、畜生、八難之處；捨此身已，生彌勒前，得在彌勒第一會中。”

佛說此經已，阿難及諸大眾，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須摩提長者經

佛說勝軍王所問經

西天譯經三藏朝奉大夫試鴻臚卿傳法大師臣施護奉 詔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苾芻眾千二百五十人俱。

是時，有憍薩羅國勝軍大王，其王尊貴，有大威德富饒自在，所居國土境界廣遠，為一切人所共尊敬；其王福德久於佛法生大信重。是時，大王即乘寶車，與諸臣從及無數百千婆羅門、長者等而共圍繞，以諸音樂而導其前，出舍衛國，詣祇樹給孤獨園佛世尊所，恭敬供養聽受正法。

爾時，¹¹大王既出城已漸向祇園，其王即時遠見世尊於一樹下安詳而坐，諸苾芻眾而共圍繞。

時王見已生大歡喜，深信尊重下車去蓋，合掌曲躬遙伸讚歎：“佛身廣大猶若金山，佛身端嚴殊妙無比，有大光明如百千日，吉祥熾^{chì}盛猶大火聚，諸根調寂住奢摩他，眾德莊嚴具波羅蜜，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圓滿具足，為人中龍人中師子，人大仙人中勝者，於世間中如寶山現。”

是時，大王既讚歎已，徒步而進到佛所已，頭面著地禮世尊足，持以寶冠、寶蓋、寶劍、寶珠、寶莊革屣^{xǐ}，如是等物奉上世尊，作如是言：“惟願世尊，受我所施。”

是時，世尊即為納受。其王即復禮世尊足，退住一面，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願佛慈悲為說法要，使我長夜得大利樂。”

¹¹校勘記：“大王既出城已漸向祇園……汝統大國”：共 360 字，根據【宋】【元】【明】本及文義補入。

爾時，世尊而讚王言：“善哉，善哉！大王！汝於如來深信尊重，於佛正法愛樂趣求，純善相應，是大賢者。如汝所言樂聞法要，汝當諦聽如善作意，記念修習為汝宣說。”

佛言：“大王！汝統大國，為人民主，常以正法而行治化，於諸非法捨而不行。何以故？大王當知，若王及臣棄背正法行非法者，於現世中人所輕謗，乃至身壞命終不生勝處；若王及臣捨離非法行正法者，於現世中人所稱讚，乃至身壞命終，生天界中受勝果報，富樂自在天人愛敬。

“大王！譬如世人生育一子，父母憐愛猶如珍寶，多設方便常令快樂，其子長大亦生孝敬，王心慈愛亦復如是，一切人民皆如一子，王所愛念猶如父母，常以四法而為攝化，所謂布施、愛語、利行、同事，常行如是四種法故，一切人民皆悉歸伏。王以慈心觀諸人民既如子想，彼一切人亦復於王如其父母。

“又如有人於其夢中見種種事，所謂江河泉池、園林花菓、街巷道陌處處莊嚴，清淨適悅人所愛樂，如是等事，既夢覺已都無所有，諸世間法亦復如是，皆悉如夢竟無其實。如汝大王，為人中主受三種樂，所謂富樂、欲樂、自在樂，統大國城多諸所有，象馬、車乘、金銀、珍寶庫藏諸物，乃至后妃、眷屬、諸臣僕等其數甚多，富貴熾盛而無等比，如是富貴雖多所有不以為勝。何以故？為顛倒法勞役其心增諸煩惱。大王當知，此等皆是無常滅法，是不堅牢而不究竟，如水聚沫而無其實。是故，大王！於如是事如實了知，於世間法常所覺了，離諸煩惱修出世行。

“又世間法如一大樹，沃潤其根即生枝葉，枝葉繁茂即能開華，開華非久乃結果實，果實成熟色香美妙，人皆愛樂。其樹忽為大火所焚，四面俱熾，紅焰光明映蔽日月，四方上下都一大光。

其可愛樹悉無所有，唯火光現，而彼火光非久，即為大雨所滅，雲雷掣chè電交映而出。是時，火聚悉無所有，唯彼大雨連霖zhù不息，其雨非久亦復停止。大王當知，如前所說諸世間法亦復如是，剎那壞滅竟無其實，如王所統，雖復廣大積諸所有，剎那壞其義亦然。是故，大王！於無常法莫生常住想，於有盡法莫作無盡想，念念思惟無常來侵，捨世間法離諸所著，修出世行增益善根。

“大王！又如四方有四大山從空而來，彼山高廣一一堅牢，墮於閻浮，而此地中所有一切草木叢cóng林皆悉摧滅而無有餘，彼有力者不能為救。大王！此諸世間有四大怖而來逼迫，亦復如是，一切眾生無所逃避，有大力者不能為救。四怖者何？一者、邪行怖；二者、老怖；三者、病怖；四者、死怖。大王！邪行若生壞滅正行，老怖若來壞少年相，病怖若來壞安樂法，死怖若來壞滅壽命。大王！又如師子為獸中王，若入獸群取一獸食，彼所取獸何能逃避，入師子腹滅無有餘。大王！無常大力於諸眾生，亦復如是。

“大王！諸世間人將趣命終，先染病苦，如中毒箭氣力劣弱，筋骨肢節皆悉疼痛，皮肉乾枯手足戰動，穢惡流溢，眼、耳、鼻、舌、身等諸根不能發識，諸境不現，唯見自造不善業境現在其前，生大怖畏，無所依怙誰為救者？父母眷屬徒共圍繞，名醫良藥不能為療，上味飲食不能食噉dàn，於念念中起無常怖，彼出入息漸漸微細，如是病怖，方始起心念作善業，微出其聲告父母言：‘我今大怖，惡境現前，壽命將斷，父母為我作諸利益，施佛及僧願垂救護。’如是言已，於剎那間其命即斷，此處既謝他處復生，隨自作業受諸果報。

“大王當知，世間眾生若善不善、若勝若劣，從自因生果無所失，作善業者，是所歸趣是所依怙，臨命終時不生怖畏，此處緣謝生於他處受勝果報。是故，大王！汝今應當捨世間法離諸染著，修出世行趣善法門，於念念中作無常想。若如是者，於善法中乃名精進。

“復次，大王！如世間人入大火聚，須以方便即能息滅；處熱惱中，須假清淨而方醒寤wù；受飢渴時，假以飲食方能救濟；染病苦時，假以良藥即能除愈；於危難中，得有力者諸善知識乃脫諸難；受貧困時，得大財寶方能拯濟；入戰陣時，須被勇猛堅固鎧甲方得戰勝；於一切處，無依無怙孤獨苦惱，得其親友方為依止。

“大王！出世善法亦復如是，於諸世間同彼上說，飲食、良藥、親友等類，能為依止能為救護。大王！若人不修出世善法都無所託，臨命終時自生怖畏誰為救者，捨此報已自受其苦誰為拯拔，以是事故，我如實說。

“大王！速疾於世間法捨諸常見作無常想，捨堅執見作破壞想，如水聚沫而無其實，當念修行出世善法，自所作已轉勸他人，如是，乃得於善法中名為精進。

“大王！當觀自身，無有少樂可得，雖復具有種種上味精妙飲食而為資養，未曾一時有飢渴失，如是暫能資持命根，彼壽報盡，即時散壞歸無常法。大王！復觀自身，雖有種種上妙寶衣、眾莊嚴具乃至種種庫藏諸物，無所乏少，象、馬、車、步、四兵具足，其數甚多無與等者，彼壽報盡悉歸無常。

“復次，大王！如世間人有大財富，於日日中，潔淨澡浴香油塗身，復以諸妙上服莊嚴，眾妙華鬘及彼真珠纓絡、耳璫dāng

環huán釧chuàn，如是等物而莊嚴已，處於寶座，富貴自在威德特尊，與諸眷屬而共圍繞，奏百千種殊妙音樂，妙寶樓閣處處，皆爇ruò旃檀沈chén水等諸妙香，¹²常有百千內外親族恭敬讚歎，雖復如是富貴自在，壽報盡時即生苦惱，一切眷屬徒共圍繞，悲惱啼泣。當於爾時，一切所有不能守護，既命盡已內外親屬，所共圍繞至屍shī陀林，所有遺體各各離散，皮肉筋骨分其異處，有諸蟲鳥而來師zā食，彼食盡已，此虛妄身悉無所有。大王！以是緣故諦觀世間，如水聚沫有何堅實？以是無常不究竟法，起常想者是為顛倒，諸有漏法念念壞滅，我觀是事深可悲愍。

“是故，大王！當須速捨諸世間法，常念修行出世間法。何以故？大王當知，彼生滅法皆由無明為因緣故，所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如是即一大苦蘊集；若無明滅即行滅，行滅即識滅，識滅即名色滅，名色滅即六處滅，六處滅即觸滅，觸滅即受滅，受滅即愛滅，愛滅即取滅，取滅即有滅，有滅即生滅，生滅即老死憂悲苦惱滅，如是即一大苦蘊滅。是故生滅相續輪轉無有窮盡，皆是無明為因生故。由此即有貪等諸法，若滅無明貪等不生，貪等既滅正行得起，離諸過失，此即名為出世間法。

“復次，大王！世間一切所緣境界，若得若失，若決定、不決定；若可愛、不可愛，貪心生起無所厭足，是為大失；若於聖道出世間法，愛樂希求無厭足者，乃為正行，是大利益。”

爾時世尊，說伽¹³陀曰：

¹²校勘記：“常有百千內外親族恭敬讚歎……如是即一大苦蘊滅，是故”：共 322 字，根據【宋】【元】【明】本及文義補入。

¹³校勘記：“伽”：底本為“加”，根據【宋】【元】【明】本及通譯改。

“大王今當知， 彼死法極惡，
 能斷人壽命， 及破壞諸蘊。
 斯為大怖畏， 世皆非愛樂，
 彼死法若來， 普遍於一切，
 虛空并大海， 深穴與高山，
 大地及諸方， 無處可逃避。
 唯諸有智者， 安住真實法，
 即堅固無動， 一切不能壞。
 壽報未盡時， 當發大精進，
 廣修眾善因， 勤行諸梵行，
 由善根力故， 得至涅槃界，
 至涅槃界已， 能遠離死怖。”

爾時，憍薩羅國勝軍大王，聞佛世尊以諸方便善巧譬喻說妙法已，歡喜踊躍恭敬讚歎，頂禮佛足迴復王宮。

佛說此經已，諸大苾芻眾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佛說勝軍王所問經

佛說見正經

(亦名生死變biàn識shí經)

東晉天竺三藏竺曇無蘭譯

聞如是：

一時，佛在羅閱，祇園精舍。正以食時，將諸比丘五百人、菩薩及優婆塞千人，皆持供養具出羅閱祇城外。有大樹，名曰甘香，根深幹gàn大，枝葉茂盛，華實紅赤，其味甜美，樹下廣平，集石為座。佛意欲止此，諸優婆塞即敷布坐席。佛便止坐，弟子菩薩，亦皆就坐。

時，有一比丘，名曰見正，新入法服，其心有疑，獨念言：“佛說有後世生，至於人死，皆無還相報告者，何以知乎？當以此問佛。”未即發言，佛已豫知。

佛因先言：“諸弟子！此樹本以一核種，四大胞bāo毓yù，自致巨盛，覆爾所人。本為核時，根、幹gàn、葉yè、實未有未見，至得四大因緣相連，便生芽、葉、莖、節、華、實，轉增於本，自致成樹，施布廣遠。初名為核，核復生芽，芽復生莖，莖復生葉，葉復生華，華復生實，展轉變易，非故不離故，而名非常名。遂成大樹，樹復生果，果復成樹，歲月增益，如是無數。”

佛告諸弟子：“欲蹶cù集華、實、莖、節、根、幹gàn，更使還作核可得乎？”

諸弟子皆言：“不可得也。彼已變轉，不可還復，日就朽敗，核轉復生，如是無極，轉生轉易，終皆歸朽，不可復還使成本核也。”

佛告諸弟子：“生死亦如此。識shí神為起法，起法為癡，癡為就貪愛，癡如彼樹核，核小而長成大樹，一癡而致多所因緣，多所因緣本由癡出；癡生行，行生識，識生字色，字色生六入，

六入生更樂，更樂生痛，痛生愛，愛生受，受生有，有致生，生致老死。合十二因緣，成為身已，有身當就老死，識神轉易，隨行而往。更有父母，更受形體，更六情，更所習，更苦樂，更風俗，都非故，便不得復還。不復識故，向所新見，謂為有、謂可常，著所猗yī呼為諦，謂無前世後世。識神轉徙xǐ，隨行而有也。識神已徙xǐ，更有父母，更受新身，更六情，更所習，更苦樂，更風俗，便不復識故，亦不得復還故身、故習、故所，見如樹不復還作核也。”

於是，比丘見正承佛言，起坐長跪，白佛言：“我意未除、未解正要，今欲發愚癡之問，願佛哀我等，為解了之。我從生已來，見人死者不少，或父子、兄弟、夫妻、內外，或朋友相憐lián愛，或有怨讎chóu相憎zēng，死後識神，了無還面相答善惡者。何以乎？識神為何所隔礙ài而不得還面報人也？願為分別說之，令我等結除疾得見諦。”

佛言比丘：“彼識無形，至於轉徙xǐ，隨行而有。若身作福，福識轉生，亦不得還面報人也。何以故？譬如冶yě家烱¹⁴yáng石作鐵tiě，已成鐵便鑄zhù以為器，已成器可復還使作石乎？”

見正言：“實不可。石已成鐵，終不得復還作石。”

佛言：“識之轉徙，住在中陰，如石已烱成鐵；從中陰轉受他體，如鐵已鑄成器，形消體易，不得復還故識。何以故？行之善惡，識往受之，轉化變改，如石成鐵。修行五善，稟bǐng受人身，則更有父母；已有父母，便有六繫xì閉：一者、住在中陰，不得復還；二者、隨所受身胞內；三者、初生迫痛，忘故識想；四者、墮地故所識念滅，更起新見想；五者、已生便著食，貪念故識念斷；六者、從生日長大，習所新見，識滅無復宿識。

¹⁴校勘記：“烱”，大正藏底本為“洋”字，根據【明】【清】版本的“烱”及文義改為“烱”。烱 yáng：熔化金屬，溶化。下句“如石已烱成鐵”同此。

“諸弟子！譬如賈gǔ客周遊四方國，具見苦樂，便意思念東方一郡國所有，已起是念，便三方念滅。生死亦如是，從是世作行，往後世受，已受即生新想念，故識想便滅，如賈客惟念一方，三方想滅也。用是六事，繫蔽隔礙，不復還故識，如核之成樹，石之成鐵，變本易名，不復還面相答報也。”

佛言：“復譬如陶家埏shān土為器，以火燒之，則轉成瓦，寧可使瓦還作土乎？”

諸弟子皆言：“實不可。土已燒煉，變形成瓦，不可復使還作土也。”

佛言：“諸弟子！識神轉徙xǐ，隨行受身，如土成瓦。人無道行，不復識故，不得復還相報答也。

“比丘！復譬如樹大數十圍，巧匠便規斲zhuó刻鏤lòu，奇巧百種。若人欲復集聚斲zhuó樹¹⁵及所刻，巧還使成樹，可得乎？”

諸弟子言：“實不可。樹已斷破，段段刻盡，枝葉槁gǎo朽，不復可集使成樹也。”

佛言諸弟子：“識神於是世作行善惡，臨lín死識徙xǐ，隨行受體，所見所習，非復故身，不可得還，不復識故面相答報也。如樹已斷，不可復集使生。”

佛言：“復譬如工師，燒砂作紅色，更轉白形，化如水。諸弟子欲令紅還復作砂，可得成乎？”

諸弟子言：“實不可也。燒砂一變，不可還復。”

佛言：“生死亦如是。人未有道意，無有淨眼，身死識去，隨行變化，轉受他體，所歷lì異世，更受胞胎，見習皆異，不復識故，如砂成紅不可復還也。”

¹⁵校勘記：“樹”，大正藏底本為“柿”字，根據【明】【清】版本的“樹”及文義，現改為“樹”。**斲**：同“斲 zhuó”。**斲**：雕琢。**鏤**：即“鏤”，雕刻。

佛言：“諸弟子！復譬如水，處於圓瓶則體隨圓，徙著方器則體復方，大小曲直隨所墮處。諸弟子！生死亦如此，識神本無，無有常形，隨行善惡，輒往受身。白黑長短，苦樂善惡，變受隨行，如水從器。或從人中所作非法，死墮畜生，合受惡體，不復識故面相答報也。

“諸弟子！譬如蝮fù蝮yù生在土中，無聲無翼，得時節氣，轉化成蟬chán，飛行著樹，鳴聲不休。”

佛問諸弟子：“寧可還蟬使入土成蝮蝮乎？”

諸弟子言：“實不可也。蝮蝮已變，去陰在陽，身形化異，日當死亡，或為眾鳥所噉dàn，不得還作蝮蝮也。”

佛言：“諸弟子！生死亦如此。命訖身死，識神轉徙xǐ，更受新身，五陰覆障，見習各異，於彼亦當老死，不得復還，不復識故面相答報也。如蟬在樹，不可復還作蝮蝮也。”

佛告諸弟子：“復譬如段生肉，過時不食，則臭茹生蟲，欲使還成鮮肉可得乎？”

諸弟子言：“實不可。肉已臭敗，不能得使復成鮮潔jié。”

佛言：“生死亦如此。人在世間，心念惡、口言惡、身行惡，死則識神轉徙，墮地獄身、或畜生身、或魚虫身，所在異見，不與前同，罪網所蔽，不復識故，不得復還面相答報也，如彼臭肉不可使更成鮮潔。”

佛告諸弟子：“復譬如月晦夜陰，以五色物著冥中，令千人、萬人令夜視色物，寧有一人而別其青、黃、赤、白者乎？”

諸弟子皆言：“正使巨億萬人，復無央數人，令夜觀視，終無見者，何能別其五色？”

佛言：“若有人把炬照之，令人觀視，可得見不？”

諸弟子言：“人依炬明視之，皆可別五色。”

佛言：“若愚人背炬火，進入幽冥，乃進極遠，而望欲見五色，可得見乎？”

諸弟子言：“愚人背明向冥，愈進闇àn，終無見色時也。”

佛告諸弟子：“人在生死，亦如此。一切人民，蚊行、蜎飛、蠕動之類，已受身形，癡冥闇蔽，無有道行，不學身事、意事，未得慧眼，而欲知生死所趣、識神往來，面相答報，如月晦夜陰欲視五色，終不得見也。若修行經戒三十七品，守攝其意，就清淨行，如隨持炬火人見別五色。人隨佛法教，則能了別死生，具見五道識神往來所墮善惡處，如炬火之照色，皆悉了見。人初不學身事意事，背於經戒，隨俗三流，快意自從，斷割真法，不信不樂、不肯奉行，如背炬入冥，疑結日甚，終無見知有解了時也。”

佛告諸弟子：“莫順汝愚癡閉結之意，而不信清淨正真之道，自墮地獄，為身受痛。我故引譬，以解了。汝等常當勤力奉行經戒，以著心中。”

佛告諸弟子：“人生是世稟受身形，肉眼所見現在之事，父母親屬察察了了，然不能復見知前世所從來處。於是當老死，往生後世更受身形，則亦不能復識知今世之事也。所以者何？一生一死，識神轉易，十二因緣，癡為其主，懵měng懵冥闇àn，轉不識故。

“諸弟子！譬如煮練白絲sī，染作異色青黃赤黑，變本易故，不可復轉還也。生死轉易，如絲受色，識無常體，隨行染著，未有淨眼，不識其故，心意為法，所念即成。人在一世，心念萬端，善惡報受，受新故滅，生死之法，癡闇之常然也。其欲知見生死往來，當廣學行身意之事，深入清淨，思惟本末，爾乃開寤wù，如臥寤也。”

佛告諸弟子：“識神為癡冥法，生作善惡行，死轉往受，隨善惡行而有形兆，如火得薪而見薪索則滅。意識不作善惡行，則亦滅無所見。未得道者，沈chén淪lún生死，轉不識故。譬如穢huì鏡，垢濁蔽污，舉以向面，了無所見。意識濁蔽，生死轉徙xǐ，慘懼蔽盈，牽著殃福，不復識故，如闕kuī穢鏡。

“復譬如深濁之水，雖有魚虫，了不得見；生死錯亂，憂思蔽塞，轉生忘故，亦如濁水。譬如冥夜閉眼而行，都無所見。生死闇昧，流隨殃福，或喜或惱，綴制所受，不復識故，如夜閉眼。”

佛告諸弟子：“今我為佛，慧眼清淨，一切生死，往來三界，佛悉知見。譬如水精、琉璃、寶珠，綵cǎi絲sī貫之，青黃皆見；佛視生死，如觀貫珠。譬如淨水，清澄見底，其中魚虫，皆悉裸見；佛視生死，如清水魚。譬如大橋，一切行人，往來無絕；佛視生死，往來五道，如觀橋人。譬如高山，遠望具見；佛意高遠，具知生死，無不分別。”

佛告諸弟子：“汝等當隨我教，可具知生死千億劫事。當行三十七品要行——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意、八正道——以除意垢，消滅三毒，疑結解散，便見清淨，得佛慧意，便知去來之事，如視明鏡，一切悉見。”

佛告諸弟子：“世人所作善惡，死之後世，亦皆相答報。但人未得三淨眼，是以不見不知，不復識其本，著在六繫xì蔽，為肉眼行故，而不見相答報之本，謂之無有也。其未得道者，皆作濁穢之行，沉沒mò愚癡，生死轉化，更受身形，肉眼眩惑，離故繫新，四痛擾亂，終不得知識隨行相答報也。

“今現世人，或受福、或受殃，或相憐lián、或相憎，此則宿行答報之驗。為無有三淨眼故，不見不知，便結在疑。一切人已來生是世，本與癡俱，無有道意清淨之行，而欲望知前世之事，

識反報之效，譬如無手欲書shū、無目欲視，終不能也。故佛出世，敷fū現經道，以解人意。其欲知見識神往來生死所受者，當隨佛教行三十七品，智度無極jí，檢jiǎn意、勅chì意、調意、正意，入禪三昧之妙，乃可具知識神所墮、去來之事耳。

“汝諸弟子！當勤學知身事意事，具了諸對，至則滅除之，不為亂誤，堅固於正法。如此莫休，汝所疑問，即可解了。”

佛告諸弟子：“識神有名無形，隨善惡行，依四大為體。初生身小，諸根未具，識見復小，所知未備bèi，及其長大，六情具足，識亦隨體，愛欲諸習，日生盛具，至於衰老，四大羸léi羸qú，識亦不明，六情減少。現居一世，變易無常，不如其故；生所習見，老如忘之；況更異世，陰胎繫蔽bì？未得道意，癡行惑穢，欲見意識往來、面相反報，不可得也。

“人無道行，而望見知宿命之事，譬如闇àn夜貫針、水中求火，終無見得。汝諸弟子！當勤行經戒，深思生死本從何來？終歸何所？何因往來？所緣何等？諦如思惟空無之法，得淨結除，所疑自解。”

佛說經竟，見正等五百人及諸優婆塞，悉得須陀洹；諸菩薩皆得不傾迴三昧。各起遶佛三匝，頭面著地，作禮畢竟，悉從佛俱還精舍。

佛說見正經(亦名生死變識經)

佛說大乘流轉諸有經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如是我聞：

一時，薄伽梵在王舍城，羯^{jié}闍^{lán}鐸^{duó}迦池竹林園中，與大苾芻眾千二百五十人俱，并大菩薩摩訶薩，無量百千人天大眾，一心恭敬圍遶而住。爾時，世尊為說自證微妙之法，所謂初、中、後善，文義巧妙，純一圓滿，清淨鮮白，梵行之相。

爾時摩揭陀主影勝大王往竹林中禮世尊足，右遶三匝，在一面坐。時影勝王白佛言：

“世尊！云何有情先所造業久已滅壞^{huài}，臨^{lín}命終時皆悉現前？又復諸法體悉空無，所造業報而不散失？唯願世尊哀愍，為我分別解說。”

爾時，世尊告影勝王曰：“大王當知，譬如男子於眠夢中，見與人間端正美女，共為稠密。既睡覺已，憶彼夢中所見美女，大王於意云何？於眠夢中人間美女是實有不？”

王言：“非有！”

世尊告曰：“大王於意云何？此之男子，於彼夢中所見美女，心生憶念戀^{liàn}慕不捨，可說此人是大博識，明智者不？”

王言：“不爾！此是愚人，非明智者。何以故？由彼夢中人間美女，畢竟體^{tǐ}空，不可得故。豈能與彼而行稠密，令此男子情懷^{huái}愛戀生憶念耶？”

佛言：“大王！如是。愚癡無識凡人，眼見色時心生熈^{xī}樂，便起執著；起執著已隨生顧^{gù}戀，生顧戀已情懷染愛；起染愛故隨貪、瞋、癡，發身、語、意造作諸業。然此諸業作已滅壞^{huài}，

此滅壞時曾不依止東方而住，亦不依止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至命終時意識將滅，所作之業皆悉現前。譬如男子從睡覺已，憶彼夢中所見美女影像皆現如是。

“大王！前識滅已，後識生時，或生人中，或生天上，或墮傍生、餓鬼、地獄。大王！後識生時，無間生起彼同類心，相續流轉，分明領受所感異熟。大王！曾無有法能從此世轉至後世，然有死生業果可得。大王當知，前識滅時，名之為死，後識支起，號之為生。大王！前識滅時，無有去處，後識支起，無所從來。所以者何？本性空故。大王！前識前識性空，死死性空，業業性空，後識後識性空，生生性空，而彼業果曾不散失。大王！如是應知，一切有情皆由愚惑不知非有，妄起顧gù戀liàn輪迴生死。”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說伽他曰：

“諸法唯假名，	但依名字立，
離於能詮語，	所詮不可得，
皆以別別名，	詮彼種種法，
於名法非有，	是諸法自性。
由名名性空，	於名名不有，
諸法名本無，	妄以名詮名，
諸法皆虛妄，	但從分別生，
此分別亦空，	於空妄分別。
我說諸世間，	以眼見於色，
皆由邪計想，	是名為俗諦；
我說一切法，	皆是藉jiè緣生，
是名近勝義，	智者當觀察。

眼不見於色， 意亦不知法，
是名勝義諦， 愚者不能知。”

爾時，世尊說此法已，摩揭陀主影勝大王深心頂受。時諸苾芻，及大菩薩、人天等眾，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佛說大乘流轉諸有經

大乘舍黎娑擔摩經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傳法大師臣施護奉 詔譯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在王舍城鷲峯山中，與大苾芻chú眾千二百五十人俱。復有菩薩摩訶薩眾，慈氏菩薩而為上首。

爾時，世尊觀舍黎娑擔dān摩已，告諸苾芻言：“若有苾芻於十二緣生而能見了，是名見法；見是法已，即名見佛。”

世尊作是說已，默然而住。

爾時，舍利子尋作是念：“今我世尊說如是法。當云何義？云何了知？”即往詣慈氏菩薩所，到已相見，各用軟語互相問訊，即與慈氏菩薩坐大石下。

時舍利子白慈氏言：“今者世尊為諸苾芻說《舍黎娑擔摩經》，言：‘諸苾芻若於十二緣生而能見者，是名見法；見是法已，即名見佛。’菩薩！我今不解斯義。何等名十二緣生？云何名法？云何名佛？唯願菩薩略為解說！”

爾時，慈氏菩薩告尊者舍利子言：“如來法王具一切智，隨宜所說甚深微妙。汝今問我，我今略說。舍利子！如世尊言：‘若有苾芻於十二緣生而能見了，是名見法；若見是法，即名見佛。’舍利子！十二緣生者，所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如是生者，即一大苦蘊生。舍利子！彼無明滅即行滅，行滅即識滅，識滅即名色滅，名色滅即六入滅，六入滅即觸滅，觸滅即受滅，受滅即愛滅，愛滅即取滅，取滅即有滅，有滅即生滅，生滅即老、死、憂、悲、苦、惱滅；如是滅，即一大苦蘊滅。舍利子！世尊如是說，為十二緣生。”

舍利子言：“云何名法？”

菩薩告言：“聖八正道名之為法，所謂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勤、正念、正定。舍利子！是八正道果報涅槃，是故世尊略說名法。”

舍利子言：“云何名佛？”

菩薩告言：“若知一切法，名之為佛。如是得聖慧眼，見菩提分法，乃證法身。

“復次云何見十二緣？如佛所說：‘若人恒見此十二緣無生、無滅、無作、無為、無取、無著、如實、不顛倒、寂靜、無怖、大聖、無盡、止息、悉皆無性，若如是見，是人見法；若能如是，恒見無生、無滅、無作、無為、無取、無著、如實、不顛倒、寂靜、無怖、大聖、無盡、止息、見法無性，彼人是見無上法身。’佛是得正法、正智、止息三昧。”

復次，舍利子白言：“以何故名為十二緣？”

菩薩告言：“以有因有緣名十二緣。舍利子！是法亦非因非緣，亦非不因、緣，又從緣有。子今略說其相。如來出生及不出生，是因緣法常住、平等、如實、非虛，是真實法，離顛倒故。

“又，舍利子！如是緣生分為二義。何等為二？一者從因，二者從緣。此二種義分為內外。外緣從因所生者，謂從種生芽，從芽生苗，從苗生莖，從莖生枝葉，從枝葉生華果。若無種子即不生苗，乃至華果亦無所有。若有種子即生苗莖，乃至華果無不有故。舍利子！彼種子不作念：‘我能生芽。’芽亦不作念：‘我能生苗莖。’如是乃至華亦不作念：‘我能生果。’果亦不作念：‘我能從華生。’如是外因緣從因生法可見。

“又，舍利子！外因緣從緣生者謂緣六界合集故。云何六界？所謂地界、水界、火界、風界、虛空界、時界。彼地界能安立，

水界能滋潤，火界能溫煖nuǎn，風界能動搖，空界能無礙，時界能成就。如是六界各各緣合，種子得生芽、苗、華、實，無不具足。如是六界一不合者，種即不生，乃至華實亦不可得。然彼六界各無有我，彼地不言：‘我能安立。’水亦不言：‘我能滋潤。’火亦不言：‘我能溫煖nuǎn。’風亦不言：‘我能動搖。’空亦不言：‘我能無礙。’時亦不言：‘我能成就。’然彼種子不言：‘我能生芽。’芽亦不言：‘我從諸緣得生。’彼芽等所生，非自作，非他作，亦非自他合有，非自在天所化，亦非時化，亦非緣生，亦不一事生，亦非不因生。然彼地、水、火、風、虛空、時分及種子、華、實而彼從生，不即不離、無盡滅故。

“此外緣生復有五義。何者為五？謂不常、不斷、雖滅不盡、少因多果、互為所緣。

“云何不常？謂種子與芽名別異故。

“云何不斷？謂從種有芽，芽生枝葉故。

“云何雖滅不盡？雖滅者謂種壞似滅；不盡者，謂傳種生芽。

“云何少因多果？謂一子為因，果實繁倍。

“云何互為所緣？謂因種有芽乃至華實，相似連環huán復為種子故。

“復次，云何內十二緣？此十二緣復有二義。云何為二？謂一從因，二從緣。云何從因所為？因於無明乃生於行，乃至生、老、死、憂、悲、苦、惱。若無無明，行亦不立，乃至無老、死、憂、悲、苦、惱。而彼無明不作念：‘我能生行。’行亦不作念：‘我從無明生。’乃至生亦不作念：‘我能生老、死、憂、悲、苦、惱。’老死等亦不作念：‘我從生生。’是謂從因所生之相。

“云何從緣所生？所謂緣於六界得和合故。何等為六？謂地、水、火、風、空、識。此六界合時，是名從緣生故。云何名地界？

謂身堅實，此名地界。若身滋潤，此名水界；若身溫煖nuǎn，此名火界；若出入息，此名風界；若身無障礙，此名空界。眼識乃至第八識，此名識界。如是等六界緣和合故，乃生其身。然彼地界不作念：‘我能堅實。’水界亦不作念：‘我能滋潤。’火界亦不作念：‘我能溫煖。’風界亦不作念：‘我能出入息。’空界亦不作念：‘我能無障礙。’識亦不作念：‘我能成就。’身亦不作念：‘我從眾緣生。’然非眾緣，身亦不立。而彼地界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命、非男、非女，亦無自、無他；乃至水、火、風、空、識界，亦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命、非男、非女，亦無自、無他。又復，若於如是六界而作一想、凡夫想、常想、實想、久想、樂想、我想、人想、眾生想、壽命想、蠕動想，由無智故，作如是等種種之想，是故說名無明。由無明故，即生貪慾yù、瞋恚huì。無明緣行，行亦如是著於假名，生諸妄想名識；識生名色；名色生六入；六入生觸；觸故生受；受故生愛；愛故生取；取故生有；以有故能生後蘊名生；生已衰變為老；蘊敗壞故為死；以愚癡故，即發生憂、悲、苦、惱。又以眾苦集聚逼切身心，處大黑闇àn，名為無明；造作為行；分別為識；安立相為名色；六根門為六入；對塵名觸；得苦樂名受；飢渴名愛；追求名取；復生業為有；後蘊生為生；蘊熟為老；彼壞為死；思懼為憂；慘切為悲；眾苦為苦；勞擾rǎo為惱。又復，翻真實為虛妄，以邪見為正見，以是無智，故名無明。行有三種，謂福行、非福行、無相行。作福行得福行智，作非福行得非福行智，作無相行得無相行智。如是乃至老、死、憂、悲、苦、惱。此十二緣各各有因、有果、非常、非斷、非有為、不離有為、非心法、非盡法、非滅法、本來自有、所生不斷。譬如江河，流注無絕。”

爾時，慈氏菩薩復告舍利子言：“彼十二緣復以四緣增長，所謂無明、愛、業、識shí等。彼識種子以自性為因，以業為地，以無明、愛、煩惱覆蓋，識種發生。彼業與識為地，愛與識為滋潤，無明覆蓋，識得成就。彼業不作念：‘我能與識種子為地。’愛亦不作念：‘我能與識種子為滋潤。’無明亦不作念：‘我能與識種子為覆蓋。’以是緣故，識種成就。識亦不作念：‘我從眾緣生。’復次，業為識地，愛為滋潤，無明覆蓋，種子乃生，處母胎中為名色芽。彼名色芽非自生，非他生，非自、他合生，亦非自在天生，亦非時化生，亦不從本所生，亦非無因緣生。是法實從父母、眾緣和合得生。然彼名色芽本無主，亦無取捨，自性因緣如虛空幻化。

“復次，眼識所生有五種因緣。何者為五？謂眼、色、明照、虛空、意念。以此五緣而生眼識。以眼為所住，以色為所著，以明得觀照，以虛空得無礙，是故意念起諸為作，以是緣故眼識得生。若眼、色、明照、虛空、意念等緣不和合，眼識不生。然眼不作念：‘我能為眼識所住。’色亦不作念：‘我能令識之所著。’明亦不作念：‘我能令識得觀照。’空亦不作念：‘我能令識無障礙。’意亦不作念：‘我能令識起為作。’識亦不作念：‘我能從眾緣生。’然眼識實從眾緣和合而生。如是諸根次第所生，皆亦如是。

“復次，無有法從今世至後世，但以業果、因緣、妄想所生。又如明鏡照面，面現鏡中，實無面入鏡內，由妄想、因緣而顯現故。又如滿月高處虛空，去地四萬二千由旬，影現眾水，非月沒彼而生此水，亦由妄想、因緣故現。又如取火，得薪即燃，薪盡即滅。

“復次，舍利子！無有眾生從此世至後世，亦非後世至此世，但以業結成識種子，處處得生。託tuō母胎藏生名色芽。此因緣法

本來無主、無我、無取、無捨，如虛空、如幻化，無有實法，而善惡之業報應不亡。

“又十二緣復以五事說。何等為五？謂無常、不斷、無滅、少因多果、相似。

“云何無常？謂此蘊滅，彼蘊生，滅即非生，生即非滅，生、滅異故，故名無常。

“云何不斷？謂如秤高下，此滅彼生，故云不斷。

“云何不滅？謂眾生界所作因業皆不滅故。

“云何少因多果？謂凡所造因亦如事田，專心勤力故，獲果廣多。

“云何相似？謂所造因業不獲異報，故云相似。

“復次，舍利子！如佛所說：‘若有能觀十二因緣者，名為正觀正智慧。’云何正觀正智慧？謂觀過去、未來、現在三世所生，不作有無之想，來無所從、去無所至。若沙門、婆羅門及世間人能觀是法不生、不滅、無作、無為、無取、無捨、不顛倒、寂靜、止息、無性，若能如是見法，寂靜了知，無病無瘡chuāng，如瞬shùn息間我見即除，如斷多羅樹頭tóu，不復更生。是得不生滅法。舍利子！是人獲法忍具足，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當為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爾時，慈氏菩薩說是法已，尊者舍利子，及天、人、阿修羅、乾闥婆等，歡喜信受，頂禮而退。

大乘舍黎娑擔摩經

有德女所問大乘經

唐南天竺國三藏菩提流志奉詔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波羅奈國仙人住處施鹿林中，與大比丘眾五百人，及無量諸菩薩摩訶薩眾俱。

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共阿逸多菩薩摩訶薩，入波羅奈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行乞，至有德婆羅門女家。

時有德女，遙見如來色相端嚴、諸根寂靜，其心恬曠kuàng最上無比，威儀顧視審諦閑詳，譬如龍王有大威德，如真金柱嶷nì然安固，如清淨池皎無穢濁，欣感不動如第四禪，身放光明內外融徹。時有德女，見如是相，心生淨信，來詣佛所，頂禮如來及阿逸多菩薩摩訶薩足，曲躬恭敬，合掌向佛，而作是言：“善來！世尊！善來！善逝！我於今者欲問所疑，惟願垂哀暫時住此。”

于時世尊，默然受請，敷座而坐，阿逸多菩薩摩訶薩亦隨佛坐。

爾時，有德婆羅門女心生歡喜，益加恭敬，即白佛言：“世尊！我聞如來於波羅奈仙人住處施鹿林中轉妙法輪，未知世尊所轉法輪說於何法？”

佛告之言：“有德女！我轉法輪，說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處滅，六處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惱滅。有德女！此是如來於波羅奈仙人住處施鹿林中所轉法輪，一切世間，若沙門、若婆羅門、若天、魔、梵，悉無有能如法轉者。”

爾時，有德婆羅門女白佛言：“世尊！所言無明為內有耶？為外有乎？”

佛言：“不也。”

有德女言：“世尊！若於內外無有無明，云何得有無明緣行？復次，世尊！有他世法，而來至於今世以不？”

佛言：“不也。”

有德女復白佛言：“世尊！無明行相是實有耶？”

佛言：“不也。無明自性從於虛妄分別而生，非真實生，從顛倒生，非如理生。”

有德女復白佛言：“世尊！若如是者則無無明，云何得有諸行生起 於生死中受諸苦報？世尊！如樹無根則無枝葉華果等物，如是無明無自性故，行等生起定不可得。”

佛言：“有德女！一切諸法皆畢竟空，凡愚迷倒不聞空義，設得聞之無智不了，由此具造種種諸業，既有眾業諸有則生，於諸有中備bèi受眾苦。第一義諦無有諸業，亦無諸有而從業生及以種種眾苦惱事。

“有德女！如來、應、正等覺，隨順世間，廣為眾生演說諸法，欲令悟解第一義故。有德女！第一義者，亦隨世間而立名字。何以故？實義之中，能覺、所覺一切皆悉不可得故。

“有德女！譬如諸佛化作於人，此所化人復更化作種種諸物，其所化人虛誑不實，所化之物亦無實事。此亦如是，所造諸業虛誑不實，從業有生亦無實事。”

爾時，有德女復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之義，今者如來所轉法輪，是虛空法輪，性空法輪，出離法輪，通達法輪，不思議法輪，無能轉者法輪，無等法輪，如實法輪，無生法輪，無自性法輪，無相法輪。世尊！如此法輪如來已轉。”作是語已，

即以兩手捧栴檀香末，散佛足上，而作是言：“世尊！願我以此善根之力，於當來世，能轉如是種種法輪。”

爾時，世尊怡然微笑，從於口中放種種光，其光朗曜yào具含眾色，遍至十方無量世界，一一世界靡不充滿，還來佛所，右遶三匝，從佛頂入。

爾時，阿逸多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如來今者有何因緣忽然微笑？如我意解，非無因緣。”

佛告之言：“阿逸多！汝見此婆羅門女，以手捧持栴檀香末散我足不？”

答言：“已見。”

佛言：“此女因今所種善根，當於八萬四千億劫不墮惡道，於六萬四千諸佛所，以尊重心承事供養，聽聞正法守護受持；彼佛在世及涅槃後，如是時間相續不絕，復令無量阿僧祇眾生迴向菩提，然後於此三千大千世界光曜劫中而得成佛，號法光曜如來、應、正等覺，其佛住壽滿足一劫，教化無量阿僧祇眾生令得涅槃。”

爾時，阿逸多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此有德婆羅門女曾於往世種何善根？”

佛言：“阿逸多！汝今當知，此有德女於過去世毘婆尸佛出現之時，已作女身，為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解其身上所著瓔珞，奉上彼佛而為供養。

“尸棄如來出現之時，於其佛所問甚深義，以妙衣服而為供養，在彼法中出家學道，修持梵行滿足千年。

“毘葉浮佛出現之時，營辦種種上好飲食，於半月中共養彼佛及聲聞眾，隨意所須皆無乏少。

“俱留孫佛出現之時，以阿提目多迦華，散彼佛上以為供養，得受五戒護持無缺。

“拘那含牟尼佛出現之時，願以種種飲食、衣服、臥具、湯藥，及餘供身所須之物，盡佛壽來恒為供養，于時彼佛於兩月中，受其飲食及革屣xǐ等供身之具。

“迦葉如來出現之時，復以金花散佛供養，如是所作，皆為求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作是言：‘願我以此供養善根，速得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若未得記，終不願捨女人之身。’阿逸多！此有德婆羅門女，過去世中所種善根其事如是，此則是其最後所受女人之報。”

佛說此經已，阿逸多菩薩摩訶薩，及有德婆羅門女，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等，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有德女所問大乘經

佛說老女人經

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

聞如是：

一時，佛在墮舍羅，所止處名樂音。時有八百比丘、菩薩萬人俱。時有貧窮老女人來到佛所，以頭面著地，為佛作禮，白佛言：“願欲有所問。”

佛言：“善哉！當問。”

老女人言：“生從何所來，去至何所？老從何所來，去至何所？病從何所來，去至何所？死從何所來，去至何所？色、痛痒、思想、生死、識從何所來，去至何所？眼、耳、鼻、口、身、心從何所來，去至何所？地、水、火、風、空從何所來，去至何所？”

佛言：“善哉！問是大快。生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老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病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死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色、痛痒、思想、生死、識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眼、耳、鼻、口、身、心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地、水、火、風、空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諸法皆如是，譬如兩木相揩kāi，火出還燒木；木盡火便滅。”

佛問老女人：“是火從何所來，去至何所？”

老女人言：“因緣合便得火，因緣離散火便滅。”

佛言：“諸法亦如是，因緣合乃成，因緣離散即滅。法亦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目見色即是意，意即是色，二者俱空，無所有成，滅亦如是。譬如鼓，不用一事成，有皮，有縵sǎng，有人持桴fú打鼓，鼓便有聲。是聲亦空，當來聲亦空，過去聲亦空。是聲亦不從皮，亦不從縵sǎng，亦不從桴fú、從人手出，合會諸物乃成鼓聲，聲從空盡空。萬物亦爾，本淨無所有，因作法，法

亦無所有。譬如雲起，陰霧便雨，不從龍身出，亦不從龍心出，皆龍因緣所作乃致此雨。諸法亦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譬如畫師先治壁板素，便和調諸彩，自在所作。是畫不從壁板素出，亦不從人手出，隨意所作，各各悉成。生死亦如是，各自隨所作行。譬禍生泥犁，天上、人間亦爾。有餘是者不著，著便有。”

老女人聞之，大歡喜言：“蒙佛恩，得法眼。雖身羸léi老，今得開解。”

阿難政衣服，長跪，白佛言：“是老女人何以智慧乃爾？聞佛言即開解。”

佛告阿難：“是老女人者，是我前世發意學道時母也。”

阿難問佛言：“是母何以貧窮困苦乃爾？”

佛言：“往昔拘留秦佛時，我欲作沙門。是母慈愛，不肯聽我去。我憂愁，不食一日。因是故，五百世來生世間輒zhé貧窮。今壽盡當生阿彌陀佛國，供養諸佛。却後六十八億劫當作佛，號波犍，其國名化華。作佛時，人所有被服、飲食如忉利天上。其國中人民皆壽一劫。”

佛說經已，老女人及阿難，諸菩薩、比丘僧，諸鬼神、龍、天、人、阿須倫，皆大歡喜，前為佛作禮而去。

佛說老女人經

佛說入無分別法門經

西天譯經三藏朝奉大夫試光祿卿傳法大師

賜紫臣施護奉 詔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與無數百千大眾俱。是諸大眾恭敬圍繞聽佛說法，其所演說，謂以大乘無分別法而為發起。

爾時，世尊普觀大會諸菩薩眾。即時，會中有一菩薩名無分別光，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而白佛言：

“唯願世尊演說入無分別法門，令諸菩薩聞是法已，如理修學。”

佛言：“善男子！汝等諦聽，我當宣說入無分別法門。”

時無分別光菩薩復白佛言：“善哉，世尊！願樂欲聞。”時諸菩薩受教而聽。

佛言：“善男子！若諸菩薩得聞增上無分別法，住無分別心，即一切分別相離。此言無分別者，應先了知，從初自性有分別相——分別相者，謂取、捨二法，即此取捨是自性分別相——由此即起有漏事相；以有漏相故，即有五取蘊。五取蘊者，謂色取蘊、受取蘊、想取蘊、行取蘊、識取蘊。

“善男子！云何得離自性分別相？謂不現前別異作意，如是即離自性分別相。若異自性取相是有所行，此不能得無礙相應。是故應知，布施無色、無分別相，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無色、無分別相。何以故？謂自性無色、功用無色、真實無色。若起別異作意欲離分別相者，即後有無色、無分別相可離；如是即有所行，而不能得無礙相應。是故應知空、無色、無分別相。

“真如、實際、勝義諦、法界無色、無分別相。何以故？謂自性無色、功用無色、真實無色，是故應於無色、無分別相，不

異性觀、不作意離。若別異作意離者，即於無色、無分別相後有所得。如是乃為有所行，即不能得現前無礙相應。何以故？謂初地所得法，無色、無分別相；乃至十地所得法，亦無色、無分別相；得無生法忍，亦無色、無分別相；得授記別亦無色、無分別相；得嚴淨佛土成熟有情，亦無色、無分別相；乃至得一切相智，亦無色、無分別相。如是所說，謂以自性無色、功用無色、真實無色。

“若菩薩於是諸所得法，起異所得、分別相別異、作意者，即於一切無分別相，悉起別異作意，如是即與無分別理而不相應，彼不能入無分別界。若菩薩住三摩地，心入無分別界，而於所入起無所得想，彼正相應，是正所行，是正所修、正所作事，是正作意，住無作行而無發悟，是名真入無分別界所行清淨。

“善男子！所言無分別界者，以何義故名無分別界？謂於一切色過諸分別，於一切根過諸分別，過一切分別境界，過一切表了，一切煩惱、隨煩惱障無所攝藏，是故說名無分別界。於是無分別界中，無色、無見、無住、無礙、無表了、無種種相，若菩薩如是了知，已如是安住無分別界，是即入無分別智，與虛空等，於一切法無所觀而觀，得大樂行，增長大心，得大智慧，大說無礙；於一切時、一切相，普為一切眾生作大利益，得勇力增長，於無發悟佛事得大輕安。

“善男子！譬如一處有一大石山，於其山下，有大寶藏眾寶充滿，所謂銀寶、金寶及種種異寶，復有大摩尼寶出大光明。是時，有求寶人，來詣此山，欲求珍寶。彼有一人，先知其寶所藏伏處，見來求者即謂彼言：‘汝求寶人，當知此處，大石山下，有大寶藏眾寶充滿，復有大摩尼寶出現光明。’時求寶人聞其言已，即時勤力堅固作意，開鑿áo彼山，取大摩尼寶。開已，乃見

銀寶現光、石無光現。是人見已，不作大珍寶想。時先知寶人亦如前人，開鑿záo彼山而取其寶，開已，乃見金寶現光、石無光現，是人亦復不作大珍寶想。時知寶人，乃作是言：‘汝求寶人，不應勤力堅固作意而求大寶。若不作意者，應得見彼廣大珍寶；以作意故，寶不能得。若有得彼大珍寶者，即得大富，如意自在，自他俱利，普遍施作，悉得圓滿。’ ”

佛言：“善男子！如是等事以喻說故，若有菩薩知是義者，即見是義如先所言。一大石山者，即煩惱一法，二處作行增語；山下有寶藏，即無無分別界增語¹⁶；彼求寶人者，即是菩薩增語；彼知寶人者，即是如來增語；石自性者，即是有分別自性增語；開鑿záo取寶者，即不作意增語；石下有銀光者，是自性分別增語；石下有金光者，是空等分別相增語；石下有種種寶光者，是有所得分別相增語；念求大寶者，即是樂入無分別界。善男子！是義云何？若菩薩如所說能如實觀者，即入無分別界。

“又善男子！諸菩薩當於無分別界，如虛空界住。何以故？若色自性，若分別自性，如是觀時相不現前。若行我有色，是行分別相；若行他有色，是行分別相；若行色有生有滅、有染有淨，是行分別相；若於色自性、若因若果、若業若行，取有、取無者，自為行色行；若如是行，是行分別相；若於色中見所表者，是行分別相。是故當知，色法於一切處，若對duì礙、若有表、若無表，畢竟無少法可得；即此色法，一切無表、無性可觀；異此色法，一切無表、無性可觀。彼色對礙、表了悉無性可觀，於有表中，非一性可觀、非異性可觀，即彼表了而亦無性。此無性、非無性，若如是觀，即平等觀。如是觀時，一切分別悉無分別，是為無分別界。

¹⁶ “即無無分別界增語”，【宋】【元】【明】【宮】本此句為：“即是無分別界增語”。

“諸菩薩應如是觀、如是入，入是無分別界者，於有分別、於無分別，悉無分別。如是平等觀，是為真入無分別界，是名菩薩得安住無分別界。受、想、行、識，及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諸波羅蜜多空，真如、實際、勝義諦、法界，十地所證法，乃至一切相智出世間行，亦復如是。於受、想、行、識，乃至一切相智，若自性、若因、若果、若業、若行，取有、取無者，即於一切相智等，乃為對礙。若如是行，是行分別相。而彼一切相智等無表了性，若有所表了，即行一切相智等，是行分別相。彼一切相智等，若於表了中有相可行者，是行分別相。若信無相可行者，亦行一切相智等，是行分別相，是故當知此表了法非一性可觀、非異性可觀。此表了法無性，亦非無性。若如是於一切相智等，若表、若無表悉無分別，即此無分別、不取相者，是無分別界。諸菩薩應如是觀、如是入。如是入者，是為真入無分別界，是名菩薩得安住無分別界。”

爾時世尊復說伽陀曰：

“無分別心若安住，	彼從諸佛正法生，
一切分別悉遠離，	所行即得無分別。
是法寂靜無垢勝，	名稱功德而普集，
無分別法最上樂，	菩薩得已成菩提。”

佛說入無分別法門經

佛說佛地經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如是我聞：

一時，薄伽梵住最勝shèng光曜七寶莊嚴，放大光明普照一切無邊世界。無量方所妙飾間列，周圓無際，其量難測，超過三界所行之處，勝出世間善根所起，最極自在淨識為相，如來所都，諸大菩薩眾所雲集，無量天龍、人、非人等常所翼從，廣大法味喜樂所持，作諸眾生一切義利，滅諸煩惱交橫纏垢，遠離眾魔，過諸莊嚴，如來莊嚴之所依處，大念慧行以為遊路，大止妙觀以為所乘，大空、無相、無願解脫為所入門，無量功德眾所莊嚴，大寶花王眾所建立大宮殿中。

是薄伽梵最清淨覺，不二現行，趣無相法，住於佛住，逮得一切佛平等性，到無障處，不可轉法，所行無礙。其所成立不可思議。遊於三世平等法性，其身流布一切世界，於一切法智無疑滯，於一切行成就大覺，於諸法智無有疑惑，凡所現身不可分別，一切菩薩正所求智，得佛無二住勝彼岸，不相間雜。如來解脫妙智究竟，證無中邊佛地平等，極於法界，盡虛空性窮未來際。

與諸無量大聲聞眾俱，一切調順，皆是佛子，心善解脫、慧善解脫、戒善清淨，趣求法樂，多聞聞持；其聞積集，善思所思、善說所說、善作所作；捷慧、速慧、利慧、出慧、勝決擇慧、大慧、廣慧及無等慧，慧寶成就；具足三明，逮得第一現法樂住；大淨福田，威儀寂靜，大忍柔和，成就無減，已善奉行如來聖教。

復有無量菩薩摩訶薩從諸佛土俱來集會——皆住大乘，遊大乘法，於諸眾生其心平等，離諸分別及不分別種種分別，摧諸魔怨，遠離一切聲聞獨覺繫xì念分別，廣大法味喜樂所持，超五怖

畏，一向趣入不退轉位，息諸眾生一切苦惱所逼迫地而現在前——妙生菩薩而為上首。

爾時，世尊告妙生菩薩：“妙生當知，有五種法攝大覺地。何等為五？所謂清淨法界、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成所作智。

“妙生當知，清淨法界者，譬如虛空，雖遍諸色種種相中，而不可說有種種相，體唯一味。如是如來清淨法界，雖復遍至種種相類所知境界，而不可說有種種相，體唯一味。

“又如虛空，雖遍諸色不相捨離，而不為色過所染污。如是如來清淨法界，雖遍一切眾生心性，由真實故不相捨離，而不為彼過所染污。

“又如虛空，含容一切身、語、意業，而此虛空無有起作。如是如來清淨法界，含容一切智所變化利眾生事，清淨法界無有起作。

“又如空中種種色相現生現滅，而此虛空無生無滅。如是如來淨法界中，諸智變化利眾生事現生現滅，而淨法界無生無滅。

“又如空中種種色相現增現減，而此虛空無增無減。如是如來淨法界中，顯示如來甘露聖教有增有減，而淨法界無增無減。

“又如空中十方色相無邊無盡，是虛空界無邊盡故，而此虛空無去無來、無動無轉。如是如來淨法界中，建立十方一切眾生利益安樂，種種作用無邊無盡，清淨法界無邊盡故，而淨法界無去無來、無動無轉。

“又如空中三千世界現壞現成，而虛空界無壞無成。如是如來淨法界中，現無量相成等正覺，或復示現入大涅槃，而淨法界非成等覺、非入寂滅。

“又如依空種種色相，壞、爛、燒、燥變異可得，而虛空界非彼所變、亦無勞弊。如是依止如來淨界眾生界內，種種學處身、語、意業毀犯可得，而淨法界非彼變異、亦無勞弊。

“又如依空大地大山、光明、水火、帝釋、眷屬，乃至日月種種可得，而虛空界非彼諸相。如是依止如來淨界戒蘊、定蘊、慧蘊、解脫、解脫智見諸蘊可得，而淨法界非彼諸相。

“又如空中種種因緣展轉生起 三千大千無量世界周輪可得，而虛空界無所起作。如是如來淨法界中，具無量相諸佛眾會周輪可得，而淨法界無所起作。”

“復次妙生！大圓鏡智者，如依圓鏡眾像影現。如是依止如來智鏡，諸處、境、識眾像影現。唯以圓鏡為譬喻者，當知圓鏡、如來智鏡平等平等，是故智鏡名圓鏡智。

“如大圓鏡，有樂福人懸xuán高勝處無所動搖，諸有去來無量眾生，於此觀察自身德失，為欲存德捨諸失故。如是如來懸圓鏡智處淨法界，無間斷故無所動搖，欲令無量無數眾生觀於染淨，為欲取淨捨諸染故。

“又如圓鏡極善磨瑩，鑒jiàn淨無垢光明遍照。如是如來大圓鏡智，於佛智上，一切煩惱、所知障垢永出離故，極善磨瑩，為依止定所攝持故，鑒淨無垢，作諸眾生利樂事故，光明遍照。

“又如圓鏡依緣本質，種種影像相貌生起。如是如來大圓鏡智，於一切時依諸緣故，種種智影相貌生起。

“如圓鏡上非一眾多諸影像起，而圓鏡上無諸影像，而此圓鏡無動無作。如是如來圓鏡智上，非一眾多諸智影起，圓鏡智上無諸智影，而此智鏡無動無作。

“又如圓鏡與眾影像非合非離，不聚集故，現彼緣故。如是如來大圓鏡智，與眾智影非合非離，不聚集故，不散失故。

“又如圓鏡周瑩其面，於一切處為諸影像遍起依緣。如是如來大圓鏡智，不斷無量眾行善瑩，為諸智影遍起依緣，謂聲聞乘諸智影像、獨一覺乘諸智影像、無上大乘諸智影像，為欲令諸聲聞乘人依聲聞乘而出離故，獨一覺人依獨覺乘而出離故，大乘之人依無上乘而出離故。

“如圓鏡中大影可得，所謂大地、大山、大樹、大宮舍影，而是圓鏡不等彼量。如是如來圓鏡智上，從極喜地乃至佛地智影可得，及與一切世、出世法智影可得，而圓鏡智非彼分量。

“又如圓鏡，非處障質影像起緣。如是如來大圓鏡智，非惡友攝、聞不正法障礙眾生智影起緣，彼非器故。

“又如圓鏡，非處闇質影像起緣。如是如來大圓鏡智，非處樂惡、愚暗眾生智影起緣，彼非器故。

“又如圓鏡，非處遠質影像起緣。如是如來大圓鏡智，非處不淨、感匱kuì法業、不信眾生智影起緣，彼非器故。”

“復次妙生！平等性智者，由十種相圓滿成就。證得諸相增上喜愛，平等法性圓滿成故；證得一切領受緣起，平等法性圓滿成故；證得遠離異相、非相，平等法性圓滿成故；弘濟大慈，平等法性圓滿成故；無待大悲，平等法性圓滿成故；隨諸眾生所樂示現，平等法性圓滿成故；一切眾生敬受所說，平等法性圓滿成故；世間、寂靜皆同一味，平等法性圓滿成故；世間諸法苦、樂一味，平等法性圓滿成故；修殖無量功德究竟，平等法性圓滿成故。”

“復次妙生！妙觀察智者，譬如世界持眾生界，如是如來妙觀察智，任持一切陀羅尼門、三摩地門，無礙辯說諸佛妙法。

“又如世界是諸眾生，頓起一切種種無量相識因緣。如是如來妙觀察智，能為頓起一切所知無礙妙智種種無量相識因緣。

“又如世界種種可玩，園林、池等之所莊嚴，甚可愛樂。如是如來妙觀察智，種種可玩波羅蜜多、菩提分法、十力、無畏、不共佛法之所莊嚴，甚可愛樂。

“又如世界，洲渚、日月、四天王天、三十三天及夜摩天、覩史多天、樂變化天、他化自在、梵身天等，妙飾間列。如是如來妙觀察智，世及出世衰盛因果，聲聞、獨覺、菩薩圓證，無餘觀察妙飾間列。

“又如世界，為諸眾生廣大受用。如是如來妙觀察智，示現一切諸佛眾會雨大法雨，為令眾生受大法樂。

“如世界中五趣可得，所謂地獄、餓鬼、畜生、人趣、天趣。如是如來觀察智上，無邊因果五趣差別具足顯現。

“如世界中，欲、色、無色諸界可得。如是如來觀察智上，無邊因果三界差別具足顯現。

“如世界中，蘇sū迷盧等大寶山王顯現可得。如是如來觀察智上，諸佛菩薩威神所引，廣大甚深教法可得。

“如世界中，廣大甚深不可傾動大海可得。如是如來觀察智上，一切天魔外道異論所不傾動，甚深法界教法可得。

“又如世界，大小輪山之所圍繞。如是如來妙觀察智，不愚一切自相、共相之所圍繞。”

“復次妙生！成所作智者，如諸眾生勤勵lì身業，由是眾生趣求種種，殉xùn利、務wù農、勤工等事。如是如來成所作智勤身

化業，由是如來示現種種工巧等處，摧伏諸伎傲慢眾生，以是善巧方便力故，引諸眾生令入聖教成熟解脫。

“又如眾生受用身業，由是眾生受用種種色等境界。如是如來成所作智受身化業，由是如來往諸眾生種種生處，示同類生而居尊位；由其示現同類生故，攝伏一切異類眾生，以是善巧方便力故，引諸眾生令入聖教成熟解脫。

“又如眾生領受身業，由是眾生領受所作善惡業果。如是如來成所作智領身化業，由是如來示現領受本事本生難修諸行，以是善巧方便力故，引諸眾生令入聖教成熟解脫。

“又如眾生慶qìng慰語業，由是眾生展轉談論、遞dì相慶慰。如是如來成所作智慶語化業，由是如來宣暢種種隨所樂法，文義巧妙，小智眾生初聞尚信；以是善巧方便力故，引諸眾生令入聖教成熟解脫。

“又如眾生方便語業，由是眾生展轉指授，務wù專所作毀惡讚善更相召命。如是如來成所作智所起方便語變化業，由是如來立正學處，毀諸放逸讚不放逸。又復建立隨信行人、隨法行等，以是善巧方便力故，引諸眾生令入聖教成熟解脫。

“又如眾生辯揚語業，由是眾生展轉開示，所不了義宣諷諸論。如是如來成所作智辯語化業，由是如來斷諸眾生無量疑惑，以是善巧方便力故，引諸眾生令入聖教成熟解脫。

“又如眾生決擇意業，由是眾生決擇可作及不可作。如是如來成所作智決意化業，由是如來決擇眾生八萬四千心行差別，以是善巧方便力故，引諸眾生令入聖教成熟解脫。

“又如眾生造作意業，由是眾生造作種種諸所起業。如是如來成所作智造意化業，由是如來觀諸眾生所行之行——行與不行、

若得若失——為令取捨，造作對治；以是善巧方便力故，引諸眾生令入聖教成熟解脫。

“又如眾生發起意業，由是眾生發起諸業。如是如來成所作智發意化業，由是如來為欲宣說彼對治故，顯彼所樂名、句、字身；以是善巧方便力故，引諸眾生令入聖教成熟解脫。

“又如眾生受領意業，由是眾生受領苦樂。如是如來成所作智受意化業，由是如來於定、不定、反問、置記為記別故，隨其所應，受領去、來、現在等義；以是善巧方便力故，引諸眾生令入聖教成熟解脫。”

爾時，妙生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為獨如來於淨法界受用和合一味事智，而諸菩薩亦能如是？”

佛告妙生菩薩：“亦能受用和合一味事智。”

妙生菩薩復白佛言：“何等菩薩受用和合一味事智？”

佛告妙生：“證得無生法忍菩薩，由彼菩薩無生法中，得忍解時對治二想，由遣自他二種想故，得平等心。從此已上，彼諸菩薩自他異想不復現前，受用和合一味事智。”

妙生菩薩復白佛言：“唯願如來廣說譬喻，令諸菩薩悟甚深義，隨所化緣廣宣流布，令諸眾生聞已疾悟無生法忍。”

佛告妙生：“譬如三十三天未入雜林，終不能於若事若受、無我我所和合受用，若入雜林即無分別隨意受用。由此雜林有如是德，能令諸天入此林者，天諸果報若事若受，無所思惟和合受用。如是菩薩，若未證得無生法忍，終不能得平等之心平等之捨，乃與一切聲聞、獨覺無有差別，有二想故，彼不能住受用和合一味事智。若已證得無生法忍，遣二想故得平等心，遂與聲聞、獨覺差別，由平等心而能住捨，受用和合一味事智。

“復次妙生！譬如種種大小眾流，未入大海各別所依，異水、少水、水有增減，隨其水業所作各異，少分依持水族生命。若入大海無別所依，水無差別、水無限量、水無增減，所作業一，廣大依持水族生命。如是菩薩，若未證入如來清淨法界大海，各別所依異智、少智、智有增減，隨其智業所作各異，少分眾生成熟善根之所依止。若已證入如來清淨法界大海，無別所依，智無差別、智無限量、智無增減，受用和合一味事智，無量眾生成熟善根之所依止。”

爾時世尊而說頌曰：

“一切法真如，	二障清淨相，
法智彼所緣，	自在無盡相，
普遍真如智，	修習證圓滿，
安立眾生二，	諸種無盡果，
身語及心化，	善化方便業，
定及總持門，	無邊二成就，
自性法受用、	變化差別轉，
如是淨法界，	諸佛之所說。”

時薄伽梵說是經已，妙生菩薩摩訶薩等，諸大聲聞、世間天人、阿素洛等，一切大眾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佛說佛地經

文殊師利問菩提經

(一名伽耶山頂經)

姚秦龜茲三藏鳩摩羅什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初得道，在摩伽陀國伽耶山祠，與大比丘眾千人俱，其先悉是編髮仙人，皆阿羅漢，所作已辦，心得自在，逮得己利，盡諸有結，正智解脫；菩薩萬人，皆從十方世界來集，有大威德，皆得諸忍、諸陀羅尼、諸深三昧，具諸神通。文殊師利菩薩、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香象菩薩、勇施菩薩、隨智行菩薩以為上首。如是等菩薩大眾百千萬億，其數無量；并諸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大眾圍繞。

爾時，世尊入諸佛甚深三昧，如實諦觀諸法性相，而作是念：

“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一切智慧，除諸重擔、度三有險道，滅無明、得真明，拔邪箭、斷渴愛，成法船、擊jī法鼓、吹法蠶luó、建法幢，轉生死種，示涅槃性，閉塞邪道，開於正路，離諸惡業，示于福田。我今當觀，誰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以身得？為以心得？

“若以身得，身則無知、無作，如草木瓦石，四大所造從父母生，以衣服、飲食、臥具、澡浴而得存立，必歸敗壞無常磨滅。而是菩提，但有名字世俗故說，無形、無色、無定、無相、無向、無入、無道，過諸言說出於三界，無見、無聞、無覺、無知，亦無所得、亦無戲論，無問、無示、無有文字、無語言道。

“若以心得，心從眾緣生，眾緣生故空如幻，無處、無相、無性，亦無所有，於是中得菩提者，所用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是法皆空但有名字，以世俗故而有言說，是皆憶yì想分別，實無所有，無有根本，亦無體相。無受、無著、無染、無離，一相所謂無相。是故於此法中，無有得者。無所用法，亦無菩提。如是通達，是則名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爾時，文殊師利法王子在大會中，立佛右面，執大寶蓋gài，以覆佛上。時文殊師利默知世尊所念如是，即白佛言：“世尊！若菩提如是相者，善男子、善女人云何發心？”

佛告文殊師利：“善男子、善女人，當隨菩提相而發其心。”

“世尊，菩提相者當云何說？”

佛告文殊師利：“菩提相者，出於三界，過世俗法，語言道斷，滅諸發、無發，是發菩提。文殊師利！是故菩薩應滅諸發，發菩提心，無發是發菩提。發菩提心者，如如法性，相如實際，無分別，不緣身心，是發菩提。不著諸法，不增、不減、不異、不一，是發菩提。如鏡中像、如熱時焰、如影、如響xiǎng、如水中月，應當如是發菩提心。”

爾時，會中有天子，名月淨光德，得阿惟越致。問文殊師利法王子言：“菩薩緣何事故行菩薩道？”

文殊師利言：“汝可以此問於世尊。”

佛即告文殊師利：“汝答月淨光德天子所問行法。”

文殊師利謂天子言：“汝可善聽，我今當說。天子當知，諸菩薩道，以大悲為本，緣於眾生。”

天子言：“菩薩大悲以何為本？”

文殊師利言：“以直心為本。”

又問：“直心以何為本？”

答言：“於一切眾生等心為本。”

又問：“等心以何為本？”

答言：“無別異行為本。”

又問：“無別異行以何為本。”

答言：“以深淨心為本。”

又問：“深淨心以何為本？”

答言：“以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為本。”

又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以何為本？”

答言：“以六波羅蜜為本。”

又問：“六波羅蜜以何為本。”

答言：“方便慧為本。”

又問：“方便慧以何為本？”

答言：“不放逸為本。”

又問：“不放逸以何為本？”

答言：“三善行為本。”

又問：“三善行以何為本？”

答言：“以十善業道為本。”

又問：“十善業道以何為本？”

答言：“以攝六根為本。”

又問：“攝六根以何為本？”

答言：“以正憶念為本。”

又問：“正憶念以何為本？”

答言：“以正觀為本。”

又問：“正觀以何為本？”

答言：“以堅念不忘為本。”

天子言：“文殊師利！菩薩有幾jī心，能攝因、能攝果？”

文殊師利言：“天子！諸菩薩有四心，能攝因、能攝果。何等為四？一者初發心，二者行道心，三者不退轉心，四者一生補處心。初發心，為行道心作因緣；行道心，為不退轉心作因緣；不退轉心，為一生補處心作因緣。

“復次，天子當知，初發心如種穀gǔ田中，行道心如穀子增長，不退轉心如華果始成，補處心如花果有用。

“又初發心如車匠集材，行道心如斲jīn治材木，不退轉心如安施材木，一生補處心如車成運致。

“又初發心如月新生，行道心如月五日，不退轉心如月十日，一生補處心如月十四日，如來智慧如月十五日。

“又初發心能過聲聞地，行道心能過辟支佛地，不退轉心能過不定地，一生補處心安住定地。

“又初發心如學初章，行道心如學第二章，不退轉心如能以章為用，一生補處心如通達深經。

“又初發心從因生，行道心從智生，不退轉心從斷生，補處心從果生。

“又初發心因勢力，行道心智勢力，不退轉心斷勢力，補處心果勢力。

“又初發心如病者求藥，行道心如分別藥，不退轉心如病服藥，補處心如病得差chài。

“又初發心法王家生，行道心學法王法，不退轉心能具足學法王法；補處心學法王法能得自在。”

爾時，大眾中有天子名定光明主，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定光明主天子語文殊師利法王子言：“何等是菩薩摩訶薩略道？以是略道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文殊師利言：“天子！菩薩摩訶薩略道有二，以是略道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等為二？一者方便，二者慧。

“攝善法名為方便，分散諸法名為慧；

“又方便名為隨眾生行，慧名不轉一切法相；

“方便名待應眾生心，慧名不待一切法；

“方便名和合諸法，慧名捨離諸法；

“方便名起因緣，慧名滅因緣；

“方便名知分別諸法，慧名不分別法性；

“方便名莊嚴佛土，慧名莊嚴佛土無所分別；

“方便名知眾生諸根利鈍，慧名不得眾生；

“方便名能至道場，慧名能得一切佛法。

“天子當知，菩薩摩訶薩復有二道，以是二道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等為二？一者助道，二者斷道。助道者五波羅蜜，斷道者般若波羅蜜。

“復有二道。何等為二？一者有繫_{xì}道，二者無繫道。有繫道者五波羅蜜，無繫道者般若波羅蜜。

“復有二道：一者有量道，二者無量道。有量道者取相分別，無量道者不取相分別。

“復有二道：一者智道，二者斷道。智道者，初地至七地，斷道者，八地至十地。”

爾時，會中有菩薩名隨智勇行，問文殊師利法王子言：“何謂為菩薩義？何謂為菩薩智？”

文殊師利言：“善男子！義名無用，智名有用。何謂義名無用？義是無為，無為法於法無用、非用。又義者，非染相、非離相，是義於法無用、非用。又義不增不減，於法無用、非用。天

子，何謂為智？智是忍道，是心所用非無用。是故，智名有用非無用。智功歸於斷，是故智名有用非無用。智名善知五陰、十二入、十八界、十二因緣，是處非處，是故智名有用非無用。

“復次，天子！諸菩薩有十智。何等為十？一者因智，二者果智，三者義智，四者方便智，五者慧智，六者攝智，七者波羅蜜智，八者大悲智，九者成就眾生智，十者不著一切法智。

“復次，天子！諸菩薩有十發。何等為十？一者身發，欲令眾生身業清淨故；二者口發，欲令眾生口業清淨故；三者意發，欲令眾生意業清淨故；四者內發，一切內物不貪著故；五者外發，欲令眾生住正行故；六者智發，具足佛智故；七者慈發，念一切功德莊嚴故；八者眾生成熟發，守護智慧藥故；九者有為智發，具足定聚故；十者無為智發，心不著三界故。

“復次，天子！諸菩薩有十行。何等為十？一者波羅蜜行，二者攝行，三者慧行，四者方便行，五者大悲行，六者求助慧法行，七者求智法行，八者心清淨行，九者觀諸諦行，十者一切所愛無貪著行。

“復次，天子！諸菩薩復有十思惟盡。何等為十？一者思惟事盡，二者思惟受盡，三者思惟法盡，四者思惟煩惱盡，五者思惟見盡，六者思惟邪盡，七者思惟愛盡，八者思惟不著盡，九者思惟結使盡，十者思惟著道場行盡。

“復次，天子！諸菩薩復有十治法。何等為十？一者治慳貪心，雨布施雨故；二者治破戒心，三法清淨故；三者治瞋恚心，修行慈忍故；四者治懈怠心，求佛法無厭故；五者治不善覺觀心，得禪定解脫自在故；六者治愚癡心，生助決定般若波羅蜜法故；七者治諸煩惱心，生助道法故；八者治顛倒道心，修助四諦法故；九者治心時、非時自在行故；十者治我觀，無我法故。

“復次，天子！諸菩薩復有十善地。何等為十？一者身善，離身三惡故；二者口善，離口四惡故；三者意善，離心三惡故；四者內善，不著見身故；五者外善，不著一切法故；六者不著助智善，不貪助道法故；七者不自高善，思惟聖道性故；八者除身善，修集般若波羅蜜故；九者離倒善，不誑一切眾生故；十者不惜身命善，以大悲化眾生故。

“復次，天子！諸菩薩貴隨法行者，能得菩提，非不貴隨法行。隨法行者，如說能行；不隨法行者，但有言說，不能如所說行。

“復次，天子！諸菩薩復有二隨法行。何等為二？一者行道，二者行斷。

“復有二隨法行。何等為二？一者身自修行善，二者教化眾生。

“復有二隨法行。何等為二？一者行智行，二者不行智行。

“復有二隨法行。何等為二？一者善分別諸地，二者不分別地、非地。

“復有二隨法行。何等為二？一者知諸地過，而能轉進；二者善知具足，從一地至一地。

“復有二隨法行。何等為二？一者善知聲聞、辟支佛道；二者善知佛道，不退轉行。”

爾時，佛讚文殊師利法王子言：“善哉，善哉！汝能為諸菩薩摩訶薩說本業道，誠如所說。”

說是法時，十千菩薩得無生法忍。文殊師利法王子，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聞佛所說，歡喜信受。

文殊師利問菩提經

佛說金剛三昧本性清淨不壞 huài 不滅經

失譯經人名今附三秦錄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毘耶離國大林精舍重閣講堂，與大比丘眾五千人俱，尊者摩訶迦葉、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連、尊者摩訶迦旃延等眾所知識，菩薩摩訶薩萬八千人俱，其名曰文殊師利菩薩、梵德菩薩、光德菩薩、星德菩薩、師子王菩薩、師子藏菩薩、妙音聲菩薩、白香象菩薩、金剛幢 chuáng 菩薩、解脫月菩薩、須彌相菩薩、彌勒菩薩摩訶薩，皆如是等上首者也。他方復有慧德菩薩、星德菩薩、常莊嚴 yán 菩薩、普光菩薩、普賢菩薩、滿月菩薩、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妙音菩薩、虛空藏菩薩、淨音聲菩薩，如是等菩薩摩訶薩萬八千人俱，梵、釋、護世天王無數天子俱，難陀龍王、跋跋難陀龍王與四大龍王及其眷屬百千諸龍，各持如意珠王以供養佛。乾闥婆王、阿修羅王、迦樓羅王、摩睺羅伽王、大力鬼王，各與眷屬其數無量，持堅黑沈水及海彼岸栴檀雜香供養於佛。他方梵王名曰廣目，與思益、網明十千梵俱，持天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以散佛上及諸大眾，諸梵所散微妙天華，柔軟鮮明甚可愛樂，當於佛上化成華帳，顯 xiǎn 發光飾重閣講堂，猶如淨國七寶莊嚴。

爾時世尊從精舍出往詣法座，自敷尼師壇 tán 結加趺坐，入滅意三昧身心不動。從滅意三昧起，入師子吼意三昧。從師子吼意三昧起，入師子奮 fèn 迅王三昧。從師子奮迅王三昧起，入大光明王三昧。從大光明王三昧起，入大悲王相三昧。從大悲王相三昧起，入無緣慈想三昧。從無緣慈想三昧起，入勝意慈三昧。從勝

意慈三昧起，入大空三昧。從大空三昧起，入如相三昧。從如相三昧起，入解脫相三昧。從解脫相三昧起，入不壞不滅王三昧。從不壞不滅王三昧起，入金剛三昧。從金剛三昧起，入大空涅槃相三昧。爾時世尊從諸三昧起，遍身放光，其光如雲，入佛面門從佛頂出，如金剛幢住於虛空，普照大會及毘耶離城重閣講堂，猶白寶色。

一切大眾觀此相時，彌勒即從坐起，偏袒右肩繞佛七匝，頂禮佛足右膝著地，而白佛言：“世尊！如來大仙，今日何故入勝三昧，光明益顯昔所未有？必當為諸法王子說法王位法王地行。云何菩薩摩訶薩住首楞嚴三昧？以何莊嚴、以何方便、修何智慧得住金剛三昧，即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是時大眾聞彌勒菩薩問佛此義，皆大歡喜，異口同音讚彌勒菩薩：“善哉善哉！法王子！乃能問佛如是大義。”

爾時，世尊告彌勒菩薩：“諦聽諦聽，善思念之！今當為汝分別解說菩薩所行功德地法。初地菩薩猶如初月，光明未顯xiǎn，然其明相皆悉具足，二地菩薩如五日月，三地菩薩如八日月，四地菩薩如九日月，五地菩薩如十日月，六地菩薩如十一日月，七地菩薩如十二日月，八地菩薩如十三日月，九地菩薩如十四日月，十地菩薩如十五日月，圓滿可觀明相具足，其心淡泊安住不動，不沒不退住首楞嚴三昧。菩薩住首楞嚴三昧已，如月天子十寶為宮，生十寶樹，月精摩尼以為樹果。此殊力故，月天子宮行閻浮提普施清涼，菩薩摩訶薩住首楞嚴三昧亦復如是。

“彌勒當知！菩薩摩訶薩住首楞嚴三昧已，修百三昧門，然後乃入金剛三昧。何等為百？一者性空王三昧，二者空海三昧，三者空界三昧，四者滅空意三昧，五者大空三昧，六者不住空相

三昧，七者不見心相三昧，八者智印空相三昧，九者虛空不住相三昧，十者空王不壞huài滅相三昧，十一者大強勇猛力王三昧，十二者華嚴三昧，十三者普現色身光明王三昧，十四者日光三昧，十五者日藏三昧，十六者日光赫hè奕yì三昧，十七者普日三昧，十八者集音聲三昧，十九者默然光三昧，二十者滅境界相三昧，二十一者動相三昧，二十二者大動相三昧，二十三者遍動相三昧，二十四者普遍動相三昧，二十五者普踊yǒng三昧，二十六者普吼三昧，二十七者普莊嚴三昧，二十八者師子相三昧，二十九者師子力王三昧，三十者師子吼力王三昧，三十一者日耀三昧，三十二者慧炬三昧，三十三者普門三昧，三十四者蓮華藏三昧，三十五者不壞huài淨三昧，三十六者滅度意三昧，三十七者寶印三昧，三十八者動魔相三昧，三十九者堅住諸空相三昧，四十者普滅意三昧，四十一者起靜意三昧，四十二者莊嚴yán相好三昧，四十三者法王位明三昧，四十四者法輪現三昧，四十五者金剛藏三昧，四十六者金剛幢三昧，四十七者金剛印三昧，四十八者金剛聚三昧，四十九者大慈王三昧，五十者無行慈三昧，五十一者大悲勝shèng意三昧，五十二者不住悲相三昧，五十三者日輪光明三昧，五十四者滅眾相降伏眾魔三昧，五十五者勝意慈三昧，五十六者琉璃光照三昧，五十七者七寶果光三昧，五十八者佛集藏三昧，五十九者功德滿勝三昧，六十者方便慧三昧，六十一者無慧相三昧，六十二者大海光三昧，六十三者佛海滿三昧，六十四者普海三昧，六十五者海智三昧，六十六者不動慧三昧，六十七者過去佛印三昧，六十八者集陀羅尼三昧，六十九者陀羅尼印綬三昧，七十者八辯才三昧，七十一者具梵音三昧，七十二者白毫海三昧，七十三者智慧光三昧，七十四者黠xiá慧三昧，七十五者諸佛印文三昧，七十六者白光踊yǒng出光明王三昧，七十七者方便慧淨首

楞嚴三昧，七十八者須彌頂三昧，七十九者梵頂三昧，八十者眾通光三昧，八十一者通慧光三昧，八十二者甘露勝三昧，八十三者淨五眼三昧，八十四者天眼印三昧，八十五者慧眼印三昧，八十六者法意珠三昧，八十七者虛空色三昧，八十八者心不著三昧，八十九者滅言說三昧，九十者無心意三昧，九十一者戒具慧三昧，九十二者頂勝士三昧，九十三者調御意三昧，九十四者不見慧三昧，九十五者斷十二因緣三昧，九十六者金剛光慧三昧，九十七者摩尼焰三昧，九十八者金剛坐顯現三昧，九十九者法輪王吼力三昧，一百者受法王印三昧。

“彌勒當知！此百三昧如摩尼珠光光相照，隨入首楞嚴三昧海。菩薩摩訶薩住此百三昧已，所有智慧如空中日，諸煩惱海如微烟障。

“彌勒當知！如阿耨大池出四大河，此四大河分為八河，及閻浮提一切眾流皆歸大海，以沃焦jiāo山故大海不增，以金剛輪故大海不減，此金剛輪隨時轉故，令大海水同一鹹xián味，此百三昧亦復如是。

“彌勒當知！如轉輪王，以十善力故七寶來應，其金輪寶威德特尊，普伏一切，其神珠寶適眾生願，隨意無礙，以千子故威猛莊嚴。此轉輪王若欲行時，足下生毛躡niè虛而遊，有十寶華以承王足。

“彌勒當知！此百三昧，從道種智、十波羅蜜生，安隱不去，亦復不住寂靜無為，住爾焰地。此爾焰地不熏不修，自然當得八萬四千諸三昧門。此諸三昧，如金剛山不可沮jǔ壞huài，畢竟住於大空邊際，亦復遊入無相法界，於諸法中，不見來去及住滅相。其心寂然，即得超入金剛三昧。此金剛三昧，如梵王頂上因陀羅寶珠，不見色相而有光明；金剛三昧，不見使海及使邊際。

“彌勒當知！如自在天所有火珠無形無相，但有光明柔軟可愛，能雨香華適諸天意，復能顯發金色光明，映蔽一切諸天身光。彌勒當知！此火珠光無心無識，欲破於闇àn，以珠力故闇自然滅，諸天身色明倍於常。金剛三昧亦復如是，不滅結使，使海自竭，不斷生死三毒自滅。

“彌勒當知！譬如力士額上明珠及肘zhǒu後珠，常以呪術隱蔽此珠，不令他見。金剛三昧大光隱寂，不見結使使山自崩，不觀煩惱滅四大種，諸愛河竭無常風斷。彌勒當知！如師子王振威大吼，一切眾獸自然摧伏。金剛三昧，從毘婆舍那出入舍摩他中，如金剛劍入金剛山，不見其迹。是金剛三昧，不住不起、不滅不壞、不斷不異、不脫不變，入慧明性舉起甚深，一合相智不見身心法，然後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此菩提智不離不生，無有眾相不可沮壞，如金剛山無能傾動。金剛三昧不退不沒，入於畢竟大寂滅處，遊戲自在三昧海中，諸佛如來以此三昧王三昧力故，普至一切諸空法界，而能遊戲xì聖解脫處。”

佛說此語時，彌勒菩薩應時即得百法明門。時會大眾諸菩薩等，身心歡喜，有得首楞嚴三昧，有得百法明門者，其數無量。梵、釋、護世諸天子，雨諸天華作眾伎樂，以供養佛。大眾異口同音讚歎彌勒菩薩：“善哉善哉！善男子！乃能問於如來如是無上大智慧義，我等因汝得服無上甘露法味，獲大善利，唯願尊者為我諮問，未來眾生聞此法者得幾jǐ所福？”

佛告大眾：“諦聽諦聽，善思念之！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世尊名曰寶華，十號具足。時寶華佛為諸菩薩，廣說如是百三昧門。彼時會中有千比丘，聞佛世尊說是三昧，身心隨喜，以隨喜善根因緣力故，超越五百萬億阿僧祇劫生死之罪。彼時千比丘豈異人乎？於今賢劫千佛是也。”

佛告大眾：“佛滅度後，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龍八部及餘一切，若得暫聞佛勝智慧，深心隨喜不起誹謗，於百千劫終不墮三惡道，生生之處，恒得值遇諸佛菩薩以為眷屬。若聞此法不起疑謗，命終之後必定得生兜率天上，屬值彌勒聞說甚深不退轉地法輪之行。若有受持、讀誦、解說、書寫，香華伎樂種種供養，此諸人等臨lín命終時，若能至心念佛法身，應時即見九十億佛俱來授手，隨意往生諸佛淨國，遊戲自在諸三昧海。”

佛告彌勒及勅阿難：“汝好受持慎勿忘失，乃至法滅當廣宣說。”

阿難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經？此法之要云何奉持？”

佛告阿難：“此經名為《百三昧海不壞不滅》，亦名《金剛相寂滅不動》，亦名《金剛三昧本性清淨不壞不滅經》，當奉持之。”

佛說此語時，舍利弗等諸大聲聞，彌勒等諸大菩薩，天龍八部一切大眾，皆大歡喜，禮佛而退。

佛說金剛三昧本性清淨不壞不滅經

大花嚴長者問佛那羅延力經

罽jì賓bīn國三藏般若共利言譯

如是我聞：

一時，薄伽梵在室羅筏悉底國逝多林給孤獨園。

時大花嚴長者，從坐而起整理衣服，長跪合掌而白佛言：“大德世尊！一切有情施飲食者，當得何報？”

爾時，薄伽梵告長者言：“若施食者，得如來力。”

時大長者復白佛言：“世尊！其如來力，頗有譬喻而能宣說，令我聞不？”

佛告長者言：“有，善男子！不可以少因緣而能說之。”

復告長者：“如十凡牛力等一犂fēng牛力；

“十犂牛力等一犀xī牛力；

“十犀牛力等一凡象力；

“十凡象力等一設臘là婆力（形如麀jiā面似犀牛身，有八脚四在背上、四踞jù地行，下足若困翻上憩qì，令上足下履地而行，力能負象）；

“十設臘婆力等一鬪dòu戰zhàn象力；

“十鬪戰象力等一醉象力；

“十醉象力等一野象力；

“十野象力等一羯jié嚙lí耨迦象力；

“十羯嚙耨迦象力等一拘牟頭花象力；

“十拘牟頭花象力等一嚙wà鉢羅花象力；

“十嚙鉢羅花象力等一寧盧鉢羅象力；

“十寧盧鉢羅象力等一大香象力；

“十大香象力等一五色師子王力；

“十師子王力等一人中力士力；

“十力士力等一諾nuò拘羅力；

“十諾拘羅力等一遏è主那力；

“十遏主那力等一毘pí摩細那力；

“十毘摩細那力等一那羅延力；

“六百六十三那羅延力等佛世尊一毛孔力；

“八萬四千毛孔之中一一皆具如是那羅延力，八萬四千毛孔之力等薄伽梵一節jié之力。”

佛告長者：“以是當知，諸佛如來一一節中，皆具八萬四千六百六十三種那羅延力。”

佛說此經已，大花嚴長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花嚴長者問佛那羅延力經

佛說內藏百寶經

後漢月氏三藏支婁迦識譯

佛在羅閱祇耆闍崛山中。時有萬二千比丘僧，菩薩七萬二千人共坐。

文殊師利菩薩從坐起前白佛：“今菩薩大會，欲從佛聞漚ōu和拘舍羅luó所入事。菩薩何因緣分別知內外事？”

佛語文殊師利菩薩：“聽我所說，隨世間習俗而入教，佛智不可量、經法不計，諸阿羅漢、辟支佛所不能知，何況世間人當所聞知？世間人所行皆著，佛所行無所著，獨佛能相知，如佛經法所言，如佛身內外心智慧。

“佛何緣現世間？何因當別知？雖在世間皆不著，悉為世間作明。身所行、口所言、心所念，隨世間習俗而入，行內事、行諸佛法，所行無能過者，佛所行無有能逮者，隨世間習俗而入，無有能知者。

“佛用哀十方人故悉現明，隨世間所喜為說經法。

“菩薩不從父母遘gòu精而生，其身化作，譬如幻示現父母，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佛光焰不可計，照明十方，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七尺光明。

“佛未嘗cháng持足蹈dǎo地，文相反現地，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佛從數千萬億阿僧祇劫以來，成就般若波羅蜜，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小兒。

“佛照明十方人於婬瞋míng中，隨世間習俗而入，亦復現妻子。

“菩薩生墮地時，自說言：‘天上天下無過我者，我當過度十方人。’隨世間習俗而入，亦復問太子，閻浮提坐樹下時。從是起去勤苦六年，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人勤苦如是。

“佛道欲成時，於樹下獨坐，隨世間習俗而入，放光使魔知之。

“佛智慧以成，悉等無有能過者，隨世間習俗而入，得佛坐安隱，示現世間如是。

“雖得佛，用哀十方人故，當為說經度脫之。釋梵從佛求哀，為人故使佛說經，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佛智慧無有能增減者，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智慧多少如是。

“佛亦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住如本無，隨世間習俗而入，呼佛為出入，示現如是。

“佛無入所適shì住，譬如空亦無所適住，隨世間習俗而入，呼佛為住，示現如是。

“佛足譬如蓮花，不受塵chén垢，佛洗足，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佛身如金不受塵垢，佛現入浴，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佛口中本淨潔jié，譬如鬱yù金之香，佛反以楊枝漱shù口，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佛未嘗有飢時，用哀十方人故，為現飢，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佛身如金剛，淨潔無瑕xiá穢huì、無清便，現人大小清便，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佛身無有衰老時，但有眾德，而現身衰老，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佛身未嘗有病，而現病呼醫服藥，與藥者得福無量，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佛力不可當，持一指動十方佛刹，現人羸léi瘦疲極，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佛一念頃能飛至無央數佛刹，而現疲極，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佛身如幻，以經法名為身，現人惡露身，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佛本無所有，隨世間所喜樂現所有，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佛身力不可計，終無坐起、行步、臥出，現人坐起、行步、臥出，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佛身終不以寒溫動，隨得寒溫陰yīn涼liáng，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佛如空，現人常著衣無有解時，譬如梵天人常著衣，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佛頭未嘗墮髮，法但示人，亦無有見持剃刀去者，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佛無坐時，現人勤苦於石上坐，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佛咽喉有滋味之相，未嘗有飢時，用哀十方人故，有人施與麤cū惡悉為受，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佛功德之福不可盡，亦無有能過者，佛入城分衛得空鉢出，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佛功德福不可盡，欲得天上天下名好衣，悉可得，故著補納之衣，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佛欲得舍宅、床、臥具、天上天下珍寶、殿舍，悉可得，現世間人，暴露精思草蓐rù上坐，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佛持威神，吹海水悉令枯竭，見天雨持傘蓋，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佛一念頃能使數千萬億魔不知佛處，現人為魔所嬈rǎo，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佛悉曉了十方不可計諸佛所有經法，示現人反覆問，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佛用哀十方故，出現世間欲教度，復現人供養得福無量，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佛無本，隨世間所喜色，現身如是本一，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合聚十方雷電之聲共作一聲，不能動佛一毛，現入禪三昧當於無聲處，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諸經法本無名，佛示人諸經法無央數，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佛想計本悉斷、常不離三昧，現人為說若干種經法，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佛前身所作善惡，不可前身得，會當後身得，佛示人自作自得，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佛知世間本無人，諸所有本無形，佛現度脫無央數人，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佛知諸經法本空，本亦無所有，現人有更死生，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本無今世後世之事，佛現人有今世後世之事，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五陰、六衰、四大合為一，本無有，佛示現人、欲界、色界、無思想界，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本無過去、當來、今現在人，佛現死生五道中人，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佛為悉示愚癡皆盡，現人本布施，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過去、當來、今現在經法，佛悉知其本，佛示人可說、有不可說，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佛知諸經本末一切皆深，佛分別各自說其事，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佛所語無有異yì說，四諦法隨人所解而說，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諸比丘僧難可敗壞，正使數千億萬魔來及諸惡，不能破壞比丘僧，佛現人破壞比丘僧，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經法本無從誰學，亦莫不學者，佛現人經法，是受戒、是不受戒，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空空亦無繫xì，亦無脫世間，佛示人度脫，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佛般泥洹無所向，阿羅漢般泥洹無所向，佛說法示人，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佛說無所生無所滅，是為要，亦無所得亦無所失，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佛說泥洹，譬如燈滅無形，但有字耳。經法無有能壞者，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佛悉知諸經法本無形，佛現人說經法甚眾多，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諸佛心皆無所罣guà礙ài，未嘗離三昧時，現人生念，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佛諸惡悉盡，但有諸功德具足，佛現人諸惡未盡，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佛身行、口言、心念當與智慧俱，是為本，佛現人使比丘說經，自復欲聞，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佛智慧所解無有竭jié底，過去、當來、今現在本空，佛現人說經法，隨其所喜各各為說，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諸佛合一身以經法為身，佛現為人說經法，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佛、辟支佛、阿羅漢、未得道人，現死生得泥洹，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佛現為羅漢說經法悉具足，雖知其具足，不及薩云若，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佛智慧無有能過者，悉知無有過去、當來、今現在，佛現所因緣說經法，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中有欲知佛及了佛法者，經本端界悉入，是人為曉了佛，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菩薩亦不入母腹中，亦不從母腹中出。何以故？經法本界無所不入。菩薩現人入母腹中，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無所從生法樂，諸經法亦無所從生，菩薩現人初生時，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菩薩母腹空定，含受一佛境界，菩薩各各現人因緣生，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佛化分身無央數，不可復計佛刹悉遍至，佛身亦不增亦不減，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菩薩常現生無有絕時，常本無而住不勤苦，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佛智慧功德威神不可復計，佛現人限長短使人知之，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經法本界無有能過者，過去、當來、今現在皆空故。佛現人尊經法，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本無所生無所滅，經本界悉入，佛現人境界壞敗時，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經法本無所從生，無形而住，佛現經法，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觀本無，亦無所見、亦無所視，佛視人悉見悉了悉知，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諸經法無有作者，亦無所出生，佛現人經法本無所出生，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泥洹及空無有形聲，亦無有名，佛現四大及形聲，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佛力無有雙比，不可復計，亦無滅盡時，現人衰老求人給使，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佛慈哀悉遍等，終無有厄難窮qióng極jí時，佛現癡人不當與從事，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佛諸功德成就悉具足，佛現功德少所，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無所從生本，從中亦無所出生，佛現三門者，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佛現本末無所罣礙，功德福無有能過者，佛現人有施與者，不斯受趣足而已，示不貪，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人有至誠善意念佛者，佛即為現，佛亦無處所，佛現身行菩薩道者，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佛度脫不可復計阿僧祇人，為不度一人。何以故？本無故，隨世間習俗而入，示現如是。

“佛珍寶內藏經，人有聞者，無有不得安隱，度數千萬億劫無數，如是菩薩世所行，用十方人故。菩薩世行經戒，未曾有犯時，用是得佛智慧，有應是行得佛疾。菩薩行慈哀，有益十方無極，有作是行者，得佛疾。何人聞是不奉行者？佛威神巍巍，其有聞經法，莫不過度。”

佛說經已，文殊師利菩薩及諸菩薩等，皆歡喜，前為佛作禮而去。

佛說內藏百寶經

大方廣師子吼經

大唐天竺三藏地婆訶羅譯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在日月宮中勝藏殿上，與大比丘眾九十百千俱胝，及無量菩薩摩訶薩俱。

爾時，佛告勝積jī菩薩：“北方去此六十恒河沙佛土俱胝那由他百千微塵等刹，有世界名曰歡樂，佛號法起如來、應、正等覺，現在說法，以立持安普利一切。今欲說大方廣，名師子吼，難遇難聞，汝可詣彼聽受法要。”

爾時，勝積菩薩受佛教已，即往歡樂世界，見法起佛，頂禮雙足，右繞七匝却住一面。

時法起佛見勝積菩薩，知而故問，作如是言：“善男子！汝從何來？”

時勝積菩薩居心而住，默無言說。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普大會眾咸作是念：“勝積菩薩！三界尊問，如何默然不答居心而住？”

爾時，佛以脩xiū廣明朗青蓮華目，師子頻申，普視十方，知大眾疑，便現微笑放大金光。其光間錯無量百千種種異色，普照十方，一切國土地大震動。是時，十方諸菩薩眾見此神變，種種形色、種種儀服，來詣佛所，頂禮佛足，各以己福莊嚴華藏坐蓮華座。

爾時，電鬘菩薩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歡喜奇特得未曾有，白佛言：“世尊！我昔曾見無量神變，未有光明地震如今所覩dǔ。善哉世尊！願說因緣，何故微笑？惟垂悲愍決此眾疑。”爾時，電鬘菩薩以偈請曰：

“大悲大導師， 微笑非無因，
願佛利眾生， 垂哀決定說。”

爾時，法起如來端嚴赫hè奕yì，閻浮檀金暉煥huàn照朗，散注無量百千俱胝那由他微妙光明，如大金柱。

電鬘菩薩白佛言：“世尊！我見無量神通光明，未若今日，昔所不覩。”

佛告電鬘：“如是如是。此大光明神通如來希現，非大因緣不示此相。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微笑因緣。汝勿驚怖勿餘悵xī望，堅固汝心勿生疑惑。所以者何？諸佛境界不可思議、願力神通不可思議。汝深思此慎無疑惑。電鬘！汝見勝積菩薩釋迦牟尼佛使來者不？”

電鬘言：“見。”

“善男子！此勝積菩薩，我問：‘汝從何來？’居心默然而不答我。我見此事故現微笑。”

“如來問而不答，今此會眾咸生疑怪。”

“善男子！勝積菩薩作如是解：‘一切諸法無來無去，云何世尊而問我言汝從何來？彼知諸法無有言說、處不可得，云何而得言所從來？’善男子！此已略說諸法實相。善男子！勝積菩薩！於一切法中，無字無說，字性離故；諸法無出，出性離故；諸法無趣，趣正斷故；諸法無現，無所依故。超心意識，離諸因緣，無名無言、無作無示，過眼等路，無所積聚，無生離想，無有處所，離諸處所，法惟一字，所謂無字，本無言說何所言說？善男子！當知無說是為真說。”

爾時，淨身菩薩承佛神力白佛言：“世尊！若無所說是真說者，瘡yǎ默不言皆應說法？”

佛言：“如是，善男子！如汝所言，非惟瘡默說法，不瘡默者亦皆說法而不知法。”

淨身菩薩白佛言：“世尊！惟願顯說，云何一切眾生說法而不知法？”

佛告淨身菩薩：“善男子！如生盲人處日光中而不見日，傍人為說，以他聲故乃知有日。如是諸法悉入法界，法界無字離諸字性，非諸眾生所能宣辯，以因緣故而有言說。如幽谷響xiǎng，谷空無聲，以因緣故有響聲起。如是，善男子！因緣和合字聲顯現，而眾生界空無有字。善男子！眾生所有音聲語言，當知皆入四無礙智：以言說者，斯入法無礙智；非言說者，斯入義無礙智；以言分割，斯入辭cí無礙智；與事相應決了無滯，斯入善說無礙智。眾生所有言說，當知皆悉入此四法句中。真實義句本來不動，如彼生盲隨他言執非真實見。是故善男子！欲求法者於自身求；欲求菩提以五蘊求。”

說此實義句時，三千大千世界普六震動、大光遍照。佛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從其舌相放無量俱胝那由他百千光明，從大地獄上至有頂，一切世界光明遍照。還攝舌相普告大會：“汝等當知，如來廣長舌相由實語得，如來所說應當敬受起真實信，勿懷猶豫而生疑惑。”

爾時，十地菩薩等眾并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一切大會，俱從座起，合掌同聲而白佛言：“惟願世尊說如實義；惟願善逝說如實義。我等今者，惟悌xī如來所證之法不悌餘法，我等大眾咸無疑惑。”

爾時，世尊再三觀覽lǎn一切大會，作如是言：“我為悲愍一切世間，利益安樂多眾生故，以法財利安諸天人，是以今說大師子吼。善男子！汝等當知，娑婆世界釋迦牟尼如來、應、正等覺現在說法，以立持安度眾生者，彼即是我法起如來。我於娑婆世界作種種形饒益眾生，隨其所宜如應度脫。”

是時大會聞說此語，咸生奇特，歡喜踊躍得未曾有，同聲唱言：“善哉善哉！世尊欲令一切眾生吼師子吼，故為大會說師子吼真實之法。若得聞者，當知是人善根不少，況復受持、讀誦、

廣宣、流布，種種花鬘、種種衣物，幢幡、嚩xiǎn蓋gài，燒、塗、末香恭敬供養？斯人則為一切諸佛之所眷護hù。”

爾時佛讚諸菩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汝所言，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功德不少。此佛真實師子吼法，若聞淨心乃至一稱善哉者，我皆攝護，亦為彌勒之所顧gù召。斯人兩肩擔我菩提，於五濁中信受此經，生生之處我當成熟，亦為彌勒之所攝護。此人當能乾竭生死海，降伏眾魔銷諸煩惱，擊jī大法鼓，永離女身，摧諸怨障息眾結聚。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經十阿僧祇三千大千世界微塵等劫，以一切樂具供養供給一切如來；若聞此經真實神通懷疑不信，斯人則於佛所有過，不名真實供養諸佛。若有善男子聞說如來此真實德淨信稱歎，比前功德過百千倍，斯人則為真實供養。善男子！汝等若於我所心淨信者，當好書寫受持此經，此經所在之處諸佛遊止。”

爾時，勝積jī菩薩、電鬘菩薩、常光菩薩、淨眼菩薩、彌勒菩薩、作無畏菩薩、觀自在菩薩、大勢至菩薩、文殊師利菩薩、辯積菩薩、辯勇菩薩、除一切障菩薩、作光菩薩、普賢菩薩，如是上首八十四俱胝那由他百千菩薩摩訶薩，俱白佛言：“世尊！我等於後末時，當廣流布如是經典，令諸眾生悟大涅槃。世尊！若不久植善根，如是之經不入其耳；若有受持此經廣流布者，歎其功德，於百千俱胝那由他劫不可窮盡。”

爾時世尊告諸菩薩言：“善哉善哉！汝等應當如是尊重佛教，受持正法。”

佛說此經已，勝積菩薩并諸天、人、阿修羅、乾闥婆等，普大會眾，歡喜奉行。

大方廣師子吼經

大方廣普賢所說經一卷

唐于闐三藏實叉難陀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如來神力所持之處，與十不可說不可說百千億那由他佛刹微塵等菩薩摩訶薩俱，前後圍繞，而為說法——皆已成就普賢之行——普賢菩薩摩訶薩而為上首。

時，眾會中有十菩薩摩訶薩，各與十不可說不可說百千億那由他佛刹微塵等菩薩眷屬，從十方處忽然出現，皆坐無礙莊嚴師子之座，其名曰普光藏菩薩、甚深藏菩薩、威德光明藏菩薩、雲音藏菩薩、金剛藏菩薩、普音不動威光藏菩薩、普名稱威光藏菩薩、山王不動威光藏菩薩、普現眾像威光藏菩薩、十力清淨威光藏菩薩。彼諸菩薩出現之時，於此會中唯除普賢，其餘一切菩薩大眾靡不傾動，所有威光亦盡不現。一一菩薩，皆雨十不可說不可說百千億那由他香雲——塗香雲、鬘雲、衣雲、寶蓋幢幡雲、清淨世界雲、眾寶樓閣雲、菩薩眾會道場雲、大光明網普照雲、菩提道場莊嚴雲、如來形像袈裟雲——各興如是不可思議諸供養雲，充滿法界，供養如來。斯諸菩薩所坐之座，眾寶莊嚴，微妙清淨。於彼一一莊嚴事中，普現一切無量世界、無量眾生、無量諸佛、無量菩薩，又現不可說不可說過去未來無量世界，及彼諸佛，現坐道場，為化眾生，轉妙法輪，諸菩薩眾供養如來，淨修一切波羅蜜行，常無斷絕。

爾時，眾會咸作是念：“此諸菩薩，從何世界諸佛所來？”即共請問普賢菩薩。

時，普賢菩薩普告一切菩薩眾言：“諸佛子！汝等各自推其來處。”

時無礙àì眼菩薩，則入普迅疾三昧、遍至三昧、明照法界三昧、具一切神通三昧、了一切境界三昧、現一切眾生身神通三昧、知一切佛刹三昧，入如是等十阿僧祇百千億那由他菩薩三昧，以三昧力，自見其身，悉詣十方一切世界乃至一切微塵處中，而不能見彼諸菩薩所從來土，及於如來修梵行處。其餘一切菩薩大眾，各各別入菩薩三昧，皆不能見，亦復如是。咸從定起，白普賢菩薩言：“我等各入十阿僧祇百千億那由他菩薩三昧，了不能見彼諸菩薩所從來處。”

普賢菩薩復告之言：“彼所從來諸佛國土，甚深廣大極難可見，汝等今可更共推求。”

時諸菩薩一一復入十佛刹微塵等菩薩三昧，求亦不見，各以其事，重白普賢。

爾時，普賢菩薩從座而起，上昇虛空，右繞世尊，無數匝已，即於空中，普觀眾會，作如是言：“諸佛子！汝觀佛身，無礙àì莊嚴，三世平等，法界諸刹，無不普入，十方所有一切世界、一切如來、一切菩薩、一切眾生、一切諸趣，靡不影現如來身中，隨諸眾生心之所樂，悉令開悟。汝等應住普境界眼、盡虛空界清淨慧眼、了一切境廣大智眼，又應普請十方一切諸佛護念，皆應一心，離一切處、一切依止、一切執著、一切諸有，觀如來身，應入十力微細境界，於一境界，了達一切無盡境界，觀如來身。”

時諸菩薩敬順其教，咸向如來，頭面作禮，一心瞻仰。忽見世尊毘盧lú遮那，雙shuāng足輪中，有世界名法界輪，其土有佛，名法界莊嚴王，住世說法；彼普光藏菩薩摩訶薩，與十不可說不可說百千億那由他佛刹微塵等菩薩摩訶薩俱，從彼佛刹，來此會坐。

於雙蹠shuàn中，有世界名無礙藏，其土有佛名無礙淨光，住世說法；彼甚深藏菩薩摩訶薩，與十不可說不可說百千億那由他佛刹微塵等菩薩摩訶薩俱，從彼佛刹，來此會坐。

於雙膝中，有世界名真金藏，其土有佛名金藏王，住世說法；彼威德光明藏菩薩摩訶薩，與十不可說不可說百千億那由他佛刹微塵等菩薩摩訶薩俱，從彼佛刹，來此會坐。

於雙股中，有世界名一切寶莊嚴藏，其土有佛名眾妙光，住世說法；彼雲音藏菩薩摩訶薩，與十不可說不可說百千億那由他佛刹微塵等菩薩摩訶薩俱，從彼佛刹，來此會坐。

於其臍qí中，有世界名毘盧遮那藏，其土有佛，名毘盧遮那威德莊嚴王，住世說法；彼金剛藏菩薩摩訶薩，與十不可說不可說百千億那由他佛刹微塵等菩薩摩訶薩俱，從彼佛刹，來此會坐。

於其心中，有世界名勝光藏，其土有佛名妙相莊嚴藏，住世說法；彼普音不動威光藏菩薩摩訶薩，與十不可說不可說百千億那由他佛刹微塵等菩薩摩訶薩俱，從彼佛刹，來此會坐。

於兩肩中，有世界名金色，其土有佛名金色王，住世說法；彼普名稱威光藏菩薩摩訶薩，與十不可說不可說百千億那由他佛刹微塵等菩薩摩訶薩俱，從彼佛刹，來此會坐。

於其口中，有世界名妙寶莊嚴，其土有佛名無量光嚴王，住世說法；彼山王不動威光藏菩薩摩訶薩，與十不可說不可說百千億那由他佛刹微塵等菩薩摩訶薩俱，從彼佛刹，來此會坐。

於其眉間，有世界名法界無盡藏，其土有佛名三世無盡智，住世說法；彼普現眾像威光藏菩薩摩訶薩，與十不可說不可說百千億那由他佛刹微塵等菩薩摩訶薩俱，從彼佛刹，來此會坐。

於其頭中，有世界名覆持不散，其土有佛名寶花積，住世說法；彼十力清淨威光藏菩薩摩訶薩，與十不可說不可說百千億那由他佛刹微塵等菩薩摩訶薩俱，從彼佛刹，來此會坐。

時諸菩薩，既見如是無盡世界如來道場菩薩眾會佛神變已，一一皆得法界藏三昧等十佛刹微塵數諸大三昧，一切法地陀羅尼等十佛刹微塵數諸陀羅尼，離垢藏般若波羅蜜等十佛刹微塵數諸波羅蜜，力電光等十佛刹微塵數一切智電光。

時，普賢菩薩復告大眾：“諸佛子！此法唯是行普賢行，為善知識所攝受者，乃得聞見。是故汝等於此法門作金剛心，增上意樂，護持讀誦，勿令忘失。”

說此法時，彼諸菩薩摩訶薩等歡喜信受。

大方廣普賢所說經

大方廣入如來智德不思議經一卷

大唐于闐三藏實叉難陀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摩竭提國寂滅道場普光明殿，無量功德之所集起，見者靡_{mǐ}不生大喜樂，永離一切輕毀之心。佛於其中坐寶蓮花師子之座，證淨等覺，所行無二，住佛所住，悉與一切諸佛平等，到無障礙不退轉法。一切所行，無能制伏，常作佛事，未曾休息。體法無相，住不思議三世所生，了無差別。其身充遍一切世界，智達諸法，嘗無迷惑，覺一切行，斷諸疑網，其身微妙，不可分別。到無二智究竟彼岸，為諸菩薩之所宗仰，住無差別如來解脫，入無中邊佛平等地，通達一切虛空法界，窮未來劫，常轉法輪。

與大比丘眾六十二億人俱，皆悉了達諸法實相，自性平等，猶如虛空，無所依著，永離一切煩惱蓋_{gài}纏。一切如來智慧方便皆能隨入，於一法中了一切法，無分別智常現在前，常勤修習趣種智道，心無退轉，皆已成就到彼岸智，隨一切境，所行方便，無不具足。其名曰舍利弗、大目犍連、摩訶迦旃延、摩訶迦葉、那提迦葉、伽耶迦葉、摩訶劫賓那、離婆多、阿菟_{nóu}樓駄、須菩提、富樓那彌多羅尼子、憍_{jiāo}梵波提、周利槃_{pán}陀、財力士子、佉陀羅、商主准陀、摩訶俱絺_{chī}羅、難陀、羅睺羅、阿難，如是等諸大弟子而為上首。

復與六十億比丘尼俱，皆已久集清淨白法，近佛種智，了達方便，證一切法無性、無相，安住實際，解一切法無生、無滅，無所除斷，住不思議解脫三昧，隨諸眾生應可調伏，示現種種威儀色相，而於其中無所分別，其名曰：摩訶波闍波提及耶輸陀羅而為上首。

復與十佛刹不可說百千億那由他微塵等菩薩摩訶薩俱，皆是一生補處，從餘方界來集於此，盡能普入十方世界，得涅槃道善方便智，安住菩薩觀察成就一切眾生方便法門，攝諸眾生，令斷一切戲論執取，了達諸法無邊無中，知諸眾生善惡業果皆不可得，亦不失壞。又能究其意樂煩惱諸根所行，具持三世如來所說諸法句義，無有忘失，通達一切有為無為、世出世法，成就三世諸佛智輪。於念念中現天宮沒、受生、出家、修行苦行、詣菩提樹、降魔成佛、轉正法輪、般涅槃相，常不厭捨一切眾生，覺悟令發大菩提心，能於一眾生心所緣境，入一切眾生心所緣境，成就自然智而受菩薩身，一切智行未曾退轉，雖常修習，而無所作。能無量劫為一眾生住世說法，護持法藏，紹諸佛種。於無佛處現佛出世如眾生數，示成正覺，得加趺坐，充遍十方，圓滿大智。嚴淨一切雜穢國土，滅除一切菩薩業障。虛空法界，一切功德皆悉具足。證法實際，無所障礙，得一切法平等智印。印知諸法，自性平等，所見所聞，如影如響xiǎng。住不思議解脫三昧自在遊戲首楞嚴定，成就出生諸佛相好陀羅尼門，具三世佛清淨行願，成就普賢殊勝意樂。諸佛出世，咸詣其所，恭敬勸請。於一毛道中現一切世界，於一毛道中現於十方，始從下生，乃至最後般涅槃相。以十方一切諸佛眾會現一佛眾會；以一佛眾會，現十方一切諸佛眾會。現十方界入自身中，於自身中現一切眾生身，隨為演說無量法要。現一切佛身入一佛身，以一佛身入一切佛身；於一眾生身現無量眾生身，於一切眾生身現一眾生身；於一生身現三世生身，三世生身現一生身。現過去世入未來世，以未來世入過去世；以過去世入現在世，以現在世入過去世。於一身中入深禪定，於無量無數身起；無量無數身入深禪定，於一身起。於一佛身現一切眾生身，一切眾生身現一佛身；於眾生身現淨法身，於

淨法身現眾生身。以一佛刹及莊嚴事現一切淨刹；以一切佛刹及莊嚴事現一淨刹；以十方界入一毛孔，為諸眾生顯示一切諸佛願力，普於十方隨可化度，為現無上正等菩提。於無數劫一一世界行菩薩行而無休息；於一微塵容納無邊不可稱量算數世界，令諸眾生無有迫窄。促無量不思議劫為一須臾，演一須臾為無量不思議劫。一刹那中，普於十方一切世界，隨諸眾生——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有形、無形、有色、無色，無足、二足、四足、多足，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釋、梵、護世、人、非人等——應可調伏，為現種種威儀所行，而其身心無分別用。斯諸菩薩，皆得如是善巧方便，及餘無量阿僧祇功德。其名曰普賢菩薩、普眼菩薩、普化菩薩、普慧菩薩、普目菩薩、普光菩薩、普明菩薩、普照菩薩、普幢菩薩、普覺菩薩、大速疾菩薩、大速疾持菩薩、大神變菩薩、大神變王菩薩、大精進菩薩、大勇健菩薩、大奮fèn迅菩薩、大奮迅力菩薩、大眾生菩薩、大香象菩薩、大月菩薩、妙月菩薩、功德月菩薩、寶月菩薩、普月菩薩、法無垢月菩薩、毘盧lú遮那月菩薩、名稱月菩薩、光明月菩薩、滿月菩薩、梵音菩薩、梵主雷音菩薩、地音菩薩、法界音菩薩、破一切魔音菩薩、震法鼓音菩薩、普覺音菩薩、無分別音菩薩、地上音菩薩、蔽bì一切聲音菩薩、平等藏菩薩、離垢藏菩薩、功德藏菩薩、光明藏菩薩、寶藏菩薩、月藏菩薩、日藏菩薩、日生藏菩薩、蓮花藏菩薩、慧藏菩薩、大慧菩薩、勝慧菩薩、名稱慧菩薩、無上慧菩薩、增長慧菩薩、無量慧菩薩、廣慧菩薩、佛慧菩薩、無盡慧菩薩、海慧菩薩、彌樓燈菩薩、大燈菩薩、法燈菩薩、照十方燈菩薩、普燈菩薩、破一切暗燈菩薩、照一切處燈菩薩、決定照燈菩薩、月燈菩薩、日燈菩薩、文殊師利菩薩、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金剛藏菩薩、功德藏菩薩、

離惡趣菩薩、藥王菩薩、藥上菩薩、雷音菩薩、花首菩薩、日光菩薩、離垢勇猛菩薩、金剛慧菩薩、滅諸蓋菩薩、降魔菩薩、寶髻菩薩、千光菩薩、降伏大魔菩薩、難見菩薩、難伏菩薩、難量菩薩、勝智菩薩、滅惡趣菩薩、彌勒菩薩，如是等菩薩摩訶薩而為上首。

復有無量不可思議、不可稱量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釋、梵、護世，皆從十方佛刹來集。

時此世界復有百億六欲諸天、魔王、太子、商主為首，與無量諸天眷屬俱詣佛所，為見如來禮拜、供養、聽受法故。

復有百億大梵天王，乃至百億色究竟天、魔醯首羅而為上首，亦與無量諸天眷屬俱詣佛所，為見如來禮拜、供養、聽受法故。復有百億八部王眾及無量人、非人、優婆塞、優婆夷等，各與眷屬俱詣佛所，為見如來禮拜、供養、聽受法故。

復有一切草木、叢cóng林、諸藥神等，及彌樓山、摩訶彌樓山、目真隣陀山、摩訶目真隣陀山、雪山、鐵圍山等一切山神；河海、陂bēi池、國邑、聚落所有諸神，并八部眾諸宮殿神，亦與眷屬俱詣佛所，為見如來禮拜、供養、聽受法故。

復有百億日月諸天，及阿那婆達多龍王，各與無量眷屬圍繞，俱詣佛所，為見如來禮拜、供養、聽受法故。

是諸大眾以佛神力不相障礙ài，無有迫隘ài。

爾時，世尊光明顯xiǎn照，蔽於眾會，猶如白月十五日滿，淨除雲翳yì，光明顯照，映蔽眾星，亦如須彌山王安住不動。如來光明普蔽一切釋梵諸天，高顯特尊亦復如是。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告滅諸蓋gài菩薩言：“如來今者安住於此，身不動搖，汝知之乎？”

彼即答言：“文殊師利！如來今者雖在此會安住不動，有諸天人或見出家修行苦行；或見往詣菩提樹下安處道場，降伏魔怨，成等正覺，諸天龍王、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釋梵、護世咸共讚言：‘善哉！大師能勝怨敵dī！’或見釋梵、護世諸天勸請說法；或見為其說布施法；或見為說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方便、力、願、智法；或見為說聲聞乘法；或見為說獨覺乘法；或見為說無上乘法；或見為說畜生、餓鬼、閻摩羅界、四天王天、三十三天，乃至梵宮受生等法；或見為說生人趣法；或見為說生轉輪王法。

“又，文殊師利！於此眾中，或見如來身高一尋；或一俱盧、或二俱盧；或半由旬、或一由旬、或二由旬、或十由旬、或百或千或萬由旬，或見五萬、十萬、百萬或五百萬，乃至或見超過一切數量由旬。或見佛身作真金色、或琉璃色、或帝青摩尼色、或大青摩尼色、或光明摩尼色、或紅蓮花摩尼色、或釋迦毘楞伽摩尼色、或金剛光明摩尼色、或天光摩尼色、或日月光摩尼色、或水精摩尼色、或頗梨摩尼色、或自在王摩尼色、或集眾光摩尼色、或師子鬘摩尼色、或師子幢摩尼色、或海住淨光摩尼色、或如意摩尼色：隨諸眾生應見如來是眾色相而調伏者，所見各殊；隨聞如來為說何法而成熟者，所聞各異；隨依何教而修行者，各如說行皆得成就。

“文殊師利！設於十方無量不可思議、不可稱量世界，滿中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釋梵、護世、人、非人等，猶如竹林、甘蔗、胡麻。若諸眾生應見如來而調伏者，見佛色相各各不同，面向其前，一尋而住，為其說法，如說修行，皆得成就。如來雖作如是眾事，自然應現而無分別。

“文殊師利！如滿月輪夜半之時，閻浮提中一切眾生各見月輪在其前現，是月未曾作念分別：‘令諸眾生各覩我現。’法爾而有如是事起。如來亦爾，雖復普現諸眾生前，亦不分別：‘令諸眾生皆得見我現前而住。’但隨眾生可調伏者，各自見佛現在其前。何以故？隨應眾生不共法故。

“文殊師利！如一切眾生由上、中、下業果力故，所作諸行亦有三品。而是諸行，終不自生三種分別，但由業故，自然有是上、中、下品諸行事起。如來亦爾，由諸眾生業果力故，各自見佛，如來亦無上、中、下念，自然應現如是等事。

“文殊師利！如淨頗梨置諸衣上作種種色：若在黃衣，便作黃色；在青赤衣，作青赤色。隨其所置，雖作彼色，是淨頗梨終無分別。如來亦爾，由眾生感作種種色：若諸眾生應見金色而調伏者，便見金色；若有應見琉璃、真珠、帝青、大青、集眾光摩尼、海住淨光摩尼、師子鬘摩尼、師子幢摩尼、電燈摩尼、水精摩尼是諸寶色而調伏者，便見如來作如是等眾寶色相；或有應以釋梵、護世而調伏者，便見釋梵、護世色相；如是乃至應以地獄、餓鬼、畜生、閻羅王處、色無色界，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隨何趣生威儀色相而調伏者，則見如來作如是等種種色相。然佛未曾分別念言：‘令此眾生，惟見金色莫見琉璃；惟見琉璃莫見帝青；如是乃至惟見師子鬘摩尼，莫見師子幢摩尼色。’雖無如是異念分別，隨一切處，自然有是諸色相現。

“文殊師利！譬如出生自在摩尼王處不生諸鐵，是摩尼王終不念言：‘令彼寶處但生於我，莫生於鐵。’然其寶處，鐵自不生。如來所生刹土亦爾，自無一切外道異論、諸惡賊亂、五無間罪、十不善業、非法王教，亦無一切日月諸天及摩尼寶、火、電

等光，及以須臾日月歲數，除佛變現化諸眾生，雖有所現而無分別。由眾生故，自然有是種種事起。

“文殊師利！譬如大青摩尼寶光，觸者皆作大青寶色，而寶終無異念分別；如來亦爾，觸佛作意所緣光者，靡不皆成一切智色。然佛亦無異念分別，自然而有如是事起。

“文殊師利！如善磨瑩大琉璃寶，隨於其邊安置種種手、足、頭、頸眾莊嚴具，以寶威力，彼莊嚴具莫不明顯；如來亦爾，隨其所行威儀住處有修行者，以佛威力，令其所行皆自增勝。然佛未曾動念分別，自然而有如是事起。

“文殊師利！如眾卉木依地而住各得增長，然地了無種種分別；如來亦爾，令諸眾生一切善根，依如來住各得增長，而實曾無異念分別，自然而有如是事起。

“文殊師利！譬如大雲普覆一切草木叢cóng林，等澍zhù甘雨，隨一味水所及之處，令諸草木皆得增長，種種色味差別不同，彼雲未曾有所分別，自然有是種種相異。如來亦爾，興正覺雲遍覆一切，隨諸眾生先所積集種種善根、種種願樂、種種信解、種種解脫，等澍zhù法雨，令諸眾生一切善根，隨其勢力各得增長，如來亦不分別念言：‘我當令是眾生善根生聲聞智；我當令是眾生善根生獨覺智；我當令是眾生善根生如來智；我當令是眾生善根生四天王天、三十三天，如是乃至淨居等天；我當令是眾生善根，得作國王，及與人中種種生處。’然佛雖無種種分別，隨諸眾生所集善根，願樂等力，自然有是種種事起，由佛已捨一切處著、無分別故。

“文殊師利！如日纔cái現，放無量億百千光明，破闇浮提一切黑暗，是日雖復不分別言‘我當破暗’，自然而有破暗事生。如來日輪亦復如是，出世間已，放無量億智慧光明，滅除世間諸

見黑暗，除佛威力示現成熟諸眾生者，如來雖不分別念言：‘令眾生見，現破當破。’於一切處，自然有此種種事起，由佛已捨一切處著、無分別故。

“文殊師利！譬如幻師幻作眾像，雖有種種形類不同，幻無分別，不可稱說；無起無盡、無字無聲、無有方所、無體無相，不可思議；無二無行、無等無對，但由幻師現是眾相。如來亦爾，由眾生故，入於種種威儀行處，一切皆見。然實如來不可稱說、無起無盡、無字無聲、無有方所、無性無相、無二無行，等真法界，非可觸對。

“文殊師利！譬如日映須彌山故，四洲眾生或見初出、或見日中、或見漸暮、或見初沒、或見夜半、或見漸曙；但一日輪，隨四天下諸眾生見各各不同。日無分別，但由山蔽，自然四洲所見各異。如來亦爾，於一眾會，或見如來將成正覺、已成正覺；將入涅槃、已入涅槃；或見成佛已經十年，乃至已經不可說劫；或見涅槃已經十年，乃至已經百千億劫；或見如來一十、二十，或四十年在世說法；或見法住，或見法滅。然佛曾無異念分別，由眾生故，自然有是種種事起。

“文殊師利！譬如大風吹閻浮提，一切草木枝葉紛亂，東西南北或靡或起，草木終無種種分別，但由風故，種種相生。如來亦爾，常無分別，由眾生力，於念念中，見有如是無量眾行威儀相起，乃至作意，緣諸眾生，令爾所劫，得斷地獄、畜生、餓鬼、閻羅等趣。

“文殊師利！如來成就如是無量微妙功德。

“文殊師利！如來作意一念所緣，諸大菩薩無量百千那由他劫住不思議解脫三昧，不能知其功德邊際。

“文殊師利！譬如日輪從大海出，住虛空中，放無量億那由他光，遍照一切城邑聚落，破大黑暗，銷涸hé洿wū池，增長一切草木叢cóng林，悉令成熟，發起一切所作事業，光影普入諸河池中，而常未曾離於本事。是日雖無種種分別，自然而有是等事現。如來亦爾，出諸有海，住法虛空，放無量億智慧光明，遍照十方一切世界，滅諸眾生無明翳yì膜，枯竭一切煩惱濁流，令諸眾生善根福慧增長成熟。雖同一時現是眾事，亦常湛zhàn然本處不動，由佛已離念想分別，自然應現是諸相故。

“文殊師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於恒河沙劫，以天上味及天妙衣，施十方界微塵等一切諸佛及聲聞眾。彼佛滅後，為一一佛遍滿十方一一世界，造十方界微塵等塔。其塔皆是閻浮檀金，電光摩尼互相間錯，集眾光寶，周圍欄楯shǔn，寶幢遐xiá建，寶鈴流響xiǎng，蛇衛wèi栴檀以為塗香，覆以自在摩尼王網。其上復有天寶蓋gài雲、寶幡幢雲、妙花香雲、摩尼王雲、如意珠雲，徘徊散空滿三千界。日日三時，如是供養，經恒沙劫，兼復教化無數眾生，如是供養，不如有人聞此入如來智德不思議境界法門，心生信解，其福過彼無量阿僧祇。

“文殊師利！若有菩薩信解此法，則速成滿菩薩摩訶薩無量億那由他諸波羅蜜，證入無量億那由他地，背捨無量億那由他生死，了知無量億那由他諸佛神通，破無量阿僧祇我慢山，倒無量阿僧祇慳嫉幢，竭無量阿僧祇愛河，渡無量阿僧祇生死海，斷無量阿僧祇魔網，掩蔽一切日月釋梵護世威光。從一佛剎至一佛剎，能救地獄、餓鬼、畜生、閻羅王界諸苦眾生。常得親近諸佛菩薩，具足成就海印三昧、持一切法三昧、法自在三昧、諸相莊嚴三昧、寶生三昧、安樂三昧、蓮花莊嚴三昧、虛空藏三昧、隨入世間三

昧、妙法花三昧、境界自在三昧、大奮fèn迅三昧、虛空心三昧、師子奮迅三昧、日燈三昧、無量旋三昧、澍zhù甘露三昧、金剛幢三昧、如金剛三昧、金剛齊qí三昧、地持三昧、須彌燈三昧、須彌幢三昧、寶藏三昧、心自在三昧、一切眾生心自在三昧、增長一切行三昧、深密方便三昧、種種辯才三昧、無能見三昧、了諸法三昧、遊戲三昧、出生一切神通三昧、降魔三昧、現一切色相三昧、一切色最勝三昧、觀身三昧、具一切行三昧、智燈三昧、菩提光三昧、樂說辯才三昧、入一切功德三昧、說諸法實相三昧、寂靜神通三昧、首楞嚴三昧、海潮三昧；又得無量佛身相陀羅尼、大智陀羅尼、淨音陀羅尼、無盡篋qiè陀羅尼、無量旋陀羅尼、海印陀羅尼、入決定辯才陀羅尼、諸佛住持陀羅尼；又得隨順一切眾生，殊勝行一切法，無師智斷一切法疑，得佛神通，具菩薩行善巧方便。

“文殊師利！譬如須彌山王，高顯秀麗lì，映蔽餘山；菩薩信解此法門者，功德嚴淨，蔽諸眾生一切善根，亦復如是。”

爾時，文殊師利告滅諸蓋菩薩言：“佛子！復更有餘勝法，若諸菩薩能信解者，便得成就餘勝功德。”

滅諸蓋菩薩聞是說已，復白文殊師利言：“若有菩薩信解五法，則能除此勝法得餘無量殊勝功德。何等為五？

“一者，信解一切諸法不生不滅，不可稱說，無比無對；

“二者，信解如來無功用、無分別，入過閻浮提微塵等威儀行處，剎那剎那常起不絕；

“三者，信解釋迦如來往昔教化蘇陀婆王，但為成熟諸眾生故，然實已於恒河沙劫久成正覺；

“四者，信解釋迦如來示然燈佛授記已來乃至成佛，於是中間修菩薩行，而實已於無量劫來成等正覺，住佛境界；

“五者，信解釋迦如來現託tuō王宮，釋種被害，但為成熟諸眾生故，而實已於無量劫來成等正覺。

“文殊師利！菩薩若能於此五種生信解者，則能除此勝法，更得成就餘勝功德。

“文殊師利！若善男子、善女人，於恒河沙劫，日日以天百味飲食及天妙衣，施十方界微塵等諸阿羅漢、具六神通、八解脫者，所得功德，不如有人於一日中，但以飲食施一獨覺，其福勝彼阿僧祇倍。

“又，文殊師利！若善男子、善女人，遍十方界為阿僧祇辟支佛等，造十方界微塵等精舍，一一皆以閻浮檀金所成，摩尼為柱，階jiē陛bì欄楯、樓閣戶牖yǒu，咸以眾寶種種莊嚴，施大寶帳，塗妙栴檀；日日以天百味飲食及天妙衣恭敬供養，於恒沙劫，不如有人或聞佛名、或世尊名、或如來名、或一切智名，所得功德復過於彼阿僧祇倍。況以彩畫huà、或以泥塼sù作如來像，觀見之者，福又過彼阿僧祇倍。況以燈油、香花、伎樂種種供養，福又過彼阿僧祇倍。何況有能於佛法中，下至一日護持一戒，福轉過彼阿僧祇倍。

“文殊師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於恒河沙劫，日日以天百味飲食及天妙衣，供十方界微塵等諸佛菩薩及聲聞眾；諸佛滅後，一一皆起十方界微塵等塔，一一塔量遍四天下，形製zhì奇妙，眾寶莊嚴，幡蓋gài、伎樂，諸供養具，逾yú勝於前，雖諸功德皆悉具足，未能信解此法門者，不如有人能信解是入如來智德不思議境界法門，乃至以一搏tuán食施於畜生，其福過彼阿僧祇倍。

“文殊師利！若有菩薩信解此經，如其所說供養諸佛，有餘菩薩聞已歡喜，生淨信心，從坐而起，合掌作禮，隨其所堪修行供養，福又過彼阿僧祇倍，是人不久得佛智故。”

說是經時，彼諸比丘及菩薩眾，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等，歡喜信受，作禮奉行。

大方廣入如來智德不思議經

佛說不增不減經

元魏北印度三藏菩提流支譯

如是我聞：

一時，婆伽婆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諸菩薩摩訶薩無量無邊不可稱計。

爾時，慧命舍利弗於大眾中即從坐起，前至佛所，到已，頂禮佛足，退坐一面，合掌白佛言：

“世尊！一切眾生從無始世來周旋六道，往來三界，於四生中輪迴生死，受苦無窮。世尊！此眾生聚、眾生海，為有增減？為無增減？此義深隱，我未能解。若人問我，當云何答？”

爾時，世尊告舍利弗：“善哉，善哉！舍利弗！汝為安隱一切眾生，安樂一切眾生，憐愍一切眾生，利益一切眾生，饒益安樂一切眾生、諸天人故，乃能問我是甚深義。舍利弗！汝若不問如來、應供、正遍知如是義者，有多過咎。所以者何？於現在世及未來世，諸天人等一切眾生，長受衰惱損害之事，永失一切利益安樂。舍利弗！大邪見者，所謂見眾生界增、見眾生界減。舍利弗！此大邪見諸眾生等，以是見故，生盲無目，是故長夜妄行邪道，以是因緣，於現在世墮諸惡趣。舍利弗！大險難者，所謂取眾生界增堅著妄執、取眾生界減堅著妄執。舍利弗！此諸眾生堅著妄執，是故長夜妄行邪道，以是因緣，於未來世墮諸惡趣。

“舍利弗！一切愚癡凡夫，不如實知一法界故、不如實見一法界故，起邪見心，謂眾生界增、眾生界減。舍利弗！如來在世，我諸弟子不起此見。若我滅後，過五百歲，多有眾生愚無智慧，於佛法中雖除鬚髮、服三法衣現沙門像，然其內無沙門德行。如是等輩，實非沙門自謂沙門，非佛弟子謂佛弟子，而自說言：‘我

是沙門，真佛弟子。’如是等人，起增減見。何以故？此諸眾生以依如來不了義經，無慧眼故、遠離如實空見故，不如實知如來所證初發心故、不如實知修集無量菩提功德行故、不如實知如來所得無量法故、不如實知如來無量力故、不如實知如來無量境界故、不信如來無量行處故、不如實知如來不思議無量法自在故、不如實知如來不思議無量方便故、不能如實分別如來無量差別境界故、不能善入如來不可思議大悲故、不如實知如來大涅槃故。

“舍利弗！愚癡凡夫無聞慧故，聞如來涅槃起斷見、滅見，以起斷想及滅想故，謂眾生界滅，成大邪見極重惡業。復次舍利弗！此諸眾生依於滅見復起三見，此三種見與彼滅見不相捨離猶如羅網。何謂三見？一者斷見，謂畢竟盡；二者滅見，謂即涅槃；三者無涅槃見，謂此涅槃畢竟空寂。舍利弗！此三種見，如是縛、如是執、如是觸；以是三見力因緣故，展轉復生二種邪見，此二種見與彼三見不相捨離猶如羅網。何謂二見？一者無欲見，二者畢竟無涅槃見。

“舍利弗！依無欲見復起二見，此二種見與無欲見不相捨離猶如羅網。何謂二見？一者戒取見，二者於不淨中起淨顛倒見。

“舍利弗！依畢竟無涅槃見，復起六種見，此六種見與無涅槃見不相捨離猶如羅網。何謂六見？一者世間有始見，二者世間有終見，三者眾生幻化所作見，四者無苦無樂見，五者無眾生事見，六者無聖諦見。

“復次，舍利弗！此諸眾生依於增見，復起二見，此二種見與彼增見不相捨離猶如羅網。何謂二見？一者涅槃始生見，二者無因無緣忽然而有見。舍利弗！此二種見，令諸眾生，於善法中無願欲心、勤精進心。舍利弗，是諸眾生，以起如是二種見故，

正使七佛如來、應、正遍知次第出世為其說法，於善法中若生欲心、勤精進心，無有是處。

“舍利弗！此二種見乃是無明諸惑根本，所謂涅槃始生見，無因無緣忽然而有見。

“舍利弗！此二種見乃是極惡根本大患之法。

“舍利弗！依此二見起一切見，此一切見與彼二見不相捨離猶如羅網。一切見者，所謂若內若外，若麤cū若細，若中種種諸見。所謂增見、減見，舍利弗！此二種見依止一界，同一界合一界。一切愚癡凡夫不如實知彼一界故、不如實見彼一界故，起於極惡大邪見心，謂眾生界增、謂眾生界減。”

爾時，慧命舍利弗白佛言：“世尊！何者是一界？而言一切愚癡凡夫不如實知彼一界故、不如實見彼一界故，起於極惡大邪見心，謂眾生界增、謂眾生界減。”

舍利弗言：“善哉世尊！此義甚深，我未能解。唯願如來為我解說，令得解了。”

爾時，世尊告慧命舍利弗：“此甚深義，乃是如來智慧境界，亦是如來心所行處。舍利弗！如是深義，一切聲聞、緣覺智慧所不能知、所不能見，不能觀察，何況一切愚癡凡夫而能測量？唯有諸佛如來智慧，乃能觀察知見此義。舍利弗！一切聲聞、緣覺所有智慧，於此義中唯可仰信，不能如實知見觀察。舍利弗！甚深義者即是第一義諦，第一義諦者即是眾生界，眾生界者即是如來藏，如來藏者即是法身。舍利弗！如我所說法身義者，過於恒沙，不離不脫、不斷不異、不思議佛法、如來功德智慧。舍利弗！如世間燈所有明色及觸，不離不脫。又如摩尼寶珠所有明色形相，不離不脫。舍利弗！如來所說法身之義亦復如是，過於恒沙，不離不脫、不斷不異、不思議佛法、如來功德智慧。

“舍利弗！此法身者，是不生不滅法，非過去際、非未來際，離二邊故。舍利弗！非過去際者離生時故，非未來際者離滅時故。舍利弗！如來法身常，以不異法故、以不盡法故。舍利弗！如來法身恒，以常可歸依故、以未來際平等故。舍利弗！如來法身清涼，以不二法故、以無分別法故。舍利弗！如來法身不變，以非滅法故、以非作法故。

“舍利弗！即此法身，過於恒沙無邊煩惱所纏，從無始世來隨順世間，波浪漂流，往來生死，名為眾生。舍利弗！即此法身，厭離世間生死苦惱，棄捨一切諸有欲求，行十波羅蜜，攝八萬四千法門，修菩提行，名為菩薩。

“復次舍利弗！即此法身，離一切世間煩惱、使、纏，過一切苦。離一切煩惱垢得淨得清淨，住於彼岸清淨法中，到一切眾生所願之地，於一切境界中究竟通達，更無勝者；離一切障、離一切礙，於一切法中得自在力，名為如來、應、正遍知。是故舍利弗！不離眾生界有法身，不離法身有眾生界；眾生界即法身，法身即眾生界。舍利弗！此二法者，義一名異。

“復次，舍利弗！如我上說，眾生界中亦三種法，皆真實如，不異不差。何謂三法？一者如來藏本際相應體及清淨法，二者如來藏本際不相應體及煩惱纏不清淨法，三者如來藏未來際平等恒及有法。

“舍利弗當知，如來藏本際相應體及清淨法者，此法如實不虛妄，不離不脫智慧清淨，真如、法界、不思議法，無始本際來，有此清淨相應法體。舍利弗，我依此清淨真如、法界，為眾生故，說為不可思議法自性清淨心。

“舍利弗當知，如來藏本際不相應體及煩惱纏不清淨法者，此本際來離脫、不相應、煩惱所纏不清淨法，唯有如來菩提智之

所能斷。舍利弗！我依此煩惱所纏、不相應、不思議法界，為眾生故，說為客塵煩惱所染自性清淨心不可思議法。

“舍利弗當知，如來藏未來際平等恒及有法者，即是一切諸法根本，備bèi一切法、具一切法，於世法中不離不脫真實一切法，住持一切法、攝一切法。舍利弗！我依此不生不滅、常恒清涼、不變歸依、不可思議清淨法界，說名眾生。所以者何？言眾生者，即是不生不滅、常恒清涼、不變歸依、不可思議清淨法界等異名，以是義故，我依彼法說名眾生。

“舍利弗！此三種法皆真實如，不異不差。於此真實如、不異不差法中，畢竟不起極惡不善二種邪見。何以故？以如實見故。所謂滅見、增見——舍利弗！——此二邪見，諸佛如來畢竟遠離，諸佛如來之所呵責。

“舍利弗！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若起一見、若起二見，諸佛如來非彼世尊，如是等人非我弟子。舍利弗！此人以起二見因緣故，從冥míng入冥、從闇àn入闇，我說是等，名一闍chǎn提。是故舍利弗！汝今應學此法，化彼眾生，令離二見，住正道中。舍利弗！如是等法，汝亦應學，離彼二見，住正道中。”

佛說此經已，慧命舍利弗，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菩薩摩訶薩，及諸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一切大眾，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佛說不增不減經

入法界體性經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爾時，婆伽婆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於夜初分來詣佛所。到已，在佛別門而立。是時，如來住於三昧。

爾時，世尊從三昧起，見文殊師利童子住別門外，見已告言：“文殊師利！汝來，汝來，入內莫住於外。”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聞佛告已，白佛言：“善哉！世尊。”即詣佛所。到已，頂禮佛足，却住一面。

爾時，世尊告文殊師利童子：“汝可就坐。”

時文殊師利童子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向佛合掌，却坐一面。

於時，文殊師利童子白佛言：“世尊！今者世尊住何三昧而從起耶？”

佛告文殊師利：“有三昧名曰寶積，然我於時行此三昧，而從彼起。”

文殊師利復白佛言：“以何因緣名此三昧為寶積耶？”

佛告文殊師利：“譬如大摩尼寶，善磨瑩已安置淨處，隨彼地方，出諸珍寶不可窮盡。如是文殊師利！我住此三昧，觀於東方，見無量阿僧祇世界現在諸佛、如來、阿羅呵、三藐三佛陀，如是南、西、北方，四維、上下，如是十方無量阿僧祇世界，我皆現見，是諸如來住此三昧為眾說法。文殊師利！我住此三昧，不見一法然非法界。文殊師利！又此三昧，名實際印。若有純直男子、女人行此印者，辯才不斷。”

文殊師利言：“世尊！我有辯才，修伽陀！我知辯才。”

佛言：“文殊師利！汝云何知辯才？”

文殊師利言：“世尊！譬如彼摩尼寶不依餘處，還依實¹⁷際而住。如是世尊！一切諸法更無所住，惟依實際而住。”

佛復告文殊師利：“汝知實際乎？”

文殊師利言：“如是世尊！我知實際。”

佛言：“文殊師利！何謂實際？”

文殊師利言：“世尊！有我所際，彼即實際，所有凡夫際，彼即實際；若業若果報，一切諸法悉是實際。世尊！若如是信者，即是實信。世尊！若顛倒信者，即是正信；若行非行，彼即正行。所以者何？正、不正者，但有言說，不可得也。”

佛言：“文殊師利！行者是何義？”

文殊師利言：“世尊！行者是見實際義。”

佛言：“文殊師利！修道是何義？”

文殊師利言：“世尊！修道者思惟證義。”

佛言：“文殊師利！汝云何為初行男子、女人說法？”

文殊師利言：“世尊！我於彼諸善男子、善女人所，教發我見，即是為其說法。世尊！我不滅貪欲諸患而為說法。所以者何？此等諸法，本性無生、無滅故。世尊！若能滅實際，即能滅我見所生際。世尊！我為初行善男子、善女人如是說法，不受佛法，不著凡夫法，於諸法不舉、不捨。世尊！我為初發意男子、女人，當如是說法。”

文殊師利言：“世尊亦為教化眾生時，云何說法？”

佛言：“文殊師利！我不壞色生，亦不壞色不生故說法；如是受、想、行、識亦不壞不生故說法。文殊師利！我不壞欲、瞋、癡等而為說法。文殊師利！我為諸教化者，當令知不思議法，我

¹⁷實：底本為“寶”，根據【宋】【元】【明】本及文義改。

為說法；以如是故，我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文殊師利！我無所壞諸法，已得成無上菩提，亦無有生，得成無上菩提。文殊師利！所言佛者，即是法界，於彼諸力、無畏，亦是法界。文殊師利！我不見法界有其分數。我於法界中，不見此是凡夫法，此是阿羅漢法、辟支佛法及諸佛法。其法界無有勝異，亦無壞亂。文殊師利！譬如恒河、若閻摩那、若可羅跋提河，如是等大河入於大海，其水不可別異。如是文殊師利！如是種種名字諸法，入於法界中無有名字差別。文殊師利！譬如種種諸穀gǔ聚中不可說別，是法界中亦無別名——有此有彼，是染是淨，凡夫、聖人及諸佛法——如是名字不可示現。如是法界如我今說，如是法界無違逆，如是信樂。何以故？文殊師利！其逆順界、法界無二相故，無來無去，不可見故，無其起處。”

佛說如是法已，文殊師利復白佛言：“世尊！我亦不見法界向惡道，亦不見向人天道，亦不向涅槃。”

佛復告文殊師利：“若有人來問汝：‘云何現在有於六道？’如是問者，汝云何答？”

文殊師利言：“世尊！如是問者，我當解說。世尊！譬如有人睡眠作夢，或見地獄道，或見畜生道，或見閻摩羅人，或見阿修羅身，或見天處，或見人等。世尊！彼人所見夢事，諸道各各別異。又人問者，隨意而說，然實無彼諸眾生等。如是世尊！我雖說諸道各別，然其法界實無差別。世尊！如彼問者，我當為其如實解說，彼此無故。世尊！若行聲聞乘取涅槃者，不可為說實義。世尊！彼等即今現在，亦不可為其分別，但說名字。何以故？取法界邊際故。世尊！譬如大海有七種寶，若珂kē玉、珊瑚、金、銀、生色等，可以相別此是其寶。於法界中，不可知其別異之相。

何以故？世尊！法界不生、不滅，其法界無染、無淨，其法界無濁、無亂，其法界中無可滅者，亦無生者。”

爾時世尊知而故問文殊師利言：“汝知法界耶？”

“如是世尊！我知法界即是我界。”

佛復問文殊師利：“汝知世間耶？”

文殊師利言：“世尊！如幻化人所作處，是世間處。世尊！世間者但有名字，無實物可見，說名世間行。世尊！然我不離法界見於世間。何以故？無世間故。如世尊問言：世間何處行者？所謂色性不生、不滅，彼行亦不生、不滅，如是受、想、行、識，此識性不生、不滅，如是行亦無生、無滅。世尊！如是一相所謂無相。”

佛復問言：“文殊師利！汝豈不作是念？若現在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當滅度耶？”

文殊師利答言：“世尊！豈可法界有已修集未修集也？法界既無修集，云何得有滅不現耶？”

佛言：“文殊師利！於汝意云何？過去諸佛，如恒伽沙等已滅度，汝豈不信耶？”

文殊師利言：“世尊！我信諸如來皆已涅槃，見彼出處故。”

佛言：“文殊師利！於汝意云何？欲使諸凡夫死已更生也？”

文殊師利言：“世尊！我尚不見有凡夫，何有更生耶？”

佛問文殊師利言：“汝於佛前樂聽法也？”

文殊師利言：“世尊！我亦不見樂不樂相。”

佛言：“文殊師利！汝豈不樂法界耶？”

文殊師利答言：“世尊！我不見有一法非法界者，更何所樂？”

佛言：“文殊師利！若慢者聞汝說，生大恐怖。”

文殊師利言：“世尊！若慢者生怖，實際亦生恐怖，其實際不恐怖故，即一切諸法皆無恐怖，以無修作故，此是金剛句。”

佛言：“文殊師利！何故名此為金剛句？”

文殊師利言：“世尊！諸法性不壞，是故名金剛句。世尊！如來不思議句，是諸法不思議，是金剛句。”

佛言：“文殊師利！何故復名此為金剛句？”

文殊師利言：“世尊！諸法無思故，是金剛句。世尊！諸法是菩提，是金剛句。”

佛言：“文殊師利！何故復名此為金剛句？”

文殊師利言：“世尊！一切法無所有，但有名字言說，諸法無此、無彼，皆無所有。此彼無所有者，即是如；若是如者、則是真實；若是實者，彼則是菩提；是故得名為金剛句。”

文殊師利言：“世尊！一切諸法是如來境界，是金剛句。”

佛言：“文殊師利！何故名此為金剛句？”

文殊師利言：“世尊！諸法自性本來寂靜故，是金剛句。”

佛告文殊師利：“汝可喚阿難陀比丘來，令受持此法本句。”

文殊師利言：“世尊！我於中不見有一法可說、可聽。世尊！我實不見一字有其說處，何有多句而可持乎？”

佛言：“善哉，善哉！文殊師利！汝善說此語。文殊師利！我見東方無量阿僧祇世界中，諸如來、阿羅呵、三藐三佛陀亦說此法本。”

爾時，長老舍利弗從自住處出，往詣文殊師利童子住處，到已，不見文殊師利，即詣佛所。到已，在佛別門外邊而住。

爾時，世尊告文殊師利童子言：“文殊師利！是舍利弗比丘今在門外，為欲聽法，汝令使入。”

文殊師利言：“世尊！若彼舍利弗際、若法界際，世尊！此二際豈有在內、在外、若中間二耶？”

佛言：“不也。”

文殊師利言：“世尊！言實際者，亦非實際，如是際非際，無內無外，不來不去。世尊！長老舍利弗際，即是實際，舍利弗界，即是法界。世尊！然此法界，無出無入，不來不去，其長老舍利弗，從何處來，當入何所？”

佛言：“文殊師利！若我在內，共諸聲聞語論，汝在於外而不聽入，汝意豈不生苦惱想耶？”

文殊師利言：“不也。世尊！何以故？世尊！凡所說法不離法界，如來說法即是法界，法界即是如來。說、法界如。法界、言說界，無二別、無所有，名者、說者，此等皆不離法界。世尊！以是義故，我不苦惱。世尊！若我恒河沙劫等不來至世尊說法所，我時不生愛樂，亦無憂惱。何以故？若有二者即生憂惱，法界無二故無惱耶。”

爾時，世尊告長老舍利弗言：“舍利弗！汝來入聽文殊師利辯才耶？”

舍利弗言：“唯然。世尊！我甚樂聞，今在室外，欲聽世尊及文殊師利童子所說。”

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令長老舍利弗得入聽法。”

爾時，世尊告長老舍利弗言：“舍利弗！汝來前入。”

舍利弗言：“善哉！世尊！”即前入室頂禮佛足，退坐一面。

爾時，文殊師利言：“長老舍利弗！汝見何義故而來此耶？”

舍利弗言：“文殊師利！我欲聽法故來此耳。此處應有最勝法義，以有文殊師利與世尊共處，各有論說必有妙美，當有甚深最勝法義。”

時文殊師利言：“如是，如是。舍利弗！我說甚深最勝法。”

舍利弗言：“文殊師利！此說法以何義為甚深最勝？”

文殊師利言：“舍利弗！此法難知，以無器故。凡所說，無所發起。此所說法不為發起故，凡夫亦不為發起，阿羅漢法亦不為發起，如來法起發此說法，以無所依、無能依故，發此說法，是故說法平等平等，無有住處。畢竟寂靜，說諸法故，此無所住，故稱最勝。”

舍利弗言：“文殊師利！以何義故作如是說，阿羅漢漏盡非受此法器？”

文殊師利言：“長老舍利弗！阿羅漢者惟盡欲、瞋、癡chī等麤cū惑故，彼何能作器？舍利弗！以是義故我作如是言，阿羅漢漏盡非此法器。”

舍利弗言：“文殊師利！以斯義故，我今求汝，從一遊處至一遊處，從室至室，從窟至窟，我故求汝，為法樂處，辯才欲聽法故。文殊師利！我聽世尊及汝說法，無有厭足。”

時，文殊師利言：“大德舍利弗！汝不知足聽法耶？”

舍利弗言：“文殊師利！我不厭聽法。”

文殊師利言：“大德舍利弗！豈可法界取說法耶？”

舍利弗言：“不也！”

文殊師利言：“大德舍利弗！既無厭聽法，然法界共大德界，無二無別，其法界不取說法，若取則可知足，既不取是故不知足。”

舍利弗言：“文殊師利！除諸如來，何有聽法如是也？”

文殊師利言：“大德舍利弗！汝言涅槃法，是舍利弗耶？”

舍利弗言：“文殊師利！我有信。”

文殊師利言：“汝云何信？”

舍利弗言：“諸法本性成就故，我無涅槃。”

文殊師利又問：“舍利弗！汝信無死法耶？”

舍利弗言：“文殊師利！我有信。”

文殊師利言：“汝云何信？”

舍利弗言：“夫法界者，不死不生，我信如是。”

文殊師利又問：“大德舍利弗！汝信無智具足漏盡阿羅漢耶？”

舍利弗言：“我有信。”

文殊師利言：“汝云何信？”

舍利弗言：“無智、智平等故，具足漏盡阿羅漢。何以故？非但智離無智，無智亦離無智，盡法更無智，無分別故，離智是漏盡阿羅漢。”

文殊師利問大德舍利弗言：“汝信漏盡阿羅漢解脫法耶？”

舍利弗言：“文殊師利！我實有信。”

文殊師利言：“汝云何信？”

舍利弗言：“彼諸法離諸法，然不取諸法，我如是信。”

文殊師利問大德舍利弗言：“汝信前世諸如來、阿羅呵、三藐三佛陀滅度而不得涅槃耶？”

舍利弗言：“我信。”

文殊又問：“汝云何信？”

舍利弗言：“文殊師利！彼不思議界無生無沒者，我如是信。”

文殊師利問大德舍利弗言：“汝信諸佛是一佛耶？”

舍利弗言：“我信。”

文殊師利言：“汝云何信？”

舍利弗言：“文殊師利！法界不可分別，我如是信。”

文殊師利問大德舍利弗：“汝信諸佛刹即是一佛刹耶？”

舍利弗言：“我有信。”

文殊師利又問：“汝云何信？”

舍利弗言：“文殊師利！是諸佛刹依如無盡，刹亦無盡，我如是信。”

文殊師利問舍利弗：“汝信諸法無可證、無可滅，無可思念、不可修作耶？”

舍利弗言：“文殊師利！我有信。”

文殊師利言：“汝云何信？”

舍利弗言：“文殊師利！自體不自知自體，本性不捨本性，自體亦不證，亦無思念，不相違背，不生不滅，不取不捨，善住彼際，我如是信。”

文殊師利問言：“舍利弗！汝信有為界於法界中無有法生，亦無有滅，亦無積聚耶？”

舍利弗言：“我有信。”

文殊又問：“汝云何信？”

舍利弗言：“文殊師利！彼諸法性不可得知若生若滅、若積聚住者，我如是信。”

文殊師利言：“大德舍利弗！汝信有般若法界，於中亦有阿羅漢名字耶？”

舍利弗言：“我有信。”

文殊師利言：“汝云何信？”

舍利弗言：“文殊師利！厭行般若法界，是阿羅漢界。然法界體離非欲、瞋、癡體，其阿羅漢豈能離法界也？我如是信。”

文殊師利言：“大德舍利弗！汝信諸法皆是佛境界忍耶？”

舍利弗言：“我實有信。”

文殊師利問言：“汝云何信？”

舍利弗言：“文殊師利！世尊本性覺、自性離故，我如是信。”

爾時文殊師利言：“善哉，善哉！大德舍利弗！如汝所有境界，為我解釋，我如是問，汝如是答，是故我知有爾許行也。”

爾時，世尊告長老舍利弗言：“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此法本句，若為他解釋、若讀若誦，然彼人等速得辯才。”

舍利弗言：“如是，婆伽婆！如是，修伽陀！大德世尊所說。世尊！然彼眾生於前世時，已曾供養諸佛世尊，已為彼善男子、善女人安立於此法印，彼等眾生當得大覺。”

爾時，長老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此法本有何名字？我等云何奉持？”

佛告長老舍利弗言：“舍利弗！我此法本名《文殊師利童子所問佛為解說》，如是受持；亦名《入法界》，如是受持；亦名《實際》，如是受持。舍利弗！彼善男子、善女人等，恭敬當如勝寶，若受持此法本，若讀、若誦、若思惟、如行，當得無生法忍；若為生他善根若少讀誦已，而能為他多說法義，當得不斷辯才。”

佛說此經時，文殊師利童子及餘菩薩摩訶薩，上坐舍利弗及餘諸比丘，并諸天眾、犍闥婆、人、阿修羅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

入法界體性經

百千頌大集經地藏菩薩請問法身讚

開府儀同三司特進試鴻臚卿肅國公食邑三千戶

賜紫贈司空謚大鑒正號大廣智大興善寺三藏沙門 不空奉詔譯

歸命禮法身，	住於諸有情；
彼由不遍知，	輪迴於三有。
其性即生死，	淨時亦復然；
清淨是涅槃，	亦即是法身。
譬如乳相雜，	醍醐不可得；
如煩惱相雜，	法界不可見。
譬如淨乳已，	酥精妙無垢；
如淨其煩惱，	法界極清淨。
如燈在其瓶，	光耀無所有；
如在煩惱瓶，	法界不照耀。
彼彼令一邊，	其瓶若得穴；
由彼彼一邊，	光明而外出。
以三摩地杵，	破壞煩惱瓶；
遍滿於虛空，	普遍光照耀。
法界亦不生，	亦不曾壞滅；
一切時不染，	初中常無垢。
譬如吠fèi瑠璃，	常時極光明；
石藏以覆蔽，	彼光不照耀。
如是煩惱覆，	法界妙清淨；
不照於生死，	於涅槃光明。
有性若有功，	則見於真金；

無性若有功，	困而無所獲。
如糠覆其上，	不名為粳米；
煩惱覆其上，	亦不名為佛。
若得離於糠，	顯現於粳米；
遠離於煩惱，	法身得顯現。
世間作譬喻，	芭蕉無堅實；
而有貞實果，	食味如甘露。
如無實生死，	流轉煩惱海；
其果即佛體，	甘露施有施。
如是於諸種，	相似生其果；
無種亦無果，	智者必不信。
種子則其性，	諸法之所依；
次第若能淨，	獲得成佛位。
日月常無垢，	以五種覆蔽：
雲霧與烟等，	羅睺手及塵。
如是心光明，	覆蔽以五垢：
貪愛、瞋恚、眠、	掉舉與疑惑。
如火洗其衣，	種種垢不淨；
若擲於火中，	燒垢不燒衣。
空類諸契經，	所有如來說；
一切斷煩惱，	不曾壞其性。
譬如地下水，	常住而清淨；
智隱於煩惱，	清淨亦復然。
法界亦非我、	非女亦非男；
遠離一切執，	云何分別我？
諸法無所著，	女男不可得；

貪盲調伏故，	示現男女相。
無常苦空性，	心淨慮有三；
最勝心淨慮，	諸法無自性。
如胞胎孕子，	有之而不現；
如煩惱所覆，	法實不可見。
分別有四種，	所生大造者：
分別我、我所、	名想及境界。
一切佛大願，	無所有無相；
自覺相應故，	諸佛常法性。
如言兔有角，	分別而非有；
如是一切法，	分別不可得。
分析如微塵，	分別不可得；
如初後亦爾，	智云何分別？
如是和合生，	和合亦滅壞；
一法自不生，	云何愚分別？
兔牛二角喻，	此名遍計相；
依住於中道，	如善逝法性。
如月及星宿，	現於清水器；
影像而顯現，	如是圓成相。
初中亦為善，	常恒不欺誑；
彼無五種我，	云何我分別？
譬如熱時水，	故名為熱水；
是則其冷時，	則名為冷水。
覆蔽煩惱網，	是則名為心；
若離其煩惱，	則名為等覺。
眼識緣於色，	影像極清淨；

不生亦不滅，	法界無形相。
耳識緣於聲，	清淨識三種；
以自分別聞，	法界無形相。
鼻依香而嗅，	無色亦無形；
鼻識是真如，	法界應分別。
舌界自性空，	味界性遠離；
無依亦無識，	法界自性故。
清淨身自性，	所觸和合相；
遠離於所緣，	我說為法界。
諸法意為最，	離能、所分別；
法界無自性，	法界而分別。
能見聞而嗅，	是味及所觸；
瑜伽法是知，	如是圓成相。
眼耳及與鼻，	舌身及末那；
六處皆清淨，	如是彼之相。
心見有二種：	世間、出世間；
我執為流轉，	自覺是真如。
無盡是涅槃，	若盡貪及癡；
覺彼是佛體，	有情歸依處。
一切於此身，	有智及無智；
繫縛自分別，	由悟得解脫。
菩提不遠近，	不來亦不去；
壞滅及顯現，	於此煩惱網。
說於眾契經，	住於自思惟；
照以智慧燈，	即得最勝寂。
菩提不遠想，	亦無隣近想；

是六境影像， 皆由如是知。
如水與乳合， 同在於一器；
鵝飲盡其乳， 其水如常在。
如是煩惱雜， 智在於一器；
瑜伽者飲智， 棄捨於煩惱。
如是我、我執， 乃至所取執；
若見二無我， 有種而滅壞。
是佛般涅槃， 常恒淨無垢；
愚夫二分別， 無二瑜伽句。
種種難行施， 以戒攝有情；
一切損忍辱， 界增此為三。
於諸法精進， 靜慮心加行；
常習於智慧， 復得菩提增。
方便共為慧， 以願皆清淨；
以力妙堅智， 界增為四種。
不應禮菩薩， 此為甚惡說；
不親於菩薩， 不生其法身。
增於甘蔗種， 欲食於石蜜；
若壞甘蔗種， 無由石蜜生。
若護甘蔗種， 三種而可得；
糖半糖石蜜， 於中必得生。
若護菩提心， 三種而可得；
羅漢緣覺佛， 於中必得生。
如護於稻芽， 農夫必當護；
如初勝解行， 如來必作護。
如白十五日， 而見月輪形；

如是勝解行，	影現佛形相。
如是初月輪，	剎那剎那增；
如是入地者，	念念見增益。
如白十五日，	月輪得圓滿；
如是究竟地，	法身而得生。
勝解彼堅固，	常當於佛法；
能發如是心，	得為不退轉。
染依得轉依，	得受為淨依；
由分得覺悟，	名為極喜地。
常時於染污，	欲等種種垢；
無垢得清淨，	名為離垢地。
滅壞煩惱網，	照耀得離垢；
無量之暗暝，	離名發光地。
清淨常光明，	遠離世吉祥；
圍遶智慧焰，	名為焰慧地。
一切明工技，	種種靜慮飾；
難勝於煩惱，	得勝難勝地。
於三種菩提，	攝受令成就；
生滅於甚深，	名為現前地。
遊戲於光網，	遍以帝釋嚴；
超越欲暴流，	名為遠行地。
一切佛加持，	預入於智海；
自在無功用，	不動於魔使。
於諸無礙解，	瑜伽到彼岸；
於說法談論，	名為善慧地。
身以智所成，	如虛空無垢；

諸佛皆所持， 普遍如法雲。
佛法之所依， 行果皆所持；
所依皆得轉， 故名為法身。
離不思議熏， 及離流轉習，
如汝思思者， 云何而得知？
超過諸語境， 一切根非境；
意識所取者， 如所有我體。
次第而積集， 佛子大名稱；
皆以法雲智， 微細見法性。
爾時洗濯zhuó心， 超渡生死海；
彼以大蓮花， 安立為大座。
無量寶葉光， 寶光明為臺；
無量億蓮花， 普遍為眷屬。
先以十種力， 以無畏四種，
餘佛不共法， 大自在而坐。
一切善皆集， 福智以資糧；
圓月在星宿， 遍滿而圍遶。
則以佛日手， 以寶光無垢；
灌頂於長子， 普遍皆令灌。
彼住大瑜伽， 皆見以天眼；
無明攪擾rǎo世， 惡習苦怖畏。
狀如金光色， 從彼瑜伽光；
彼無知所覆， 得開無明門。
以福智感招， 彼獲無執定；
隨緣而圓寂， 心得皆變化。
諸法無自性， 自性於境界；

菩薩王妙見，	法身妙無垢。
皆以無垢身，	安住於智海；
即作眾生利，	如巧摩尼珠。
一切瑜伽者，	大瑜伽自在；
佛影皆變化，	遍滿而流出。
或有八臂者，	三目熾盛身；
彼皆瑜伽王，	普遍而流出。
皆以慈悲手，	勝喜執持弓；
射以般若箭，	皆斷細無明。
以大力昇進，	執持智慧棒；
一切無明穀què，	普遍皆碎壞。
強力諸有情，	金剛熾盛身；
調伏有情故，	則為金剛手。
自為作業者，	示現種種果；
教誡如教理，	變為平等王。
飢渴猛熾身，	能施諸飲食；
常患諸疾者，	則為善醫王。
魔王於營從，	魔女於莊嚴；
菩薩作親友，	能施菩提場。
由如日月形，	彼光皆悅意；
流出如電光，	照曜俱胝剎。
由以一燈故，	遍照皆得然；
若一燈滅盡，	一切皆隨盡。
如是異熟佛，	示現種種光；
一化現涅槃，	餘佛示歸寂。
一亦無滅度，	日光豈作暗？

常現於出沒，	示現刹土海。
於無智暗世，	能淨智慧眼；
往於俱胝刹，	矜愍化有情。
彼皆不疲倦，	由彼大慈甲；
一切於神足，	瑜伽皆彼岸。
皆觀時、非時，	令彼得流轉；
剛強於諂曲，	暫時而棄捨。
無量調有情，	頓作令清淨；
無量佛變化，	頓時得暫變。
於三界海中，	而擲調伏網；
舒展妙法網，	普遍令成熟。
則以調伏網，	普遍令成熟；
普遍令舉出，	於中漂流者。
則如千有情，	普遍令度已；
度已令覺悟，	妙法不生疑。
世尊妙法鈴，	普遍令得聞；
由此振聲故，	除落煩惱塵。
增上無明人，	令淨於一時；
以日光明威，	破壞眾翳yì瞖mò。
隨從暗煩惱，	及餘罪身者；
令彼作利益，	積漸令清淨。
彼彼人現化，	安住如水月，
煩惱攪擾rǎo心，	不見於如來，
如餓鬼於海，	普遍見枯竭，
如是少福者，	無佛作分別。
有情少福者，	如來云何作？

如於生盲手， 安以最勝寶。
云何而能見， 無上之法身？
俱胝日光身， 光網以圍遶。
諸天以少善， 不能而得見；
上次於大天， 云何而得見？
彼色不能見， 諸仙離煩惱；
天、修羅、梵等，云何餘少慧？
然以佛威力， 清淨自心故；
能見如是類， 獲得一切盛。
有情福端嚴， 佛住彼人前；
光明照耀身， 三十二勝相。
彼如是丈夫， 當見如大海；
不經於多時， 即得智如海。
世尊彼色身， 安住於多劫；
能調可調利， 趣於戒種類。
廣壽大瑜伽， 少壽何因故？
多人俱胝餘， 示現增減壽。
無量俱胝劫， 以命命增長；
因緣皆無盡， 獲得無盡果。
若有相應顯此理， 唯身以慧作分析；
彼人生於淨蓮花， 聞法所說無量壽。

百千誦大集經地藏菩薩請問法身讚

大方廣如來藏經

開府儀同三司特進試鴻臚卿肅國公食邑三千戶賜紫贈司空諡大鑒

正號大廣智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奉 詔譯

如是我聞：

一時，婆伽梵住靈鷲山寶蓋鹿母宅，於栴檀藏大樓閣中成等正覺。十年之後，當熱時際，與大苾芻眾千人俱，有學、無學、聲聞、羅漢——諸漏已盡無復煩惱，皆得自在，心善解脫、慧善解脫，獲得正智，猶如大龍所作已辦，捨棄重擔逮得已利，盡諸有結到於彼岸——所謂具壽大迦葉波、具壽漚ōu樓頻蚩luó迦葉shè波、具壽那提迦葉波、具壽伽耶迦葉波、具壽大迦旃延、具壽俱絺xī羅、具壽薄俱羅、具壽離波多、具壽須菩提、具壽滿慈子、具壽語自在、具壽舍利子、具壽大目犍連、具壽憍陳如、具壽烏陀夷、具壽羅呼羅、具壽難陀、具壽鄔波難陀、具壽阿難陀，與如是等上首苾芻一千人俱。

復有六十殑伽河沙數菩薩摩訶薩俱，從種種佛剎而來集會——皆是一生補處，得大神通、力、無所畏，已曾承事無量俱胝那庾多百千諸佛，悉皆能轉不退法輪；若有無量阿僧祇世界有情纔cái稱名者，皆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轉——所謂法慧菩薩、師子慧菩薩、虎慧菩薩、義慧菩薩、勝慧菩薩、月光菩薩、寶月光菩薩、滿月光菩薩、大勇健菩薩、無量勇健菩薩、無邊勇健菩薩、三世勇健菩薩、得大勢菩薩、觀自在菩薩、香象菩薩、香悅菩薩、香悅吉祥菩薩、吉祥藏菩薩、計都菩薩、大幢菩薩、無垢幢菩薩、無上幢菩薩、極解寶剎菩薩、無垢寶剎菩薩、歡喜王菩薩、常歡喜菩薩、虛空庫菩薩、迷盧菩薩、大迷盧菩薩、蘇

迷盧菩薩、功德寶光菩薩、陀羅尼自在王菩薩、持地菩薩、除一切有情病菩薩、歡喜意菩薩、憂悲意菩薩、無憂菩薩、光藏菩薩、栴檀菩薩、於此無爭菩薩、無量雷音菩薩、起菩提行菩薩、不空見菩薩、一切法自在菩薩、慈氏菩薩、曼殊室利童真菩薩，如是等而為上首，有六十殑伽沙數菩薩摩訶薩俱。

復有無量世界中，無量阿僧祇天、龍、藥叉、捷達嚩pó、阿蘇羅、孽niè嚕lū茶、緊那羅、摩呼羅伽，人非人等皆來集會；復有國王、大臣、寮佐、長者、居士及諸人眾皆來集會。

爾時世尊，與百千眾前後圍遶恭敬供養。爾時世尊於栴檀藏大樓閣中，食時之後入佛神力故，從栴檀藏忽然涌出俱胝那庾多百千蓮花，一一蓮花有俱胝那庾多百千葉，量如車輪色香具足。是諸蓮花上昇虛空，遍覆一切諸佛刹土，共相合成如寶宮殿，安住虛空。彼一切俱胝那庾多百千蓮花皆悉開敷fū；於一一花中皆有如來結跏趺坐，具三十二大丈夫相、放百千光。是時以佛威神力故，諸蓮花葉忽然痿wěi瘁cuì，形色臭穢而可厭惡，皆不悅意；於花胎中諸如來等，各放無量百千光明，普現一切諸佛刹土，皆悉端嚴。

爾時一切菩薩及四部眾皆悉驚愕è，生奇特想，怪未曾有。以佛世尊現作如是神通之事，大眾見斯，咸懷疑惑，作是念言：“何因緣現俱胝那庾多百千蓮花，於須臾頃形色變壞，甚可厭惡無復悅意；於蓮花中現如來相，結跏趺坐放百千光明，如是光明令人愛樂？”

爾時金剛慧菩薩摩訶薩，及諸大眾皆悉雲集於栴檀藏大樓閣中，恭敬而坐。

爾時世尊告金剛慧菩薩摩訶薩言：“汝善男子！今應可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法要。”

爾時金剛慧菩薩摩訶薩承佛聖旨，普為一切天人世間、菩薩摩訶薩及四部眾懷疑惑故，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一切世界現於俱胝那庾多百千蓮花，一切於花胎中皆有如來結跏趺坐放百千光；是諸蓮花忽然之間，形色可惡而令生厭，於彼花中俱胝那庾多百千如來，合掌而住儼yǎn然不動？”

爾時金剛慧菩薩摩訶薩以伽他問曰：

“我曾不見如來相，	而作神通之變化，
現佛無量千俱胝，	住蓮花胎寂不動。
放千光明而影現，	悉皆映蔽諸佛刹，
奇特於法而遊戲，	彼諸佛等悉端嚴。
猶如妙寶而顯現，	於惡色蓮花中坐，
是蓮花葉皆可惡，	云何作是大神通？
我曾見佛如恒沙，	見彼殊勝神通事，
我未曾見如是相，	如今遊戲之顯著。
唯願天中尊說示，	何因何緣而顯現？
唯願世利作哀愍，	為除一切諸疑惑。”

爾時世尊告金剛慧等上首菩薩，及一切眾菩薩言：“諸善男子！有《大方廣如來藏經》甚深法要，如來欲說，是故先現如是色相。汝等善聽，極善聽，作意思惟！”

爾時金剛慧菩薩等一切菩薩摩訶薩言：“善哉！世尊！願樂欲聞。”

佛言：“諸善男子！如此如來變化蓮花，忽然之間成惡色相，臭穢可惡令不愛樂，如是花中而現佛形，結跏趺坐放百千光明，相好端嚴人所樂見。如是知己，有多天、龍、藥叉、健達嚩、阿

蘇羅、蔞niè路茶、緊那羅、摩呼羅伽，人非人等，禮拜供養。如是，如是！善男子！如來、應、正等覺，以佛自己智慧光明，眼見一切有情欲、瞋、癡、貪、無明、煩惱。彼善男子、善女人，為於煩惱之所凌沒，於胎藏中有俱胝百千諸佛，悉皆如我。如來智眼，觀察彼等有佛法體，結跏趺坐寂不動搖，於一切煩惱染污之中，如來法藏本無搖動，諸有趣見所不能染。是故我今作如是言：‘彼等一切如來，如我無異。’善男子！如是如來以佛智眼，見一切有情如來藏。善男子！譬如以天妙眼，見於如是惡色惡香，諸蓮花葉纏裹逼迫，是以天眼見彼花中，佛真實體結跏趺坐。既知是已，欲見如來，應須除去臭穢惡業，為令顯於佛形相故。如是，如是！善男子！如來以佛眼，觀察一切有情如來藏，令彼有情欲、瞋、癡、貪、無明、煩惱藏，悉除遣故而為說法；由聞法故則正修行，即得清淨如來實體。善男子！如來出世若不出世，法性、法界、一切有情如來藏常恒不變。

“復次，善男子！若諸有情可厭煩惱藏纏，為彼除害煩惱藏故、淨如來智故，如來、應、正等覺為於菩薩而說法要，作如是事令彼勝解。既勝解已，於法堅持，則於一切煩惱、隨煩惱而得解脫。當於是時，如來、應、正等覺於其世間而得其數，是能作於如來佛事。”

爾時世尊說伽他曰：

“ 如彼蓮花可厭惡，	并其胎葉及鬚xū蘂ruǐ，
譬如天眼而觀見，	是如來藏無所染。
若能除去萎花葉，	於中即見如來身，
復不被諸煩惱染，	則於世間成正覺。
今我悉見諸有情，	內有如來微妙體，
除彼千俱胝煩惱，	令厭惡如萎蓮花。

我為彼等而除遣，	我智者常說妙法，
佛常思彼諸有情，	悉皆願成如來體。
我以佛眼而觀見，	一切有情住佛位，
是故我常說妙法，	令得三身具佛智。

“復次，善男子！譬如蜜房懸xuán於大樹，其狀團tuán圓，有百千蜂遮護其蜜，求蜜丈夫以巧方便，駢qū逐其蜂而取其蜜，隨蜜所用。如是，如是！善男子！一切有情猶如蜜房，為俱胝百千煩惱、隨煩惱之所藏護，以佛智見能知此已，則成正覺。善男子！如是蜜房，智者丈夫既知其蜜，亦復了知於俱胝百千眾煩惱蜂之所守護；如是一切有情，以如來智見知己成佛，於彼為俱胝百千煩惱、隨煩惱之所遮覆。善男子！如來以巧方便力為害蜂者，教諸有情駢qū逐欲、瞋、癡、慢、憍、覆、忿、怒、嫉、慳、煩惱、隨煩惱故，如是說法，令諸有情不為煩惱之所染污，無復逼惱亦不附近。善男子！云何此等有情，我以如來智見為淨除故，於諸世間而作佛事？善男子！以清淨眼見諸有情如是清淨。”

爾時世尊說伽陀曰：

“猶如蜜房狀團圓，	眾蜂護而所隱覆，
求蜜丈夫而見已，	悉皆駢qū逐於眾蜂。
我見有情在三有，	亦如蜜房無有異，
俱胝眾生煩惱蜂，	彼煩惱中如來住。
我佛常為淨除故，	害彼煩惱如逐蜂，
以巧方便為說法，	令害俱胝眾煩惱。
云何成佛作佛事？	常於世間如蜜器，
猶如辯才說好蜜，	令證如來淨法身。

“復次，善男子！譬如稻、麥mài、粟sù、豆，所有精實為糠所裹，若不去糠不堪食用。善男子！求食之人若男若女，以其杵chǔ臼jiù，舂chōng去其糠而充於食。如是，如是！善男子！如來、應供、正遍知以如來眼觀見一切有情具如來體，為煩惱皮之所苞裹，若能悟解則成正覺，堅固安住自然之智。善男子！彼如來藏處在一切煩惱之中，如來為彼有情除煩惱皮，令其清淨而成於佛，為說於法，常作是念：‘何時有情皴tuō去一切煩惱藏皮，得成如來出現於世？’”爾時世尊說伽他曰：

“譬如稻穀gǔ與粟糜méi，大小麥等及於豆，
彼等為糠之所裹， 是不堪任於所食。
若能舂杵去於糠， 於食種種而堪用，
精實處糠而不堪， 不壞有情為作利。
我常觀見諸有情， 以煩惱裹如來智，
我為除糠說妙法， 願令速悟證菩提。
與我等法諸有情， 住百煩惱而藏裹，
為令淨除我說法， 何時速成諸佛身？

“復次善男子！譬如臭穢諸惡積聚，或有丈夫懷挾金磚zhuān於傍而過，忽然悞wù落墜于穢中；而是金寶沈chén沒mò臭穢，或經十年，或二十年，或五十年，或百千年處於糞穢，是其本體不壞不染，亦不於人能作利益。善男子！有天眼者，見彼金磚zhuān在於臭穢，告餘人言：‘丈夫！汝往於彼糞穢之中，有金勝寶。’其人聞已，則便取之，得已淨洗，隨金所用。善男子！臭穢積聚者，是名種種煩惱及隨煩惱；彼金磚者，是名不壞法；有天眼者，則是如來、應、正遍知。善男子！一切有情如來法性真實勝寶，沒於煩惱臭穢之中，是故如來、應、正等覺，為於有情除諸煩惱臭穢不淨，而說妙法當令成佛，出現世間而作佛事。”

爾時世尊說伽他曰：

“譬如有人懷金磚，	忽然悞wù落於糞穢，
彼處穢中多歲年，	雖經久遠而不壞。
有天眼者而觀見，	告餘人言此有金，
汝取應洗隨意用。	如我所見諸有情，
沒煩惱穢流長夜，	知彼煩惱為客塵，
自性清淨方便說，	令證清淨如來智。

“復次，善男子！譬如貧窮丈夫，宅內地中有大伏藏，縱廣正等一俱盧舍，滿中盛金；其金下深七丈大量，以地覆故，其大金藏曾不有言語彼丈夫：‘丈夫！我在於此，名大伏藏。’彼貧丈夫心懷窮qióng匱kuì，愁憂苦惱，日夜思惟，於上往來，都不知覺，不聞不見彼大伏藏在於地中。如是，如是！善男子！一切有情住於執取作意舍中，而有如來智慧、力、無所畏諸佛法藏，於色、聲、香、味、觸耽dān著受苦；由此不聞大法寶藏，況有所獲？若滅彼五欲，則得清淨。

“復次，善男子！如來出興於世，於菩薩大眾之中，開示大法種種寶藏；彼勝解已，則便穿掘，入菩薩住。如來、應供、正遍知，為世間法藏，見一切有情未曾有因相，是故譬喻說大法藏，為大施主，無礙辯才、無量智慧，力、無所畏、不共佛法藏。如是，善男子！如來以清淨眼，見一切有情具如來藏，是以為於菩薩宣說妙法。”

爾時世尊說伽他曰：

“譬如貧人家伏藏，	金寶充滿在於中，
是彼不動不思惟，	亦不自言是某物。
彼人雖復為主宰，	受於貧乏而不知，

彼亦不說向餘人，	而受貧窮住苦惱。
如是我以佛眼觀，	一切有情處窮匱，
身中而有大伏藏，	住諸佛體不動搖。
見彼體為菩薩說：	汝等穿斯大智藏，
獲得離貧作世尊，	能施無上之法財。
我皆所說而勝解，	一切有情有伏藏；
若能勝解而精勤，	速疾證於最勝覺。

“復次，善男子！譬如藤子、多羅子、瞻部果子、阿摩羅果子，由其子芽展轉相生成不壞法，若遇地緣種植，於其久後成大樹王。如是，如是！善男子！如來以如來眼，見一切有情欲、瞋、癡、貪、無明、煩惱乃至皮膚fū邊際，彼欲、瞋、癡、無明、煩惱藏中有如來藏性，以此名為有性；若能止息名為清涼，則名涅槃。若能淨除無明煩惱，是有情界是則名為大智聚體，彼之有情名大智聚。若佛出現於天世間說微妙法，若見此者則名如來。善男子！若彼見如來、應、正等覺，令諸菩薩摩訶薩咸皆悟解如來智慧，令顯現故。”

爾時世尊說伽他曰：

“譬如藤子之中樹，	藤芽一切而可得，
於根瞻部咸皆有，	由其種植復得生。
如是我見悉無餘，	一切有情喻藤子，
無漏最勝佛眼觀，	是中備bèi有如來體。
不壞是藏名有情，	於中有智而不異，
安住在定處寂靜，	亦不動搖無所得。
為彼淨故我說法，	云何此等成正覺？
猶如種子成大樹，	當為世間之所依。

“復次，善男子！譬如貧人，以一切寶作如來像，長可肘量。是貧丈夫欲將寶像經過險路，恐其盜劫，即取臭穢故破弊帛以纏其像，不令人測。善男子！是貧丈夫在於曠野忽然命終，如來寶像在於臭穢弊惡帛中，棄擲于地，流轉曠野；行路之人往來過去，踐踏跳躑，不知中有如來形像。由彼裹在臭穢帛中，棄之在地，而皆厭惡，豈生佛想？是時居住曠野諸天以天眼見，即告行路餘人而言：‘汝等丈夫！此穢帛中有如來像，應當速解，一切世間宜應禮敬。’如是，如是！善男子！如來以如來眼，見一切有情如彼臭穢故帛煩惱，長於生死險道曠野之所流轉，受於無量傍生之身。彼一切有情煩惱臭穢故弊帛中，有如來體如我無異；如來為解煩惱穢帛所纏裹故，為諸菩薩而說妙法：云何得淨如來智見，去離煩惱，得一切世間之所禮敬，猶如於我。”

爾時世尊說伽他曰：

“譬如穢帛令厭惡，	纏裹彼之如來體，
寶像穢帛之所纏，	棄於曠野險惡處。
諸天天眼而見已，	即告行路餘人言：
‘寶像在彼臭帛中，	應當速解而恭敬。’
我以天眼如是見，	我觀一切諸有情，
被煩惱帛之所纏，	極受憂惱生死苦。
我見煩惱穢帛中，	結跏趺坐如來體，
安住寂然不傾動，	皆無所有解脫者。
為見彼已而驚悟，	汝等諦聽住勝覺，
一切有情法如是，	於怖畏中常有佛。
即解彼已現佛身，	彼時一切煩惱靜，
是故號名於如來，	人天歡喜而供養。

“復次，善男子！或有孤獨女人，惡形臭穢容貌醜chǒu陋，如畢舍支，人所見者厭惡恐怖，止於下劣弊惡之家，偶然交通腹中懷妊rèn，決定是為轉輪王胎；然彼女人雖復懷妊rèn，亦曾無有如是思念，唯懷貧匱kuì下劣之心，由心羸léi劣常作是念：‘我形醜陋，寄於下劣弊惡之家而過時日，亦不足知是何人類生於我腹。’如是，如是！善男子！一切有情無主無依，生三有中，寄於下劣弊惡之舍，為生死苦之所逼迫。然一一有情有如來界、具如來藏，是彼有情不覺不知。善男子！如來不令一切有情而自欺誑，佛為說法：‘善男子！汝等莫自欺誑，發大堅固精進之心，汝等身中皆有佛體，於其後時畢成正覺。汝今已入於菩薩數，即非凡夫；久後亦墮於如來數，即非菩薩。’”

爾時世尊說伽他曰：

“譬如婦人無依主，	形容醜惡令厭怖，
寄於弊惡下劣家，	或時而有王胎孕。
彼懷如是之胎孕，	決定是為轉輪王，
其王威德七寶圍，	統領四洲為主宰。
彼愚醜女曾不知，	於已腹中有如是，
在於賤貧弊惡舍，	懷貧窮苦心憂惱。
我見一切諸有情，	無主受於窮迫苦，
在於三界中耽樂，	身中法藏如胎藏。
如是見已告菩薩，	一切有情具法性，
胎中世利有光明，	應生恭敬勿欺誑。
發堅精進以修持，	不久自身成作佛，
不久當坐菩提場，	解脫無量俱胝眾。

“復次，善男子！譬如以蠟là作模，或作馬形、象形、男形、女形，泥裹其上而用火炙zhì，銷鍊真金鑄zhù於模內，候其冷已，是其工匠將歸舍宅；其模外為黑泥覆弊，形狀焦jiāo惡，內有金像，或工匠及工匠弟子，知其模冷，即壞其泥，既淨持已，於須臾頃，是金寶像則便清淨。如是，如是！善男子！如來以如來眼觀見一切有情如金像模，外為煩惱泥所覆裹，於內虛沖滿有佛法無漏智寶。善男子！我今觀見一切有情悉皆如是，在菩薩眾而說妙法，若菩薩摩訶薩若得寂靜清涼，如來為彼有情，以金剛器仗淨其法眼，除其煩惱及隨煩惱，為淨如來智寶藏故。善男子！如來猶如持寶像者，善男子而破彼色及隨煩惱，令得解脫，是名如來。善男子！如來、應、正等覺，見一切有情如來藏，為無邊俱胝煩惱藏中之所沈沒，為彼有情破煩惱藏，於佛智見安立無上正等菩提。”

爾時世尊說伽他曰：

“譬如外色泥作模，	於內空虛無所有，
銷鍊真金滿鑄zhù瀉xiè，	其數或百或一千。
工匠之人知冷已，	則破其泥現於像，
泥除則淨其實像，	匠意琬琢皆成就。
我見一切諸有情，	猶如金像在泥模，
煩惱於外而蓋覆，	如來之智處於內。
若得寂靜及清涼，	前際清淨智菩薩，
以法器仗而捶擊jī，	煩惱由斯悉摧壞。
所有如來之佛子，	猶如金像令可愛，
常得天世人供養，	圓滿身相具十力。
我見一切諸有情，	如是清淨成善逝，
成就善逝成佛眼，	滿足無上薩婆若。”

佛告金剛慧菩薩言：“善男子！若在家出家善男子、善女人，於此如來藏經典法要，受持、讀誦、書寫經卷、為他廣說，得福無量。或有善男子、善女人，或餘菩薩，為於積集如來智故，精勤供養一切如來，於一一世界，成就如是色三摩地；由此色三摩地威力，過恒河沙諸佛世界，過恒沙數俱胝那庾多現在諸佛，於一一佛所供養承事，并及菩薩、聲聞、僧眾。如是乃至過五十恒河沙諸佛世尊，當於和暢安樂之時，各送百千珍妙樓閣，一一量高十踰繕那，縱廣正等一踰繕那，如是一切以寶成天妙香器，散種種花，成辦種種受用之具，日日如是乃至千劫。金剛慧！若苾芻、苾芻尼、鄔波索迦、鄔波斯迦，發菩提心於此《如來藏經》，取其一喻，或在於身，或在經卷。金剛慧！以此福業與前福業，如來安立百分、迦羅分、千分、百千分、俱胝分、俱胝百分、俱胝千分、俱胝百千分、俱胝那庾多百千分，不及於此迦羅一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金剛慧！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求無上菩提者，於彼諸佛世尊并及菩薩、聲聞、大眾，取曼陀羅花百千斛，日日供養，復滿千劫。金剛慧！若餘苾芻、苾芻尼、鄔波索迦、鄔波斯迦，發菩提心聞此如來藏經法要，乃至合掌禮敬作隨喜語。金剛慧！以此勝福善根，與前善根獻花功德，如來安立比前功德，百分、迦羅分、千分、無數分，不如一分。”

爾時世尊說伽他曰：

“或有樂求菩提者，	聞此經典而受持，
乃至書寫於經卷，	若能恭敬於一偈，
應聽彼福而無量，	發生無量福德藏。
得聞如來之藏經，	若能求勝菩提行，
以神通力住上乘，	供養恭敬人中尊，

并及十方聲聞眾，	乃至滿足於千劫，
多千劫數如恒沙，	超於彼數不思議。
一一世間行無量，	純以寶作妙樓閣，
其量高十踰繕那，	縱廣有一踰繕那，
塗香燒香而供養，	於中七寶微妙座，
以妙繒綵敷其上，	及餘妙座皆敷設，
其數猶如恒河沙，	一一供養於諸佛，
一一送彼如來所，	所有剎中諸如來，
其數猶如恒河沙，	悉皆供養而承事。
若有智者聞此經，	取於一喻而正行，
若能受持及讀誦，	此福超過前福聚。
有情歸依於此經，	疾證於彼無上覺，
此如來藏相應法，	若智菩薩能思惟，
一切有情勝法性，	速疾覺悟自然智。”

佛告金剛慧：“以此得知，如是法門，於諸菩薩摩訶薩成多利益，能引薩婆若智。金剛慧！我念過去無量無數廣大不思議無量不可說劫，從此已後，當於是時有佛，名常放光明如來、應、正等覺、明行圓滿、善逝、世間解、調御士、無上丈夫、天人師、佛、婆伽梵。金剛慧！以何因緣彼佛世尊名常放光明？金剛慧！彼佛世尊常放光明如來、應、正等覺為菩薩時，在母胎中，以身光明透徹于外，普照東方十佛剎土微塵等百千世界；如是照已，乃至南、西、北方四維上下，各十佛剎微塵等百千世界普皆照曜。金剛慧！彼諸世界，由於菩薩在母胎中身光普照，而是光明令人適悅發生歡喜。金剛慧！由彼菩薩身光照故，微塵數百千世界，是中有情為光照觸，獲大威德色相具足，具念、具慧、具行、具智、具辯才。是彼諸世界中一切有情，墮于地獄、傍生、閻魔

羅界、阿蘇羅趣者，由彼菩薩身光明照，光纔cái觸已，一切皆捨惡趣之身，生於人天。是彼諸世界所有人天，由於菩薩身光照觸，皆於無上菩提得不退轉，獲五神通。是彼諸世界所有不退轉菩薩，以彼菩薩身光照觸，光纔cái觸已，悉皆成就無生法忍，各各獲得名五百功德轉陀羅尼。如是微塵百千世界，由彼菩薩身光明照成吠fèi瑠璃，黃金為繩shéng以界八道，一切寶樹八行布列，花果莊嚴色香殊異；是諸寶樹香風搖擊，從其樹出和雅悅意、微妙之聲，所謂佛聲、法聲、僧聲、菩薩聲、菩提聲，根、力、覺分、解脫、等持、等至之聲。由寶樹聲，彼微塵數百千界中一切有情，悉皆獲得法喜禪悅。是諸世界中所有一切有情，遠離地獄、傍生、閻魔羅界、阿蘇羅趣。是彼菩薩在母腹中，光明如月合掌而住，晝夜六時常放光明，乃至誕生。金剛慧！是彼菩薩，亦初生已便成正覺。彼佛世尊既成佛已，而於身中常放光明，乃至般涅槃時常放光明。彼佛世尊般涅槃後，所有舍利置於塔中常放光明。金剛慧！以是因緣，彼時人天號彼世尊，名為常放光明如來。

“復次，金剛慧！彼佛世尊常放光明如來住世之時，有一菩薩名無量光，與二十俱胝菩薩以為眷屬。是時無量光菩薩，於彼常放光明如來、應、正等覺，已曾問此如來藏法門。金剛慧！是彼常放光明如來、應、正遍知，於五百劫不起于座，廣宣說此《如來藏經》。以種種句於法了別，無礙辯才百千譬喻，哀愍攝受彼菩薩故，是故廣演此如來藏甚深法要，於彼十方各十佛刹微塵數俱胝百千世界中，菩薩以小功力而皆警覺。金剛慧！彼中菩薩聞此《如來藏經》，乃至得聞此經名號，一切漸次善根成熟；已成熟已，各於異國而成正覺，除四菩薩摩訶薩不取菩提。金剛慧！勿生異念，當彼之時，無量光菩薩豈異人乎？即汝身是。何以故？汝金剛慧於彼往昔為菩薩時，名無量光。金剛慧！彼佛世時，其

四菩薩不取菩提者，所謂曼殊室利菩薩、得大勢菩薩、觀自在菩薩，則汝金剛慧是為第四。金剛慧！如是大利益如來藏法要，菩薩摩訶薩由聞此故，佛智成就。”

爾時世尊說伽他曰：

“昔常放光明世尊，	過去之世無量劫，
以身常放大光明，	照曜俱胝百千界。
初成無上正覺已，	彼時無量光菩薩，
問彼世尊此法王，	如是經典彼時說？
當彼佛時聞此經，	從於彼佛而聞已，
悉皆獲得勝菩提，	唯除於此四菩薩。
得大勢及觀自在，	曼殊室利為第三，
第四即汝金剛慧，	當於是時聞此經。
昔時無量光菩薩，	即是於汝金剛慧，
當於彼時為佛子。	我曾於先行勝行，
聞此妙經之名號，	從師子幢如來所，
恭敬合掌聞此經，	我昔由此善根業，
速得最勝菩提位，	是故智者持此經。”

爾時，世尊復告金剛慧菩薩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被於業障之所纏縛，得聞此《如來藏經》，受持讀誦，為他敷演；由彼聞此經典，讀誦受持、諷誦敷演、書寫經卷，以小勤勞，業障銷滅，佛法現前。”

爾時具壽慶qìng喜白佛言：“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纏縛業障，彼得幾jǐ佛世尊加持說法，獲得多聞，得與如是法要相應？”

佛言：“慶喜！若善男子、善女人，於百佛所得加持說法，或有二百，或三、四、五百，或千，或二千，或三、四、五、六、

七、八、九，或十千佛所加持說法；或有二百千，或有俱胝那庾多百千佛所，得說法聞持。慶喜！若有菩薩得此如來藏法，書寫經卷、讀誦受持、思惟其義、為他廣說，而彼菩薩應作是念：‘我今獲得無上菩提。’其人應受人、天、阿蘇羅供養恭敬。”

佛說是已唯然歡喜，爾時世尊復說伽他曰：

“菩薩聞此修多羅，	作是思惟獲勝覺，
若有人手得此經，	人天禮拜應恭敬。
諸佛世尊大導師，	稱讚彼人人中最，
亦名最勝之法王。	若經入于彼人手，
是人照曜如滿月，	應受禮敬如世尊，
能持法炬為世雄，	由入此經於彼手。”

爾時世尊說是經已，金剛慧菩薩摩訶薩等，并諸菩薩、諸大聲聞眾、人、天、阿蘇羅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方廣如來藏經

無量義 yì 經

蕭齊天竺三藏曇摩伽陀耶舍譯

德行品第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萬二千人俱。菩薩摩訶薩八萬人，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俱。大轉輪王、小轉輪王，金輪、銀輪、諸轉輪王，國王、王子、國臣、國民、國士、國女、國大長者，各與眷屬百千萬數而自圍遶，來詣佛所，頭面禮足，遶百千匝，燒香、散華，種種供養；供養佛已，退一面坐。

其菩薩名曰文殊師利法王子、大威德藏法王子、無憂藏法王子、大辯藏法王子、彌勒菩薩、導dǎo首菩薩、藥王菩薩、藥上菩薩、花幢菩薩、花光幢菩薩、陀羅尼自在王菩薩、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常精進菩薩、寶印手菩薩、寶積菩薩、寶杖菩薩、越三界菩薩、毘摩跋羅菩薩、香象菩薩、大香象菩薩、師子吼王菩薩、師子遊戲世菩薩、師子奮fèn迅菩薩、師子精進菩薩、勇銳力菩薩、師子威猛伏菩薩、莊嚴菩薩、大莊嚴菩薩，如是等菩薩摩訶薩八萬人俱。是諸菩薩，莫不皆是法身大士，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之所成就。其心禪寂，常在三昧，恬安憺dàn怕bó，無為無欲，顛倒、亂想不復得入，靜寂清澄，志玄虛漠，守之不動億百千劫，無量法門悉現在前；得大智慧，通達諸法，曉了分別性相真實、有無長短，明現顯白；又能善知諸根性欲，以陀羅尼無礙辯才，請佛轉法輪，隨順能轉，微滄dī先墮，以淹yān欲塵，開涅槃門，扇解脫風，除世熱惱，致法清涼；次降甚深十二因緣，

用灑sǎ無明老病死等猛盛熾然苦聚日光。爾乃洪注無上大乘，潤漬zì眾生諸有善根，布善種子遍功德田，普令一切發菩提萌，智慧日月，方便時節jié，扶疎shū增長大乘事業，令眾疾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常住快樂微妙真實。無量大悲救苦眾生，是諸眾生真善知識，是諸眾生大良福田，是諸眾生不請之師，是諸眾生安隱樂處，救處、護處、大依止處，處處為眾作大導師；能為生盲而作眼目，聾lóng剿yì啞yǎ者作耳鼻舌，諸根毀缺能令具足，顛狂荒亂luàn作大正念；船師、大船師，運載群生，渡生死河，置涅槃岸；醫王、大醫王，分別病相，曉了藥性，隨病授藥，令眾樂服；調御、大調御，無諸放逸行，猶如象馬師，能調無不調，師子勇猛威伏眾獸，難可沮壞。遊戲菩薩諸波羅蜜，於如來地堅固不動，安住願力，廣淨佛國，不久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諸菩薩摩訶薩，皆有如是不思議功德。

其比丘名曰大智舍利弗、神通目犍連、慧命須菩提、摩訶迦旃延、彌多羅尼子富樓那、阿若憍陳如等，天眼阿那律、持律憂波離、侍者阿難、佛子羅云、憂波難陀、離婆多、劫賓bīn那、薄拘羅、阿周陀、莎伽陀、頭陀大迦葉、憂樓頻螺迦葉、伽耶迦葉、那提迦葉。如是等比丘萬二千人，皆阿羅漢，盡諸結漏，無復縛著，真正解脫。

爾時，大莊嚴菩薩摩訶薩遍觀眾坐，各定意已，與眾中八萬菩薩摩訶薩俱從坐而起，來詣佛所，頭面禮足遶百千匝，燒散天華、天香，天衣、天瓔珞、天無價寶，從于空中旋轉來下，四面雲集，而獻於佛；天厨、天鉢器、天百味充滿盈溢，見色、聞香自然飽足；天幢、天幡、天幟xiǎn蓋gài、天妙樂具，處處安置；作天伎樂娛樂於佛。即前跏hú跪，合掌一心，俱共同聲說偈讚言：

“大哉大悟大聖主，無垢無染無所著，
天人象馬調御師，道風德香熏一切。
智恬情怕bó慮凝靜，意滅識亡心亦寂，
永斷夢妄思想念，無復諸大陰、界、入。
其身非有亦非無，非因非緣非自他，
非方非圓非短長，非出非沒非生滅，
非造非起非為作，非坐非臥非行住，
非動非轉非閑靜，非進非退非安危，
非是非非非得失，非彼非此非去來，
非青非黃非赤白，非紅非紫種種色。
戒定慧解知見生，三明六通道品發，
慈悲十力無畏起，眾生善業因緣出。
示為丈六紫金暉，方整照曜甚明徹，
毫相月旋頂日光，旋髮紺青頂肉髻，
淨眼明照上下眇shùn，眉睫jié紺舒方口頰jiá，
脣舌赤好若丹菓，白齒四十猶珂雪，
額廣鼻脩xiū面門開，胸表卍wàn字師子臆，
手足柔軟具千輻，腋掌合縵內外握，
臂脩肘長指直纖xiān，皮膚fū細軟毛右旋，
踝膝不現陰馬藏，細筋鎖骨鹿膊shuàn腸，
表裏映徹淨無垢，淨水莫染不受塵。
如是等相三十二，八十種好似可見，
而實無相非相色，一切有相眼對絕，
無相之相有相身，眾生身相相亦然。
能令眾生歡喜禮，虔心表敬誠慇懃，
因是自高我慢除，成就如是妙色軀。

我等八萬之等眾，俱共稽首咸歸命，
善滅思想心意識，象馬調御無著聖。
稽首歸依法色身，戒定慧解知見聚。
稽首歸依妙幢相，稽首歸依難思議。
梵音雷震嚮xiǎng八種，微妙清淨甚深遠，
四諦六度十二緣，隨順眾生心業轉，
有聞莫不心意開，無量生死眾結斷。
有聞或得須陀洹、斯陀、阿那、阿羅漢、
無漏無為緣覺處、無生無滅菩薩地。
或得無量陀羅尼，無礙樂說大辯才，
演說甚深微妙偈，遊戲澡浴法清池。
或躍yuè飛騰現神足，出沒水火身自由，
如是法輪相如是，清淨無邊難思議。
我等咸復共稽首，歸依法輪轉以時。
稽首歸依梵音聲，稽首歸依緣、諦、度。
世尊往昔無量劫，懃苦修習眾德行，
為我人天龍神王，普及一切諸眾生。
能捨一切諸難捨，財寶妻子及國城，
於法內外無所惱，頭目髓腦悉施人；
奉持諸佛清淨戒，乃至失命不毀傷，
若人刀杖來加害，惡口罵辱終不瞋；
歷lì劫挫身不倦惰，晝夜攝心常在禪；
遍學一切眾道法，智慧深入眾生根。
是故今得自在力，於法自在為法王，
我等咸共俱稽首，歸依能懃qín諸難懃。”

無量義經說法品第二

爾時，大莊嚴菩薩摩訶薩與八萬菩薩摩訶薩說是偈讚佛已，俱白佛言：“世尊！我等八萬菩薩之眾，今者欲於如來法中有所諮zī問，不審shěn世尊垂愍聽不？”

佛告大莊嚴菩薩及八萬菩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善知是時，恣汝所問。如來不久當般涅槃，涅槃之後，普令一切無復餘疑。欲何所問，便可說也。”

於是，大莊嚴菩薩與八萬菩薩即共同聲，白佛言：“世尊！菩薩摩訶薩欲得疾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應當修行何等法門？何等法門能令菩薩摩訶薩疾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告大莊嚴菩薩及八萬菩薩言：“善男子！有一法門能令菩薩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有菩薩學是法門者，則能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世尊！是法門者，號字何等？其義云何？菩薩云何修行？”

佛言：“善男子！是一法門，名為無量義。菩薩欲得修學無量義者，應當觀察一切諸法自本來今性相空寂，無大、無小，無生、無滅，非住、非動，不進、不退。猶如虛空無有二法，而諸眾生虛妄橫計，是此、是彼、是得、是失，起不善念，造眾惡業，輪迴六趣，備bèi諸苦毒，無量億劫不能自出。菩薩摩訶薩如是諦觀，生憐愍心，發大慈悲，將欲救拔。又復深入一切諸法——法相如是，生如是法，法相如是，住如是法，法相如是，異如是法，法相如是，滅如是法；法相如是，能生惡法，法相如是，能生善法，住、異、滅者亦復如是。

“菩薩如是觀察四相始末，悉遍知己，次復諦觀一切諸法，念念不住，新新生滅。復觀即時生、住、異、滅，如是觀已，而入眾生諸根性欲。性欲無量故，說法無量；說法無量，義亦無量。無量義者，從一法生；其一法者，即無相也。如是無相，無相不相，不相無相，名為實相。菩薩摩訶薩安住如是真實相已，所發慈悲明諦不虛，於眾生所真能拔苦。苦既拔已，復為說法，令諸眾生受於快樂。

“善男子！菩薩若能如是修一法門無量義者，必得疾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如是甚深無上大乘《無量義經》，文理真正，尊無過上，三世諸佛所共守護，無有眾魔群道得入，不為一切邪見生死之所壞敗。是故，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若欲疾成無上菩提，應當修學如是甚深無上大乘《無量義經》。”

爾時，大莊嚴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世尊說法不可思議，眾生根性亦不可思議，法門解脫亦不可思議。我等於佛所說諸法，無復疑惑，而諸眾生生迷惑心，故重諮問。世尊！自從如來得道已來，四十餘年，常為眾生演說諸法四相之義，苦義、空義、無常、無我，無大、無小、無生、無滅，一切無相，法性、法相本來空寂，不來、不去、不出、不沒。若有聞者，或得煖nuǎn法、頂法、世第一法；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辟支佛道；發菩提心；登第一地、第二、第三、至第十地。往日所說諸法之義，與今所說有何等異，而言甚深無上大乘無量義經，菩薩修行必得疾成無上菩提？是事云何？唯願世尊慈愍一切，廣為眾生而分別之，普令現在及未來世有聞法者，無餘疑網。”

於是，佛告大莊嚴菩薩：“善哉！善哉！大善男子！能問如來如是甚深無上大乘微妙之義，當知汝能多所利益安樂人天，拔

苦眾生，真大慈悲，信實不虛。以是因緣，必得疾成無上菩提，亦令一切今世、來世諸有眾生得成無上菩提。

“善男子！自我道場菩提樹下，端坐六年，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佛眼觀一切諸法不可宣說。所以者何？以諸眾生性欲不同。性欲不同，種種說法；種種說法，以方便力，四十餘年未曾顯xiǎn實shí。是故，眾生得道差別，不得疾成無上菩提。善男子！法譬如水，能洗垢穢，若井、若池、若江，若河、溪、渠、大海，皆悉能洗諸有垢穢。其法水者，亦復如是，能洗眾生諸煩惱垢。善男子！水性是一，江、河、井、池、溪、渠、大海各各別異。其法性者，亦復如是，洗除塵勞等無差別，三法、四果、二道不一。善男子！水雖俱洗，而井非池，池非江、河，溪、渠非海，而如來世雄於法自在，所說諸法亦復如是。初、中、後說，皆能洗除眾生煩惱，而初非中，而中非後，初、中、後說，文辭雖一，而義各異。

“善男子！我起樹王，詣波羅奈鹿野園中，為阿若拘隣等五人轉四諦法輪時，亦說諸法本來空寂，代謝不住，念念生滅；中間於此及以處處，為諸比丘并眾菩薩辯演宣說十二因緣、六波羅蜜，亦說諸法本來空寂，代謝不住，念念生滅。今復於此，演說大乘《無量義經》，亦說諸法本來空寂，代謝不住，念念生滅。善男子！是故，初說、中說、今說，文辭是一，而義差異。義異故，眾生解異；解異故，得法、得果、得道亦異。

“善男子！初說四諦，為求聲聞人，而八億諸天來下聽法，發菩提心。中於處處演說甚深十二因緣，為求辟支佛人，而無量眾生發菩提心，或住聲聞。次說方等十二部經、摩訶般若、華嚴海雲，演說菩薩歷lì劫修行，而百千比丘、萬億人天、無量得須陀洹、得斯陀含、得阿那含、得阿羅漢、住辟支佛因緣法中。善

男子！以是義故，故知說同，而義別異。義異故，眾生解異；解異故，得法、得果、得道亦異。是故，善男子！自我得道，初起說法，至于今日演說大乘《無量義經》，未曾不說苦、空、無常、無我，非真、非假、非大、非小，本來不然，今亦不滅，一切無相，法相、法性不來不去，而眾生四相所遷qiān。

“善男子！以是義故，諸佛無有二言，能以一音普應眾聲；能以一身，示百千萬億那由他無量無數恒河沙身；一一身中，又示若干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恒河沙種種類形；一一形中，又示若干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恒河沙形。善男子！是則諸佛不可思議甚深境界，非二乘所知，亦非十住菩薩所及，唯佛與佛乃能究了。

“善男子！是故，我說微妙甚深無上大乘《無量義經》，文理真正，尊無過上，三世諸佛所共守護，無有眾魔外道得入，不為一切邪見生死之所壞敗。菩薩摩訶薩若欲疾成無上菩提，應當修學如是甚深無上大乘無量義經。”

佛說是已，於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自然空中雨種種花：天憂鉢羅華、鉢曇摩華、拘物頭華、分陀利華；又雨無數種種天香、天衣、天瓔珞、天無價寶，於上空中旋轉來下，供養於佛，及諸菩薩、聲聞大眾；天厨、天鉢器、天百味充滿盈溢；天幢、天幡、天幟xiǎn蓋gài、天妙樂具處處安置，作天伎樂，歌歎於佛。又復六種震動，東方恒河沙等諸佛世界，亦雨天華、天香、天衣、天瓔珞、天無價寶，天厨、天鉢器、天百味、天幢、天幡、天幟蓋、天妙樂具，作天伎樂，歌歎彼佛，及彼菩薩、聲聞大眾；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於是，眾中三萬二千菩薩摩訶薩得無量義三昧，三萬四千菩薩摩訶薩得無數無量陀羅尼門，能轉一切三世諸佛不退轉法輪，其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

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大轉輪王、小轉輪王、銀輪、鐵輪、諸轉輪王、國王、王子、國臣、國民、國士、國女、國大長者，及諸眷屬百千眾俱，聞佛如來說是經時，或得煖nuǎn法、頂法、世間第一法、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辟支佛果，又得菩薩無生法忍，又得一陀羅尼，又得二陀羅尼，又得三陀羅尼，又得四陀羅尼，五、六、七、八、九、十陀羅尼，又得百千萬億陀羅尼，又得無量無數恒河沙阿僧祇陀羅尼，皆能隨順轉不退轉法輪，無量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無量義經十功德品第三

爾時，大莊嚴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世尊說是微妙甚深無上大乘《無量義經》，真實甚深！甚深甚深！所以者何？於此眾中，諸菩薩摩訶薩及諸四眾，天、龍、鬼、神、國王、臣、民諸有眾生，聞是甚深無上大乘《無量義經》，無不獲得陀羅尼門、三法、四果、菩提之心。當知此經，文理真正，尊無過上，三世諸佛之所守護，無有眾魔群道得入，不為一切邪見生死之所壞敗。所以者何？一聞能持一切法故。若有眾生得聞是經，則為大利。所以者何？若能修行，必得疾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其有眾生不得聞者，當知是等為失大利，過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終不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以者何？不知菩提大道直故，行於險xiǎn徑，多留難故。世尊！是經典者不可思議。唯願世尊廣為大眾慈哀，敷演是經甚深不思議事。世尊！是經典者從何所來？去何所至？住何所住？乃有如是無量功德不思議力，令眾疾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爾時，世尊告大莊嚴菩薩摩訶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言。善男子！我說是經，甚深甚深！真實甚深！所以者何？令眾疾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一聞能持一切法故，於諸眾生大利益故，行大直道，無留難故。善男子！汝問是經從何所來、去至何所、住何所住者，當善諦聽。善男子！是經本從諸佛宮宅中來，去至一切眾生發菩提心，住諸菩薩所行之處。善男子！是經如是來、如是去、如是住。是故，此經能有如是無量功德不思議力，令眾疾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汝寧欲聞，是經復有十不思議功德力不？”

大莊嚴言：“願樂欲聞。”

佛言：“善男子！第一，是經能令菩薩未發心者，發菩提心；無慈仁者，起於慈心；好殺戮lù者，起大悲心；生嫉妬dù者，起隨喜心；有愛著者，起能捨心；諸慳貪者，起布施心；多憍慢者，起持戒心；瞋恚盛者，起忍辱心；生懈怠者，起精進心；諸散亂者，起禪定心；於愚癡者，起智慧心；未能度彼者，起度彼心；行十惡者，起十善心；樂有為者，志無為心；有退心者，作不退心；為有漏者，起無漏心；多煩惱者，起除滅心。善男子！是名是經第一功德不思議力。

“善男子！第二，是經不可思議功德力者，若有眾生得是經者，若一轉、若一偈、乃至一句，則能通達百千億義、無量數劫不能演說所受持法。所以者何？以其是法，義無量故。善男子！是經，譬如從一種子生百千萬，百千萬中一一復生百千萬數，如是展轉乃至無量；是經典者，亦復如是，從於一法生百千義，百千義中一一復生百千萬數，如是展轉，乃至無量無邊之義。是故，此經名無量義。善男子！是名是經第二功德不思議力。

“善男子！第三，是經不可思議功德力者，若有眾生得聞是經，若一轉、若一偈、乃至一句，通達百千萬億義已，雖有煩惱，如無煩惱，出生入死，無怖畏想，於諸眾生，生憐愍心，於一切法，得勇健想。如壯力士能擔、能持諸有重者；是持經人，亦復如是，能荷無上菩提重寶，擔負眾生出生死道，未能自度，已能度彼。猶如船師身嬰重病，四體不御，安止此岸，有好堅牢船舟，常辦諸度彼者之具，給與而去；是持經者，亦復如是，雖嬰yīng五道諸有之身，百八重病常恒相纏，安止無明老死此岸，而有堅牢此大乘經無量義辦能度眾生。能如說行者，得度生死。善男子！是名是經第三功德不思議力。

“善男子！第四，是經不可思議功德力者，若有眾生得聞是經，若一轉、若一偈、乃至一句，得勇健想，雖未自度而能度他，與諸菩薩以為眷屬，諸佛如來常向是人而演說法。是人聞已，悉能受持，隨順不逆，轉復為人隨宜廣說。善男子！是人譬如國王夫人新生王子，若一日、若二日、若至七日，若一月、若二月、若至七月，若一歲、若二歲、若至七歲，雖復不能領理國事，已為臣民之所宗敬，諸大王子以為伴侶，王及夫人愛心偏重，常與共語。所以者何？以稚小故。善男子！是持經者，亦復如是，諸佛國王，是經夫人，和合共生是菩薩子。若是菩薩得聞是經，若一句、若一偈，若一轉、若二轉，若十、若百、若千、若萬、若億萬億、若恒河沙無量無數轉，雖復不能體真理極，雖復不能震動三千大千國土，雷震梵音，轉大法輪，已為一切四眾、八部之所宗仰，諸大菩薩以為眷屬，深入諸佛祕mì密之法，所可演說無違無失，常為諸佛之所護念，慈愛偏覆，以新學故。善男子！是名是經第四功德不思議力。

“善男子！第五，是經不可思議功德力者，若善男子、善女人，若佛在世、若滅度後，其有受持、讀誦、書寫如是甚深無上大乘《無量義經》，是人雖復具縛煩惱，未能遠離諸凡夫事，而能示現大菩提道，延於一日以為百劫，百劫亦能促為一日，令彼眾生歡喜信伏。善男子！是善男子、善女人，譬如龍子始生七日，即能興雲，亦能降雨。善男子！是名是經第五功德不思議力。

“善男子！第六，是經不可思議功德力者，若善男子、善女人，若佛在世、若滅度後，受持、讀誦是經典者，雖具煩惱而為眾生說法，令得遠離煩惱、生死，斷一切苦。眾生聞已修行，得法、得果、得道，與佛如來等無差別。譬如王子雖復稚小，若王遊巡及以疾病，委是王子領理國事。王子是時，依大王命，如法教令群寮百官，宣流正化，國土人民各隨其安，如大王治等無有異。持經善男子、善女人，亦復如是，若佛在世、若滅度後，是善男子雖未得住初不動地，依佛如是用說教法而敷演之，眾生聞已，一心修行，斷除煩惱，得法、得果、乃至得道。善男子！是名是經第六功德不思議力。

“善男子！第七，是經不可思議功德力者，若善男子、善女人，於佛在世、若滅度後，得聞是經，歡喜信樂，生希有心，受持、讀誦、書寫、解說，如法修行，發菩提心，起諸善根，興大悲意，欲度一切苦惱眾生，雖未修行六波羅蜜，六波羅蜜自然在前，即於是身得無生忍，生死煩惱一時斷壞，即昇第七地與大菩薩位。譬如健人為王除怨，怨既滅已，王大歡喜，賞賜半國之封，皆悉與之。持經男子女人，亦復如是，於諸行人最為勇健，六度法寶不求自至，生死怨敵dī自然散壞，證無生忍，半佛國寶封賞安樂。善男子！是名是經第七功德不思議力。

“善男子！第八，是經不可思議功德力者，若善男子、善女人，於佛在世、若滅度後，有人能得是經典者，敬信如視佛身，令等無異，愛樂是經，受持、讀誦、書寫、頂戴，如法奉行，堅固戒忍，兼行檀度，深發慈悲，以此無上大乘《無量義經》廣為人說。若人先來都不信有罪福者，以是經示之，設種種方便，強化令信，以經威力故，發其人心，歎xū然得迴；信心既發，勇猛精進故，能得是經威德勢力，得道、得果。是故，善男子、善女人即於是身，得無生法忍，得至上地，與諸菩薩以為眷屬，速能成就眾生淨佛國土，不久得成無上菩提。善男子！是名是經第八功德不思議力。

“善男子！第九，是經不可思議功德力者，若善男子、善女人，若佛在世及滅度後，有得是經，歡喜踊躍得未曾有，受持、讀誦、書寫、供養，廣為眾人分別、解說是經義者，即得宿業餘罪、重障一時滅盡，便得清淨，速得大辯，次第莊嚴諸波羅蜜，獲諸三昧、首楞嚴三昧，入大總持門，得懃精進力，速越上地，善能分身散體遍十方國，拔濟一切二十五有極苦眾生，悉令解脫。是故，是經有如此力。善男子！是名是經第九功德不思議力。

“善男子！第十，是經不可思議功德力者，若善男子、善女人，若佛在世及滅度後，若得是經發大歡喜，生希有心，即自受持、讀誦、書寫、供養、如說修行，復能廣勸在家、出家人受持、讀誦、書寫、供養、解說、如法修行，既令餘人修行，是經力故，得道、得果，皆由是善男子、善女人慈心懃化力故。是善男子、善女人，即於是身便速無量諸陀羅尼門，於凡夫地自然初時，能發無數阿僧祇弘誓大願，深能發救一切眾生，成就大悲，廣能救苦，厚集善根，饒益一切，而演法澤zé，洪潤枯涸hé，以眾法藥練諸眾生，安樂一切，漸見超登，住法雲地，恩澤普潤，慈被無

外，攝苦眾生，令入道迹。是故，此人不久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是名是經第十功德不思議力。

“善男子！如是無上大乘《無量義經》，極有大威神之力，尊無過上，能令諸凡夫皆成聖果，永離生死而得自在。是故，此經名無量義也。能令一切眾生於凡夫地，生起諸菩薩無量道芽，令功德樹蔚茂、扶疎shū、增長。是故，此經號十不可思議功德力也。”

於是，大莊嚴菩薩摩訶薩及八萬菩薩摩訶薩同聲白佛言：“世尊！佛所說甚深微妙無上大乘《無量義經》，文理真正，尊無過上，三世諸佛所共守護，無有眾魔群道得入，不為一切邪見生死之所壞敗。是故，此經乃有如是十種功德不思議力，大饒益無量一切眾生，令一切諸菩薩摩訶薩各得無量義三昧，或得百千陀羅尼門，或令得菩薩諸地諸忍，或得緣覺、羅漢四道果證。世尊慈愍，快為我等說如是法，令我大獲法利，甚為奇特，未曾有也。世尊慈恩，實難可報。”

爾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於上空中復雨種種華：天憂鉢羅華、鉢曇摩華、拘物頭華、分陀利華；又雨無數種種天香、天衣、天瓔珞、天無價寶，於上空中旋轉來下，供養於佛及諸菩薩、聲聞大眾，天厨、天鉢器、天百味充滿盈溢，見色聞香，自然飽足，天幢、天幡、天幟xiǎn蓋gài、天妙樂具處處安置，作天伎樂歌歎於佛；又復六種震動，東方恒河沙等諸佛世界亦雨天華、天香、天衣、天瓔珞、天無價寶，天厨、天鉢器、天百味，見色聞香，自然飽足，天幢、天幡、天幟蓋、天妙樂具，作天伎樂，歌歎彼佛及諸菩薩、聲聞大眾，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

爾時，佛告大莊嚴菩薩摩訶薩及八萬菩薩摩訶薩言：“汝等當於此經，應深起敬心，如法修行，廣化一切，懃心流布，常當

慇懃晝夜守護，普令眾生各獲法利。汝等真是大慈大悲，以立神通願力，守護是經，勿使疑滯，於當來世必令廣行闍浮提，令一切眾生使得見聞、讀誦、書寫、供養。以是之故，亦令汝等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是時，大莊嚴菩薩摩訶薩與八萬菩薩摩訶薩即從坐起，來詣佛所，頭面禮足，遶百千匝，即前胡跪，俱共同聲白佛言：“世尊！我等快蒙世尊慈愍，為我等說是甚深微妙無上大乘《無量義經》。敬受佛勅，於如來滅後，當廣令流布是經典者，普令一切受持、讀誦、書寫、供養。唯願世尊勿垂憂慮。我等當以願力，普令一切眾生使得見聞、讀誦、書寫、供養，得是經法威神之力。”

爾時，佛讚言：“善哉！善哉！諸善男子！汝等今者真是佛子，大慈大悲，深能拔苦救厄者矣。一切眾生之良福田，廣為一切作大良導dǎo，一切眾生大依止處，一切眾生之大施主，常以法利廣施一切。”

爾時，大會皆大歡喜，為佛作禮，受持而去。

無量義經

佛說法華三昧經一卷

宋涼州沙門智嚴譯

佛在羅閱祇耆闍崛山中，與諸尊弟子比丘千二百五十，菩薩七萬三千人，諸釋、梵不可復計，十方飛來無央數——皆神通妙達——復有他方恒邊沙諸天人及諸菩薩，如是等百億千恒沙皆來會，在佛前坐。

時舍利弗、須菩提等諸尊菩薩皆有疑，心念言：“何因緣諸上人皆來在是間會？有何異要之瑞應？”爾時，諸弟子起疑心念，為佛作禮長跪，欲問佛。

佛時已放無數光從口出，若千億億，稍稍引大遍虛空明，遠照恒邊沙剎土，地復震動。於是盡明，即不復見佛身相，大眾愕然，共議：“佛三昧為何所之趣？”各自思之，即便還坐三昧求佛至處。座前有菩薩名慧相，便報言：“善哉，善哉！當爾賢者思惟，了不知所至處。”

須臾，羅閱王、後宮、太子、皇女及嫫女夫人三萬二千人，皆從共來詣山中，到不見佛。復有不想菩薩問王：“將從何多？”王名辯通，答言：“見佛光明故來耳。”

王女名利行，便問菩薩：“佛今所在？為到何方？”

答曰：“向已求佛，了不知處。”

女答曰：“卿是佛第一神通者，應當知處。”

菩薩答曰：“且坐。”須臾頃，地即震動。從地中出，坐自然大寶蓮華上，眾坐上人愕然。

王女利行起，為佛作禮訖，住佛前說偈問佛：

“向見大光明， 疑佛有異要，
故來將大眾， 欲問心狐疑，

反更不見佛， 意甚有怪驚，
願得具為說， 當令大眾解。
各發一三昧， 推求佛身相，
了言不知處， 各共坐作議：
‘更起何三昧， 畢欲求佛意。’
女來問眾等： ‘佛今為所在？’
純行有至心， 必欲有所問，
願見世尊授， 令意解狐疑，
具為現眾等， 分別解說之，
向所三昧處， 所名在何所？”

佛語女利行：“所問甚深，當為汝分別說。向所三昧名法華。譬如大國中有一樹，有一華覆三千大千剎土，其香熏恒邊沙佛國；若有人得聞名字、若知解，自然疾得是三昧；若諸病痛者得聞是三昧，應時自解，人根眾病消盡。”

女利行問佛：“何謂華之威德乃有是慧？”

佛語女利行：“華者，一樹之色，人見莫不愛樂。欲得之者，法華三昧是。生死中之色，大光受有形。人不知、不聞、不信是三昧，不奉行之，未應菩薩不見慧。失人之本，反隨沫流，終已不見明。”

女利行復問佛：“今欲得是三昧，行何法？有幾事行得人中？願佛弘慈恩潤，廣開行議，令一切聞解皆入三昧中。”

佛言：“善哉善哉！多所度脫，永度無極jī。有二事。何謂為二？一者、知法身如幻如化，二者、知婬、怒、癡無根無形。”

佛爾時說偈言：

“法身有一切， 化幻現沈chén浮；
婬、怒、癡無形， 如水現泡沫。

觀察人身物， 如滅無形住，
離散合自成， 分別計皆空。”

佛語女利行：“復有四事，別如行三昧者。何謂為四？一者、行戒，無色想；二者、行檀，無受者；三者、不厭，無亂luàn者；四者、行智，無愚者。是為四。”

佛爾時說偈言：

“不犯戒無毀、 行檀不入智、
不厭無癡亂、 不愚無智慧，
不說無行者， 有行不言向。
三昧可得入， 無處無中邊。”

佛語女利行：“復有三十六事，是為三昧所見事。何謂三十六事？不見生、不見死、不滅、不增、不出、不入、不在外、不在內、無住、無止、無水色、無火色、無風色、無地色、無痛、無痒、無思、無想、無生、無死、無識、無貪、無姪、無瞋、無恚、無愚、無癡、無慳、無施、無惡、無善、無心、無意、無識行、不起上若干事、不滅上若干事，如一無形像，是為三十六事，法華所見事。”

佛爾時說偈言：

“不想念無念， 不行色想要，
無行法華淨， 空寂無吾我。
不處有入中， 沒mò滅無形像；
不觀善以惡， 俱皆空自然。”

佛告女利行：“法華三昧所見，譬亦如是。”

佛說是三十六事品時，無數天人及世間大眾，人及王所侍從，大小合有四十億萬，皆發無上正真道意；女利行及後宮人三萬二千嫪女、夫人逮得無所從生法樂。

於中立女見眾人皆發道意，心甚歡喜，起為佛作禮。繞佛三匝，住佛前說偈言：

“世尊實神妙，	演知三世事，
斷世姪怒垢，	開化沫流人，
皆到無為城，	快樂乃安寧，
如是天人中，	地為大動傾。
今日合大眾，	億億百萬千，
當來及過去、	現在得自然。
願得大普恩，	法華威神力，
三界一切人，	皆得是三昧。
令我值在世，	常行法華事，
使世無老死，	快樂無憂患。
三苦自然除，	皆如為三昧，
空想於願識，	自然現相好。
教授沫流人，	得意慈普行，
光光威儀好，	等為身如來。
合聚於沫生，	三昧豫生行，
便使於空中，	得慧如上首。”

女利行說偈已，作是念：“今欲教授人，不見法則，何事開解人？”

佛即知女心中念，便語女：“欲持何法教何人？法復何所在？人復何所止？”

立女白佛言：“如是所說，無法、無教、無人。”

佛語女：“無法有八事行，無教有六事除，無人有七事散。”

女問佛：“何謂八事行、六事除、七事散？”

佛言：“一者、直見不邪，二者、直聞不聽tīng，三者、直治不曲，四者、直說不煩，五者、直行不迷，六者、直念不思，七者、直意不動，八者、直受不尋。是為八事行無法。

“何謂無教六事除？一者、不念有見無見無，二者、不念有聲無聲無，三者、不念有味無味無，四者、不念有香無香無，五者、不念有觸無觸無，六者、不念有意無意無。是為六事除。

“何謂無人七事散？無水色、無風色、無火色、無地色、無心色、無識色、無行色。是為七事散。無人可教，當作此解。”

佛爾時說偈言：

“若有解法華，	三昧要句品，
當念勤精進，	曉解得正言。
七八六已足，	計本無形迹，
不受自可欲，	去想安寂然。
說法無言教，	不見有壽命，
人本空無寂，	不解沫言有。
不除不斷欲，	出入無住處，
無痛無思想，	不生不死滅。
有念為勞苦，	不復著因緣，
示現有色欲，	已反愛灰塵。
觀見有病痛，	常意與本并，
慧見不空念，	寂寂安空空。
法華三昧現，	不出不入住，
無見不見空，	是為疾得如。
便能行施法，	以慧為布施，
說慧等如是，	諸佛皆稱歎。”

女聞說是時，倍復踊躍歡喜，起為佛作禮，踊在空中去地七尺，還坐金剛蓮華上。

時坐中有比丘心念言：“是為真是女？為幻人？”自起為佛作禮，長跪叉手，說偈問佛言：

“本自生愚癡，	不識道慧義。
不知女利行，	為是真男女？
審是一定人，	用法何復問？
真是女子身，	所問何以深？
生來侍佛法，	未見如是人，
所見非凡及，	智慧何以爾？
本從何方來，	而生於王家？
宿命行何法，	逮及幾佛來？
精進健乃爾，	所問如來報。
戒具真有行，	能問如有說，
能忍有柔意，	但能口說行。
休心意何如？	實欲往試之。
可應幾法住，	往對不起意？
若實有智慧，	我欲從解要。
省視所說法，	詠廣入道俗。
有何異心意，	獨得是智慧？”

佛便語比丘言：“自若干因緣。”即說偈報言：

“女利行本心，	立德識本處，
在世來千歲，	常習於三昧。
心解眾色要，	寂然與禪同，
真是女子身，	不為化來現。

本從無色世， 今來在世界，
續復如本行， 已行便立正。
無身現說心， 普念眾慈行，
念法空為本， 不起因緣相。
比丘自不解， 何怪是女身？
不見無有本， 反自受縛著。
禪思欲去色， 更反為色亂，
遠苦避三毒， 已入三毒苦。
汝自不解身， 自謂得常安，
萬物如幻化， 入出無形住。
四色本虛空， 自然受形著，
愛習自拘限， 壞本起末欲。”

爾時，比丘八萬四千人聞說偈意解，即發無上正真道意。不可計天人散華名香，皆來供養佛。

時舍利弗心念：“女子乃有是辯，何不去女作男？”

佛即知舍利弗心所念，便語舍利弗：“汝自問女。”

舍利弗即問：“唯，女利行！所說非常事，如與如來共對語。何不去女作男？”

女利行答言：“唯，舍利弗！道德之要以慧善見，不視於四色——是地、水、火、風——五情合、六入為衰。心意識如幻如化，出入無形。癡意不盡，故與三流對，更出浮沈chén。何足珍？雖漏盡結解，有不淨想，無色如為惡，苦住反為樂。”

舍利弗問：“學佛之法，應有謗毀言不？”

女問：“賢者舍利弗！云何為謗毀？”

答言：“一好、一惡，是為謗毀。”

女報言：“未曉、未了。大人所說，不以小為小、大為大，好惡無二，等無異。謗身，身是色；謗意，意無形。四色法空，無形、無造，何所受謗毀者？”

舍利弗答曰：“卿所說是菩薩大人所行，卿未應菩薩，何緣乃說此事？”

女報言：“大人為以何立？”

報言：“普等為言。何謂為普？教授十方人，遠苦得道，是為普。唯賢者所說，不說普，說生死勤苦耳。”

女語舍利弗：“謂為普者，不見有人、無人，有教、無教，有法、無法所念，是曰為普。不為見生死苦，欲教之，令得道，是為普。”

舍利弗無有辯才析答此言。女爾時說偈歎曰：

“人用三塵亂，	輒為六衰著，
五惡十賊對，	三厄墮困窮。
十二連相續，	四色拘沒三，
不解名顛倒，	坐受空聚藏。
無故沒三姪，	自網投深淵，
堅藏畏二三，	自滅更受生。
宛為空所縛，	恒懷不淨想，
自呼是常安，	為得真自然。
是輩滿閻浮，	億億百萬千，
所行遍十方，	不益一切人。
當有隨受行，	皆共墮海流，
可作大法行，	入海勉欲根。
決海令滅盡，	平故無還流，
返原盡欲室，	令人歸故鄉。

故鄉名無為， 號字清淨堂，
快樂多紫金， 入出楊光明。
恒邊沙劫佛， 莫不稱歎說，
以法空無戲， 無相不願識。
湍流以海水， 皆復不足說，
廣意開化人， 自然常自安。
惟念諸賢者， 乃自反不解，
無故自受縛， 幻化受報應。”

爾時，四萬二千羅漢皆正意第七住；八萬五千釋梵皆逮無所行從生。

六萬四千賢女起為佛作禮，住佛前說偈言：

“今日女利行， 為我眾等說，
聞說佛深法， 令我心開解。
實欲知道德， 皆從何所來？
聚合眾一切， 有何神妙德？
而致與大眾， 莫不驚愕心，
伏意往樂從， 隨教之所行。
願欲求天尊， 愍發起濯zhuó眾，
至心受大慧， 如來神化現。
應時諸女身， 倒願去色欲，
便欲作沙門， 佛之知我情。
畢覺諸審諦， 使身如菩薩，
宣佛神道教， 當復轉化人。
諸賢大眾女， 俱起在佛前，
頭面稽首禮， 願得如佛像。”

佛語諸女：“所說實至心。今欲求所願，先當報父母，次當復由王，得聽可去耳。”

於是，諸女說偈報白言：

“欲願作沙門，	先當報父母，
次當復由王，	得聽可作道。
為道不苦晚，	但當勤開心，
曉解心意本，	一切與同等。
便有決大意，	心解乃至道，
道從解心起，	不住於縛著。
化達觀眾見，	如復心出生，
從本知本空，	知皆非常苦。
心亂便隨流，	所見必有對，
不生善惡想，	爾乃作沙門。”

諸賢女起往至父母所，長跪白父母及大王：“今日受王恩德，來詣佛所。為尊女利行問佛深妙法，欲求無為道、現身及一切。佛為女說本末、生死、苦痛，但為色欲著，不知道德本。緣是無常至，當就三苦勤。願欲作沙門，願父母聽我作沙門，當得道還度父母。”

父母語諸女：“求自然道，各自見便利，隨意所習行。汝曹尚去，我亦隨汝去。汝自白語王，得聽便自去，用問我為？”

諸女稽首大王前，淚出而言：“人在三界中，苦欲坐色想，不得自在，無常卒cù至，無有代者。實欲作沙門，并與諸女俱，無為得道者，當還度父母，王願從本意。”

王語女利行等：“早欲使汝去，隨行作沙門，以汝三事未足，是以不遣汝耳。一者、未盡學識諸禮教，二者、常樂未有見苦，

三者、口食恣味未有足者。以是故，不欲遣汝耳。若有至意者，便去勿疑。吾亦欲作沙門。”

王即起至佛所，作禮白佛言：“聞說智慧，意甚願樂。國付太子，身歸三尊，給侍左右，并受法教。欲作沙門，求道如佛。”

佛即放光若干種色，其明照十方，地為六反震動。諸天作樂覆滿於虛空，散華名寶覆三千大千剎土。天下丘墟xū皆平，其有大山化為黃金，枯木更生。中有不端正者，皆得願。樹木枯者，皆生條tiáo葉yè，自然風吹，皆歌歎佛功德；生華者，即自墮落，各氣到佛所，羅住空中，各說偈讚佛功德：

“今蒙聖神力，	得救死復生，
光色還本然，	復實滋道成。
生死姪亂色，	譬於枯木時，
值佛說音聲，	還來合本并。
六色沈著暝，	四色合五欲，
分別法空然，	解道成法行。
為得真定智，	快樂得安寧，
一切皆歡喜，	稽首禮佛足。”

爾時，諸六通及羅漢見華有是說。女利行即化為男子，復為菩薩。一女子作是二化變，眾坐莫不歡喜。時一佛剎中無有女人，諸六通道者十萬五千人、三萬須陀洹皆得阿惟越致；八萬六千人及阿那含皆得柔順法忍；不可計羅漢更發無上正真道意，其有辟支佛行，即如彌勒輩。

王即以國付太子。太子名辯積，拜跪白大王：“王為欲施子孫，之殃與色身，之福施子孫；當以法財之利，持誅滅之怨大罪與子孫。大國之治世世漏沒，人根不知大慧、滅善之路，與子孫，

當奈何？父王有教，不得不從。”輒zhé便禮拜，辭王而去。還國宮殿，坐領國，普告：“若不到佛所求無為道、作善孝者，罪與三逆等。”

太子於殿上精進勇慧，廣開大道意。心甚過本無量，即滅一城之惡，地即為六反震動。時人民皆言：“願太子便得作佛，我曹大眾皆當承弟，亦當作佛。”

佛時笑，五色光出，照於十方佛刹。人民皆發願：“令我得道如佛，天下飲食自然在前，如忉利天上；其國菩薩皆如阿彌陀國中。”

太子辯積得功德，在宮七日，出詣佛所，從大眾群臣、大小人民無央數。至佛所，為作禮，住佛前，說億億萬千偈讚曰：

“佛作三昧決，	功德甚巍巍，
光相威神照，	感動三千刹。
施人無上慧，	德普入眾心，
感發開童蒙，	莫不受福成。
演詠法華事，	改世濯zhuó群異，
降伏獷強者，	和更受柔順。
等尋道場光，	世人受業長，
去老逮空寂，	不死而復生。
除病遠穢辱，	色想沒滅勞，
陰蓋即以除，	清淨無欲塵。
思想受欲定，	流布還無為，
空定常寂然，	不住不然行。
不行無法識，	示現光相成，
本法無增減，	常安寂空空。

如來現神化，一切得真道，
愚癡寂然定，心與無生同。
我今聽說法，演出法華慧，
心解得發願，一切得如佛。
今欲城國土，願便說法華，
以何法行得？當有幾jì事解？
疾得是法華，依義說其慧。
皆令分別知，一切心得解，
曉了諸法事，當從中外得。
得之為遠近，便可立得佛，
復更於劫數，久從幾佛受？
解慧而有要，須臾變化成，
願以具演說，皆令大眾知。”
太子及眾人，作禮還復坐。

佛語女利行：“欲知法華之開解所示現也，當來、過去、現在諸佛皆從是散身譬喻品得道知諦。”

爾時，有億百千天及諸梵、不可計人民、四十八萬菩薩逮得無所從生；其有聲聞皆更發意。

時不想菩薩白佛言：“今日大眾聽聞法華三昧解說事要，都未受訣？”

佛告菩薩：“今日說法華三昧者，皆以授訣。有劫數、各各自有國土處所，是故不復說耳。若汝不解，自往皆問之。”

時太子及女利行即白菩薩心中所欲問，即各說偈答報言：

“惟賢上智慧，何以不解要？
其有求想報，皆為不受慧。

當說有處所，	則非法華事，
要當須口說，	欲聽真高聲。
不解其本末，	語亦俱不知，
指示道徑法，	猶若如盲人。
師子之大音，	尚復呼小聲，
受訣已得佛，	不知禮正道。
受訣有國土，	譬亦如幻化，
有對便出應，	不復預思想。
見附住教授，	彌及去來今，
神通無不知，	不須有言說。
受訣在空無，	寂然安無為，
常定不動轉，	私細人不知。
開演於未然，	寂靜無所為，
是為所樂國，	清淨為證正。
不念有思想，	是為快法安；
相好示光明，	是為勤苦現；
弟子有人民，	是為入欲濁，
不苦不勤念，	都盡不起滅。”

如是說十八萬億偈報。菩薩即歡喜，說偈讚曰：

“我自生愚癡，	不解上人語，
不知其音法，	反呼未受決。
如今所說偈，	甚深難具陳，
願發本時意，	與神共參論。”

時太子白佛言：“今諸賢皆尚不解要，以善權方便開解。”

佛即笑，五色光從心、口出，十方皆明。

阿難白佛：“佛不妄笑，笑必有意。願聞其說。”

佛語阿難：“汝見大眾不？”

阿難答言：“見。”

“今是如來問皆具答，各各在十方教化，度恒沙等天人民，皆使作佛。”

爾時，自然雨香華七寶覆三千大千剎土，而周匝遍無有空處。

佛語太子：“此法華所解人身之事如是。”

爾時，不可計恒沙百千人民皆發無上正真道意，逮無所從生心；無數千聲聞皆逮阿惟越致地。

阿難長跪白佛言：“此名何經？云何奉行？”

佛語阿難：“名《法華三昧——女利行所問解人身散情經要集》。若有男女書寫、諷誦、讀，勝行檀八十劫；若供養對跪拜者，勝菩薩行慈三千億萬劫；若當曉解展轉相教，勝供養恒邊沙佛；若有一聞是經者，不復更生死勤苦。不信謗者，此人以隨末流，未復還本。”

佛語阿難：“囑累汝法華三昧事，千劫尚不能盡。粗說要諦，受、書、持、奉行，勿得減一字，正書句逗相得。”

太子所從大眾開解，各得道慧，皆如上首，起為佛作禮而去。

法華三昧經

恭敬法宝 傳播流通 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



愿以此功德
消除宿现业
增长诸福慧
圆成胜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与饥谨等
悉皆尽灭除
人各习礼让
一切助印者
展转流通者
现眷咸安乐
先亡获超升
风雨常调顺
人民悉康宁
法界诸含识
同证无上道

普为助印及读诵受持辗转
流通各佛经者回向偈

